

法國革命史

序

中國尚沒有一部完善的各國革命史，尤其沒有一部從三民主義的立場來編成的各國革命史，這是誰都感覺到不滿的事實。我自己雖懷了編述各國革命史的志願多少年，可是工作繁忙之中，終於沒有絲毫成就。一直到了去年底，展覽，哲生，兩先生邀我一同出國考察國際政治經濟情形的時候，閒談之中，提起這事，我纔擬定將各國革命史分別編成叢書的計畫，先以美，法兩國的革命史屬諸郎醒石張國仁兩同志，俄國革命史屬諸楊幼炯同志。今年九月，我們從歐洲回來，他們編著的工作，早已成就了大半，而法，俄兩國革命史亦已付梓。這雖屬一點文字小因緣，但我相信這一部叢書是本着三民主義的立場編成的；如其不信，我們且將醒石和國仁兩先生的法國革命史先批評一下。

革命終於缺少不掉兩個基本條件。其一，必須舊社會組織之崩壞，不管這舊社會是神權制也好，封建制也好，軍閥制也好。其二，必須全社會不分階級的覺悟分子，集合成長一新的革命勢力，以全社會的福利爲其革命的目標，而沒有絲毫個人主義的因素裹挾於其間。有了這兩個條件，革命是不可抗的；缺乏這兩個條件，革命是不需要的；二者缺一，革命是不會成功的；二者之中，後一個條件裏發生了個人主義的趨向，革命是要中途遭受挫折，須經長期的顛播才能獲得相當成就的。法國革命，就是由備具這兩個條件而爆發，可是中途遭了個人主義衝突之打擊，所以經過八十年長期間之反覆奮鬥

，也不過成就了一個代議制的共和主義，而回顧革命初期盧梭一輩先哲所預期的民主主義，事實上猶覺遠隔十萬八千里。

這一個論斷，有整個法國革命史做實證的。（且看十八世紀的法蘭西，物質上是承襲了以前的農業封建制，政治上是地主教皇國王三根撐天柱。以如此之農業封建制扶持着這三根撐天柱，這就是當時全歐洲的傳統社會組織。但是十八世紀下半年，歐洲已發生一種新的文化勢力，而其表現就是城市之繁興，基爾特制度下小工業之勃起，和商人主義下殖民事業之發展。這些新勢力，一方面暴露了傳統的封建社會之崩潰和弱點，一方面培植起中等階級和智識階級的勢力。法國以地理位置比較地優越，國家基礎比較地確定，而君主專制也比較地嚴酷，所以革命思想之發生比較地迅捷於其他歐洲各國，正非無故。因着歷史的自然趨勢，法國城市之繁興，小工業之勃起，和商人主義之發展，所培植起來的新勢力當然唯有中等階級和智識階級，而它們便是革命的中心。它們並不是有什麼階級思想的，而且很能夠站住一個為全民福利求改革的立場。它們所企求的是要推翻那植根在農業封建制上的地主教皇國王三根大柱，而將國家新組織改建在農工商各階級的全民基礎上面來。當時這些革命勢力，真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為全國人民求福利的；甚至以貴族出身的孟德斯鳩，教會出身的福祿特爾，也本着這種精神，與貧賤出身的盧梭，一致排擊君主貴族教會的特權。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五日，革命的勢力在國民會議與僧侶貴族君主的舊勢力開始鬥爭，其後更挾着一個為全民利益而革命的普遍思潮結

晶了一個人權宣言，這時候的革命目標是何等顯明，平民的革命情緒是何等熱烈！貴族與僥倖的舊勢力，在這時候革命高潮的面前，已經由發抖而至於傾倒。可是不幸造出一個不澈底的新憲法出來，將全民革命上面套着一個立憲的君主，於是革命的本身，從此惘然失色了。

這一個不澈底的君主立憲，是法國革命以後挫折的總關鍵；因為反革命的勢力藉此希圖死灰復燃，而法王路易十六之逃遁與王黨勾引外力之陰謀，遂相續發露而不可復制；同時革命的陣營以內，發生各階級自願私利的主張，而反映到立法會議中去，便促成吉龍大黨和山岳黨之權利鬥爭；等到人民憤恨王黨勾引外力的怒潮已起，各黨派就利用人民的憤怒來互相排擊，以致造成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以後的恐怖。所以自這新憲法頒布以後，法國革命是由全民主義轉入個人主義的時期，即是由革命趨向統一轉入革命趨向紛歧的時期。在此轉變時期的醞釀中，第一次的共和是宣布了，浸假而外力侵入與內部衝突相激而成的恐怖也發生了，表面似乎這一切都把革命怒潮激到了峯尖，而實際則革命的重心已被事勢捲向兩條路上分馳而去。從一方看，外力之援助王黨，結果不獨適所以速王黨之覆滅，而且轉使法國革命增多一重意義。因為法國革命，開始祇是單純的平民主義之革命，等到歐洲各國第一次大同盟成立，便把單純的平民主義之革命，逼出民族主義之革命的意識來了。這應該是法國革命的一個好現象，但是因為革命本身已失重心，不會能夠利用這新生的民族主義的意識，來推動平民主義的革命前進。拿破崙本來不是平民主義中的革命者，却因歐洲各國第一次同盟壓迫之來，他便被法國人民的民族

主義意識推擁而出，很快的就躍上了政治的頂巔。而他之所以能操縱法國革命，完全是由於他利用法人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暗地裏却把它們原來懷抱的平民主義擯棄得乾乾淨淨。由此可知歐洲各國對於法國革命之同盟壓迫，其始固有以速波旁舊王室之傾覆，而其終實大有造於波拉帕脫新王室之勃興。

從他一方面看，法國革命內部的分爭和恐怖，固然使革命本身喪失統馭的能力，而於影響全歐革命思潮之傳播，倒反發生了偉大的力量。可是這樣傳播而出的革命思潮，在歐洲各國的社會本身，沒有頓時產生什麼效果，還是給拿破崙利用得來蹂躪了全歐。這兩方面的事勢，起始是分馳的，而結果都爲拿破崙一人所挾持以成其個人主義的一段史跡。時勢果然造成了英雄，而拿破崙却劫持了法國革命所造成的時勢，轉以糟蹋法國革命。歷史之狡獪弄人，有如此者。

再看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以後，法國革命之爲個人主義所支配，簡直是日甚一日。山岳黨屠戮吉龍大黨的慘劇未終，而山岳黨人之互相殘殺又開始。恐怖之神，管領着斷頭臺，就一直由羅蘭夫人殺到了羅伯士比。這一段史事，實千古個人主義由相爭而趨於自殺的絕好榜樣。但是恐怖過去了，法蘭西的革命得到一些什麼利益呢？絲毫也沒有的。當初爲革命主力的中等階級，已經失了領導，而附和恐怖政策的暴民，而今也掌握不住什麼權威。拿破崙懷着滿肚皮的野心躍起來組織督政府，忙的是要去併吞比利時荷蘭意大利，而且寢寢乎有征服埃及以建一世界大帝國的雄圖。然而反顧法蘭西本國的革命，佔着他半點福利沒有呢？沒有的。不但如此，他這樣利用民族主義由歐洲橫行到埃及的

帝國主義，更引起歐洲各國的第二次大同盟；在反抗這第二次大同盟壓迫的呼聲之下，他更進一步規取了法國人民的同情而躍為第一執政；最後竟於舉國歡呼之中完成了他的帝王好夢。自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以後，全歐直陷於拿破崙的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同盟決鬥之場，而法國人民遂亦麻醉在抵抗外侮的酣戰當中，幾乎盡忘了一切革命的要求和目的，從一千八百零五年的三次大同盟到次年的四次大同盟，各國亦沉溺在掠奪法國屬地與伸張歐洲霸權之中，全不注意到歐洲各小邦民族思想的潛伏勢力，將隨拿破崙的末日迫近而邁逝。這時候全歐的形勢，一方面是舊的神聖羅馬帝國之瓦解，與近代帝國主義之新興，他方面是全歐民族思想之成形，而尤以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之活躍，及意大利民族獨立思想之醞釀，為最顯著。這種新形勢，本來是隨着拿破崙蹂躪全歐之鐵蹄底下的揚塵而起的，可是等到他一旦激成了全歐的民族主義，他却轉被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環攻而敗。滑鐵盧一戰的根本意義，正祇是英俄奧諸國的帝國主義，利用各國民族主義的力量把他攻倒；攻他的固是帝國主義，而所以能致他死亡的却仍是各國的民族主義。所以尋繹拿破崙一代歷史的起伏因緣，他是利用法國革命當中的民族主義去發展帝國主義的，而結果變成各國的帝國主義轉利用民族主義來撲倒他。歷史之狡猾弄人，簡直是接一連二的演了出來。

一千八百十五年的維也納會議，簡直是反動勢力額手相慶的時候。自此以後，不獨法國革命隨拿破崙之倒敗而遭失陷，即全歐之民族主義潮流，亦隨各國帝國主義之戰勝受而遏阻。我們只要看一千八

百二十二年與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際的事跡，就曉得全歐反動勢力，已泛漲到最高潮。真的，歐洲大陸的復古運動，完全以梅特涅為核心。什麼四角同盟，神聖同盟，都是壓迫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壁壘。其在法國，復古主義的勢力，更發露而成波旁王室之復辟與白色恐怖的種種形態。到了查理士十世的時候，從前遭法國初期革命所傾覆的貴族和教士之舊封建勢力，皆一一捲土重來。但是舊封建勢力雖復活，而法國已非復革命初起時代的法國：從前政治的封建，有社會的封建作基礎，現在則政治的封建勢力雖可死灰復燃，而社會的封建基礎早被革命和戰爭所摧毀，已無恢復之可能；同時個人主義的工業主義，又已乘着社會的封建崩潰之機會，取其空間的位置，而代之。復古主義者並沒有看見這些事實，還是盲目地大踏步橫行起來，所以激起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七月革命，而查理士十世就被推倒。

在他一方面，這次的革命者亦同樣地沒有看清楚這些事實，估量自己的勢力過小，而估量封建勢力過大，所以經過七月的流血後，又持妥協的態度，以致造成路易腓力的君主立憲。幸而比利時德意志意大利各國的民族革命勢力，被法國七月革命所引動而日益增長，因之漸漸搖撼了梅特涅的復古主義的勢力，直接為法國革命勢力釋了不少重負，而使之從新活躍起來。這時候法國社會經濟生活之復蘇，又培植了一般中等階級起來。這些中等階級，因為所作的還是平民主義的運動，所以隱然又做了革命勢力集合的中心。這種事勢，一方面可以說是回復從前法國革命初期的狀態，他方面却又要知道它不祇是從前革命初期勢力之回復，而是新興革命勢力之擴大。因為這時候要求革命的不祇是中等階級，即勞動

階級也受了平民主義運動的宣傳，起了要求政權的覺悟。

可是不幸的很，自從拿破崙倒敗一直到現在，法國革命者對於社會經濟情形，漸漸生出了兩大派的觀察和理論。一派是只看到新興中等階級的經濟利益，所以只知夢想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治主義；一派是只看到勞動階級的經濟利益，所以就只是追求一個社會主義。這兩派的異點，經過七月革命後更是不日加顯著。不過這時候因為同在基佐首相的復古主義的壓力之下，兩派仍然分途努力，以期推翻君主立憲的政府，所以到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就只能作成一個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勢力分歧湊合的革命。因為它們是分歧的湊合，所以不久就生出共和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兩大政黨。尤其可笑的，就是它們甚至分別地宣布二次共和；而又忽然地選出路易拿破崙為總統；迨組織臨時政府的時候，則兩黨又合作起來。這些事實，不啻說明兩派的勢力，社會主義者尚薄弱，共和主義者尚強大，但是分道而馳就敵不過殘餘的反動勢力。自此以後，法國的革命事業，反而因這三種勢力展轉離合而向後倒退，換言之，轉不若德意志和意大利兩國的民族自覺運動之日有起色。因為這時候德意志民族之統一，已有大半的成就，而意大利的自覺運動，亦已不可遏抑。梅特涅的威權，在全歐民族運動環攻之下，卒陷於傾倒。反顧法國，則路易拿破崙且由總統而登帝位；工商業之行程，且由小資產的放任主義進入大資本的帝國主義。什麼殖民政策，海上貿易，企圖到一天緊迫一天，弄到法國與英俄爭近東和全洲的霸權，參加俄土戰爭，干涉意大利的獨立。從一千八百五十到一千八百七十年，一切都表現出

一個帝國主義的法國來，彷彿以前數十年的革命事業，沒有留下半點痕跡。幸而實際上並非全然如此。因為在這帝國主義的向外發展之下，從前八十年間民主主義積演而來的勢力，仍是伏着在政治的上層建築之下。而由新興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中所產生的勞動階級，更比從前增長了多少社會革命的力量。這兩種力量，乘着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爆發出來，於是纔把拿破崙三世的帝政衝倒，而三次共和始告成功。

假使將這八十年反覆革命史作個總批評，我們可以說：八十年當中的平民主義革命，不過祇造成一個共和國，而就中做平民主義革命主力的中等階級，則不特在政治上屢被反動勢力所刼取，而且經濟上亦助長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發展；至若後起的社會主義革命，於政治上促成這共和的國家組織之確立是有相當力量的，然而本身所懷想的政治目的，簡直毫無成就，所以也就說不到在經濟上的收穫。社會主義者在法國革命的過程中，祇是引起了革命勢力日趨於紛歧的境界，播下了各派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相爭相詆的種子；舍此而外，是不曾造成什麼史跡的。

從這個歷史的總觀察，我們便可下一個三民主義的總論斷。近世的歷史，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連環進展的歷史。法國革命的動因，本來在於推翻植根在農業封建上面的地主教皇和國王三根撐天柱。但是自始至終，作革命的人，不曾看見他們的事業，是包含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根本問題的事業。譬如他們反抗教皇的權力，形似一個宗教問題，而不知實際就是一個民族問題。自中世紀以來，教會

是籠罩了全個歐洲的。各國的僧侶階級就是教會權力的根基。法國革命要推翻本國僧侶階級的特權，這明明是對籠罩全歐的教會權力宣戰了，如果開始即提倡民族主義來鼓舞各國的獨立運動，豈不是全歐的教會權力就可以被各國民族主義搗碎了嗎？整個教會的權力搗碎了，則法國境內的僧侶便要失所憑藉，縱是要借外力做援助，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法國革命謀推翻僧侶階級而不知從民族主義下手，這是第一個根本的錯誤。換言之，他們的錯誤，在於只知道有平民主義，而不知有民族主義。等到事勢轉變出來，僧侶與貴族借外力為後援，引起各國同盟的壓迫，則事實上法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意識始發皇出來，而不幸革命內部又為個人主義所支配，致使革命領導者自相殘害，這即無異證明他們只認識平民主義而不知同時需要民族主義，所以人民方面所起的民族主義之熱情，遂給拿破崙劫取而去了。拿破崙之民族主義，又祇是一種掩護他個人暴力征服主義的幌子，至多亦不過做到一種國家主義而止，至於對內，他連他們的平民主義也都擯棄了，這是第二個根本錯誤。一直到了新興資本主義發生之後，社會主義派纔又作起社會革命的運動來。但這派人又與民族主義和平民主主義的着眼點大不相同，弄倒階級鬥爭的歧路上去，以為革命事業只是從一個單純的方面可以作得通的，這是第三個根本錯誤。這三個歷史的錯誤，就可以說明近世的革命事業，必須要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同在一整個革命計劃之下做出來，才是澈底的革命。法國革命，雖然起始是平民主義，而他們的平民主義是只有意向而無計畫的，不能與現在法國所行的民治主義相提並論，尤其不足與擬於我們今日所稱的民權主義，何況他們始

則只知有平民主義而不知有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繼則只知利用民族主義對外戰鬥，而於從前的平民主義既擯棄不用，於後來的社會主義且夢想不到；終則因一部分人傾向社會主義，使革命勢力陷於紛歧而不可復合的境域，結果只造成一個各種革命與反革命勢力湊合成功呢？

所以法國革命之不澈底，從三民主義的立場看起來是最清楚不過的。不澈底的原因，可以從兩點總括出來。第一點，它起初是平民主義的革命，而病在平民主義無具體的內容；後來是民族主義的戰爭，而民族主義轉被拿破崙變弄成了帝國主義的幌子；末了是社會主義的暴動，而社會主義的理論又別派紛歧，連暴動也變為無意義的犧牲。這些主義內容之不健全不充實，我們固然不必批評；因為主義是時代的文化所決定的東西，後人不能以此苛責前人。我所以不避煩瑣地來尋繹法國革命不澈底的原因，主意實在第二點，這就是：它自始至終所經過的行程，處處是表現着平民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三個潮流，分道而馳，前伏後起，湊合而成的一種革命，而絕非有一個革命的中心，把三個潮流總合起來，同時推進的革命。假使有一個革命的中心勢力，認識了當時革命事業是一定要解決法國的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三方面的問題，從而預定了一種整個的革命主義和方略，始終堅持着依照着它來進行，則法國革命必不至歷時若是之久，成就也不至若是之微。革命如法國之所經歷，犧牲大而成就小，費時長而進步慢，是怎樣不經濟的一番事業哩！要曉得，革命是用人力來戰勝環境的，所以就講最經濟的方略，策最大的效能。革命，不是任環境來支配人的，所以隨時勢之播弄而冥行妄覺的亂幹，

實在是命運主義者，決不是革命主義者。命運主義者只看到自身的物質利益，或只看到一階級的物質利益，而於全社會全民族的全部利益一齊感覺不到半點痛癢，這種人縱使天天耍弄手槍炸彈，終於是命運主義底下的枉死鬼，決不能稱爲革命者。積這種人所作的革命，縱以革命二字贈之，也是最不經濟的最不科學的革命。我們看了法國革命爲命運主義所支配的史跡，應該了解，唯有我們中國的三民主義之革命，才是最經濟的最科學的最澈底的革命。醒石國仁兩同志編著此書，以輕快流暢之筆紀述法國革命八十年間反覆挫折的事實，不假批評而其中爲命運主義所支配之關鍵；和所含歷史上革命之教訓，却自然顯映而出，這是淺白文字中見學力的作品。我們要從他們倆的筆底，認識法國革命過程中的是非功罪，作三民主義的革命之教訓，那才不失本書的真實價值。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日劉蘆隱序於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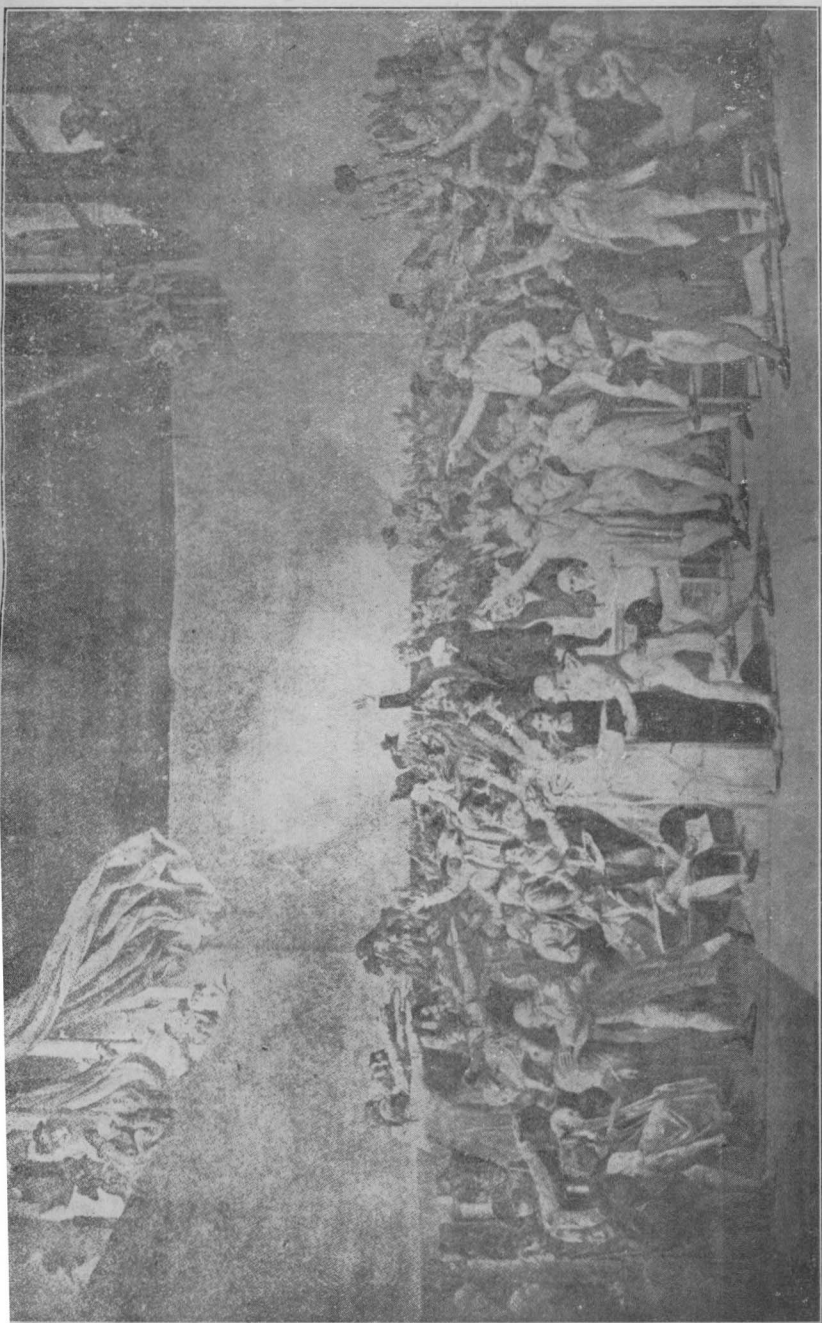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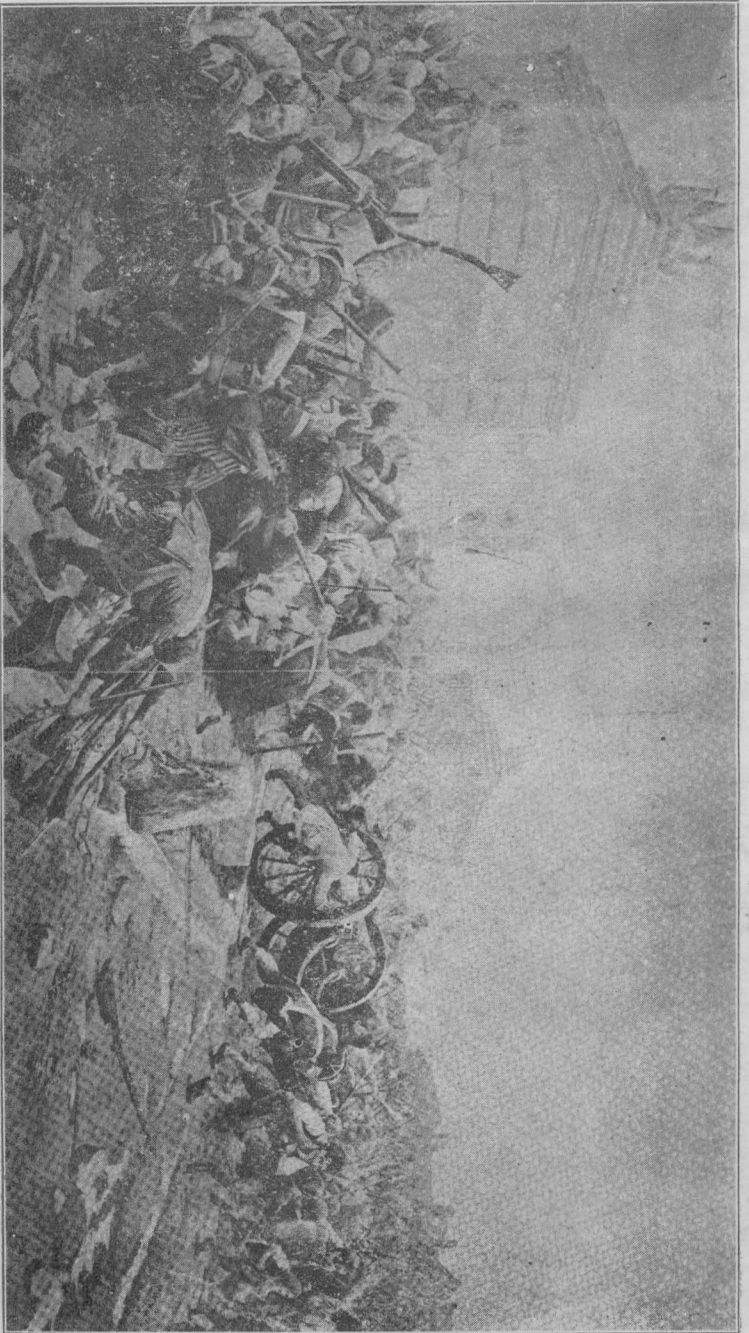
騷 盧 之 義 主 權 民 倡 提



倫保德者記聞新年少命革吹鼓

法蘭西人民網球場宣言之圖





庫 軍 取 奪 民 市 黎 巴

(晨 清 日 四 十 月 七 年 九 八 七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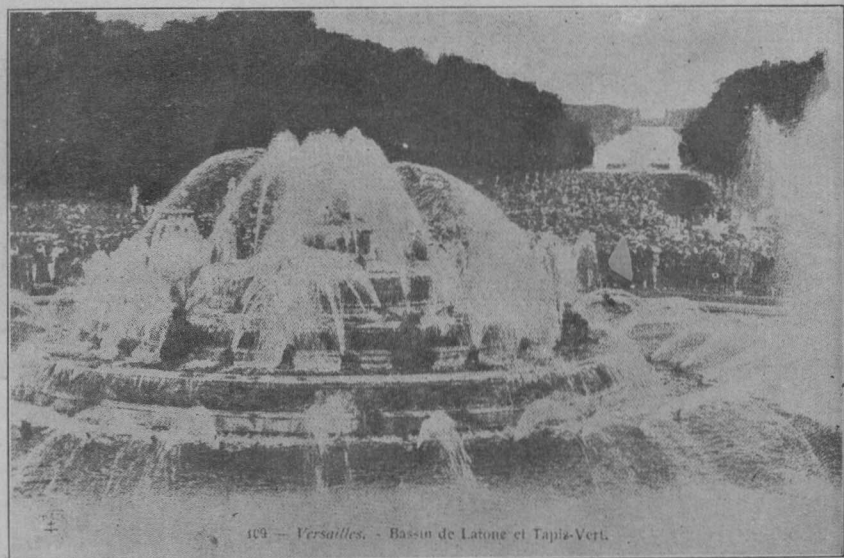
法蘭西人攻破巴士獄之圖

法蘭西革命時代少年軍國出的征





門 旋 凱 黎 巴



109 — Versailles. — Bassin de Latone et Tapia-Vert.

泉 噴 的 塞 爾 凡 都 舊 國 法

法國革命史上編目錄

叙文

目錄

第一章 緒論——革命的背景

一 歐洲十八世紀的農業概況

二 歐洲十八世紀的工商業

三 工業概況

四 政府的工業條例

五 商業的阻礙及振興

六 中產階級的勃興

第二章 法國革命的要因

一 財政困難

二 人民負擔不平均

三 政治的腐敗

第三章 激動革命的新思潮

一 受美利堅的影響

二 受哲學家的感動

第四章 革命的導火線

一 召集全級會議

二 全級會議的性質

三 網球場宣誓與三級聯合

第五章 革命的爆發

一 平民與貴族的衝突

二 王黨的陰謀

三 攻擊巴士的獄

四 組織國民軍

五 人權宣言

六 攻擊凡爾塞

第六章 製定新憲法

一 小康時代

二 新憲法的要意

三 新憲法與教會

四 巴士的獄陷落的一週紀念

五 王族的恐慌

第七章 法蘭西君主立憲

一 貴族的逃亡

二 國王的逃亡

三 逃亡的影響

第八章 革命聲中的黨派

一 國民會議改爲立法會議

二 各黨派的主張

三 兩黨的有名人物

第九章 強鄰的威逼

一 嚴厲處分反動派

二 各國的態度

三 法國對奧宣戰

四 黨權的消長

五 戰事的不利

六 否認議案的反響——法王拘禁

第十章 戰爭與恐怖中的共和政體

一 法國宣布共和——以民主代君主

二 戰爭與殺戮

三 路易十六的末日

四 歐洲第一次大同盟——想撲滅法國革命

五 各國的野心

六 恐怖時代

第十一章 法蘭西革命的危機

一 恐怖時代的回顧

二 歧路的彷徨

三 拿破崙揚眉吐氣

四 執政府遣將出師

第十二章 拿破崙南征北討

一 野心的暴露

二 遠征埃及

三 第二次大同盟與拿破崙執政

第十三章 法蘭西革命的傷痕

一 野心家的政績

二 拿破崙稱帝與第三次歐洲大同盟

三 第四次大同盟與大陸制度

四 法奧聯姻與征俄失敗

五 民族主義勃興與帝國主義崩潰

六 拿破崙時代的意義

法國革命史上編

第一章 緒論——革命的背景

一、歐洲十八世紀的農業概況

大凡一件事體發生，絕不是偶然的，一定總有不得不發生的原因；即如法國大革命，並不是一七八九年忽然發生，不過一七八九年是革命的爆發期，其實它已醞釀好久了。現在要講法國革命不得不先講歐洲的社會情形，歐洲當十八世紀時，社會既極其黑暗，人民又極其痛苦，就中尤以農人爲最；因爲從十六世紀以來，到十八世紀，經過了兩世紀，農業的情形，改變殊少。農人墨守舊法，工作儘過勤苦，收穫却是很微，每年三分之一的田地，任其荒蕪，（因爲輪種法尙未發明，每年停三分之一的田地不種，以休息地力），至於農具，耕田還是用的木犁，工作一日，僅能耕一英畝。（Acre 一英畝約合中國六畝半強）許多貧苦農夫，每斗穀種，倘能收穫到三斗，卽已覺得心滿意足，一到了秋天，因爲草料缺乏，往往將耕牛宰殺，絕不顧及來年。還有肥料一層，也絕不施用，縱有也不過點綴而已，全是一種得過且過，不計長遠的心理，皆因別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所以才弄成這種現象。

但是，當時也有許多富裕而好事的地主，喜歡採用新法，從事研究，甚至對於農業，尙有著述。

荷蘭人研究得最精，英國人也仿效他，他們會種丁香及人工草喂牛，並長於施用肥料。最後連輪種法（將一畝田分成三畦，每畦所種的植物不同，因為各植物所吸收的養料不一樣，所以每年只需掉換了種，不需停種。自輪種法發明後至今沿用，舊的那種「停種法」，就永遠廢止了）。也都發明了。

可是這些方法，雖說已儘發明，僅不過對於體面而富裕的農人有用，對於一般的貧農仍然無補，因為當時的風氣，禁止採用新法，對於畜牧與防止害虫，均不知利用科學方法。大家總想天來帮忙，第一是耕牛不要染了瘟疫，第二一切稻害虫，不要飛到自己田裏，這種愚而且笨的心理，在當時是異常普遍。

農奴制的存在 農奴制度，完全係貴族專制時代的虐政，在十八世紀，歐洲大陸上依舊存留着這種制度，表面上看來，似乎英法兩國，可以除外；然而這兩國有名無實的自由，並未提高農人的幸福，即如法國，農奴制度也並未完全絕跡。至於其他各國，農奴的情形，雖程度縱有差別，而受苦的原因，可以說完全一樣。就是凡屬農奴，不得參與立法，常因犯微過而受重罰，甚或處以殛刑，農民的肩頭，擔負着全國極重的租稅，而剝奪他們的立法權，——創制法律時，不許他們發言。所以當時的農奴，可以說只有極重大的義務而無分毫的權利，天下不平的事體，更有過於此的嗎？

農人的忠實及其困苦 若農人要用到地主的磨坊，橋梁，爐竈以及酒榨等物時，總課以苛稅；農人偶有微過時，立刻拘至法庭嚴辦；有時從田間徵人當兵，有時強迫農夫去築路，並不給與工資。凡此種種，皆使農夫驚擾不寧，不能安心耕種。有時主人的肥鹿，闖入飢寒交迫的農家，此忠實的農人，

對於肥鹿，撫愛備至，絕不因一己的飢寒，而稍存宰殺此肥鹿之心，實因一念及主人，而即有所不忍。但是，這許多驚擾，倘若同繳納與地主，教皇及國王的租稅一比較，總還覺得這是小事。當時歐洲各國的農夫，對於地主，教皇，以及國王（還有貴族僧侶）等，皆負有絕對的義務，好像這是天經地義，不可更改一點的。殊不知地主，教皇以及國王是舊政治的三根撐天柱石，農人們直接扶持這三根柱石，即間接維護舊政治來束縛自己，天下至愚蠢的事體，更有過於此嗎？現在再看農民的三種義務：

（一）農民對於地主的義務 農奴對於地主，每年除繳納一定的穀子與家畜外，尚須每星期爲主人做工三日。如自由人民則不須爲地主做工，惟田租 *Quit-rent* 必須繳納。農夫死亡則田租應繳加倍，如賣田則以賣價五分之一歸地主。有時自由人也可以得到一種不納田租的土地，可是自中世紀遺留下來的許多義務，無論如何總要擔負的；比方每年須繳納若干『軍隊保護稅』，像這種保護，固然不是農夫的需要，並且農夫從未得過這種保護。

（二）農民對於教會的義務 農民不僅對於地主要納稅，對於國王要納稅，對於教皇也要納稅；所以農民不僅是地主同國王的奴隸，更是教皇的奴隸。對於教會所納的稅名『什一稅』。 *Tithe* 什一稅等於農地每年所產的，十二分之一，或十五分之一。

（三）農民對於國王的義務 最重的稅率，就是對於國王所納的稅了。土地稅是最重要的，稅的數目，沒有一定，大概是看田地及農夫的房屋好醜而定。在收稅的方面，是收得愈多愈好，在納稅的要

愈少愈妙。在當時，無怪乎稍聰明的農民，寧可居住壞屋，不肯修理，以免收稅的來估價時增其稅收。

農民納稅的擔負 一個農民，每年辛苦所得到的一點利益，先要除去對於地主，教會及國王所應繳納的租稅，贖下來的，才是自己的。但是將這許多租稅一除，已所贖無幾了。我們雖不能知道一個農民納稅的精確數目，然如法國農民，每年納稅總額，實超過其收入百分之八十而強，其餘歐陸的農民，也同樣有這種重大的擔負。英法兩國，雖有幾個較好的地方，除了納稅之外，尙能安易過活，但是其餘的地方，農民的痛苦，就難以揣測了。在最好的年成，他們不過僅可過活，一遇旱夏及長冬，就要困乏了。平時只有很小很粗的麵包吃，肉是一件最美的食品然而偶爾一吃就覺得太爲奢侈了，總以爲這是有錢的貴族才配吃肉，如法國有許多飢餓可憐的農民，往往拿草根樹皮來充飢。一遇荒年，成千上萬的人，淪爲餓殍。再談農民所住的，房子只有一間，上面蓋茅草，漏了也不敢去補，（原因見前）窗子也沒有，然而苟能讓農人們安安穩穩居住在這種壞房子裏，他們也就很滿足了。不過在這種不通空氣，日光不到的黑暗房間裏，各種病菌，易於繁殖，瘟疫一起，農民的死亡，更不知凡幾。一到了隆冬，天氣苦寒，農人哪裏還有餘資購買薪炭來取煖，所以每當晚餐之前，總是戰慄於黑暗的，污穢的草床之上，其狀至爲可慘。固然有許多興旺的鄉村與小康的農民，他們的生活，可以較此爲佳，然而歐洲一般的農人生活，照上面的敘述，並不覺得過分。恐怕有許多地方的農奴，生活還要惡劣

。可是農民每年的收入，並不爲少，不過他除繳納地主而外，要擔任戰爭費，戲園費，宮殿費，以及歐洲皇室的愉樂費，贖下來自己用的，幾幾乎要等於零了。

二、歐洲十八世紀的商業

十八世紀最令人注意的，就是都市之勃興，當時的中產階級，總是在都市中生活。自從十六十七兩世紀工商業發展之後，都市生活，也跟隨着進步，到了一七八七年，有一萬人口的都市，已有七十八個了。歐洲最大的都市，第一要算倫敦，倫敦的人口，在一六八五年，僅有五十萬，到了一八〇〇年的時候，就增加到百萬有餘。巴黎有倫敦一半大，亞姆斯德丹也是一個大城。還有幾個德國的大都市：如漢堡，Hamburg，布呂門，Bremen 及弗蘭克福特 Frankfort 總是重要通商的中心點，這許多都市，早已退去了中世紀的色彩，他們已推廣到城牆之外，寬闊的街市，熱鬧的十字街頭，使新區域更加惹人注意。舊砲台已變爲無用，僅供遊人之散步而已。城中大道較前清潔，晚上添了路燈，使聽戲的及在市政廳聽辯論的，縱使歸家稍晚，已不愁黑暗。這種都市的生活，較之農村生活，在十八世紀時，已有霄壤之別了！

三、工業概況

城市生活的富足，全賴工商業，所謂十八世紀的工業，不單是指製造麵包，做做衣服，修補鞋子，及替城中人造出各種時式用具等等；乃是指賣到遠方的大宗貨物的生產——衣服，時鐘，鞋子，串珠，

碟子，帽子，鈕扣及一切用物。這些東西之中，有多少還是在舊式手工基爾特的條例之下製造。雖然基爾特制度，已完全破壞於英格蘭，而在大陸方面，却仍然維持着它的勢力。在法國方面，手工業的分派，變得非常複雜，在皮匠與鞋匠之間，鐘匠與表匠之間，起了很多的紛爭。在德國方面，情形更壞，基爾特成爲貴族式的，其實乃是一種傳統的組織，用他的勢力，以阻止一切競爭；對於它的學徒與短工，報酬很少，或且不把報酬，以求大利；並且阻止任何專門的改良，以免傷害它們的利益。有一個做帽子的，用絲去和羊毛來改良他的出品，竟爲同業所攻擊，說他是敗類；一個能將鉛做成片子的發明家，竟爲鉛匠全體所不容；更有試驗印布成功的人，竟爲其餘染工逼迫得仍用老法。所以在這個時候，只許守舊，不許翻新。

四、政府的工業條例

基爾特條例之外，還有政府的條例。在十七世紀時，有多少政治家，曾勸他們的國王，對於工業振興，訂出了許多法律。如高爾伯（Colbeur 1619-1683）對於由鼓勵製造家生產而獲得的那種商人主義的財富這一層，曾用法國的成規來幫助。他曾頒布了三百條訓導條規，來改良染業，以便法國從事染業的人們，可以得到工作完美的好名譽。當英國奸商以粗劣織品出售的時代，法國的染工，就接到政府，對於線的品質，布的寬度，織工的精細，要特別注意的訓令。在一七八七年，法國關於製造家的條例，竟有八巨冊之多。別的國家，雖沒有如此完備，可是對於這種聰明政策，已無不相信了。

商人主義者，對於單單地爲鼓勵工業，訂了些條例，並不滿足。我們公道一點去解釋高爾伯，可以說他是想樹立新商業。他對於介紹新製造業而含有冒險精神的商人，給以種種權利：豁免捐稅，頒賜賞物，更送以高貴的頭銜，以資提倡。

雖然高爾伯的商人主義政策，努力推行，而許多經濟家却有一種相當的批評。以爲這種條例，使多少製造家，得到許多不便和損失，且獎勵的那些新事業，皆屬於不隱定及不合宜的工業，對於自然而有價值的貿易，倒反爲不利。高爾伯對於小工業的設施，其影響於國家的價值，很難斷定；再像讓工業自由管理，結果如何，也是同樣地難看得出。然而我們也不能因爲利益難看得出，損害較明顯一點，就說這種制度完全不好。

五、商業的阻礙及振興

商業在當時所受的阻礙，是和工業一樣。因爲沿路的釐金關卡，也不曉多少；貨物走不到多遠，就要經過一個武士的城堡，例須納稅。再加以交通不便，轉運費時，物價就弄得很貴，譬方一桶酒，從奧蘭斯(Orleans)運到諾曼底(Normandy)——法國西北邊的兩省——就要照原價加貴到二十倍。

我們一研究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及殖民戰爭，就曉得國外貿易之中實含有商業主義的觀念，尤以英法兩國競爭爲最烈。我們也曾注意過，厲行保護稅，可以降伏外國的貨物(這就是商業上的保護政策)；我們也曾討論過，英國用航海律鼓勵有船的人；我們也曾研究到，對於印度貿易，歐洲可以獲利的特

別立案公司：如東印度公司，赫德孫海峽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法國印度公司等，總是歐洲多半國家專利的例證。

關稅與公司，從各方面看，雖有害於商業，但是商業是不怕這種阻礙的。新大陸拿皮，煙葉，棉花，米，糖，甜酒，糖水，咖啡，染料，金，銀等等，來換黑奴，製造品及遠東的貨物；因此大西洋裏忙起來了，成百的重載商船，往來不息。遠東的香料，玉器，茶葉，及織造品，成爲印度好製造家的豐富產品了，在波羅的海，英荷商船的運輸，也非常重要，商人打着各國的國旗，沿歐洲海岸而行。英國在十八世紀初葉，國外貿易額也就有了\$100,000,000，法蘭西至少也有這個數目的三分之二，全歐的商業，在十八世紀時，約四倍於英。

工商業這樣振興，它所含挾的意義，是不容易了解的。它不但代殖民政策的帝國主義者播下了戰爭種子，並且引誘無數鄉村間的自耕農，跑入工廠裏，造成了繁盛的都市，替社會革命又築下了一個初階；而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增加中產階級的實力。

六、中產階級的勃興

許多商人，銀行家，批發商，富足的鍍金商，甚至如生意發達的店主，他們在特殊的貴族，僧侶，地主，與被壓迫的農民，機匠，手工業者之間，成了一個顯明的『中等階級』。中等階級，普通總用法國字『波沙西』Bourgeoisie來稱它，因爲這種人，都住在城堡 (Bourgs)裏。這種階級，在歐洲第

一個商業國英吉利，是最有力量，在法國較弱，如德奧俄三國，因商業不發達，所以中等階級也就不佔什麼勢力。

中等階級既在商業上佔了絕大勢力，同時也就向別界裏澎漲，第一是律師，總是產生於商人之家，其餘如審判官，地方官，典獄官，政府裏秘書，以及有入政界的，又皆是商家的子弟。他們生長在有財有勢的商人家庭裏，自然就可以得到好的教育，既然讀過了近代的科學書和哲學書，自然就會得批評從前的那種宗教觀念；並且對於憲法，政治，及經濟諸問題，格外地熱心去討論。而況人既有財富和學問，怎麼會沒有野心呢？中等階級受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暗示和逼迫，就要想把他們在政治上的權勢提高得和他們在商業上的地位一樣，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那時候一個陳舊的貴族，所以能令人尊敬的，不過是因為他們有一座破爛的城堡同一張被蟲蛀過的貴族文憑罷了；他們却還處處要和有財有智的人爭強，似乎有一點討厭了。同時還有一種疑問，就是不生於貴族的人，何以就不能享受社會上最高貴的地位，最顯耀的職分，以及軍隊中和宮室中的大榮譽；那些有高官顯爵的人們，就認真是比旁人好些嗎？

中等階級最渴望的，是要在政治上有更直接說話的地位。英國的富商子弟，誠然是可以常常升為貴族，並且在國會裏，代表為商人謀利益，也異常周到。可是法國就不如此了，封建的貴族，是驕傲非常；而政府與中等階級的意見，更是距離得很遠。皇室驕奢淫佚，揮霍金錢，商人無不痛心，加以

有力的攻擊。有人說，假使法國，在國會裏做代表的，管理財政，關稅及貿易律的，全是中等階級甚至外交上，也依照商人的利益去辦理，那就完全沒有話講了。

第二章 法國革命的要因

一、財政困難

法國當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6-1715)後，國勢漸衰，債台高築，已種下了國家大亂的根苗。因為財政是國家一切政治的命脈，財政一感到困難，什麼事總沒有辦法。為什麼困難呢？這又可以分作兩層說：第一，對外是連年爭戰，黷武窮兵，初有波蘭王位繼承戰爭，後有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並且延長到七年之久，推而至於歐陸一切問題，無不干涉；結果是國困民窮，毫無利益。第二，宮庭之內，則窮奢極侈，宮中養馬四千，大花園有廿九處，高臺四所，離宮十二，可以說國王提倡浮華，以至上流社會，相習成風；在當時國王及貴族的心理，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表其尊榮，推其極有以飲食，衣服及裝飾品互相競賽，互相驕傲之風，結果是財源有限，浪費無窮。國家既受此內外兩重的壓迫，財政愈陷於恐慌；於是增捐加賦，層出不窮，那管小民的困苦，然而貧民血汗之資，收刮起來，猶不足以供國王及貴族揮霍之用，因之在上的苛求愈甚，小民的痛苦愈深，積久爆發，理所當然，這是促成革命的第一原因。

附當時奢侈費概況表

王宮衛兵

歲費三、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廐舍

三、〇〇〇、〇〇〇

廚房

一、四六〇、〇〇〇

侍衛及王族差役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建築

一、二〇〇、〇〇〇至一、五〇〇、〇〇〇

修理

八〇〇、〇〇〇

宮中女官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人民擔負不平均

國家財政，既感困難，於是就不管人民的死活，增加租稅，假使所增加的，是全國人民平均擔負，猶自可說，無如所加的，只在平民身上。當時法蘭西全國人民分爲三等：第一等爲僧侶，第二等爲貴族，平民最下。其實僧侶與貴族，皆爲中世紀封建之遺物，因其祖先，曾各有封土，統治其封土內人民；等到十八世紀，封建制度，早已打銷，人民統治權，全歸於國王，而土地所有權，則仍在世襲的貴族之手，安富尊榮，視平民如牛馬，於是平民的痛苦，有非言語所可形容。今將土地所有權及租稅擔負額列表比例如左：

階級別

佔全國人數

佔全國土地數

納稅額

僧侶及
貴族

百分之一

百分之四十強

無(僅有納稅空名)

平民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五十餘

約佔所得百分之八十二

當時僧侶之外，則為貴族，兩皆擁有特權，可總名為權族，權族之外，則為平民。權族至少，不過五六萬家，最多不過三十萬人，平民則多至二千九百七十萬人。以二千九百餘萬人，每年辛苦血汗之所得，抽其大半以供給於國家及權族，而一己所享用的，僅有百分之十八，而此百分之十八，猶不能完全享用，因尙有其他苛捐雜稅不時需索，因此平民一己所享用的幾等於零。平民實佔全國之大多數，以全國平民日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猶冀革命之不爆發，安有此理。這是促成革命之第二原因。

三、政治的腐敗

當時法國人民的痛苦，已如上述，假使法王能立刻覺悟，尙可補救於萬一，無如路易十五王固然是奢侈如故，路易十六王雖有仁慈之心，惜少果斷之力，所以終於不能有為。試看當時政治腐敗的情形，可以分爲下列數點：

一、增加苛稅 財政困難，不知節省各種無益奢侈之費，轉增收小民血汗之資，因此財政愈困難，平民的肩頭也愈加沉重。農夫每年辛苦所得，供獻於國王的約佔百分之五十三，繳納於教會的約佔百分之十四，報效於地主的約佔百分之十五；層層剝削，所餘能有幾何；更有鹽稅，每人年納二法郎，合



一家人口計，少則十餘法郎，多則數十法郎不等，每年分四期征收。所得稅則就個人收入，征收十分之一。而其中最慘毒的，莫過於人頭稅，就是沒有產業的人，也要每年征收二十法郎，甚至肩挑貿易，小販菜傭，每年也得征收四法郎，不稍寬假，力或稍有不逮，立即沒收其家產及器物，以故人頭稅一項，收入日有進步，一

七一五年爲二千六百四十萬，及一七五九年，增至三千七百二十萬，至一七八九年，更增至四千四百萬。法人的痛苦，亦同此稅。以俱增，有真正不能繳納的，凡年歲在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則編入兵籍，往青年入伍，皓首不歸。這是一般的情形，還有許多貴族，在他們自己所管轄的區域內，皆有專制君

主的權限：設宰官，置警吏，以及稅官，法官，捕役，書記等，應有盡有。牢獄刑法，更無一不備，所以對於小民，生殺予奪，可以任意而行，小民不敢違抗。並且征稅這件事，這許多貴族，又不是親自去辦，大都委託宰官，宰官委託稅吏，稅吏更委託差役，層層中飽，層層敲剝，真是民不聊生，大家相率逃往外國。以致法國的田地，荒蕪的日漸增多，留而未去的，擔負更重，在上的只知壓制，在下的已無從忍受，所以革命的呼聲，於婉轉呻吟之下，亦已積諸胸臆，不期然而將脫口而出了。

二、濫用毒刑 當時地主貴族對於平民，不僅視同牛馬，而且可以任意加刑，任意屠殺。平民稍有微過，就指爲犯罪，立刻拘留。加以當時各部法律，絕不相同，如中西北三部法典多至二百八十五種，僅有南部通行羅馬法；因此人民稍有遷移，不知新地之法律，往往易於冒犯。或因觸富豪之忌見拘，或以怨怒而受罰，更有因信教不同，加以虐待；惟一經投入牢獄，就可以任意施用毒刑，最慘的莫過於「鋸刑」將人脊背縛於輪上，首足隨輪彎屈；或紮在木架上，然後用鋸，將人體鋸斷。無論被鋸的如何呼號，如何慘痛，爲何哀告，皆置若罔聞；而被鋸的，實際上又並未犯什麼罪過。

三、肆頒苛令 當時在上者祇耽一己之逸樂，不顧小民之苦痛，無理的禁令與苛政，不一而足。其間最無理的莫過於法國王室及貴族狩獵一事，狩獵本係尋常之事，而竟規定一種「狩獵特權」大有奉旨狩獵，小民不得干犯之意。當時政府，不但不爲民着想，反而助紂爲虐，下令嚴禁四事如下：

(一) 禁除雜草

恐怕小鳥受凍。

(二) 禁割枯草

恐危及鳥卵

(三) 禁剪樹枝

恐鳥不能成巢

(四) 禁以糞作肥料

恐鳥類減少香味

我們看了上面這四條禁令，覺得法國政府，替鳥獸打算，總可謂無微不至了！如有違背禁令的，立受刑戮。孟子所謂『率獸而食人』恐猶未必如此利害。宮中養馬，多至四千；國王投獵，十四年中，多至五百餘次，法國平民處於此時，雖欲求爲鳥獸而不可得。

四、理財失敗

法國財政的困難，到路易十六時，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不得已思挽救之方，

深知欲免國勢之危亡，非整理財政不可；因擢用當時經濟學家陶高德 (Turgot 1727-1781) 爲相，專重理財。陶高德之理財方法，以節流爲第一要義，因深知法國財政困難的原因，在於靡費，將各種所有奢侈費，先行革去，財政方面也就未必沒有辦法。並廢除不平等法律，停止貴族特權，減輕平民擔負，而以不募國債，不增加賦稅，爲其理財之原則。果能如此暢行無阻，則法國行將破產之財政，亦未嘗無轉環之望；無如僧侶，貴族及裁判官等，以爲特權被奪，羣起反對，迫王放棄改革案，路易十六素乏果斷之才，亦即隨衆議，於一七七六年罷免陶高德，總陶高德爲相，不過二十月，財政整理，方有端緒，陶高德既罷免，財政之整理，亦歸失敗。繼續他的是尼克爾 (Necker 1732-1804) 初爲巴黎銀行行長，擁有巨資，妻有才名，頗爲當時物望所歸；既爲相後，汰除冗費，裁撤冗員，復募集新國債，以

爲整理財政的地步；於一七八一年，製定國家預算表，時人愈加信任，後以求爲樞密顧問官，不得；又因爲新教徒，受僧侶及貴族之反抗，不得已解職，計在位共五年。繼尼克爾爲相的，也有一二人，均未成功而退，至一七八三年加路尼（Calonne 1734-1802）爲相。加路尼本無經濟學識，僅時時掩飾外觀，以欺騙外人，實際已虧空不堪；不得已募集國債，但有募無償，信用掃地。再不得已欲召集權族會議，以謀補救之方，但所召集的，皆係王族，貴族，文武顯官，元老，裁判官等，共有百四十四人，會議時皆主張墨守陳規，不願增加新制。並審查國家最近數年的歲出歲入，發現許多款項，用途不明；召集此會之目的，原在救濟財政，而諸議員反置此目的於不顧，轉而攻擊政府之浮靡，加路尼的黑幕，既已揭穿，遂逃至英倫，而此會凡開三月，毫無結果，僉云須召集全級會議，——即國民全體會議——方有辦法。總之，法蘭西財政，至此已宣告完全破產，國家羅掘俱窮，更無辦法，等到一七八九年召集全級會議，目的仍在整理財政，而事實則無異爲一法蘭西革命促成會議，因自有此會議，法蘭西革命遂一發而不可止。

綜上所述（一）財政困難，（二）人民擔負不平均（三）政治的腐敗，皆爲促成革命的要因：就中尤以財政困難一項爲主。因法國革命，萌芽於財政困難，至財政整理失敗而始爆發，事實昭昭，在人耳目。然而今之論史者，往往有謂法蘭西革命是由於路易十五王權削弱，宮女專政，如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法與英爭殖民地時，政權全握於彭保都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之手；

這是一說，以爲法國革命，由於王權的薄弱。還有說路易十六王優柔寡斷，雖有仁愛振作之心，實無英毅果斷之力；加以娶奧皇妹馬利安多妮 (Marie Antoinette 1756-1793) 爲后，自七年戰爭後，法人視奧如仇敵，忽娶奧皇妹爲后，國人不願戴爲國母，每侮慢之，呼爲敵國皇女，此又是一說，以爲法國革命，由於路易十六之懦弱及娶奧皇妹之非是。其實凡此種種皆係副因，主因仍爲財政困難，因財政困難，人民嗟怨，對於國家，任意指摘；好象一個人，元氣一虧，遂覺遍身皆病。假使財政充裕，則路易十六或尚不失爲賢君，皇后或亦不成問題；這是我們研究法蘭西革命的原因，所不可不注意的。

第三章 激動革命的新思潮

一、受美利堅的影響

法國人民的痛苦，前面已經說過，法國的革命，更是在人意中；不過要曉得在十八世紀時的歐洲，人民痛苦，並不僅法蘭西一國，實是當時普遍的情形，第一章內已經講過。更有許多人說：法國的農民景况，比較普魯士，俄羅斯，奧大利，意大利及西班牙諸國，還要來得好一點。所以法國革命的原因，除去第二章所述的普遍情形之外，還有更要的特別原因，就是全國人民，受新思潮的激動，加以法國人民的知識程度，又比較各國爲高，所以革命的高潮，爆發得格外快了。

法國人民，處於層層壓迫之下，婉轉呻吟，無法自解；一旦聽到美洲獨立的消息，無不驚喜；因爲

美洲本是英人的殖民地，應該做英人的奴隸，如何經過了七年血戰，竟獲得真正的自由平等，這種消息傳來，真是教法人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原來一切的強權，高壓的威力，是可以反抗的，一切的自由平等，是要拿熱血與頭顱來交換，這是美洲獨立，實為喚醒法人最有力的呼聲。而況美洲獨立，法國也曾遣派海軍，予以援助，其後又首先承認美利堅為獨立國，這許多事實，最能使法人關心。更加以美利堅獨立戰爭，法人躬與其役的，也不計其數，最著名的如拉發易(La Fayette 1757-1834)，在一七七七年赴美，組織敢死隊，以援助美人獨立，屢建奇功。等到美國獨立既成，他就回到法國，於一七八九年充當國民軍總督，推翻王族，貴族及僧侶的特權，想把法蘭西成為美利堅第二。

三、受哲學家的感動

十八世紀的初葉，法國哲學家先後輩出，雖說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與福祿特爾(Voltaire 1694-1778)是生於十七世紀的末葉，可是他們的著作，他們的影響，到了十八世紀才顯著出來。盧梭(Rousseau 1712-1778)是十八世紀，法國的嶄新人物，而他的言論，對於革命的影響，亦為最大，現分述於下：

1. 孟德斯鳩的法意

孟德斯鳩本是法國的貴族，生長於法國西部，世襲法官。一七一四年繼他的

叔父任波爾多(Bordeaux)城長官，不久就升為該地議長兼法院長。當時正當科學勃興，孟德斯鳩也從事於自然科學之研究。至一七二一年不獨因發表「物體透明的原因」及「所有博物學上的攷察」兩篇論

文，得了科學的榮譽，又因發表波斯通信，文學界也從此知名。惟孟德斯鳩天性喜歡研究政治哲學，不願做官，後遂棄職，出遊匈牙利，瑞典，瑞士，及英吉利等國，以增閱歷，以廣見聞；至一七三四年，羅馬興亡原由攷著成，一七四八年，最出名的法意出世。一七五五年卒於巴黎。

法意一書，是孟德斯鳩的傑作，他費了一生的力量才著成功，他自己就這樣說。他的法律定義，是講，『法律就是事物本性所發生出來的自然關係』。因此，他對於政府，宗教，天時，水土，以及人情，風俗，凡可以影響到法意的，皆一一加以研究考察。全書計卅一卷，第一卷至第八卷，係論法律與政體的關係：分政體爲三種：獨裁，共和與專制；第九卷至第十三卷係論法律與自由的關係：以爲人類的自由，全係乎立法，司法及行政的三權鼎立，然後人民的自由，才得到保證。這是孟德斯鳩的「三權鼎立」說，到現在爲人稱頌不衰，也就是法意這部書上的精華。其餘的卷數，是論法律和天然水土，風俗習慣以及宗教人口等等的關係，末卷敘述法律史，不足輕重。有人以謂孟德斯鳩的三權鼎立說，對於法國的革命，並無何種影響，不過革命之後，議院專政時，三權鼎立，却是一劑救時的良藥。然而要曉得孟德斯鳩既闡明了法律的本意，直接對於法國當時壞制度，苛法律加以掙擊，間接對於國王貴族以及僧侶的許多特權，亦不無影響，所以我們承認孟德斯鳩確是法國革命運動啓蒙期的一個作者。

2. 福祿特爾攻擊宗教 福祿特爾爲十八世紀法國最有權威的言論家，他少年的時候，喜歡研究詩歌

，戲劇，雖幼時曾受教於教會學校，然因天性敏捷，精神靈活，卒不稍沾宗教習氣。後因得罪貴族，出走英國，在英二年，與英國當代聞人，如克拉開（Clarke 1675-1729）斯威夫特（Swift 1667-1745）波勃（Pope 1688-1744）等人友善，因此居英三年，所受英國思想及文學的感化頗大。後回巴黎，因譏評笛卡兒（Descartes 1596-1650）法國先哲，曾之爲近代哲學之父，不滿於物論，遂又離巴黎，寄跡於西爾來（Cirey）一住十有五年，巨著路易十四朝代紀事，即成於此時。後往柏林，因不慣酬酢，遂又遷至日內瓦，住丁三年，於一七五三年搬到費爾來，著俄大彼得朝代紀事及哲學字典等書，至一七七八年歸巴黎，病歿。

福祿特爾對於革命上最大的供獻，就是攻擊宗教，當時宗教的腐敗，固然是不堪設想，然而宗教的特權，是一般人民所迷信，而不敢反抗的；自從福祿特爾出，高張反對宗教之旗，於是法國人民無不忻悅，並且蠢然欲動了。他著路易十四朝代紀事，特將宗教放在最後一章，以表示這是最沒有道理的一件事，並指示出宗教在當時假王權以作惡的證據，更表明宗教適足以妨礙人道及理性的發展。在風俗論裏大聲疾呼，說人類有創造的能力，上帝是絕不能干涉的，換言之，人類的進化，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上帝是不足信的。他在哲學函件裏，連笛卡爾總一起攻擊起來，因爲笛卡兒尙帶有宗教的色彩。對於宗教，更作進一步的抨擊，以爲我們各人要用自己的理性，去撲滅教宗。論宗教的權威，在中世紀不但不許人攻擊，且不許人有所批評，有所議論，人民只有服從。一自福祿特爾攻擊後，法國人心全

體爲之搖動。他在哲學字典裏，更斷定宗教是生於迷信。並且形容教徒從教堂裏出來的時候，一種疑神疑鬼的樣子，不知是何居心。他這種反抗宗教的精神，真可謂至老不衰，而他的言論，確又深中於人心發生出絕大的勢力。

三盧梭返自然的呼聲 盧梭於一七一二年生於瑞士，生而喪母，父親是一個鐘表工人，小時候並未得到正當的教育，才能識字，便喜讀小說，他的天性又富於感情，因此他的感情更特別奮興敏銳。後因犯過爲家庭所逐，受一教士撫養；至十六歲時，便又私逃出外，過那遊蕩的生涯。後遇着華倫夫人 (Madame Warens) 將他收下，一住八年，復行流盪到巴黎，謀生無法，僅藉製樂譜以糊口。後因著對於科學和美學的評論一文，頗得時譽。復因著愛彌兒 (Emile) 小說，觸犯時忌，遂又逃至瑞士，不容，亡走英倫，徒以天性乖僻，與人不合，因而東遷西徙，迄無寧居，直至一七七四年遇赦，復回巴黎。一七七八年卒。

盧梭誠十八世紀的一個怪傑，論者每以爲盧梭不是教育家而對於教育有絕大的供獻，不是哲學家而對於哲學有絕大的影響；不是文學家，而對於文學有革新的潛勢；不是政治家而對於政治更有驚人的魔力。盧梭目睹當時國王的專制，宗教的權威，貴族的跋扈，社會的黑暗，人民的痛苦，遂毅然主張推翻一切，返於自然。上面這八個字，是盧梭的根本主張，隨處流露出來，他在論人類不平之根源一篇裏講，自有社會，名目上是互相幫助，而實際上不平等即緣之而生；自有法律，名目上是保護自由，而

實際上。人類的天真。即因之喪失。如愛彌兒一書，至今在教育上，猶而偉大的勢力，他這一部書，完全根據他自己的老原則，來發揮他的教育主張，開宗明義第一句便說：『一切出於自然者，無不佳妙，一經人手，遂即糟至萬分。』此是關於教育的著作；至關於政治的，則爲民約論，在這一本書內，將他的政治主張，發揮得一個痛快，他的政治主張，基礎植在自由與平等上面，並且他有更大的野心，要再造世界，改良人類。民約論分爲四卷：第一卷是講人類的自由的集合，只能建設在自由承認的契約上，就用這個契約，作自由，平等及一切人權的保障。第二卷是講既有了這種契約，就有個人的最高機關，因爲它是以謀全國人民幸福爲標的，個人是全體的一份子，所以必須服從。第三卷是講社會以公衆意志爲根本，以全體利益爲目的，而人民對於政府，無論如何，須有監督權。第四卷是講約法既成之後，大家就應遵守，並說明選舉法之利益，最後力斥宗教之僞詐。民約論固爲盧梭一生傑作，而影響於法國共和亦至偉大。法國共和告成後之建設，即無異民約論之實施，雖說不能完全一樣，然其中關係可以尋繹出來。所以我們細看法國革命，經孟德斯鳩及福祿特爾之激動，法人本已有躍躍欲試之心，再經盧梭之大聲呼喚，法國革命遂一發而不可止。孟德斯鳩與福祿特爾影響於法國革命，是潛在的，迂緩的；盧梭影響於法國革命是顯明的，急進的。而況盧梭的文字，挾有無限的熱情，使讀者如受電氣的感動，一句句深入人心，這是他的天才。他的文字，魔力之大，不僅十八世紀受其催眠，即十九世紀，亦受其陶鑄；其餘風流韻，直使康德（Kant 1724-1804）德國大哲學家聞之而驚，歌德（Goethe

1749-1832 德國大文學家)聞之而喜，近世尊之爲浪漫主義第一人，真可謂名副其實。

此外尚有百科辭典派，對於法國的革命思潮，也不無影響，惟其中人數衆多，皆不是頭等脚色，總其成的爲狄德羅。(Diderot 1713-1784)不辭辛苦，經過無限艱難，卒於一七七二年，將二十八卷的巨著，完全出版。講到它的內容，是將十八世紀的科學，藝術，文學，哲學和法律政治等各種問題，俱收並蓄，一起包羅在內。又因爲辭典性質通俗，推銷頗廣，故對於新思想的宣傳，至爲有效。

第四章 革命的導火線

一、召集全級會議

加羅尼欲藉貴族會議，來做整理財政的後盾。無如當時貴族對於加羅尼信用已失，不肯贊助，並且加以攻擊，不得已逃避英倫。貴族會議歷三月之久，一事無成，遂亦解散，總以爲欲解決財政問題，非召集全級會議(即全體國民——僧侶，貴族，平民——會議)不可。

路易十六至此亦無辦法，而高等法院也主張召集全級會議，以爲處此情形，舍召集全體國民外，別無他法。國家財政破產不得已乞憐於平民，是無異宣告王權及貴族特權之破產，故全級會議實無異一革命促成會議。路易十六王被逼不得已乃下令於一七八九年五月一日開全級會議。

高等法院的權限 於此有一事不可不注意的，就是高等法院的權限，至爲偉大，對於革命的影響，

也很不小。高等法院法國本有十餘處，以巴黎的爲最有勢力。講到當時法院的權限，不僅有司法權，並含有立法性質。立法權本屬諸國王，然新法苟法院認爲不善，可以提出抗議，以表示反對。國王應付抗議，不外兩途：一是撤消或修正後再交法院註冊；一是召集法院人員開一「正式會議」，欽命將新法註入冊中，至是法院中人亦無反抗之餘地，然至革命將起之時，法院往往宣告強迫註冊的新法不生效力。

有這種法院來限制王權，所以人民對它，也異常維護。一入十八世紀，法院與政府，時起爭執，不獨對於國家重大問題，引起國民的注意；並且攻擊政府腐敗，將抗議文字印出，廉價出售，更深伏下革命的潛機，等到全級會議召集，以長久憤懣屈服於專制淫威之下的人民，自不得不大聲急呼自由平等，以冀新法蘭西的實現。

二、全級會議的性質

全級會議即等於國會，在中世紀一六一四年曾開過一次，無大效力，自從列塞留 (Richelieu 1585-1640) 路易第八時宰相實行中央集權制，擴張國王勢力後，迄一七八九年，中間經過百七十餘年，國會未嘗開過一次。現在忽然召集，而對於會議的性質及內容，人多不曉。法王因命國內學者研究，結果關於全級會議的著作，層出不窮，國民爭以先睹爲快。古代全級會議，國內三級人民之代表，其數相等，各級分議，不聚於一起，結果各級僅謀自身之利益，並不能顧及到全國。凡有議案，必先要得到

各級的同意，然後再各投一票公決。這種會議，僅有國會的名義，並無國會的精神，因僧侶與貴族，皆係治者階級，所以統稱爲權族，與第三級適處於相反的地位，他們所享用的一切特權，皆是從平民身上剝下來的；平民要改進自己的利益，一定要侵及權族，侵及權族的議案，一定不能通過。反之權族要增進自己的利益，絕對成功，因他們代表的人數已超過平民一倍。這種制度的不合，法人類已知之。所以復任財政大臣之尼克爾即主張平民代表應增至六百人，惟各級分院會議，還是仍舊。不過這種理想，也未能實現。

在會議之前，法王下令，詢問民間疾苦，國中無論何人，如有意見，儘可陳述；凡己身之痛苦，政治之不良，與夫一切應興應革事宜，皆可具表陳情。自此令下後，是已明示人以言論可以自由，於是六月以內，新出雜誌至二千五百餘種，一時街談巷議，無不痛心疾首於政治之腐敗，貴族之驕恣。人民陳情表，又皆異口同聲言一切秕政之源，即係君權無限；有一人陳述云：『吾人既知君權無限，爲國家禍亂之源，故極希望從速製定憲法，憲法對於民權，宜有明白之規定，更須有切實的保證。』此可以代表法人一般的心理，即希望對君權加以限制，對民權要切實維護；並不想行民主共和，但能達到君主立憲，於願已足。

三、網球場宣誓與三級聯合

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此驚人之全級會議，正式集會於凡爾塞宮 (Versailles) 氣象嚴肅，惟分院會

議與一院會議尙有爭執，僧侶與貴族主分院，平民主一院，當時議論亦不一：有主一院者，贊成三級聯合在一處會議，有主兩院者，以僧侶與貴族合爲上院，以平民爲下院，更有主三院者，各以級別爲會；

衆口囂囂，莫衷

一是。然平民

勢力，已漸不可

侮，而僧侶及貴

族中之開明者，

均願聯合會議。

如亞伯西哀（

Abbe Sieyes 17

48-1836）實一僧

侶議員，然對於

第三級則異常尊

視，嘗說：『平

山獄黨領袖羅伯斯比



民就是國民，國民爲國家之要素，立國之基礎，全級議員必由第三級選出，方能代表全國，今僅半數，

不過代表人民之半。』此論一出，全國爲之搖動，因亞伯西哀以一僧侶而發出如此言論，愈足以引起人民之注意。至貴族中如路易腓力，(Louis Philip, Duke of Orleans 奧蘭斯公) 摩拉巴 (Mirabeau 1749-1791) 拉發易等人，無不贊成平民主義，路易腓力實一公爵，位至尊崇；摩拉巴富政治學識，長於演說，拉發易因援美獨立，兩皆有聲於時。加以平民中有羅伯斯比，(Robespierre 1758-1794) 精明强悍，性尤暴烈，因此平民議員愈加有聲有色。屢請第一二級議員來開聯合會議，除一部份贊成者外，餘均遲疑顧慮，不願加入。平民議員實忍無可忍，乃於六月十七日宣言，自行組織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 查三級會議，以人數言，平民僅占半數：

一、僧侶議員、

1. 大教正及教正四十七人(或謂四十八人)
2. 院主及產主三十四人(或謂三十五人)
3. 鄉村僧侶二百十人(或謂二百八人)

二、貴族議員、

1. 貴族二百四十二人
2. 行政官二十八人

三、平民議員、

1. 教徒二人(自願的)
2. 貴族十二人(自願的)
3. 市街公吏十八人

4. 地方審判官六十二人（或謂百零二人）

5. 法律家，辯護士及記者二百七十九人（或謂二百十二人）

6. 醫士，十六人

7. 農商，百七十六人（或謂二百十六）

以上三級議員，僧侶爲三百零一人，貴族爲二百八十二人平民（除去自願加入爲平民議員的教徒及貴族）依最多數計爲六百三十一人然人數頗有出入，有作

第一級僧侶 三百十八人

第二級貴族 二百八十五人

第三級平民 六百二十一人

總之，平民議員雖在議會內僅占半數，而他們所代表的，實占法國人民百分之九十五而強，所以他們見第一二級不肯聯合在一起，他們就自推會長，自行召集開會，視僧侶與貴族兩部份議員加入與否，爲無足重輕。於六月二十日齊集於凡爾塞附近之網球場上，作一重要之宣誓：『我們集合此處，是人民的公意，必待憲法成立而後散，雖有刀鋸，亦所不辭』此卽爲世稱道之網球場宣言。歐洲大陸改變封建制度爲真正平民代議機關，這總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第五章 革命的爆發

一、平民與貴族的衝突

國民議會經過網球場宣誓之後，人人具有決心，憲法不成，絕不解散。而憲法之重要目的，即在削減貴族之特權，改良平民待遇，至此平民與貴族已開始接觸，再無迴旋之餘地。路易十六王初本欲以武力解散國民會議，後因見國民會議議員，衆志成城，勢不可侮，不得已下令僧侶及貴族與平民代表合開會議。這一次大變化有三個要點應該注意：

✓ 第一，國王的讓步，從來國王是令出必行，不會有什麼更改的，此次國王本令三院分開會議，無奈平民抗不遵從，摩拉巴大聲狂呼：『即刀鋸在前，吾人亦不離開此地』國王不得已改下「三級合開」之令，這是王權的削弱。

✓ 第二僧侶及貴族的屈伏，平民議員主張合議，僧侶及貴族主張分議，他們心中以為權族何能與平民一同議事，豈不折了身分。無奈一方面平民的聲勢洶洶，一方面國王已讓步下令，雖含了無限委屈，也不得不去聯合，這是僧侶及貴族特權的降低。

✓ 第三民權的發展，向例三院分議，以一院為一票，凡有應興應革事宜，以兩院同意為通過；僧侶與貴族係站在同一水平綫上，日以剝削平民權利為能事。但得僧侶與貴族同議，縱使平民反對，

也沒有用處。此次國民會議，以人爲單位，一人一權，平民人數實超出僧侶及貴族之上，隱然第三級爲會議之主人。這是民權的大發展。

此外還有一點應當注意的，就是國王召集開會的本旨與平民來開會的本旨，完全不同；國王召集會議，重要目的是在整理財政，想加幾種新稅，求得人民的諒解，平民來開會，並不重在財政，專在求得自由，平等的實現。

二、王黨的陰謀

全級聯合會議開會後，就着手製定憲法，然當改革之始，阻礙正多；因爲當時貴族對於平民這種態度，極端憤恨，以爲王權，不可削弱，貴族尊嚴，不可減失，平民氣燄，不可助長，竭力設法，以謀抵制。一考其實，純係私心，蓋深怕自己的特權，爲會議剝奪。主其事的爲皇后馬利安多妮及兄弟奧多斯(Artois 1757-1837)即查理王第十)伯二人，這兩個人，爲國民會議所最嫉視，因爲他們陰奪王權，操縱朝政；所以他們對於國民會議也就想出種種方法來破壞它。

路易十六王本是一個優柔寡斷的庸主，對於王黨的計謀，無不奉命惟謹。王黨的計劃，第一步是將調政府所募的瑞士兵及德國兵入巴黎，保護王宮及諸貴族的安全，第二步是解散國民會議，第三步是將帶有平民色彩兼爲平民所信任的尼克爾免職。步驟既定，就次第施行，調兵，解散議會，以及免財政大臣尼克爾職，一時巴黎市民惶駭萬狀，而驚天動地的大革命亦於是爆發。

III. 攻擊巴士的獄 Bastille

巴黎人民看見瑞士兵——國王的衛隊，貴族的護符——紛紛入城，已經覺得惶駭萬狀，再加以免尼克爾職及解散平民惟一希望的國民會議，等等惡消息，紛至沓來，民情愈加奮激，一起擁至奧蘭斯公花園內，以謀抵禦之方，時有一新聞記者，名德保倫（Camille Desmoulins 1762-1794）與羅伯斯比同學，長於演說，尤富於煽動力，乃於園中，搭台講演，實爲此次革命最有力之宣傳者。德保倫向大衆宣言道：『現在保護國王的瑞士兵及德國兵已經進城了，不久就要將我們的愛國同胞及爭平等自由的志士，殺得乾乾淨淨。勸諸君趕快預備武器，一方面可以自衛，一方面還要保護那代表真正民意的國民會議。』本來巴黎市民已是箭在弦上，再經德保倫一番煽動，立刻就騷擾起來了。民情奮激，一時就嘯聚了四萬餘人，蜂擁在通衢之上，開始劫掠，凡售賣軍器的，無不被搶一空。時統率瑞士兵及德國兵的爲布洛里（Brogie）將軍，雖看見市民這樣發狂似的騷擾，然卒不肯以砲擊平民。於是暴民如潮湧一般，以五萬人編爲國民軍，以紅白藍三色旗爲革命軍旗，以攻擊巴士的獄爲目的。

巴士的的是中世紀一個很有名的監獄，凡是國事犯總關在這個裏面，外面有很堅固的牆垣，前面有很雄壯的砲壘，裏面有很豐裕的軍械，所以巴士的的亦稱砲壘。在平時人民對此無不痛心，現在革命開始，即以攻此爲唯一之要務，第一要救出獄中許多志士，第二可以掠奪一點軍械；這是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的事體，那時候勞奈（Lannay）爲巴士的的砲臺官，一聽到這種消息，立刻戒嚴，在高牆上架起大砲

法 民 攻 破 巴 士 的 獄



用以威嚇平民。然而平民迄不稍讓，初猶商議和平辦法，繼因獄兵開槍擊死市民約百餘人，人心愈怒，攻擊益力。獄兵大懼，不得已獄兵迫勞奈納降，惟以不殺獄兵為條件。等到城門一開，市民蜂擁而入，先進獄釋放志士，一見僅餘七人（中有一人被囚已三十年）愈加驚憤。時激烈者皆說獄兵槍殺

百人的大仇，不可不報；遂將瑞士兵殺得乾淨，勞奈亦被梟首，並用長槍，高懸他的首級，遊行街市用以示威。

四、組織國民軍 (National Guard)

巴士的獄的陷落，是近世史中最足驚人的一件事，從此法蘭西革命的呼聲，傳遍了遠近，各村鎮農民亦紛紛起事，響應巴黎，各村鎮沒有巴士的獄，他們攻擊的對象，就是地主與貴族，因而貴族的邸第多被搗毀或焚燒，所有契約悉付焚如；至於地主或被放逐，或受嚴刑，舉國騷然，大亂以起。計自七月十四日攻擊巴士的獄以來，爲時不過一月，所有法國的舊制度，舊勢力，已一掃而空，王黨如奧多斯等人，皆逃奔國外，請求各國出兵來解救路易十六。

可憐的巴士的獄，自經七月十四日之役，昔日那種代表封建制度的威嚴而可怕的氣象，亦已毀滅無餘，所存的不過瓦類垣數堆白石而已。法國國王專制的淫威，僧侶及貴族的驕橫，地主的暴政，均隨着巴士的獄一齊坍倒了。不過巴黎市中及其他各鄉村，猶繼續騷亂，國王已失了統制能力，於是城中中流社會 (Bourgeoisie) 乃會議組織國民軍，或稱護國軍，請拉發易爲統領。一方面可以維持巴黎之治安，一方面可以反對法王派兵入巴黎之舉動，一轉移間巴黎軍權，已由法王而入於市民之手。時路易十六竭力與人民表示好感，於七月十五日至國民會議，宣布絕無與平民爲難之心，十八日又親赴巴黎市與市民作懇切的談話；承認國民軍爲合法的舉動，即用三色旗爲國旗，復尼克爾職，以圖收復民

心。然而大勢已去，無可挽回，革命高潮，方興未已。

巴黎市民既已攬得軍權，乃進一步對於政權，亦不願仍由國王操縱，於是改組黎市政府，選舉國民會議中人爲知事，樹真正民治之先聲。其他各地，相率仿行，或設置委員會，代行知事職權；同時組織國民軍，爲維持地方治安之用。始則各地人民，尙有一鐘懷疑顧慮，後聞國王亦承認爲合法，於是大家格外興高采烈，對於自治事業及革命工作，愈加努力。

五、人權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國民會議自成立後，不得不努力從事於新法蘭西的建設，無如環境太壞，日處於楚歌四面之中，社會上的舊勢力，教會的反動，王黨的陰謀。再加以逃亡在外的貴族與強鄰勾結，以謀不利於法國革命。而法國自身，又因爲革命開始，一切制度，正在變化改革之中，經濟的組織，亦未能上軌，這是革命時代最大的難關。

至於議會本身，因係新立，亦無成法可守，摩拉巴思仿行英國大議院的規程，而終歸失敗。時議會沒有旁聽席，旁聽本不許發言，然因民氣激昂，在議事時，往往自由發表意見，以至四座喧囂，議員不能安心議事。更有許多議員，爲博得民衆同情起見，專發種種激烈言論，置事實於不顧。這又是議會本身的困難。然而在這許多困難當中，竟於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通過許多重要議案，雖其議案或須三四年後方能實行，總不能不算難能可貴。其間最重要的如：

✓ 1. 廢止佃奴制度，及人役稅。

✓ 2. 廢止貴族畋獵及養鴿的特權。

✓ 3. 僧侶貴族須同平民一律納稅。

✓ 4. 取消什一稅，（納給教會的）。

✓ 5. 停止世襲爵位，所有公民，不拘門第，均有充任官吏之權。

✓ 6. 取消封建時代的法廷，法官須廉明公正。

✓ 7. 廢賄賂得官之制（就是捐官）。

以上種種決議，平民議員固屬一致主張，而僧侶及貴族兩級議員中之頭腦清楚者，亦無不贊助且提倡之，案遂議決。自從議決公布後，法國人民遂有享受平等自由的希望，不過當中還要經過許多騷擾，才得實現。此種廢止特權的議案公布之後，不久又有人權宣言的發表，他的精神大概是根據於英國的權利願書，然諸議員竟於六星期內告成，可謂敏捷之至。此宣言成於八月廿六日，為歐洲史中重要之文字。不但可以激起當日人民的熱忱，且為此後法蘭西憲法中的精意，及其他各國同樣宣言的模範。

宣言中的要意，可以分析開來講：

✓ (1) 關於平等權：『人生而平等，並且永久平等，社會階級當以公平為目的。』

✓ (2) 關於自由權，又可分為下列各項：

✓ a. 居住自由『凡公民除因犯法及依據法定方法外，不得被控，被逮或被拘留。』

✓ b. 信教自由『如人民發表意見，但須不背法律，不得因其他意見（指宗教意見而言）而被侵擾。』

✓ c. 言論自由『思想與意見之自由交換，爲人類最貴重的權利，所以凡公民皆有言論，著作，及出

版的自由，唯須負法定濫用自由的責任。』

✓ (3) 關於立法權：

✓ a. 創制，『法律是全國人民公意的結晶，故凡公民或其代表均有參與立法之權。』

✓ b. 納稅『凡公民自身或其代表，得議決納稅的必要，有自由允許之權，有明悉用途之權，有規定

多寡徵收方法，及久暫之權。』

(4) 關於監察權：『社會有要求官吏對行政負責之權。』

以上所舉，皆是人權宣言中的精意，因爲這些天賦的自由平等種種權利，法民被剝奪去了已數百年

，一旦覺醒過來，遂不惜以熱血頭顱來作交換的代價。

六、攻擊凡爾塞

人權宣言議會已經草成，國王尙不肯貿然批准，因此人心又復趨於搖動。十月初旬，巴黎市中盛

傳國王將調兵平定革命，却巧那個時候有軍隊一連從佛蘭德（Flanders）調回，禁衛軍就在凡爾塞宮內請他們吃酒，王后也親與此次勝會。其時王弟奧爾斯公，頗有野心，欲廢王自立，一方面開放自己的花

園，作民衆集會的地點，用以收買人心；一方面部下又多方煽惑，以增加人民對王之惡感。說宮中宴會之後，軍官將革命軍三色旗拋擲於地而加以踐蹴，又加以本年收成不好，糧食恐慌，於是巴黎人民有攻擊凡爾塞宮之舉。

當時王黨，確有陰謀，欲將王遷出凡爾塞，恢復昔日之特權，國民軍統領拉發易，聽到這種消息，異常驚恐，因督率國民軍隨巴黎市民之後，向凡爾塞前進。時民衆更有一種奇怪的思想，以爲國王將大宗糧食藏於凡爾塞宮中，有意困苦人民，這也是促成攻擊凡爾塞的一個重要原因。更加以德保倫等的激烈演說，段登（Danton 1759-1794）歸罪於王，向大衆明講道：

『市內麵包的缺乏，全由於國王深處凡爾塞宮中，窮奢極欲，無所不至。我們最好將王移入巴黎，王自然可以做麵包來供給我們。』

人民的奇異思想，全由於段登等人的宣傳，一時巴黎男女聚集至數萬人，男子攜帶武裝，圍攻凡爾塞宮，意在迎王回巴黎作一餅師，以救衆人的飢餓。時爲十月五日，宮中方張勝宴，不知己身已在重圍，時王宮中之聚會，爲忠順之軍官，瑞士及德國之衛隊，保護王黨之空氣與效忠王室之呼聲，實已充滿凡爾塞宮中而無微隙。各人皆舉杯慶祝國家強盛，王室平安，王后亦躬與其盛，后面帶愁容，然尚充滿希望，時忠勇之軍官與無知之衛隊，舍表示反對革命外，更無他法可以娛樂王后之心。惟此種宴會，舉行於深宮之內，在平時毫無關係亦極平常；不過在此時已入險境，時巴黎之婦女軍，已沿路叫囂

呼喊而來。

時有一名美拉 (Mailard) 的，自居於領袖地位，指揮民衆，作攻擊凡爾塞之舉。國民軍統領拉發亦因欲利用此種暴動，擁路易十六王至巴黎，一則可以滅王黨死灰復燃之心，一則可以除革命前途之障，所以對於此種舉動，絕不干涉，且從旁加以贊助。是日天不作美，大雨滂沱，一時廣場上無告之婦女，持械之暴徒，無不衣衫盡濕，遍體淋漓，然對於凡爾塞之圍攻，迄不稍懈。王家衛隊，於人叢中橫衝直撞，欲驅散羣衆以解凡爾塞之圍，無如人數衆多，勢如潮湧，此散彼聚，圍攻愈急，衛隊亦束手無策。

國王不得已自窻下視，問人民究竟是爲的什麼？人民異口同聲，皆說是『麵包』『麵包』！時已漸入深夜，雨猶不息。人民鵠立雨中，絕不散去。宮內羣臣，相顧無法，心中皆慄慄危懼，驚慌萬狀，有主張逃出重圍，以救目前之急，無如闖出幾次，皆爲人民逐回。人民宣稱國王非移住巴黎不可，國王亦知衆怒不可犯，於是遂決定十月六日移駐巴黎。出發時以國民軍爲先鋒，次砲隊，次男女槍手，次四十輛穀車，（此穀係爲謀和平慰民心起見，特向凡爾塞倉中借來），隨穀車之後則爲王之衛隊，王輦則緊隨衛隊之後，王之後則爲國會議員，約百人之譜，最後則爲瑞士衛隊；沿路浩浩蕩蕩，直向巴黎前進。惟次序凌亂，不但對於王后，一遍攻擊之聲，即對於國王，亦不乏嘲諷之語，嘗手指着穀車講，『諸位，從此可以不要煩麵包缺乏，麵包師（指國王）及其家庭已全來了』。婦女輩則指着王

后講，『唉！好個賢慧的王后，苟此後不再有謀叛之行爲，我們真將無人不愛你了。』

在這種人聲潮湧之中，國王已移入巴黎，安后於推勒里宮，(Tuileries) 國民議會也移至巴黎，權以教堂爲院址，惟經此變動後，議員中有因怕事，辭職而去的，約有一百餘人。

第六章 製定新憲法

一、小康時代

自從國王及國民會議遷到巴黎以後，摩拉巴與拉發易同心協力，刷新政治，剷除弊端，平定暴動，自一七八九年十月至一七九一年六月，中間十八個月，各地太平，可以稱爲小康時代。

議會既移到巴黎以後，巴黎市民，耳目一新，當時法人已全努力於國家政治的革新運動，對於議會，自然格外注意，所以每到開會的時候，議會廂樓上的旁聽席，大有人滿之患，苟能安心靜聽，似亦無關緊要，無如中多暴烈分子，對於議員的言論，稍有不滿，即肆意譏評，秩序大亂。因此議員欲迎合暴民意旨，發爲過激的言論，議事上實受影響不少。

當時有一持極端平民主義者，名馬拉 Marat 1743-1793 創辦民友報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力贊城中的平民皆係愛國的志士，將平民的地位，抬得極高，因此平民對於中等社會，視若仇讐，以其爲不愛國，不革命的分分子，而對於那些能提倡『自由』或高呼『平等』的，均奉之若神明，尊之爲領袖

。所以馬拉極得社會民衆的同情，在輿論上擁有極大的勢力，用以指揮議會，已覺游刃有餘。

二、新憲法的要意

雖說開會時，有旁聽的人民搗亂，所幸國家無事，大局平安，能夠專心製憲，先後不過兩年，竟將英國會慘澹經營，歷五百餘年尚未告成的憲法精意，能包攬無遺；這是一件極驚人的舉動，於此可以看出法人渴望「自由」「平等」的熱忱及對於革命工作的努力。

一七九〇年二月四日，路易十六王及后親臨議會，宣誓承認新定之政體，規定國王一面替天行道，一面遵守憲法，所以法律是在國王之上，而全體國民又在法律之上。這是國王第一次的宣誓承認國體爲君主立憲。

一七九〇年六月，以極端自由平等主義爲原則的法蘭西新憲法，竟漸次告成，現在先分述其要意如下：

(一)國會 規定國會爲一院制，與英國國會不同，當時亦有主張兩院的，然一般平民，深恐設立兩院，上院議會將仍爲僧侶與貴族，彼等特權將有恢復之望，遂一致議決，採用一院制。議會握國家全權，凡行政司法皆須受國會監督。至立法及徵稅之權，則完全歸於議會。

(二)選舉權 規定凡公民年在廿五歲以上之男子每年納直接稅等於其三日工資者，方能有選舉國會議員之權。被選者亦如是。因此貧苦工人，無參政之機會，與人權宣言並不相符；以至國家政權，

已全握到中等階級的手裏去了。

（3）平等 僧侶及貴族特權，一律廢止，世襲爵位，門閥及各種附屬權利，亦一律取消。官吏皆須公選。

（4）自由 凡人民居住，言論，集會，出版及宗教皆完全自由。

以上四項，爲新憲法的重要原則，僅選舉一項，尙有待於修正。根據上項原則，對於行政上亦有澈底的革新。

（1）無論中央或地方，凡國王所任命的官吏，一概免職，以人民所公舉的官吏繼任。

（2）各地方軍隊，悉改爲國民軍，受其所在地長官的指揮。

（3）所有從前的藩封，一律廢除，依照山川名稱分全國爲八十三州，五百七十四郡，四千七百三十鄉，四萬四千區每州設州長一，僧正一，專司行政及宗教事宜。

（4）裁撤國內各地釐金關卡。

（5）廢除刑訊，隨意監禁及虐殺異教徒三種苛法。

（6）根本上取消舊式裁判所（Parliaments）建設新式優良而簡單的法院，並採用陪審制。唯因法官民選，任期不長，尙有可議之處。

（7）統一全國度量衡採用米突制（Metric System）

✓ (8.) 教會財產，全部由政府沒收，宗教機關之非教育或慈善性質的，一概解散。牧師薪俸，概歸國家支給。

✓ (9.) 設國立工廠數所，資本由國庫暫墊，專門收容無業游民或貧苦無告者。以出品售價之半給與之，以維持其生活。

三、新憲法與教會

新憲法既已製定，凡百事業，俱在革新之中，教會亦遂不得不根本動搖。上節已略言及，今分別敘述於左：

(1.) 沒收教會財產 教會自中世紀以來大權在握，橫征苛斂，積蓄財富，不可量數。不過高級教士，擁有鉅資，下級教士却異常清苦，所以同一教會之中，其中又不知分爲若干階級，議會之目的，在謀得真正之自由平等，對於此種階級現象，怎能不設法來求解放。惟什一稅已於一七八九年八月間實行廢止，教會收入，每年已頓少六千萬之譜，至十一月二日，議會又議決沒收教會財產，統歸政府管理，教士薪俸，則由國家支給，推而至於其他庵觀寺院的財產，亦一律入官。

(2.) 教士公法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 教會財產，既被沒收，乃進一步着手於教會之改組，遂於一七九〇年七月頒布「教士公法」，國內主教教區，原有一百三十四，乃減之爲八十三，使與行政區域一致。每區設一個主教，但須由人民公舉，不由教皇欽派，俸給亦明白規定。各地教士亦由

人民公舉，不由主教或地主任，俸給特別增高，如巴黎教士年俸爲六千佛郎，其他各地，至少亦有一千二百佛郎，較之從前，已多兩倍。更規定教士授職之際，須行宣誓禮誓言爲『予當盡力忠於國家，忠於法律，忠於國君，更以至誠遵行國民會議所製定的憲法。』

頗有人疑及教士公法爲國民議會過當之舉；以爲教會雖有改良之必要，然亦不必根本推翻。這是因主教反動而下的評語，實不足信。凡事當改革之初，反動在所不免，若因反動而遂疑及改革之不當，實爲大謬。試觀教士公法，頗有調節貧富的精神，如對於富裕的主教則裁汰之，對於清苦的教士，則增加之，意至善而法亦至美，不可因主教之不滿，而遂加以讎視。

自從教士公法規定後，教士似乎不致反對，惟主教的大權，一旦被人剝奪，心中未免快快，於是想出種種方法來阻止新法的實行。什麼『宣誓禮』，一概置之不理。於是國民會議就把一七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議決，凡主教及牧師，皆須於一週內，執行宣誓禮。如不遵行，就以辭職論；如既不宜誓，又不辭職，就以反革命論，用處置『擾亂和平』的法律來懲罰他們。議會雖然有了這種決議案，經過一個禮拜，主教遵命宣誓的僅有四人，就是下級教士，應該一致擁護這種決議，然亦不過僅有三分之一的人數，肯執行宣誓禮。各小區牧師不遵守這種新法的，有四萬六千多人。並且維馬教皇也異常憤恨。下令不許教士宣誓，更不許教士公法實行。議會同教會，兩下各趨極端，政府是當然幫助議會，於是對於不宣誓的教士，從嚴取締。有人以爲將來恐怖時代的種種殘忍行爲，實肇基於此。因

既認那些不遵行議決案的教士爲反革命，爲有意破壞和平，擾亂治安，就不得不用嚴厲的手段來對待，因而舉動激烈，行爲殘忍，又是當然的結果了。

四、巴士的獄陷落的一週紀念

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日爲巴士的獄陷落的一週紀念日，當時在巴黎舉行一個盛大的紀念式，各地多派代表來參與此種慶祝典禮，藉以表示同情，同時參觀的人，無不興奮。就在這一天——紀念日，同時舉行『公布憲法宣誓大祭』於巴黎，僧侶三百人，一起着的白衣，整齊排列於場中，狀頗嚴肅。當時拉發易將軍，首先宣誓，以至賊擁護憲法，次國民會議議長倍萊 (Bailly)代表全體國民宣誓；接着路易十六王也宣誓服從憲法，王后安多妮也抱着太子宣誓永久遵守憲法；在這個時候，法國人民，無不歡忻鼓舞，新憲法既在這種莊嚴的儀式中公布，法國似可從此入太平之境，哪知道變動就在目前？

憲法既已公布了，議會的聲威應該格外遠播，議會的信用，應該格外昭著，議會的基礎，應該格外堅固才對。那裏知道議會本身不久就發生了困難，什麼困難呢？就是立法與行政，究竟還是分好，還是合好，此事不易解決；而議會當時主張議員不得兼充行政官吏，這是依照美國的憲法，各部總長與立法機關，絕對分立。

三權分立，原是一種很好的現象；不過在當時，英國制度是國務大臣，必須國會議員充任，以爲開會時，可以隨時解答議會的質問，至於處理國事的情形，也可以隨時報告或說明。法國既決定立法與行政分立，因初初試行，運用不大靈便，所以議會本身的效能，未免減少。有以爲

分立不好，如韋爾士（Wales）就這樣說：他以為分立之後，易於引起誤會與猜疑，國會缺乏監督政府之能力，政府也缺乏精神的援助。因而中央政府空擁虛名，毫無實力，各州區域，各自為政，對於巴黎政府的命令，隨意接受或拒絕，抗納租稅，對於教會的地產，更各依地方的情形，任意處置。韋爾士是英國人，他自然以英國憲法為標準，所以才有這種論調。

五、王族的恐慌

新憲法的製定，是完全對於國王，貴族，僧侶加了一種約束，所以國王，貴族，及僧侶等皆各不自安：王黨自知勢窮力竭，不得已借助外援，與普魯士，德意志諸國，信使往還，請他們趕快出兵來干涉，更有逃亡在外的貴族，竭力慫恿，以為今日若不扶助法王削平內亂，恐此風一長，各國也要波及，這是法國革命上的一種新阻力。更有僧侶，竟以為法國革命，是專與教會為難，除此並無其他，由僧侶的宣傳，引得一般信教的平民，也都對於革命不表同情，這又是革命的一種阻力。甚至拉發易將軍所統率的軍隊，也不為人民所滿，因為軍隊的服裝，太為華麗。並且大家生了一種疑忌，以為此次革命，專為中等階級謀福利，未顧及到平民，所以對於國民會議，表示不滿。凡屬於一個階級的革命，當然是不對的，要各階級聯合起來的革命，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國民會議為人所不滿，這也是應有的一種現象。在這個裏面，我們可以看出糾紛的道理：一是由於革命時應有的反抗，如貴族及僧侶，平時對於特權，是享用慣了的，一旦被革，怎能不起反抗呢？一是由於革命本身的不健全，如新憲法中的選

舉權，僅有中等社會才有，一般的平民，竟沒有參政的機會，所以國民會議終不免受人的攻擊，以及將來的大暴動，也就伏根於此了。

第七章 法蘭西君主立憲（一七九一——一七九二）

一、貴族的逃亡

革命是向前進的，國民會議縱爲人所不滿，然而它的成就，也大有可觀了！如人民能夠參政，舊制完全廢除，國內漸能統一等等，皆是最明顯的成績。假使當時貴族能稍稍收其野心，不與外國勾結，使國內政治漸能趨於正軌；不開戰端，使全副精神能用於建設方面；則『恐怖時代』或者不至於發生，人民流血之慘，或者不至於如現在法國革命史所述之甚。然而法國當時的貴族，並不如此想，所以革命的高潮，愈演愈激，國內的騷動，國外的戰爭，同時爆發，不但演出一種恐怖狀況，幾至國家分裂，不可收拾；結果將全國的生命，操在一專制武人之手，這是法國革命中最不幸的現象。追源禍始，貴族是不能辭其咎的。

當路易王批准新憲法公佈的時候——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人民興高采烈，鼓舞歡欣，同時要曉得平民歡欣的程度愈高，就是貴族恐慌的程度愈甚。貴族看看國內情形，覺得不大妥當，大家總以爲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所以在巴士的獄攻破後，逃亡的也就不少：如王弟奧多斯，太子輩加路尼（Orléans）

lonne，康狄 Corde 等，早已逃走了；後來又因為廢除世襲的爵位，取消可戀的特權，所有食邑上的城堡，盡被焚毀或破壞，一切都失了保障，所以又紛紛地逃往外國。可是他們人是逃出法國了，他們的心與法國並不會脫離關係，因為他們對於那種特權的甜蜜，享用的舒徐，皆是戀戀不捨；所以要竭力來恢復他們已失去的特權，要恢復特權，自不得不先援助國王，以作特權的保障；所以他們一方面勾結外國，一方面自己組織軍隊，奧多斯運籌帷幄，規畫侵法的謀略，埃密喜拉 (Emire) 是貴族中曾做過軍官的武將，率領一軍，自萊茵河南下；因此法蘭西國內的形勢，自然緊張起來了。

二、國王的逃亡

法國的人民，對於貴族這種舉動，異常憤慨，就是從前對於革命不滿的，現在也一致團結起來，與貴族為難。大家總以為逃亡貴族所以有這種舉動的，一定是同未逃亡的貴族預先約好，裏應外合，革命定受打擊，加以德帝兼奧大利統治者利奧波特第二 (Leopold II) 實係王后之兄，因此人民對於王及王后，格外不能原諒。教士又不肯宣誓，所以愛國志士與反革命者，已成了勢不兩立的狀況。

當時在國王左右的，僅有摩拉巴一人，富於政治學術，明瞭當時的大勢，更知道英國制度的利弊，主張確立君主立憲制度，但得一強有力的君主，來維持秩序，指導國會，更須遵守憲法，擴大選舉權，使平民皆能參政，哪末法國的局勢，尚不至大糟。摩氏嘗秘密見后，鄭重地說，后乃王左右『唯一可靠之人』。無如王及王后以及國民會議皆不能用其言，摩氏英雄無用武之地，異常頹喪，遂縱情於酒色

，卒因荒淫無度而死，年僅四十三，時爲一七九一年四月二日。有人以爲假若能聽摩氏的說話，或者『恐怖時代』不致發現；摩氏一死，國王與議會，失去了一個聯絡的線索，兩下就格外水火了。

法王處在這種楚歌四面的當中，格外危懼，岌岌不可終日，卒於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夜十一時至十二時間，不勝恐懼的逼迫及希望的引誘，王同王后及二子，化裝逃出推勒里宮，穿過巴黎，從城北繞至城東，最後乘旅行車向沙龍（Chalons）前進。因當時東方軍隊，不表同情於革命，對於王及王后



，尙一致擁戴，所以王等一行人馬，均向東方投奔，目的即在於此。當王等去巴黎已遠，心中的快樂，逐漸增加，同時對於將來的希望，也就逐漸熱烈：總以爲得到東方軍隊的助力，不難重整旗鼓，再入巴黎，恭順的

臣民，自來迎接，叛逆的暴徒，概予槍斃，縱起事之初，不無稍有擾亂，想不久可以平靖，不但路易的王冠可以安全無恙，即貴族的特權，也可以次第恢復，此種甜蜜的希望，來往於胸中，伴着車聲，向前續進。

可憐這種熱烈的渴望，不久就變成了夢幻泡影。當王等走到聖美內奧（Saint meaneould）的時候

，給驛站房主看破，曉得這一行人馬，大有可疑，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一致出來阻止這些逃亡的人向前再進。時發稜 (Varennes) 前村中，有一羣新馬，正在等候國王，管馬的軍官，以爲王今夜不來，已先就寢；哪知道國王就在後村，因馬夫要換人代替，以便自己休息，不肯向前再走，恰巧又沒有人來替換，國王——時在化裝中——雖教他走，他不肯走，爭持有半小時之久，而後面大隊的追兵來了。驛站主人已將這可驚的消息，送到過激黨人耳裏，所以過激黨人蜂擁而至，頃刻將國王圍困起來，並以槍對準王車，大喝道：『護照何在』。到此王的希望，亦已冰銷瓦解，除俯首乞降，聽人擺佈以外，更無他法。

三、逃亡的影響

王等既給大衆包圍，然後大家送王等到一個鄉下官長的家中，王也慨然說道：『現在我是你們的了！』旋覺饑餓，略進飲食。當時王黨軍隊，在旁邊的，着實不少，但是大家曉得衆怒難犯，一個個袖手旁觀；然而村中空氣，是異常緊張，警鐘敲個不息，時時戒備，恐怕王黨的軍隊來襲擊。

這一大羣王黨，自被截獲後，旋於二十五日即一起送回巴黎，巴黎羣衆，靜默無譁，因事前曾有命令，『辱王者鞭，讚王者斬』，所以大家不敢作聲。然自從法王這次逃去之後，法國人的心理，大大改變；從前國民對於法王，除崇拜，服從，敬畏之外無他，如路易第十五時閱兵於麥都 Men 忽然受了一點感冒，身體不爽；這個消息傳出去，全國的人，無不擔憂，雖在深夜，大家驚起，互相傳說；各處

寺院，代王祈禱，念經的僧侶，甚至有流淚的；等到王病已愈的消息傳出來，大家歡喜欲狂，比自己的病好了，還要快活。這一種尊王的心理，在革命聲中，早已告別；然對於國王，仍不敢厚非，想借憲法來做王的約束，絕無廢王之意。等到這次國王逃去，大家心中，總覺得國王是一件危險品了。雖說在王逃後一月，在巴黎校場上，國民會議主張廢王，當局不答應，解散會議，捕戮人民；然而人民的心中，個個總以王爲不可信，正同英國理查第一當國時，英人不信任理查一樣。專制國王，所以能維持他那種特殊地位的，一是威，二是信，到了威信皆沒有，哪裏還能保持他的地位呢？法王後來的被廢，甚至被殺，皆是這一次逃亡種的惡因。

當時國民會議，宣言國王是被迫而走，並非逃亡。然而當時的人民，總覺得這種舉動，等於叛國，愛王之心，究不敵愛國之心，人民所以進一步要求他退位，退位不一定是廢君主共和制，因爲他是不忠於國；失了做王的資格，所以要想換一個，然而就是這種心理，足以使君主立憲制起了動搖；而法國的共和黨，也在此時出現。

第八章 革命聲中的黨派

一、國民會議改爲立法會議

一七九一年九月，國民會議兩年來專心一志所訂的憲法，才完全告成，於是佈告天下，法王也宣誓

忠於憲法，並大赦天下，藉以免除人民的誤會。國民會議因任務已完，應當依照新憲法，召集立法議會 (Legislative Assembly)，所以國民會議就在九月三十日宣告閉會，而立法議會則在十月一日成立，議員共七百四十五人，羅伯斯比力主凡國民會議議員不得爲立法會議議員，大有功成身退之意，因此人民對他的感情格外好，覺得他是真能爲平民謀幸福，不爭權利的一個人。

本來在國民會議時代，法國就已經是危機四伏，一到了立法議會時期，這種危險的情形，格外加甚。外有勾結外援的貴族侵擾，內有不遵新法的教士爲難，國王雖一再宣誓奉行憲法，無如對於外國君主之聲氣，並未斷絕。當王向王后逃出，被國民從發獲追回這個消息傳出去的時候，德國皇帝首先反對，以爲此種非法無禮的舉動，實在有害於各國君主的尊嚴，及政府的威信；於是與俄羅斯，英吉利，普魯士，西班牙及拿波里等國，共同商議對付辦法，其最大的主旨：是一恢復法王的榮譽及自由，二撲滅法國的革命。主意既定，自不得不訴諸武力。

二、各黨派的主張

新憲法成立，以立法權屬於立法議會，以行政權屬於國王。國王對於立法議會的決議，有否決權，這是國王與議會的關係。總之，這一次憲法的公佈，最大的效果，就是階級的廢除與貧富的均等；革命的主旨，本挾一極大的希望，自有此新制度，平民可以移貴族之權，鄉農也可以買國有之產；這一種新氣象，使全國人民從迷夢中驚醒。所以在當時，街談巷議，大家總注意國家的政治了，因爲到現

在大家才曉得政治與人民有切己的利害關係，不能不問。因而東也組織俱樂部，西也組織俱樂部，皆以討論政治爲中心，這就是黨派的來源。

更有一事可紀的，就是在這革命聲中，新聞報紙也隨同革命的高潮，一齊發達。在全級會議開會的時候，新聞報紙才有了一點萌芽，以後逐漸發達，現在有多少人說，『法國革命的熱忱，所以能夠持久的，全是新聞紙的力量』。法國革命以前，西歐除英國外，絕無報紙及雜誌。縱有週刊或月刊，以討論政治問題，每爲當局所忌，不許出版，自一七八九年，始能言論自由，所以雜誌報章，也同雨後春筍一般，爭先恐後地出版：有屬於個人的，如民友報，有同現在的報紙的，如導師，有屬於王黨的機關報，如使徒的條例；這總可以說是近代報紙雜誌的濫觴。

當時最著名的黨派有三：

一、斐蘭特黨 主張君主立憲 以拉發易爲領袖

二、吉龍大黨 民主立憲——溫和派 以羅蘭爲領袖

三、山岳黨 民主立憲——激烈派 以羅伯斯比爲領袖

斐蘭特黨因斐蘭特 (Fouillants) 得名，他們是擁護新憲法，扶助法王，斐蘭特與拉發易同爲這一黨的領袖，不願演那種流血的慘劇，然當時有許多過激份子，是不贊成的，在一七九一年三月二十八那一天，他們的會場，被人搗毀，因此這一黨也就解體。僅有吉龍大黨與山岳黨兩黨爭雄了。

當國民會議從凡爾塞隨從法王一同遷入巴黎的時候，議會中有一部分人，在會場附近的一個甲考賓 寺 Jacotin 中租了一點地方，組織一個甲考賓俱樂部，這就是黨的起原，最初不過百人左右，第二天就增加了一倍；他們的用意，是在討論國民議會中行將提出的議案，並且決定本黨的主張，名目是俱樂部，實際上已變成了一個國民議會的預備會。所以他們在國民議會裏佔有極大的勢力，貴族代表的提議，往往給他們打消，因此愈得平民的歡心，甲考賓俱樂部也愈加發達。始則僅有議員才能加入，繼則就不是議員，也可以加進去，共同討論，到了一七九一年十月，任何人皆可以入部旁聽，同時於各地分設支部，以巴黎為中樞，大有登高一呼，全國響應之勢；所以甲考賓黨實握全國輿論的中心，在議會裏格外能指揮如意。

國民議會閉幕，立法會議開始，立法議會受國民議會影響，因國民議會最後的一條決議案，就是『凡國民議會議員，不得再被選為立法議會議員』。所以立法議會中議員，皆係少年新進，多屬各地方的甲考賓黨人，因選舉時，各地方的甲考賓黨人，竭力活動以期當選為議員，稍不當意，不妨訴諸武力，所以結果甲考賓黨在立法議會內依舊擁有極大的勢力。

不久，甲考賓黨裏有一部分生長在吉龍大 (Gironde) 這個地方的人，他們的主張和平一些，分出來就叫吉龍大黨。其餘甲考賓黨主張激烈的議員，在議會中的議席，正對議長，高高特出，所以也稱為山岳黨 (Mountain)。 吉龍大黨既已分出，所餘的甲考賓黨員，全屬激烈的分子了。

吉龍大黨多數爲青年的法學者，長於辯論，所以能一度得勢；無如太拘於教育，囿於古例，偏信國
際公法，活動力因而減少，所以甲考賓黨（卽山岳黨）卒能代之而興。

三、兩黨的有名人物

吉龍大黨與山岳黨先後掌握政權，在法國革命史中，最有關係，現在將兩黨重要的人物，略述一點
出來，以醒眉目。

甲、吉龍大黨的名人：現在擇要敘述數人，其餘從略。

第一都馬利撤 Dumouriez 1739-1824 這是吉龍大黨的一員大將，生於剛必萊地方，在路易十六組
織吉龍大黨內閣時，氏任外務大臣，羅蘭任內務，可以謂之吉龍大黨極盛時期。後因甲考賓黨反對，
都氏辭去外務大臣，改帶軍隊，法爾買（詳第十章）一役，大破聯軍，此戰實關係於法國革命存亡，所
以他的聲名大振。後因意志不堅，他想行立憲王政，爲山岳黨攻擊，大失人心，山岳黨更藉這個題目
來傾覆吉龍大黨，軍心瓦解，他就投降奧國，法國要通緝他，弄得他在奧國不能安身，逃亡到英倫，死
於泰晤士河畔。自從他一倒，吉龍大黨也就黯然毫無生氣。卡萊爾 Carlyles 評他是太無主張，什麼
事都想做，也不管什麼做法，這是他失敗的最大原因。

第二羅蘭夫人 Rolland, Mabame 1754-1793 夫人生在巴黎，有高尙的精神，勇往的氣概，其雍容
華貴，高出於法蘭西一切的女子。她的父親是巴黎的一個陶器畫工兼雕刻師，母親也很溫良，所以她

在家庭內受到一種好的教育，性喜讀書研究，所以她的學問也非常之好。對於法國的環境及現相，認為不滿，醉心於平等自由，時時想剷除法國的不良政治，使人民享到一點真正的幸福。對於盧梭的

羅 蘭 夫 人



著作，極為崇拜，因而決計捨身救國，努力革命。後與製造家羅蘭結婚，羅蘭也是一個努力於革命的健將，惟天性流於苛刻，得夫人的美德感化，受益不少。一七九一年，法國政治社會起了極大的

變動，山岳黨以羅伯斯比等為領袖，吉龍黨以羅蘭為領袖，實際上是夫人指揮一切，就是羅蘭被選為立法議會議員及充內務大臣，皆系夫人的力量。一七九三年，因不贊成處法王死刑，被捕下獄，曾上

書自辨，有人勸夫人逃去，夫人不肯，恐爲後世所笑，卒被殺。她臨刑時有一句話最有名，她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啊！』（*O! Liberty, how many crimes are committed by your name.*）

第三羅蘭 Roland 1732-1793 羅蘭少年時代，本是受的一種宗教教育，但他却不喜歡宗教，喜歡製造，從事商業，大顯才能，初做克爾奇的製造監督，後又做里昂的製造監督。偶與羅蘭夫人相遇，夫人看他有辯才，有勇略，有作爲，相交五年，才結爲終身伴侶。立法議會時，他被選爲里昂市議員，一七九二年入閣爲內務大臣。等吉龍大黨失敗，他就逃去，夫人被殺，他也就自刎而死。羅蘭與夫人既死，吉龍大黨也就根本覆滅了。

第四佛格尼 Veriguiaud 1753-1793 佛格尼也是吉龍大黨的一個出色人才，長於雄辯，口若懸河；因此成了吉龍大黨的領袖，一七九二年，曾充立法議會議長。一七九三年，與羅蘭夫人等同時遇難。在當時有偉大雄辯家的聲譽。

第五布里索 Brisot 1754-1793 布里索生於加特里 Chartres，父親是一個麵包師傅。稍長，酷愛自由，成爲盧梭的一個忠實信徒。曾下過巴士的獄，會到過美洲，等到法國革命爆發，他才回來，加入吉龍大黨，選入國民議會，後來他又自成一派，屈於吉龍大黨與甲考賓黨之間，終因互相猜忌，歸於失敗，一七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殺。

第六倍勳 *Petion 1753-1793*

倍勳也是吉龍大黨的一個名角，與布里斯同鄉。當法王逃走到發稜時，他是追回法王的一個有力人員；一七九二年的『九月殺戮』時，他是巴黎的執法官。後又充國民公會的第一任議長，國防委員會委員。終因攻擊羅伯斯比失敗，自殺。他的屍體，後來在波爾多發見，給狼吞食去大半了。

乙、山岳黨的著名人物：

第一羅伯斯比

Robespierre 1758-1794

羅氏生長於亞拉斯 *Arras* 其先為愛爾蘭人，幼時受的是宗

教教育，後成為辯護士；對於盧梭的民約論，極端崇拜，因而醉心於平等自由之說，想將法國重行改造。他在甲考賓黨中，論起躬行實踐來，他是不如段登；論起與無產階級接近，他又不如馬拉；然而他的雄才大略，沉着剛毅，陰鷲險狠，竟做成了甲考賓黨的一個偉大領袖。他是屬於中等階級，在巴黎法科大學時，與德保倫（見前）同班求學，在家鄉充當辯護士時，頗有些成績，後被派為裁判官，他因為不忍看罪囚受死刑的苦楚，辭職不幹，這一種慈祥愷惻，同後來那種嗜殺的情形，完全兩樣。所以他的親近的友朋，總說他是一個帶有執拗習氣的演說家兼著作家。他在一七八九年，被選入第三級議會裏做議員，這時候，他的態度已經顯出一個很激烈的份子，他擁護共和的熱忱，也同時進步——雖然到一七九二年八月他才贊成共和——他有絕大自信心，深信他自己這一派，必定能夠成功，必定能夠改造法蘭西，必定能夠改造全世界。不過在議會中，初時並不能得到勢力，他就運用他的天才，吃憐

於巴黎人民，因為他本是甲考賓黨的會員，自一部份較溫和的退出去成立為吉龍大黨後，他就成為激烈的甲考賓黨的領袖；甲考賓黨也就從此成為羅氏建設社會民主主義的最有效的工具。他在政治上面，是打倒吉龍大黨，奪得法蘭西的政權，等到政權在握，却把從前的那種為自由平等而奮鬥的精神忘記了，儼然成了一個獨裁的專制魔王。他在執法方面：路易十六王可以說是他殺的，王后也可以說是他殺的，他的幾個要好的朋友，也曾幫過他的大忙，如段登，赫伯特等，也是他殺的，殺不要緊，要殺得的當，如殺赫伯特，段登等，完全是由於猜忌，這是最沒有道理的。他也充當過公安委員，『恐怖時代』，可以說是他的唯一成績。他也曾替助無產階級謀過幸福，不過他自己依舊保留着帶有上流社會的習氣的護膝與絲襪，頭髮還要加以種種裝飾，這又未免有點言行不顧。然而建設方面，也有多少不可厚非的，如——

✓ 1. 均貧富 富人的財產或被課稅，或被沒收，分與貧民。

✓ 2. 改良幣制。

✓ 3. 統一度量衡。

✓ 4. 平定物價 不許商人居奇操縱。

✓ 5. 頒離婚律 使離婚的容易與結婚一樣。

✓ 6. 增高私生子地位 私生子女與合法子女沒有差別。

7. 改定曆法

上面所舉的這許多種，並不是羅氏一個人的成績，不過他當時確是一個領袖，所以順便說明。羅氏的爲人，到現在評論的，各不相同，有的說他是個奸雄，有的說他是個誠實君子，有的說他體弱胆怯，行險僥倖的小人，有的說他是個陰毒凶狠的魔鬼，實際上他是革命聲中一個推波助瀾的健者，妨害能的強徒，大權獨攬的梟傑。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殺。

第二段登

Danton 1759-1794

段登是一個農家子，少習法律，後來買得皇家議會的辯護人；他同

馬拉比起來，也並不見得格外激烈，倒是政治才能要高出一籌。人總看他是一個中產階級，也在革命以前，不但得到漂亮青年律師的令譽，並且人總誇贊他，喜歡讀書，嗜好文學，更能享受快樂家庭的幸福。他像馬拉的地方，是體格雄壯，聲音宏亮，長於辯才並能感動人心的一個演說大家；他和馬拉不同的地方，就是當聽衆被他感動到極高度的時候，他是不急不徐，仍然保持他的冷靜態度，克制自己。他還有像馬拉的地方，就是他對於自己的社會——中等階級——階級不注意，却注意下一層——貧苦的階級，貴族的摩拉巴怎樣對中產階級的，他就怎樣來對巴黎的無產階級。他在革命初期，得到摩拉巴的提拔，慢慢兒地露了頭角，他就立刻表示自己是一個真正民主主義的擁護者。一七九一年，他聯絡馬拉，德保倫等，組織了一個哥爾得紐 (Cordelier) 是一所教會的寺院，被他們佔據下來，常在裏面開會，就沿用這個名稱) 俱樂部，一七九一及一七九二兩年，他以全力指揮這個俱樂部，來反對皇

室及王政黨的活動。他是巴黎市議會最有力的議員。他十分出過力，使擁護民主主義成爲輿論的結晶體，雖說也很勇敢及魯莽，但他並不貪財，也不好殺。因此很得人心，聲望日隆，羅伯斯比也就日加妬忌；藉口他要釋放政治犯，說他私通王黨，乘他回里的時候，奪取他的政權，將他拘捕起來，不許他分辯，就宣布死刑，一七九四年四月五日遇害。

第三馬拉 Marat 1743-1793 馬拉的父親，是一個意大利人，母親是日內瓦人，所以他又含有瑞士的血統。少時留學巴黎，專門研究醫藥，他的科學知識，比較他的政治知識不知要高出多少。文學也不差。曾經做過醫生，又深通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意大利文，曾留英數年，因爲他的技能及物理學上的供獻，得到蘇格蘭聖安德烈大學的名譽醫學博士學位。等到法國革命時代，他漸轉入政治方面；全級會議召集時，才引起他對於公共事業的注意。他對於法國當時那種『模仿英國憲法』的流行思想，曾加以很大的打擊，因爲他在過英國，深知英國情形，草英國憲法弊害表，說英國乃少數人專政，假自由的名目來代表全國以欺人，其實少數人運用權力，爲特殊階級謀利益而已。他堅決以爲真實改良，必須要爲全體人民謀同等利益；要得到這種結果，必須民衆有直接的行動。他特創一種氏友報，做他的宣傳機關，從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二年，由他主編，用一種最激烈的言論，來攻擊法庭，教士，貴族，甚至中產階級的議會。他的黨派色彩，並不濃厚，也沒有其他煩瑣的政策。他就抱着他這種主張，努力去奮鬥，不管飢寒，困苦，危險，殺害，皆不能挫折他的意志。他因爲當法王逃走時，

山 嶽 黨 傑 出 黨 員 馬 拉



罵王爲奸賊，法王回巴黎時，他怕被捕，躲在陰溝當中，就得了一種討厭的皮膚病，費盡了他那種醫學博士的心思，不能治愈。然而他還是忍着痛苦，去見巴黎民衆，使法國一切政權，操於巴黎人之手。一七九二年的馬拉，竟做了法蘭西革命時代的領袖。後爲人刺殺。

第四德保倫 *Dermoulins 1762-1794* 這是一個最富於煽動性的革命家，生長於辟卡狄 *Picardy*，和羅伯斯比同學，長於演說；見法國現狀的不良，早有革命的決心，在攻擊巴士的獄之前，他在奧蘭斯公花園內搭台演說，言論激烈，義氣激昂，深得巴黎一般亂民的信仰。他又作出一種綠色的帽章——綠色可以代表新希望——做革命的代表。他是一個傳布革命思想的最有力者，起先是和摩拉巴在一道，後又和羅伯斯比表同情，主張激烈，可是他一念到許多無辜的男男女女，死在義羅丁機下的慘狀，就有一點不忍，因爲不忍，就趨向和平，因爲趨向和平，就給羅伯斯比認爲反革命，逮捕下獄，一七九四年被殺。

第五聖哲斯特 *St. Just 1767-1794* 這也是山岳黨中一個有名的人物。生於代賽茲 *Decize*，少年時代，不爲家庭所喜，因而逃到巴黎，對於盧梭的學說，一句句都印入心中，從心裏面發出一種革命的熱忱，因而不久就做了羅伯斯比的忠心僕役，後來隨他的主人，一齊被送上義羅丁機去了。

第九章 強鄰的威逼

一、嚴厲處分反動派

I 對貴族 自從法王逃走失敗後，王兄普魯文司 (Provence) 伯秘密逃出法國，同出亡在外的貴族聯合，嗾使德帝同普魯士王發出辟爾尼茲 *Pilnitz* 宣言：由德帝與普王聯銜發出，說，「現在依據法王兄弟的意思，預備聯絡歐洲其他各國君主，共同擁護法王，並召集軍隊，預備作戰」。這是分明取一種武力干涉的舉動，法國人民已經是憤氣填膺；雖說這種宣言，不過是一種恫嚇而已，然而法國人認為不僅對於革命前途，發生障礙，即此外力干涉一端，亦足以損害法國的主權，所以法國的人民更是咬牙切齒。再加以貴族所率領的反動軍隊，已集中於萊茵河畔，乘時而動，這種舉動，愈足使法人增加廢王之決心，及對於貴族的反感。所以立法會議宣布：「凡集合在法國邊疆的法國人民，皆犯有陰謀叛國的嫌疑」。更限令普魯文司伯於兩個月內回國，否則剝奪承繼權。其餘的貴族，也儘一七九二年一月一日以前，一律歸國，若抗令不遵，即以謀叛論。一經捕獲，即處死刑，並將其財產充公。

2 對教士 自從「教士公法」宣布後，教士一直未能實行，有宣誓的，有不宣誓的，而宣誓的是實居少數，並且教皇下令不許宣誓。所以立法會議對於教士也有同樣的嚴厲處置，議決，「凡教士於一週內仍不遵照新法宣誓，一律作謀叛嫌疑犯看待，停止其應得的俸給」。案是議決了，可是教士哪裏肯奉行呢？所以立法會議與教士各趨極端，結果於一七九二年五月，下令：「凡不遵照新法宣誓的教士，一律驅逐出境。」

對於貴族的嚴厲辦法，是貴族咎由自取，並不能怪立法議會的狠辣；對於教士的嚴厲辦法，覺得有點太過了，因為當時下級教士，無不贊助革命，至於不肯宣誓，是囿於平時的宗教信仰，不能就說他們是反革命；並且有多少信仰舊教的人民，因此起了很大的反感，這不能不說是立法會議的失着。

二、各國的態度

各國對於革命，無不慄慄危懼，如英國卜克 (Burke) 著法國革命論，竟謂這革命的名詞一倡，其禍將永傳後世。所以各國君主，對於法王，均有兔死狐悲之感。時貴族軍 (Legion of Noblemen) 已漸增加到兩萬多人，各國均表示贊助：

一多利爾 (Trieu) 大僧正，允許普魯文司伯及奧多斯公在他的領土內，召集義勇兵，其餘對於貴族有利的事體，無不幫忙。

二俄羅斯女帝加他隣 (catharine) 對於王黨同貴族，允以兵餉來接濟，因為正有事於波蘭——波蘭第二次瓜分——，所以不能出兵相助。

三瑞士王葛斯達弗第二 (Gustavus II) 生性專制，於一七九二年，曾蹂躪過國會，他對法國革命，異常痛恨，極願出兵援助路易十六王。

以上皆是幫助王黨及貴族的，此外如德意志，奧地利，均贊成法國行君主立憲，初意並不極端袒護王黨，德奧均隣近法國，深知法國國情，要想再恢復路易十六王的專制，實在是做不到了。此中情形

尤以奧相考尼茲 (Kamitz) 爲最明瞭；因此奧帝利奧波特第二——法王后之兄——與普魯士王維廉捐棄仇隙，言歸於好，於一七九一年八月廿七日，會於撒遜的都城辟爾尼茲，有名的辟爾尼茲宣言，就在此時發出，（見前）商議共同對付法國革命的方略，却也不贊同法貴族所持的正統主義，想維持法國的君主立憲，對於過激黨——甲攷賓黨——無論如何，總不肯放鬆。

二、法國對奧宣戰

貴族軍既大兵壓境，各國又聲勢洶洶，欲得法國革命黨而甘心，法國處在這種情勢下面，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於是人人興奮，個個如狂，這是促成對外宣戰的第一原因。法王也主張宣戰，他因爲自從逃亡被捕以後，受有招引外兵及叛國殃民的嫌疑，所以他想藉宣戰可以破除國民的疑心，或可以挽回輿論，收拾人心。對於他的弟兄，斥其不當，對於多利爾大僧正縱容貴族，也贊成聲罪致討。

時山岳黨人深知王意，轉不立時宣戰，以遂王的計劃。不過當時吉龍大黨人如布列索等，看見國內人心紛散，想藉宣戰以團結人心，因爲只要對外一宣戰，頃刻全國有一致的目標，協力對外，可以減少國內無謂的紛爭，這是促成對外宣戰的第二原因。吉龍大黨人又以爲如多利爾小國，不足一戰，議決同

奧國動手，決議遣使赴奧，詢問奧國，『法奧交情，奧國能維持永久否？法國民主權的獨立及安全

，奧國反對否？』要叫奧國明白表示態度。這種高壓的手腕，實含有挑釁的意味，當時奧國就模糊

答覆，不落邊際。法國又要求奧國撤兵，以表示誠意。時德帝兼奧帝利奧波特第二去世，子弗郎西

第二 (Francis II) 卽位，第一是少年意氣，第二是因爲新立要樹威，所以就毫不客氣地答覆法國，說道：

一德意志諸國，因法蘭西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的決議——就是廢除僧侶及貴族的特權——所受的大損失，法蘭西應負賠償責任。

二等法蘭西革命停止，秩序恢復，國內和平，然後德奧再撤兵。

這種強橫的答覆，法國人能受嗎？所以立法議會於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得法王同意後，對奧宣戰，議會中不贊成開戰的，僅有七人，自此戰端一開，法國和歐洲各國，以兵刃相見，凡二十餘年之久，這固然不是吉龍大黨諸少年律師始料所及，然而法國革命的精神，轉因爲這一次戰爭，倒傳播於歐西各國。

四、黨權的消長

法國既已宣戰，不過在這宣戰聲中，王有王的意思，吉龍大黨有吉龍大黨的意思，山岳黨初因窺破王的用意，對外主和平，後因全國人民的公意，也就不得不主戰了。時吉龍大黨如維爾，都馬利撤等

掌握政權，隱然變成一個政府黨了。山岳黨如羅伯斯比，段登，馬拉之流，竭力籠絡民心，好象是個

在野黨。自從宣戰後，立法議會獎勵義勇兵，准許出入帶劍銃，因而巴黎暴民也就相率效尤，頭上帶

一頂甲考賓黨的紅帽子，身上佩着劍，胡作亂爲，自稱爲『帶劍團』一到了立法議會開會的時候，就指揮

各地的人民上請願書，山岳黨却暗暗地幫助，並且在議會席上，專發激烈言論，有反抗的，就說他是國民公敵。因此山岳黨的聲勢，日漸增加，吉龍大黨人轉與之敷衍，後爲維持巴黎治安起見，吉龍大黨特提出三案：

一 撤近衛軍。

二 凡不願遵行新法宣誓的教士，於一月內，驅逐出境。

三 舉行巴士的陷落三週紀念，在法國南部招募志願軍二萬人，用以拱衛巴黎。

這是一七九二年五六月間的事體，就中第三案爲吉龍大黨的陰謀，因爲吉龍大黨員，皆是法國南部馬塞 (Marseille) 及波耳多兩州的人，所以要在法國南部招兵，大有一種子弟兵的意思，一旦山岳黨暴動，可以用他們來鎮壓。三案既提出之後，法王僅批准第一案，遵命裁撤近衛軍，而對於第二三兩案，因不合人民的公意，不予批准。因此吉龍大黨大不滿意，都馬利撤及羅蘭先後辭國務大臣之職，法王照准。吉龍大黨權稍衰，山岳黨從此氣燄愈盛。

五、戰事的不利

一七九二年四月，德意志諸國聯軍，既已壓境。法國以革命軍迎敵。聯軍之指揮官爲布倫瑞克公 (The Duke of Brunswick) 並發出一種佈告，略謂，『此次爲恢復法王王權起見，所以領兵入法，如敢再有對王無禮者，便當直擣巴黎，親臨立法會議，予以軍法處分』。此種宣言，無異與全法人民挑

戰，就是忠心於王的人，因此也就改爲贊成民主共和了。法國革命軍分三路，侵入比利時，一見了奧地利騎兵，就不戰而潰，第一二兩路兵先敗，唯一有希望的拉發易將軍所統率的第三路軍，也就不得已不能不向後退了。逃亡在外的貴族，聽到這種消息，無不大喜；歐洲人也極端藐視，以爲所謂『愛國志士』所組成革命軍，不過爾爾。其實這次打敗仗，另有原因：

第一是關於軍隊的組織：法國軍隊中，軍官多係貴族，自受革命影響，紛紛逃亡，軍隊指揮無人，紀律頓壞，往往士卒毆戮長官，私殺校尉。

第二是關於黨務的糾紛：對奧宣戰，原是吉龍大黨的主張，山岳黨本不願意，後因民衆的意思，不好反對，陰使兵士不用賣力，想藉戰爭失敗來挫折吉龍大黨的威勢。

有了第一項原因，就足以致敗，再加上山岳黨的搗亂，所以就大敗特敗，果然上了山岳黨的心路了，吉龍大黨內閣引退，山岳黨的勢力，佈滿了議會內外。於是立法議會，在一七九二年七月十一日，發一布告：

『現在法蘭西全國已陷入險境，當急籌救濟之方。凡法蘭西愛國男兒，宜一致起來救國。又令各地方官，募集軍隊。凡各城鄉人民所有的軍械及彈藥，須一律報公，以充軍用，違者監禁

。又於馬塞地方，募集壯士五千人，唱最有名的馬塞革命歌向巴黎集合。

附馬賽革命歌（劉半農譯）

一

我祖國之驕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與我敵，血旆已高揚。君不聞四野賊兵呼噪急，欲戮我衆，欲殲我妻我子以勤王。『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括弧內和唱）

二

爲問保王黨，爲問民賊與奴兒，若曹竊弄威權久，今後羅羅猓猓將何爲。爲問桎與梏，爲問綫與縲，置汝非一日，置汝究爲誰？嗚呼，人誰不爲己，法人寧甘奴隸死！豈曰傲倖可成功，忍無可忍乃出此。丈夫生當有所爲，破除奴制自吾始。『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三

暴力奴我體，安能殲我之精誠。烏合億萬衆，豈敵什一義勇兵。赫赫兮上帝，昊昊兮蒼天，凡我志士，誓死直前。縱使敗衄，不願瓦全。毒魔之運旦夕盡，吾民寧久困於倒懸。『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四

告爾暴君，爾應戰慄，爾屬爾國，爾無恤。爾暴虐國人，終當害爾身。吁嗟呼！執戈之士齊臨爾，爾不自焚終磔死。不幸義兵有敗時，前仆後起無底止。法蘭西國世產英雄，英雄之刃齊向暴君指。『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五

法蘭西之勇士，法蘭西之英豪，揮爾快劍，誅彼羣妖。脅從之衆當憐恕，王黨巨慙何處逃。王黨甘吾血，布雷（Bouille）助逆鑽吾骨，凡此豺虎惡且兇，吾劍當洞若母胸。『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六

耿耿愛國忱，導我赴行伍，將此擁護自由心，奮身進殺豺與虎。欲問人道主義何時揚，但看軍旗十丈隨風舞。吁嗟乎！我敵已屆垂卒時，爾其徐死，一觀城中勝敗竟何如！『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按此歌爲李賽兒（Rougct de Lisle 1760-1836）所作，成於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就在這天晚上，一晚的工夫，將譜曲一齊撰好。這由於平時蘊蓄於胸中的很多，一旦發爲文字，遂能傾筐倒篋而出，義憤填膺，不知是血是淚。此歌初名戰歌，後因名稱太泛，公議改爲萊茵軍戰歌，

李氏自己又改爲前敵戰歌。後來國民軍入巴黎，革命軍人，無不樂誦此曲，一誦此曲，人人怒髮衝冠，不倒路易十六王不止。所以後來法國革命成功，總說李氏的功勞不小，定爲國歌，簡稱爲馬塞曲。

英國大文學家嘉萊爾 (Carlyle) 對於此曲，也竭力贊歎，他說『全世界自有樂歌以來，從未有如此歌能造福於人類者，凡有人性，一聞此歌：血液必激蕩沸騰於脈管之內。倘若集合全軍人士或一個團體來歌唱，唱的人，眼睛必定要暴赤爲火，憤而垂淚。一時怒氣勃發，一往直前，置死生於度外，更出全力以與專制惡魔相搏。』

更令全國人民一律三色之帽章，意在引起全國人民有同仇敵愾之心。經過這一次的大整頓，全國人民的心理，已團結一致，民氣激昂，可以一戰。

六、否決議案的反響——法王拘禁

第一次在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法王對於吉龍大黨的提案否認時，人民起過一次大紛擾。吉龍大黨人煽動暴民，對於王之否認議案，轉遷怒於王后，以爲法王否認議案，是聽信王后的主張，因恨王后刺骨，稱之爲『奧地利婦人』或爲『否認夫人』。更有人傳說王后將法國的行軍計劃，秘密通告於奧國。於是巴黎人民格外憤慨，遂舉行示威運動，一部分激烈分子，就侵入王的推勒里宮，聲言要找這『否認先生』算賬，幸當時有多數議員，環繞着法王，王戴一紅色的自由冠，向羣衆祝國民健康，暴徒乃

紛紛散去，這一次法王已很危險，總算是幸而免了。

第二次的擾亂，是完全受布倫瑞克公布告的影響，布告前面已講過，佈告的結果：一是促成法人的大團結，一致對外；二是使人民有廢王的決心。布倫瑞克的宣言是在七月二十五日發的，其時高唱馬塞革命歌的馬塞志士，已開抵巴黎，完全是受山岳黨的指揮，所以山岳黨格外能爲所欲爲。段登堅決主張廢除國王，改建民主政體，所以王的地位，日趨凶險，卒於八月十日，有第二次擾亂推勒里宮之舉。這一次的暴動，是馬塞軍隊做的先鋒，人數約六百，先齊集於維爾旅館 (Hotel de Ville) 自稱『巴黎團』，先將王宮護軍統領曼達 (Mandat) 誘出，拿他殺去，然後鳴鐘聚衆，一時集暴民一萬五千餘人，向推勒里宮攻擊，可是統領官雖說沒有，這些衛兵，全是從瑞士招來，防禦王宮甚力，並已將暴民擊退；法王不許衛兵開砲，因而亂民復得從容攻入，轉將衛兵全數殺死，無一幸免。一時暴徒，闖入宮中，大肆劫掠。王及王后，太子等幸事先逃至立法議會所在的一個騎術學校，議員引王等暫藏於新開旁聽席。一方面開會商議對於王的處分，議長佛格尼——吉龍大黨黨員——主張不廢王，暫停其權力，無如巴黎團聲勢洶洶，務欲得王而甘心，三日後，先將王族一起交與巴黎團，拘禁於一個寺院內，以待最後的裁判。

第十章 戰爭與恐怖中的共和政體

一、法國宣布共和——以民主代君主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第二次攻擊王宮的結果，就是國王及王黨被拘，過激黨人佔據巴黎市政府，要求立法會議，廢立國王，實行共和政體。立法議會，被逼不得已，允許實行。不過既實行共和，那種君主立憲的憲法，當然不能適用，所以改制的第一件要務，就是召集『國民公會』，共同商酌變更政體的方法。

國王被幽後，由吉龍大黨黨員都馬利撒，羅蘭，嘉維爾 Caviere 與甲考賓黨員段登，孟格爾 Mongle，李布倫 Labrun 等共六人，合組一內閣，共負政治上的責任。八月十七日又特設『特別法院』，將王政黨及不贊成共和者，一起拘捕，禁於獄內。

國民公會，很迅速地在九月廿一日召集開會，第一件議案，就是廢立君主，宣布共和。法人心中，以為從此可以脫離專制，不再受此惡魔的宰割，打開自由平等的鎖鑰，法國人可以永享幸福了，尙不知前途之阻礙無窮；然現在一旦宣布共和，自然興高采烈，並改易正朔，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爲法國自由元年的第一日，以資紀念。

二、戰事與殺戮

有名的『九月殺戮』，現在要開始了。可是此次殺戮，不能僅說是暴徒的殘忍，當時戰事的不利，也是促成殺戮的一大原因。普魯士軍隊，節節勝利，初攻克龍威 (Longwy)，後來維丹 (Verdun)要

塞，又告陷落，法國革命軍紛紛向後退，巴黎震動，似已無力阻止聯軍的前進。此時巴黎民衆，對於

法國之東北境

一七九二年九月
間軍隊之形勢



於聯軍既無法可想，乃轉而痛恨王黨陰謀爲害之烈。以爲無論如何，應先制服王黨，然後對於軍事，才有辦法。於是先行逮捕，一聲令下，頃刻巴黎各獄宣告人滿；雖說是喊的逮捕王黨，可是小民無辜被拘入獄的，竟有三千餘人。馬拉以爲人數太多，內中恐有冤屈，宜設一臨時法院，對於被拘各人，加以審判，究竟誰犯罪，誰不犯罪，方能明白。無如這種主張，大家不贊成，巴黎圍先後分隊佔據各監獄，設一簡陋的法庭，暴徒就站在法庭的外面，手執刀槍劍戟之類。拿犯人從獄中提出，略加訊問，或高呼『國家萬歲』幸獲赦免，或即擲交庭外的暴徒，暴徒即

一擁而上，刀叉劍戟齊飛，或被殺，或被刺，或被鉤，或被戮，頃刻之間已成肉醬。這還不算，又拿死人的頭割下，用槍挑起，遊行市中，藉以示威。蘭巴爾公主 (Princesse de Lamballe) 當王同王后逃走時，沒有來得及一同走，就仍留在推勒里宮，這次也被殺害了。還將她的頭割下，截在槍上，帶到廟裏給王后看，此時法王的惡運，已漸逼漸緊，王黨的末日，也就無可倖免了。此次大殺戮，其唯一的原因，諸暴徒皆講，『吾人一旦出兵迎敵，彼三千囚徒，必將出獄襲擊吾人之後，以響應敵人』。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實是怕巴黎城中，還有主張復辟的人，藉此以為殺雞嚇猴之舉。人也殺過了，現在要忙到軍事了。

維丹要塞，距巴黎不過百英里左右，維丹既陷落，巴黎的恐慌可想而知，拉發易將軍見勢不可為，辭職，都馬利撤代之為革命軍總督，激革命軍以大義，一時士氣大振。當巴黎城中慘殺開始的時候，都馬利旋即率軍從佛蘭德 (Flanders) 直入阿爾良 (Argonne) 森林中，阻止聯軍的前進，於九月二十日，兩軍砲戰於法爾買 (Valmy)，聯軍被阻，法國革命軍屹立不動，實際法軍砲隊較聯軍為優。聯軍既受阻，布倫瑞克公躊躇經旬，遂決計退守萊茵河。此次普奧兩國，正擬瓜分波蘭，所以也就不十分戀戰。法爾買一役，雖說不過僅有砲戰，然而法國革命，得此一勝，才有了保障，巴黎人心也轉憂為喜。

三、路易十六的末日

普魯士維廉第二王因急於圖謀波蘭，竟下退軍令，時法國革命軍因同仇敵愾之心，士氣甚銳，不但能抵禦普軍，並且擴充勢力於境外，侵入德境，佔據萊茵河畔的要塞及其東南境的沙浮 (Savoie)，都馬利撤再率其服裝破爛的軍隊，侵入奧境尼達蘭 (Netherlands)，於十一月六日，大敗奧軍於熱麥陌 (Marengo)，獲地頗廣。

國民公會更想利用軍隊來擴充革命事業於國外，凡革命軍所佔據的地方，竭力宣傳，於十二月十五日，發一布告至各佔領地，說：『現在我們已經將你們的暴君逐去了，你們要是情願做自由的人民，我們自當盡力來保護你們，教暴君不好來報仇』。舉凡封建時代的徭役，苛稅雜捐，一律廢除，以買人民的好感。凡反對自由平等，或維護君主及貴族特權者，認為法人的公敵，加以嚴厲的裁制。

從前因革命軍戰敗，法王被拘，現在革命軍大勝了，然而法王的惡運，竟沒有轉回的希望。時國民公會對於法王的處置，煞費苦心，最後決定設立一臨時高等法院，以為審判國王的機關。當時國民公會內，計分三黨：

- 一，吉龍大黨 主共和 欲法國成為自由和平的樂土
- 一，山岳黨 主共和 欲法國成為勇猛果敢的強國
- 一，平原黨 中立 依違於兩黨之間

國民公法中名雖三黨，實則兩黨。因平原黨無政見，所以讀史的人，竟有多少人，將它忘記，以為

它是無關緊要，哪裏知道它，在議會裏，却是舉足重輕，始則山岳黨利用它來打倒吉龍大黨，既則羅伯斯利用它來打倒段登等人，所以平原黨也不可忽視。

法王被拘幽於廟內，忽忽已四月有餘，國民公會急於欲加以處分，可以不致發生別種事故。然一談到處分，意見分歧：有怪王的，說是勾引外兵，實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有原諒王的，以為仁慈御衆，雖有罪，不至死。所以公會中先選派委員，教他們致查路易十六的言行，各委員先記錄路易十六的罪狀及訴狀，呈報公議，公議於十一月七日決議對於路易十六，須加以審判。十二月十一日，臨時高等法庭實行開審，路易十六神色如常，選擇有名的辯護士二人，請他們辯護，辯護士高聲朗誦辯護書，且演說廢王也很愛護國民。審判的時候——

問：路易加伯——因王已廢，故直呼名——有謀害國民自由及擾亂和平的罪沒有？

答：有罪。——出席議員七百二十一人裏面，有六百八十三人這樣講。

問：適用何種刑法，是否要請國民公決？

答：無需。

問：究竟應該怎樣辦罪？

吉龍大黨人答：應該無期徒刑。——三百五十五人

山岳黨人答：應該死刑。——三百六十六人

路易十六王上斷頭台



當審判的時候，每一個議員，均順次到議長席的前面，陳述本人的主張，如主張處路易十六死刑，

旁聽席上，無不人人鼓掌，個個贊成，且揚巾表示慶祝；如說路易十六無罪，就大聲呼斥，目爲叛徒；所以平原黨人，因爲這種暴徒的威逼，不得不犧牲己見，也贊成山岳黨的主張了。結果竟以十一票的差數，宣告路易十六死刑，並決定一七九三年一月廿一日執行。

二十一日，路易十六自獄中出發，派兵卒四萬人，做沿途的警衛，自獄門直達刑場，戒備極嚴，路易十六既到刑場，慷慨地說道：『法民聽朕言！朕今坐無罪死，朕今寬恕朕的仇敵，希望法國……』正說至此，旁邊的人大呼『劊子手何在』，接着鼓聲震耳，三名劊子手登台，路易十六被殺於斷頭台上，劊子手拿着路易十六的頭喊道：『聖路易的兒子昇天了！』，拿着頭繞刑場三週，軍民高聲狂呼：

國民萬歲！

共和政治萬歲！

法路易十六原不是萬惡的君主，然而王后的不滿人意，貴族的勾引外兵，山岳黨的過激宣傳，皆足以致王的死命；加以王的優柔寡斷，聽王黨的播弄，皆足以增進法人的憎惡心，此路易十六所以終不能免於一死。當路易行刑之日，段登就說，『全歐君主國國王，將向吾人宣戰了。』他這種揣度，一點也不錯。

法人殺其國王，是無異法國對全歐洲列強宣戰，各國君主聽到這種消息，無不震怒，痛恨法國革命切骨，尤以英國爲最憤激。

四、歐洲第一次大同盟——想撲滅法國革命

歐洲各國君主，無一不痛恨法人之無道，英王喬治第三 George III 代路易十六王舉行喪禮，以表哀忱。將法國駐英使臣，驅逐出境，英內閣總理比特頓更仰體上意，發出宣言，以爲弑君這種舉動，實在是罪大惡極，自有歷史以來，所未有過。二月一日比特頓向下院宣稱，法國革命，足以擾亂歐洲的和平，所以英國應聯合歐陸各國，共同撲滅法國的革命，以維持歐洲的治安。話是冠冕堂皇，其實英國人另有一種恐慌，深怕法人擴充領土，侵佔尼達蘭及和蘭，礙及英國的商業政策；所以決心起來與法國革命相抗。

歐陸諸國，皆係君主，聽到法王被殺，大家總有兔死狐悲之感，深恐法國革命得勢，各國受它的影響，不獨危及各國的和平，並且危及到各國君主的本身，所以德意志首先提倡反抗，奧地利，普魯士贊成。一方面英國同西班牙，和蘭三國，共同出兵，申討法人弑君之罪，不許建設共和國，不許開國民公會，更得嚴辦過激黨。法國人民聽到這種消息，以爲英國是干涉法國內政，異常憤怒，加以過激黨的煽動，遂決計對英宣戰。有以爲法人此舉，失之孟浪，因法國海軍遠不如英，何能宣戰，况英人本有一部分對法革命，尙表同情，因宣戰後也一致表示反對了。其實不對，英人已將法國使臣逐出，這就是斷絕邦交表示，加以聯合各國，將興問罪之師，法國就是不宣戰，就是要求和平，事實上做不到了。英西荷三國見法國既向之宣戰，於是更聯合俄羅斯，葡萄牙，意大利，撒丁諸國，加入同盟

，一致對法。這是歐洲第一次大同盟。

此次同盟軍方面，不僅英國海軍高出法國，並且奧普兩國，已將波蘭分割完竣，更可以專心一志來對待法國。同盟軍出兵的計劃：一英國用海軍攻擊法國西部沿海地方；二西班牙軍越比利牛斯 Pyrenees 山襲擊法國南部；三意大利軍，越亞爾卑斯 Alps 山，直擣法國的東南；德意志聯邦軍隊，沿萊茵河前進，窺其東北；此種包圍計劃，是想一舉而撲滅共和政府。法國當此危境，真是四面楚歌，千鈞一髮了。

五、各國的野心

法國四面大軍壓境之時，正吉龍大黨當權之日，對此強敵，吉龍大黨人擬用兩種方法來對付！

一是離間同盟，分散其勢力。

一是修改憲法，期各國之承認。

奧普因分割波蘭問題，心中彼此均不十分滿意，第一策之可行，是不成問題；至第二策，就困難萬狀，要各國承認，必先恢復君主，時有人想迎立路易十六王的幼子，年甫八齡，然而這是萬萬做不到的，路易十六王之宣布死刑，曾幾何時，而况法人醉心於共和，如火如荼；吉龍大黨人不顧輿情，竟欲實現第二策，都馬利撤將軍暗與奧通消息，欲乘此良機，獨建奇勳，無如內不見諒於國人，外不信任於友國，三月十八日，奧軍復大敗法軍於尼爾文登 Neerwinden，將法軍逐出尼達蘭，都馬利撤既嗟法王之

被殺，復恨軍隊之失利，憤而出亡，帶了幾百個人。先到奧國，後到英國，即終老於其地。

同盟軍既然大勝，到處如摧枯拉朽，各國看到法國革命，已不足平，滿心歡喜，準備將法國這塊肥肉，可以援波蘭前例，大家瓜分：奧地利應得法國北部一帶土地；以亞爾撒斯 Alsace，勞蘭 Lorraine 兩州給巴法利亞 Bavaria，這兩州內原屬奧地利的地方，仍歸奧地利，英國獨得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及登苛克 Dunkirk 地方，俄羅斯主張西班牙及撒丁也得稍分餘潤，才見公平。在瓜分後殘餘的法蘭西國土內，建設一個穩固的君主政府，法國降為二等國，可以不致再為歐洲之患。這是一個很美滿的希望啊！

法蘭西楚歌四面，各國夢想瓜分之日，正山岳黨大肆殺戮，造成恐怖之時：尼達蘭給奧軍奪去了，

統兵的大將——都馬利撤——也降敵了，國民公會，皇急萬分，內憂未已，外患紛來，亡國之禍，即在目前。要是等國民公會製定新憲法，再來謀抵禦，已是緩不濟急，所以就先趕快組織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可以發號施令，一方面可以平定內亂，一方面可以抵禦外侮。一七九三年三月廿五，國民公會就決議組織委員會，人數初為九人，後增至十二人，這就是著名的公安委員會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會中人皆有一種專制的傾向，他們說：『我們推翻了君主的專制，要建設一個自由的專制。』換句話說，就是將君主的獨裁，換成十二個人的專制罷了。

六、恐怖時代

一七九三年七月——一七九四年七月

吉龍大黨自都馬利撤敗降奧地利後，不但頓失黨的重心，並且授山岳黨以攻擊的材料，山岳黨至吉龍大黨通敵賣國，吉龍大黨於是不能爲全國人民諒解，山岳黨從此高掌遠躡，橫行法國，在議會中，山岳黨最佔勢力，不論什麼提案，皆是一致通過；因而就有革命法廷及國防委員會的組織。凡是有通敵及謀害共和政府嫌疑的，或私藏糧餉，不供軍用的，或不肯服兵役，以禦外侮的；概由國防委員會拘捕，移交革命法廷裁判。裁判官五人，後增至十二人，陪審官十二人，後增至五十人，皆是由國民公會任命，檢事長爲符魁爾·丁維（Forquier Tinville）不解正義，殘忍性成，真是一個殺人的魔王。

吉龍大黨眼見這種暴虐橫行，頗不以爲然，以爲這種舉動，全是巴黎市政府的無道及巴黎暴民的胡爲；因想解散巴黎市政府，遷移國民公會，免受巴黎暴民的包圍。山岳黨深知有機可乘，一方面宣布吉龍大黨的主張，足以摧殘革命及破壞共和，一方面煽動暴民起與吉龍大黨爲難；所以六月二日，暴民圍攻會場，市政府代表要求驅逐國民公會中的吉龍大黨黨員，還要依法嚴辦。這一來山岳黨格外得意，雖說議會不允，禁不住暴民的圍攻——時公會會址在推勒里宮——於是吉龍大黨名士凡三十一人，一齊被拘捕起來，如羅蘭，羅蘭夫人，布列索，倍勳，佛格尼等，總在其內。這許多人，皆是法國的革命領袖，從此給山岳黨一網打盡了！

山岳黨中以段登，羅伯斯比，聖哲斯特等爲領袖，各地甲考賓俱樂部，皆在山岳黨指揮之下，巴黎市政府及暴民，更是山岳黨的左輔右弼，此時山岳黨大權在握，真是可以爲所欲爲，毫無阻礙；他們總

想拿君主時代遺留下來的廢物，要一掃而空，建設一個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共和國。凡有對舊制度表示同情的，皆以反革命論，用最嚴厲的刑法對待他。恐怖時代的種種殘忍行爲，於是就一幕幕地開演出來。

山岳黨這種強暴，加於吉龍大黨的這種壓迫，各地方紛紛起來反對，正當外兵攻擊最烈之際，內部又起了極大的紛擾：當時法國西部不列泰奈 Brittany地方的農民，反對山岳黨甚力，尤以拉本第 La Vendée一區，最爲憤慨。因爲這一區的人民，對於君主及教士，仍未忘情，不願幫助山岳黨來做這種蠻橫的舉動；同時馬賽及波爾多兩城，是恨山岳黨對待吉龍大黨的無道，表示反對；里昂 Lyon是因爲實業衰敗，人民不滿意於山岳黨的到處煽動，攪得時局不太平，所以國民公會要各地出兵輸餉，里昂不但不奉命，反出兵與之對敵。同時各國軍隊，猛進不已，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二日，奧地利軍攻陷康狄要塞，不久，英軍又佔領瓦倫西尼 (Valenciennes)，同盟軍在法境已得了根據地，聲勢格外浩大，距離巴黎不過百餘英里，普軍也奮勇向前，將法軍逐出馬因斯 (Mayence)，向亞爾撤斯挺進，法國的海軍根據地都倫 (Toulon)，更勾結英國海軍，擁立路易十六王子，稱路易十七王，起兵與共和政府相抗。此真是法國共和政府最危急的時候了。

法政府當這種萬難的時候，竟能指揮如意，應付裕如，這不能不歸功於公安委員會。時新憲法——因在一七九三年二月十五制定，所以也叫做一七九三年的憲法——雖已頒布，因軍事擾攘，地方不靖，

竟來不及實行。但是這一次由國民公會批准的新憲法，所根據的是極端平民主義，不像從前那種君主的憲法了。最重要的是——

- 一 國民有監察課稅及收稅權。
- 二 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部，不能以一部分的人民，左右全部主權。
- 三 危害國民的人，就是國賊；全國人民，皆負有討平國賊的義務。
- 四 制定選舉法及中央政府組織法。

正在這種新憲法告成以後，山岳黨中重要分子馬拉，忽然被刺；刺馬拉的是一個少女，名字叫夏羅特·科對 (Charlotte Corday)，出身貴族，極贊成平民主義，對於羅蘭夫人尤為信仰，自山岳黨打倒吉龍大黨後，本來各地不大贊成，而科對是格外憤激，因想刺殺馬拉及維伯斯比等人，替吉龍大黨復仇，不幸的馬拉，竟先遇着她了。

馬拉頗有政治材，當法人迷信英國憲法極熱烈的時候，他曾做了一部英國憲法弊害表，批評英國憲法，至為精當，後當法王逃到發稜時候，曾痛罵法王，說他是一個奸賊，後來法王回來，他又恐怕被捕，躲到巴黎的陰溝當中，避去暫時的風浪，因此他就得了一種惡劣皮膚病，神經受刺激過度，晚年有一種瘋狂的趨勢，所以卡萊爾罵他是「瘋狗」。他每日要坐在熱湯中，才能免却痛苦，從容著作。科對想刺他，扣門求見，馬拉仍坐於熱湯中，人疑其為入浴，殊不知這是他的普通習慣。此崇拜自由平等

的女英雄，會見馬拉，說是來報告康因 (Caen) 地方上的反革命情形，馬拉聽說是報告反革命情形的，非常快樂；立刻拿筆出來記錄，就在他記錄的時候，科對拔出她預先藏在身邊的利刃，將馬拉刺死。

馬拉刺死，固然足以使山岳黨人寒心，然而因此也使恐怖時代，提早實現；不過公安委員會確是先尽全力來抵禦外侮。一七九三年八月，公安委員羅伯斯比，加爾諾 (Carnot) 郭遜 (Couthon) 布利威 (Priur) 及赫爾伯 (Herbols) 等，運用其神秘的魔力，一方面徵集大兵，擊退外敵；一方面施行慘酷手段，屠殺平民。到此恐怖時代 (Reign of Terror) 已正式開幕了。

(I) 軍事勝利 要抵禦外侮，非有充分之軍隊不可，於是廣為招募，頃刻之間，大軍雲集，總數竟多至七十五萬人，由加爾諾組織。共分爲十三軍，每軍派監察二人，用以監督軍長，防其有野心或他不當行爲，深怕再有都馬利撤第二之復現，不利於家國。軍隊組織既定，立刻向外發展，聲勢浩大，不像從前那種頹敗的樣子了。

當時同盟軍，並不向巴黎進攻，均注意於佔領地方，因爲他們抱着那種瓜分的迷夢，曉得巴黎是分不到的，又何必拚命去打巴黎呢？英人想佔據登奇克，這是英人應得到的地方，然而竟給法國新軍打

敗了。奧軍也正在忙佔領法國東北部的城鎮，爲法國大將喬丹 (Jourdan) 敗於威梯格尼 (Wattinges)。

當時威廉第二，又因爲波蘭的事體，不能分身出來，布倫瑞克公的軍隊也不甚猛進，哪知道一轉眼間，如火如荼的同盟軍，已變爲烟銷火滅，所以到了一七九三年冬天，法國就沒有什麼外患了。

(2) 國內的大恐怖 本來各地是紛紛叛亂，立王的立王，舉兵的舉兵，公安委員先召回駐札邊境的軍隊，攻陷里昂，公安委員會派赫爾伯去查辦。赫爾伯是殘忍性成，五個月內，竟殺去里昂市民至二千人之多。當時國民公會也是極端暴虐，竟議決毀里昂市，更名為自由城，所幸派往執行這個議決案的，是羅伯斯比的一個好友，不忍將繁盛的里昂城踏為平地，僅毀去了四十座房屋而已。

這種慘殺的事體，頃刻傳遍了各地，馬賽和波爾多原是恨山岳黨的無道，代吉龍大黨報不平，所以才叛變，現在看見里昂演出這種慘劇，實在有點不寒而慄；所以就不再與國民公會相抗，允許代表入城，然而無辜的市民，被殺的也有三四百人，不過比較起來，還是少數。像拉本第與南特 Nantes 兩地，就慘不忍言了。

當時著名的劊子手，有加爾利 (Carrier) 福煦 (Fouche) 赫爾伯等人，尤以加爾利為最殘忍。他在南脫城，做革命裁判所檢事的時候，也不曉得殺了多少人，並且有各種殺法——

(I) 溺殺法 用船將人裝到河裏，然後將船沉去。有一次羅德斯坦號艦長，奉命裝人去沉殺，共有四十一人：內七十八歲的盲目老人一名，婦人十二名，少女十二名，兒童十五名，(內中六歲至八歲的十個，其餘五個是嬰兒。) 沉到海裏，一時不會就死，有游泳的，就用鐵棒，拿他打死。

(2) 砲殺法 將成千成百的無辜市民，他們以為是反動者，一起綁送原野，用槍砲對住他們亂轟，

弄得血肉模糊，尸橫遍野。

(3) 燒殺法與爆殺法 將他們心目中所認為犯罪的，綁起來用火燒，慢慢兒燒死，就是燒殺法。

有時用火藥，一經爆發，頃刻送命，叫做爆殺法。

(4) 活埋法 將地掘成一個深坑，然後將活人埋進去。二有時逼着犯人自己動手掘坑，掘好之後，

自己跳進去，然後由別將他埋好。

(5) 斷頭檯 一名義羅丁機，因為這是議員義羅丁 (Guillotine) 發明的，是一種殺人的機器，只須

機器一搖，人頭就落地。此機自一七九二年八月後，即用為刑具，一七九二年的『九月殺戮』

，此機即大顯威風，一七九三年路易十六也是死在這種斷頭檯上。這一種算是極普通的殺人

方法。

加爾利有一種殘忍的天性，他看見受刑的人愈痛苦，他才愈快樂，這叫做『見血笑』；他自己曾說過

，生平的愉快，無有過於在革命裁判所內當檢事的時候，看見許多教徒，一方面切齒憤恨，一方面痛苦

受刑。他以為最樂，這還有什麼話說。總共南脫市民，被加利爾殺去五千餘人，還有人說殺去老幼

二萬四千餘人，這真是一個殺神。然而恐怖時期過後，大家痛定思痛，總覺加利爾殘忍，也把他送到

斷頭檯上，一嘗義羅丁機的風味。當他被捕時，他曾力辯自己無罪。正他說：

『每天砲殺百五十人到二百人，這些事我都承認；但是要曉得，這是公安委員會的命令，我不過

執行而已，這何能怪我。當我拿殺死數百人的消息，送給公安委員會的時候，會中諸公，無不拍手稱快，且登報譽揚。現在說我不好，這不是冤屈嗎？』

雖有這種辯論，無濟於事。實際的確是委員會的命令，加利爾固然是罪不可赦，公安委員會也要負一大半的責任。

拿 破 崙



都倫擁立路易十六王子，堅守孤城，作困獸之鬥，且與英海軍通聲氣，一時頗不易下手，虧得當時有個無名的砲兵士官，叫拿破侖（名）波那帕脫（姓）（Napoleon Bonaparte），力主佔據都倫港外的一個海角，以使用砲攻擊英國海軍，果然英國軍艦，不能停留，都倫市民多逃上英艦，一起逃去。於是都倫陷落，國民會議代表入城，大開殺戒。都倫市民，本為二萬九千，不到幾個月，就少去七八千人。

現在要講到拉本第，拉本第的農民，同巴黎派來的軍隊，頑強抵抗，然而一市的農民有限，巴黎派來的軍隊，陸續增加，終於不能抵抗，拉本第的慘劫，也就不能幸免了。計共屠殺婦女約一萬五千人，幼兒約二萬二千人，男子數萬人；這種慘劇，真是為從前所未有，那些殘忍的代表，如加利爾之類，雖說後來也被送上斷頭檯，然而已救不活這些無辜被殺的民衆，尤其是最可憐的弱女嬰兒。

羅伯斯比當時充當公安委員長，一切生殺大權在握，要用恐怖來鎮壓各州的叛亂，凡是稍有反對山岳黨嫌疑的人，一概拘捕治罪，在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七日，頒布嫌疑刑律九條：

- (1) 非難革命政府的殺頭。
- (2) 不反對王黨及中立黨的人殺頭。
- (3) 口言自由共和革命，而實際上與貴族，富紳及僧侶來往的殺頭。
- (4) 不贊成新憲法的人殺頭。
- (5) 不熱烈幫助巴黎市政府的人殺頭。
- (6) 出入高級會議的人殺頭。
- (7) 曾在立憲黨拉發易部下過的殺頭。
- (8) 不力爭自由的殺頭。
- (9) 急言高論，搖惑人心的殺頭。

自從這種禁令頒布，人民的生命就格外危險了。執行這些事體的，就是當時的「革命裁判所」，在吉龍大黨未失敗以前，也就設了，專為懲辦反革命的嫌疑犯，初設的時候，遇事尚能審慎，不過後來，就不堪聞問了。因各處的不平，裁判所也逐漸增加，最多時有一百七十八所，其中有四十所是移動的，一所能夠代替幾所用。裁判所的檢事，對於無辜的罪犯——那怕就是嬰兒——可以隨意宣佈死刑，

就地正法。如巴黎裁判所，自一七九三年四月十六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九日，共殺二千六百二十五人。

一七九三年十月，路易十六王后馬利·安多妮，被人控告有反革命的嫌疑，經裁判所審問，宣布死刑，接着奧蘭斯公腓力及王女被殺死；吉龍大黨人被殺的也不少，羅蘭夫人也被殺了，羅蘭在鄉間，聽到夫人被殺的消息，他就自殺了。

這場大殺戮，真是殺得人人恐怕，個個驚慌，不但反對黨銷滅去，就是不反對的，也順便殺去不少。好了，現在山岳黨要開始自家互相殘殺了。在恐怖期中，段登，赫伯特（Habert）巴黎市政府領袖及羅伯斯比三人，實具有無上權威，段登頗得甲考賓黨黨員的信仰，他們對於這種流血政策，首先厭惡了，以為各地既已平靜，不應該還行這種恐怖政策。赫伯特是依然主張激烈，他以為不如此，革命不會成功。因此同是一個甲考賓黨，又分出溫和（以段登為領袖）與激烈（以赫爾伯為領袖）兩派來了。惟有羅伯斯比，目空一切，陰鷲險狠，手段殘忍，生性好殺，那怕是最好的朋友，最親的同志，他每為忌妬心所驅使，說殺就殺。

赫伯特派滅亡，赫伯特原是馬拉的好朋友，自馬拉被刺後，他就代馬拉掌握政權，和段登，羅伯斯比很要好，儼然成為甲考賓黨的三大人物。他不贊成宗教，要廢去基督，另創理性教（Worship of Reason）來代替它。假國民公會議事堂開會發起，演說理性教的宗旨及優點，竭力攻擊基督教的迷信

，一時博得多數人的贊許，特假聖母院大禮拜堂（The Cathedral of Notre-Dame）裝飾一個女伶做理性女神，舉行理性教成立紀念式，極一時之盛。他恨各寺院的那種峨特式建築，高聳入雲，違背了平等主義，一律毀去；再寺院內各種彫刻品及繪畫，帶有貴族的臭味，也一律取消。赫伯特這種舉動，最初羅伯斯比也表示贊成的，後見他的名聲日大，不禁起了妬心，再加以羅氏是信基督教的，所以他就反對起來，赫氏又改革舊曆，發表共和曆，廢除星期，改爲每十天設一天休沐。羅氏久懷疑忌，只要有隙可逞，就立即下他的毒手。他先強迫赫氏取消這種理性教，赫氏自然不答應，他就到國民公會裏，提出彈劾：這個給羅伯斯比利用慣了的國民公會，對於羅氏的提案，怎麼會不通過呢？所以赫伯特及其黨徒十七人，於是就被捕送到斷頭檯上去了。時爲一七九四年三月廿四日，共和新曆已行了十二年，復行廢去。

段登派的滅亡 赫伯特既死，僅有段登與羅伯斯比共握政權，謀害赫伯特，段登曾幫助過羅氏，他現在忽然覺到羅氏的狠毒，頓起『冤死狐悲』之感。他刻刻防羅氏的害己，因而對於慘殺政策，竭力反對，德保倫幫助段登，並發行雜誌來鼓吹和平，更要釋放二十萬政治犯。羅氏對段登的猜忌，也就與日俱深，拿從前對付赫伯特的手段，來對付段登了。他又在國民公會內，彈劾段登，說他私通王黨，反對革命；這時國民公會議員，那個不怕他的勢力，大家自然無異議，所以段登同他的徒黨六人就被捕了，不久於一七九四年五月四日死於義羅丁機上。

羅伯斯比滅亡 羅伯斯比先後將赫伯特，段登殺去，現在是大權獨攬，似可以高枕無憂，然事實上適得其反。他的精神，似已帶有病態，反對黨雖沒有，他依舊是疑懼。赫伯特死後，他在議會內提出『有神論』及『精神不滅論』，得議會通過。定於六月八日，舉行慶祝大典，慶祝他所贊成的『最高主宰』，這一天，他自己親率會衆遊行到大校場，服裝顯明，攜帶花朵與麥穗一大束，威儀赫赫；當場將無神論及一些邪像，一起焚去，隨藉一種巧妙的機關，推出一個火不能燬的『智慧之像』，來代替無神論，羅氏又有很長的演說；這總是他的勝利。

事後他冷靜了一個月，到了七月內，他又活動起來，他那種殘忍虐殺的主張，在他演說的時候，自然流露出來。他在六月十日，曾頒布過兩條法令：

(1) 沮喪人民元氣的，妖言惑衆的，或提案反對自由的，皆處以死刑。

(2) 凡反對革命的，或陰謀反對的，無論何人，皆有告發權；那怕就是國民公會議員，國防委員，公安委員，以及特別委員，皆得直接處分，不用革命裁判所審問。

這兩條法令，利害得很，明明他是一個至尊無上的威權者，誰反對他，他就可以自由處分，不須裁判，他就可以宣布人的死刑。這兩條法令，他是完全為對待國民公會及其他委員而設。到此國民公會也不願給他利用了，因為人人因此自危，朝不保暮，在羅氏防患不為不週，而其結果，適以自殺。當他發布這兩條法令後，議員就有『議員也適用這種法令嗎？』的疑問，羅氏堅稱適用，委員及議員均

反對，羅氏復在甲考賓黨俱樂部演說適用的理由，國民公會反對的聲浪，也愈播愈高，到了開會的時候，羅氏想蹂躪議會，議會也早有預備，羣起反對，有人用小刀對準他的心口，不許他發言，羅氏大呼道：『我要求自由發言權』，大衆不許，他氣極了，喉嚨一時失音，口流血沫，大家譏笑他，說他的喉嚨，被段登的血塞住了。他還倔強，大家就不客氣地將他及他的羽黨一齊拘捕起來，用他對段登的方法來對待他。

這時巴黎市政府，是羅氏的黨羽，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刻率兵來將羅氏搶去，於是國民公會同巴黎市政府成了對敵的現象，兩方軍隊相持於凡爾塞宮外，時市政府方面的領兵官翁利奧 Henricot 因飲酒過多，爛醉如泥，雙方正在談判中，市政府軍隊不知何故，忽然覺得國民公會的舉動正大，對羅氏不表同情，輸誠於國民公會，頃刻歡呼之聲振天地，羅氏就在這歡呼聲中，決定了他最後的命運，羅氏同他的黨徒卅二人又同時被捕。

羅氏被捕後，經過了十七小時的痛苦，面色慘白，雙目緊閉，不發一言，頸骨因傷用粗麻布紮束；於七月廿七日，羅氏及其黨徒一齊送上義羅丁機去了。卡萊爾說羅伯斯比直到臨刑時，見大刀將下，猶怒目而視，尙想同它奮鬥；這未免太滑稽了。

好了！『恐怖時代』也隨着羅氏一同去了！七月二十八日，又捕殺過激黨七十人，取消革命裁判所，釋放國事犯，國家大權，仍歸國民公會，於是由恐怖時期回復到和平狀態。

第十一章 法蘭西的革命危機

一、恐怖時代的回顧

有人說『恐怖時代』固然是慘殺，流血，但實際上並不若所傳之甚，並且法國的一般人，也不受若何的大影響；即以巴黎而論，並不見得人人自危，像卡萊爾，狄更司（Dickens）那班小說家加倍形容所說的境況；商業照常進行，公共娛樂場，俱樂部，照常擁擠；貴族被殺的，固然不少，平民的康樂，尚未大擾。這是說恐怖時代的殺戮，並不算多，其實連柔弱的婦女同無知的嬰兒都殺去不知多少，不過現在法國的史冊，記載略有不同，因而生出疑問，就說是不多，然而也就可怕了。至於小說家的渲染，當然有過火處，不能拿它作正史看。

國民公會的改革事業，實在不可輕視，除召集軍隊，打敗同盟軍，開憲法會議，制定憲法不算外，在那個百忙之中，還建設了不少事業，革掉了不少陋習：

1 規定初等教育制，為後來的模範。

2 編定法典，為法蘭西一切法典的根據，後來拿破侖不過依照這個法典，加以修改，大家就尊之為拿破侖法典了。

3 衡量的制定，到現在為歐陸諸國所通用。

4 廢除舊名稱，如先生(Monsieur)太太(Madame)之類，一概不用，改稱『公民』及『女公民』

5 巴黎城中街道，名稱含有君主及貴族臭味的，也一律更換。

6 均貧富，將籍沒貴族及教士所得之財產，分售於貧民；所以小康之戶，增加不少。

7 一七九三年五月頒布『最大限律』(Law of the Maximum)，就是將人民食品的價值，規定一個最高標準，不許超過；惟此條進行，感受到很多的困難。

8 限制紙幣跌價，國內不平靜，金融首先受影響，當一七九六年，紙幣已濫發到四萬兆佛郎，弄到後來，三百佛郎的紙幣，僅值了一佛郎的現金。

這一個經濟難關，始終沒有能打破，在前面講『法國革命的要因』已儘講過了；自一七八九年革命發動，直到現在一七九四年恐怖時代終局，經濟問題，依舊是未能解決。所以恐怖時代雖說告終，而法國的革命潮流，方興未已。

一七九三年的新憲法，並未能實行，因在『恐怖時期』那種驚慌擾亂之中，談不到什麼憲法不憲法，先是公安委員大權在握，後來是羅伯斯比『朕言即法律』，直等到『恐怖時期』過去，到了一七九五年，產生了第三次的共和憲法，這一次的憲法，依舊是由憲法會議制定，國民公會批准，從一七九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起，到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止，共行了四個年頭；因為拿破崙的『專政制度』成立，所以這種共和憲法就根本打消。可是這一次憲法，與從前不同的地方，從前的立法機關，總是一院制；這一次的

憲法，却是改爲兩院制了。一是下院，名爲五百人議會；一是上院，名爲元老議會。元老議員要年滿五十歲以上的男子，娶過妻或鰥居的，才有被選的資格。這是關於立法方面的情形。

行政方面設立督政部 (Directory)，由立法機關選舉出「督政官」五人，管理政務。

當這次憲法，尙未完全制成的時候，外間反對的空氣很濃；因爲當時中流社會重復得勢，仍想恢復君主立憲，並且極不滿意於暴民專政。憲法會議深怕共和給他們傾覆，就議決選舉新議員時，須在憲法會議的議員內，選出三分之二的人數。他們又很信軍隊有維護共和的決心，所以他們又議決將新憲法交與軍隊，以期憲法的實行。同時又召集軍隊，駐於巴黎近郊，就使有反動，也可以易於鎮壓；因而巴黎的富民，看見這種情形，異常憤怒，就召募國民軍來攻擊他們。

原來的巴黎帶劍團，全是些暴民烏合之衆，全賴羅伯斯比等爲之指揮，等到羅伯斯比等一死，暴民失了領袖，紛紛的自行解散。於是乎中流以上階級的子弟，出來組織一種「美裝青年團」(Jeunesse

Doree) 充當市內警察，維持治安；一七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解散甲考賓黨及其他政黨，會社。亂民偶有擾亂，青年團以迅速的手腕來平定一切，因而青年團的勢力，日漸澎漲，可是這些青年團全是出身於中等階級或貴族，自然而然地傾向於王政，再加以有一部分人民以爲亂黨是要行共和的，亂黨既然撲滅，共和就不應實行。這是將共和與恐怖成了一種聯想，人心厭亂，因而波及到共和，這也是當時想恢復王政的一種原因，也就是日後拿破崙帝政時代所以終能實現的一種潛機。現在看見議會調兵遣將，格

外使富民發生反感；國民公會原定於一七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自行解散，然而竟等不到解散，王政黨，青年團並聯合一部分國民軍，共有三萬餘人直逼推勒里宮——議場——而來，聲勢不小，已進佔推勒里宮附近的一個聖翁諾爾宮（St Honoré）口口聲聲要打倒國民公會，反對新憲法，贊成君主立憲。這個時候，伯勒士將軍（Barès 1758-1825）將他的部下一個砲兵士官名拿破崙的，推薦給議會，說是才堪重用，議會就教拿破崙負保護之責。拿破崙僅用了六千兵，放了些手榴彈，將國民軍，青年團三萬之衆，一齊擊潰，英雄出馬，畢竟不同。共和憲法，因得苟延殘喘。然而誰又曉得今日保護共和的元勳，就是他日吞噬共和的怪物呢？從此以後，就入了『拿破崙時代』了，法蘭西的國史，竟不啻是拿破崙的私人傳記。國民公會提前於六月廿六日，自動解散，組織新的執政府。

一、歧路的徬徨

不錯，青年團，國民軍，王政黨是都給拿破崙打平了。然而法國的人民心理，也能隨着他的軍隊，一齊改變嗎？這正是法國革命的危險關頭，也就是讀法國革命史所最不容忽略的部分。

法蘭西革命，以一七九三年爲分水嶺。在一七九三年以前，全國的人民心理是一致的，一七九三年以後全國人民心理是分歧的，如墮入五里霧中，不辨東西南北，所以就演出多少離奇怪誕的事體，甚至殺人放火，觸目驚心。

何以一七九三年是法國革命的分水嶺呢？因爲一七九三年一月廿一日是法王路易十六受刑之日，

並不是說殺法王是重要的一件大事，實際上因法王是法蘭西革命的惟一目標，自從殺了法王，就不會取消了革命目標。在未殺法王之前，法國人的心目中，祇有這個法王，要打倒，是打倒這個法王；要逮捕，是逮捕這個法王；要拘留，是拘留這個法王；甚至要斫殺，是斫殺這個法王；縱有處置方法的爭持，而所有的對象，是毫無分別。自一七八九發動以後，直到一七九三年，在這個時期當中，總可以說是步伐整齊，人心劃一。還要進一步的注意，就是法人所痛恨而對它要革命的，並不是空洞而抽象的『法王』一個名詞，他們是對之怒目而不肯一毫放鬆的，是路易十六。當路易十六既上了斷頭檯之後，當那個劊子手拿着王頭繞刑場三匝，大呼『聖路易的兒子升天了』的時候，同時法國人的革命目標也就拔去。從此這一縷革命的游絲，飄搖不定了。

自殺了法王之後，固然是刻刻忙打仗，忙制憲，忙財政，而實際上全國人民的心理，已陷入大混亂的狀況，到底是王政呢？還是共和呢？這時候法蘭西有三條路可走：

- 一、是制度不改，仍在波旁家找一個人出來，繼路易十六的王位。
- 二、是仿效英國，制定良好的憲法，行君主立憲制。
- 三、是絕對廢除王位，改行共和政治。

這三條道路，徘徊於法人心中，並沒有一定的顯明趨勢。如吉龍大黨領袖都馬利撒，一見到奧軍壓境，馬上想改變主張，行君主立憲，以博與人的歡心。革命沒有主張，還革什麼命？再看激烈黨

的首領羅伯斯比，直到一七九二年八月，因為要想殺去路易十六，才漸漸兒有一點共和的傾向。雖說想行共和政治，而共和政治下面還跟着一個問話符號「？」，一方面又怕波旁家復立，自己要有後患，這種遲疑不決的神情，最是革命的危機。更有趣味的是一七九二年八月，君主制的憲法，剛才制好，忽又要行共和制度，忙得個連制憲總來不及，這個舉棋不定的情形，更是革命的大忌。

當時所號稱的革命領袖們，既沒有堅決的主張，更沒有一貫的主義，使得一般的平民，竟不曉得怎樣才好，以致弄得破壞是無意識的隨意搗亂，建設是更談不到。革命領袖的指導無方，結果是令全國的人民多受若干年痛苦。

三、拿破崙揚眉吐氣

拿破崙家世 拿破崙自稱於一七六九年生於地中海科西嘉島 (Corsica)，實際上是一七六八年生，因其時科西嘉尚未屬法，所以說遲一年，却巧科西嘉已屬法了。從血統上講起來，拿破崙實係是個意大利人，他的父親是查理·波那帕特，(Charles Bonaparte) 雖說是貴族之後，然已式微，在島上亞加錫鎮 (Ajaccio) 充當律師。生有八個子女，因而貧困不堪。拿破崙是行二，小時候就很聰明活潑，精悍絕倫，皮膚黝黑，身材短小；惟舉動粗魯，有時流於獷野。他十歲以前，完全是得的母親的教訓，他父親因被選為代議士，不常在這荒島上。現在的人一講到拿破崙，總說他小時候就怎樣崇拜英雄豪傑，怎樣喜讀英雄傳記，怎樣立志有為，怎樣好大喜功，怎樣探奇覓險，說得如火如荼；固然，英雄

有異常人處，其實拿破崙的一生幸運，由於能入布利安尼（Brienne）的陸軍學校；因當時全國僅有陸軍學校十二所，必定要貴族或富紳的子弟，品學兼優，才能夠入學；以進這種學校，為極有榮譽的事體，像貧乏不堪的拿破崙，那有進這種學校的資格呢？所幸科西嘉島總督馬路波，一見知為不凡，保薦他入陸軍學校，並且是官費，拿氏一生的事業，就肇基於此，而馬路波實是他生平的第一知己，第一恩人；那時在一七七九年，拿氏不過才十一歲。

他入校之後，同學的皆是些貴族富紳子弟，驕奢淫佚，相習成風，看到他這種樸實無華，情形因乏，多已不把他看在眼裏；再加以他是科西嘉人，不通法語，土頭土腦，更對他是冷眼相看。所以他曾經告訴他的父親，說：『我因以貧乏，常為那些無恥同學訕笑，他們所比我多的，不過就是一點臭銅錢而已；自問我的思想學術，不知要比他們高出多少。』他在校中，自然是格外用功，歷史同數學兩科，尤為出衆；於是不拘教師或同學，皆另眼相看，不像從前那種冷酷了。一七八四年冬，校內同學，作一種雪戰的遊戲，由拿破崙指揮，怎樣建築砲台，怎樣攻城略地；軍事家的拿破崙，至此已完全表現出來；愈得校中同學的信任。

法國十二所陸軍學校，每年每校總要選送高材生三人，升到巴黎陸軍大學。拿破崙在布利安尼，光陰迅速，不覺已有了五年，竟當選升入巴黎陸軍大學。畢業後，於一七八五年入砲兵隊，就榮任了砲兵少尉，後以無財無勢，毫無升遷之望，鬱鬱不得志，加以老父死後，家中境况，格外艱難。他想了

將科西嘉獨立，以發展他的長才，到此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大野心家了。等到一七八九年革命爆發，他的獨立陰謀，也給人發覺，於是乎島中不能容身，全家被逐，就逃到法國。在法國三年之久，飄泊無定，這是拿破崙未遇前最困頓的時代。

大革命既起後，他就加入了甲考賓黨，竭力贊助共和運動，他這種心理，完全是受盧騷的影響，對於現狀不滿，要打破樊籠，以求平等自由的實現。熱心於共和，且贊助法國在科西嘉行新制。然還庸庸碌碌，並無大奇。等到都倫一役（見前）竟能將英國海軍擊退，一時頗爲人所推許。這可算是他初出茅廬的第一功。他看看形勢，紛亂異常，尚不肯爲人賣力，不願到拉本弟去平亂，還留在巴黎，靜待時機。因爲他是甲考賓黨人，得維伯斯比的青睞，就叫他做意大利的砲兵司令。頃刻甲考賓黨大失敗，羅伯斯比被殺，司令既未做成，倒反受了極大危機，幾幾乎拖上斷頭台去，總算是他的幸運，雖被逮而不久釋放，官還原職，出兵攻科西嘉，大敗而還。

這個時候的拿破崙，據嬌娜女士（Madame Junot）的筆記，說他是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固然他本來也不白嫩；亂髮披肩，垂頭喪氣，手上不帶手套，腳上靴子無光。至於巴黎社會，更是紛擾萬端，正在撲滅過激黨之後，人心壓亂，王政黨又蠢蠢欲動，正如洛史（Holard Roes）所言，『自由之星，在水星，火星，金星之前，漸趨暗淡。』水星是指的財政，火星是指的軍隊，金星是指的社會誘惑。大宗平民階級的子弟，充當國防軍，皆遠在邊境，一時王政黨糾合青年黨及他們所召募的國民軍四萬多

人，作最後的奮鬥——到此已與前面接頭了——議會一時危急，這無異爲拿破崙創造機緣，拿破崙得伯勒士的推荐，竟以五六千人，打退了十倍之衆，一時聲譽大起，全國皆知，頃刻升爲巴黎駐軍副將。

這伯勒士將軍，不可不算是他的第二個知己，拿破崙也就從此青雲直上。不久他同一個嫠婦名約瑟芬 (Josephine) 的，因相愛而結婚，據說約瑟芬丰姿婉孌，同伯勒士也很有感情，因此拿破崙又被任爲駐意法軍司令。而這位嫠婦，就是九年後法國的皇后。

法國革命軍的新精神 法國當國內厲行恐怖之時，正是歐洲同盟軍慘敗之日；當時的革命軍，並未經過什麼訓練，然而打起仗來，無不奮勇爭先，這是法蘭西革命聲中，軍隊的一種大變化：分析開來，約有幾種：

第一，打破資格觀念 巴士內獄陷落後，軍隊中的貴族軍官，皆紛紛逃去；自法王被殺，老將如拉發易，都馬利等又皆先後降敵，不願爲暴徒出力；也有打敗仗給監軍殺去的，如克斯丁 (Cristine) 及巴哈奈斯 (Beauharnais 即皇后約瑟芬的前夫) 等。從前的軍紀怎樣，一概談不到，充軍官的，類皆行伍出身，打起仗來，往往不拘成法，將敵人擊敗。凡有真正將才的，不拘資格，總可以做到上將，如摩勞 (Morrea) 以一個律師，成爲名將；毛拉特 (Murat) 是一個店夥，喬丹是一個布販，也都成了大將，這是軍隊中的民主精神。

第二，同仇敵愾 法蘭西革命軍說它有什麼主義，也不見得，不過人人自危，曉得國家危險，大家

一致起來救國，認請同盟軍是法國的敵人，一致向他們攻擊。

第三，確能吃苦。革命軍不避艱苦，任何困難，均不能阻擋他們的勇氣。他們衣衫襤褸，糧食不足，運輸的車輛既不完全，露宿的帳篷也未製辦，這一羣飢寒交迫的軍隊，竟能殺敵致果，在戰史上開出一種新局面。同盟軍各國無不震駭，至稱之爲『法蘭西新人』(New French) 這種革命軍的新精神，不可忽視，後來拿破崙的戰勝攻取，固然是拿破崙指揮得法，然而一大半也是虧得軍隊有這種精神。

四、督政府遣將出師

歐羅巴第一次大同盟分裂。革命軍既有那種新精神，所以能夠得到勝利，普魯士本來參戰的熱度就不高，後來看見同盟軍常常打敗仗，意大利多斯加納(Tuscany)大公國又與法單獨媾和（一七九五年二月九日），同盟軍格外勢力薄弱，普軍也就乘機，於四月十五日，與法國言歸於好，並締接下來的條約：

- 一、普魯士割萊茵河左岸的地方給法蘭西。

- 二、普魯士對於法蘭西共和國佔領萊茵河左岸，毫無異議。

- 三、法蘭西共和國承認，凡反對共和的德意志諸州，法國駐軍，一概撤退。

同年七月十日，西班牙也不願意做曠徒，來單獨和法人爲難，所以也就與法媾和。這樣一來，轟

轟烈的歐羅巴第一次大同盟，無形瓦解了；僅剩了英奧兩國，支持殘局。然而就是這兩個國家，依舊是法人的勁敵；法人要想佔據萊茵河左岸的安全，自不得不努力於軍事的進展，及政府的穩固，因此

一、組織極鞏固的中央政府；

二、政府無論發生何項事故，對外作戰政策，是不能變更。

根據新法，於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將督政府組織成功；重要機關如下：

一、督政官五人——依憲法是每年改選一次，執行一切法案。

二、上院（亦稱元老院）議員二百五十人——對於衆院的決議案，有否決權。而這二百五十人，皆是由衆院議員中選出。

三、下院（亦稱衆議院）議員五百人——有提出法案的特權，上下兩院議員，極是五年改選一次。

督政府的組織方法，是起初舉行全國總選舉，舉出三十歲以上的男子七百五十人，統稱為國會議員；再由國會議員內，互選五十歲以上的二百五十人，組織上院，其餘的五百人，組織下院。這是根據歷次會議的經驗，深知一院制容易流於專橫，所以採用二院制，可以避免那種毛病。兩院議員，每年改選三分之一；第一次七百五十人，要在國民公會內，選出五百個，免得改變議會的施政方針，牽動到國家對外作戰政策。又從國會議員內選出督政官五人，總攬國家一切政務，為最高行政機關，有進退

文武百官的權力，任期五年，每年改選一人，以免一時全換新人，行政上發生劇變。

督政政府既然組織成立，第一件要事，就是派遣軍隊，不僅是抵敵外侮，並且含有侵略的性質。

當時法人認奧地利爲法國唯一的政敵，所以就先出兵去打它，計分三路出兵：

第一路由喬丹將軍率領，向北沿馬茵河（Main）進攻。（北路）

第二路由摩勞將軍率領，經黑林，沿多腦河（Danube）前進。（東路）

第三路由拿破崙率領，進攻意大利的龍巴多。（東南路）

這時候第一次大同盟解體，英國看見大家不起勁，也就自動地退兵，由荷蘭退守漢那瓦（Hanover）荷蘭人士，頗多傾向於共和，因建設巴大維亞（Batavia）共和國，受法國的節制。所以法人能專心一志地來攻擊奧地利。在督政府的意思，雖說派遣三軍，其實只注重第一第二兩路，第三路不過陪襯，聊以牽制奧軍而已；那知結果適得其反。

第一二路同時侵入德利志，將查理大公（Archduke Charles）所統率的奧軍擊破，乘勝長驅。然奧軍退過多腦河後，士氣忽然大振，復行反攻，將第一路軍迎頭痛擊，喬丹大敗而逃；第二路也就受了影響，急退回黑林，才沒有全軍覆沒。

第三軍由拿破崙率領，神出鬼沒，往往出敵人不意，猛攻其一部，一部潰則全體瓦解；因此所向無敵。先是與奧撒聯軍交戰，拿氏自沙福那（Savona）猛攻，將敵軍截斷，使之首尾不能呼應，撒丁軍敗

退都靈(Turin)，不得已割沙浮(Savoy)及尼西(Nice)兩地於法而和。拿破崙既無後顧之憂，就率大軍沿波河(Po)順流而下，時奧軍深怕法軍斷其歸路，也就趕快向東引退。法軍進佔米蘭(Milan)，時爲一七九六年十五日，這一次俘虜敵軍兵官共萬五千餘人，大砲五十五門，軍旗兩面。距出發時，爲期不過半月。

奧軍雖退，拿破崙跟踪追擊，教他不得喘息，奧又大敗，退守曼士亞(Mantua)，這是一個很堅固的要塞，拿破崙用包圍政策，很久還未能攻下，奧國忽派三路大兵來救曼士亞，一時法軍因衆寡不敵，頗形恐慌，幸拿破崙用各個擊破的方法，先將奧將威爾塞(Wurmser)所帶的第一軍擊破，又將奧將亞爾維基(Alvinzi)所帶的第二軍約六萬人，在亞哥拉(Arcola)攻破，因之第三軍，不戰而逃。亞爾維基復率大軍來救曼士亞，拿破崙再破之於利威里(Rivoli)，時爲一七九七年一月曼士亞遂不能守，要塞既破，法軍東進取威尼斯(Venice)。威尼斯本是中世紀一個商業最盛的獨立國，現在給法人吞沒了。

威尼斯既下，法軍已將意大利北部全部入於掌握之中；於是這『字典上沒有難字』的拿破崙就率軍渡過阿爾布斯山入奧地利境，佔領留奔(Leoben)，距奧都維也納(Vienna)僅數十里；到了這個時候，奧帝佛朗西第二大驚，才曉得不是拿破崙的敵手；俯首乞和，先結留奔停戰條約，爲一七九七年四月，後因(一)兵士離鄉日久，不無思歸，(二)法第一第二兩軍皆戰敗，拿破崙也無心戀戰；於是延至十月，有名的法奧干波法米阿(Compo Formio)條約成立了。

一、奧地利割讓意大利北部於法蘭西，承認其建設共和國。

二、奧地利割其屬地尼達爾——即比利時——於法蘭西。

三、法蘭西割威尼斯一部分土地給奧地利。

此次和約，奧地利損失不少，法蘭西所割讓的，等於慷他人之慨，本是新得到的。然而這種和約，可以看出當時的蠻橫情形，別的小國，竟聽他們瓜分宰割，為所欲為；拿破崙的武功，也從此名振全歐，他出征以來，為期不過十月，竟關地東西廣近二百里，南北亦有百餘里，這是法人所夢想不到的。奧既循服，同法人為難的，僅有一個英吉利了。

第十二章 拿破崙南征北討

一、野心的暴露

當法奧進行和議的時候，拿破崙在米蘭附近的一個別墅內，特設行轅，軍容甚盛，儀仗鮮明；所有軍官大吏，皆以一見這個怪傑為快，拿破崙顧而大樂，說者謂他的帝王思想，已在此種下了一個根苗。他說：『像這種戰功，有什麼希奇，現在不過是我的事業的發端；你們疑惑我平定意大利，是鞏固督政府諸人的權力嗎？是一心擁護共和政體嗎？這是一種誤會！……充其量督政府可以解除我的兵柄，然而我之為我自若也。國家何可一日無元首，可是充當元首的，不是僅僅乎有點政治思想，有點辯才

，或者懂一點哲理，就算好了，必定要有很大的戰功，然後才能做元首。諸位試思『要有很大的戰功，然後才能做元首』。這句話，意下不是說，『當今之世，法國的元首，舍我其誰。』嗎？萬不料地中海一個荒島上的貧兒，到此竟有九五飛龍之想。

拿破崙的野心，所以能夠逐漸實現的，有三種原因：

第一是關於他本身的。他有兩種長處：（一）思想精深（二）體力充實。既有深密的思想，他的體力又能夠使思想實現；不畏難，不怕苦，堅忍卓絕，所以能夠成功。他曾經告訴過他的朋友，說：『在我充當下尉的時候，我就每事儘我的腦力去思索，然後再想實現此理想的步驟。』這不啻拿破崙自述一生成功的秘訣。

第二是關於西歐的國情。十八世紀末葉，西歐各國，分崩離析，如奧地利，意大利等，皆是無數的小國，大家各不相顧，一遇戰爭，更不能通力合作。所以拿破崙能將他們，各個擊破，橫行歐陸，如入無人之境；雖說歐洲大同盟，結過好多次，總因它們一遇到利害衝突時，彼此就不相顧了。拿破崙也利用這一點，所以能着着勝利；不過後來，拿破崙的失敗，仍是受的這種同盟影響。

第三是關於法國的國情。督政府初成之後，法國有幾個最大的難關，不易解決，分述各左；

I. 財政問題 這是一個老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新問題，自從革命之始，直鬧到現在，依舊是沒有辦法；這是法國革命聲中的一個魔鬼，人民也不知殺了多少，憲法的會議也不知開過若干次，經

濟的難關，依舊不會打破。

2. 民生問題 因為經濟困難，影響到人民生計，當時甲考賓餘黨及帶劍團餘衆，除圖謀暴動以外，別無謀生的方法；他們爲飢寒所迫，窮困不堪，所以時時想乘機暴動。

3. 和平問題 因為暴徒時思蠢動，使得一般平民不能安居樂業，更因恐怖之後，人心厭亂，但求太平無事，不管其他，帝制也好，王政也好；大革命聲中所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主義，大家對它總有點兒冷淡了，因為在那個恐怖期中，有什麼自由平等可言，博愛是更談不到，只有殘忍。所以當時大多數的人民，唯一的要求就是這『和平』二字。

督政府要解決這三個難題，就想到派將出兵了，因為惟有這出兵的方法，可以一舉而破此三難關；第一將暴徒編入軍隊，移在國內搗亂的暴力，向外發展，可以建立軍功。第二戰敗敵人，可以得到意外的收穫，對於國家經濟，不無小補。第三戰敗敵國，軍威遠播，不但使列強不能來干涉法國內政，就是國內的王政黨，也不敢再有死灰復燃之想了。看起來是分爲三種，實際上僅有一種，老實些說，就是要掠奪敵國的財物，來救法蘭西的『貧窮病』。所以拿破崙出征的時候，督政府明目張胆地說：

『凡物之可爲吾用，或者有騰挪移動的必需者，可移來法蘭西，以濟政府的窮困』。拿破崙也很能仰體上意，覆書說：『意大說是世界上一個最富裕的國家，我想至少每年可以課得二千萬法郎』。他又鼓勵兵士，說道：

『我國家現在是窘困萬分，明知諸位愛國志士的辛苦，而不能援救；我現在帶領你們出征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無非是爲諸位飽食暖衣着想，諸位可鼓起勇氣來殺敵吧！』

然而這是一件不甚名譽的事體，出兵意大利的一塊冠冕堂皇的招牌，是『解放意大利人民，使之同享自由平等幸福』。當時意大利是一團散沙，如拿波里（Naples）王國，統治者爲斐蝶南（Ferdinand）第四，其人優柔寡斷，王后名加羅林（Caroline 係路易十六王后安多妮之姊）。拿波里北部是教皇的領土，巴馬（Parma）公爲西班牙的親屬，摩登那（Modena）公爲奧地利王族的親屬；龍巴多是屬於奧地利。威尼斯和幾奴亞（Genoa）雖然是兩個獨立的，較古的共和國，然而國力衰微，不足以當一擊，僅有撒丁王國，算是庸中佼佼了，擁有比得蒙（Piedmont），少浮，尼西及撒丁島（Sardinia）諸地。國數雖多，各不相謀，所以拿破崙能大獲勝利。

拿破崙既得了意大利北部之後，何嘗是解放人民，却大事搜刮，縱兵劫掠，這却是戰勝國對於戰敗國應有的權利，一七九七年三月十日，他曾報告部下，說：『我們所獲得的財貨，除去供給我們自己用的不算外，繳納國庫的，已超出二千萬佛郎以上，更有各種寶石，藝術品等無數』。這一筆鉅款，竟超出拿破崙預算以外，以民窮財盡的法蘭西，得到這種意外收入，不可不算是一劑補藥。法人崇拜拿破崙是不僅因爲他立了一點武功，是因爲的確實了他的實惠了。加以第一第二兩軍均遭失敗，所以只有拿破崙，頓成了天之驕子。當法人看見巴黎博物館裏，陳列着意大利的奇珍異寶時，不自覺地從愛

國心中，發出了一種崇拜英雄的概念。

二、遠征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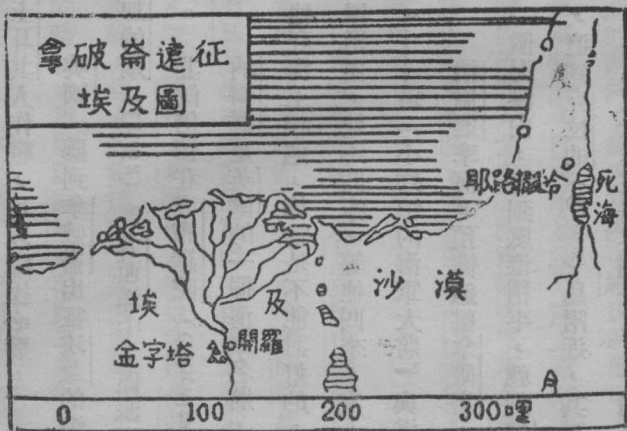
遠征埃及這回事，第一步是導源於督政官中主戰派的勝利；第二步是英法對抗的結果；第三步是拿破崙自己的雄心。

法國的經濟難關，總可以勉強渡過，然而督政官中，顯然分爲主戰與和平兩派。主戰的主張，前已見過；主和的是以爲改造伊始，建設方殷，戰爭不停，什麼事總不能興辦。督政官暨議會經一七九六年改組後，主和派頗佔優勢；加爾諾 (Carnot 1753-1823)，巴爾德列米 (Barthelemy) 本督政官中最有聲譽者，初本主戰，後迫於大勢，不得已隨從主和派。路易十六王——路易十八王——又勾結王政黨，一時國勢危急。主戰派暗將拿破崙部將奧格魯 (Augereau 1757-1816) 自意大利召回，以重防衛，一七九七年九月三日，巴黎市即特別戒嚴，第二天，即有名的『一七九七年九月四日政變』突然爆發了，封鎖議事堂，捕捉主和派，加爾諾，巴爾德列米，及辟齊格路 (Pichegru 時充下議院議長) 等被流到南美洲法領加雲 (Cayenne) 的地方；加爾諾逃至英倫。主戰派大獲全勝。

環顧四境，意大利是不成問題，奧地利又新修和約，通歐洲大陸與法人爲敵的，僅有一個英吉利了。

拿破崙自意大利回巴黎，默察巴黎人心，雖說對於一己的戰功，已有相當的信仰，然而還不能安戴

王冠；又想久居巴黎，亦非善策，不但已得的令名，恐將喪失，並且養尊處優，要變成一個無用的庸人了。所以就遠征埃及，建議於督政府，力言遠征埃及的利益；既可以壟斷地中海的商業，更可以阻



，實在是受的野心和虛榮所驅使，根本上是一件極粗魯的舉動；第一法國海軍，不及英國；第二埃及當

礙英國與印度的交通，因英法之間，猶處於敵對的地位，此策頗為督政官所贊許，加以拿氏在意頗著戰功，大家對他格外信任，或者埃及也有許多金銀財寶在那裏，等拿破崙去搬運；所以督政府一致通過，命拿破崙遠征埃及。其實拿破崙心裏，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一則是要想效法愷撒 (Caesar) 遠征高盧，立功異域，以增高自己的地位；一則是將國中精銳，率領出征，使督政府陷於孤立的地位。以便他日乘勝回來，可以聽自己指揮。督政府恐拿破崙在家不易控制，也就樂得調虎離山，讓他遠出；於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九日，率領陸軍精銳三萬五千，海軍一萬，船六百隻，自都倫出發；同行中聘有科學及工程師百二十人，專為殖民地將來建設的預備；這不能不佩服拿破崙思想的細密，此種組織，已有一點類似軍政治部的意味了。不過他這次遠征埃及

時隸屬於土耳其，土耳其的軍力也未可厚侮。拿破崙竟毅然不顧，以爲用我這種訓練過的軍隊，去和土耳其人作戰，可以穩操必勝。一七九八年六月九日，法軍進佔馬爾他 (Malta)。

英國一聽到拿破崙出征埃及的消息，立刻戒備，總以爲他地中海不易飛渡，其時英國主力艦隊方在加的斯 (Cadix) 外大西洋中，僅派副提督納爾遜 (Nelson 1758-1805) 率領海軍精銳，至地中海兜擊。其餘仍留在直布羅陀 (Gibraltar) 海峽附近。

納爾遜是英國的一個海軍名將，他在海軍上的將略，正同拿破崙在陸軍上的將略一樣，拿破崙要同他在海上相遇，終歸是不能討好的。納氏小時，不曉得什麼是『怕』，——他小時，一日，在外忽遇暴風雷雨，他不回家，等他回來；家人問他，『你不怕嗎？』他說，『怕是什麼，我就不曉得什麼是怕』。——這『不知怕的海軍大將』與這『不知難的陸軍大將』相遇。自然有一番惡戰了。

納爾遜率海軍預備追擊拿破崙，中途忽遇颶風，海水如山，不能前進，只好暫避於撒丁島東南的一個海港內，等到風浪稍平，就到拿波里港一打聽，才知道拿破崙已經出兵，於是加足速度，向東追趕，追到克拉的 (Crotone) 島附近，其實早已追到，可惜因爲在夜裏，大家彼此不知；納爾遜一直追到埃及，結果反較拿破崙早到一日，一看，並沒有敵人，於是轉向叙里亞，將歸克拉的的島，方才得到『拿破崙到了埃及』的報告，馬上又回到埃及，果然看見許多法國軍艦橫在尼羅河 (Nile) 口，亞保基耳 (Abou-

ukir) 灣內。納氏既然發見了法國軍艦，他就乘法人的不備。猛力進攻；時在八月一日的晚上，法國

陸軍已多數上陸，海軍旗艦（司令艦）上方開着會議，也曉得英海軍趕到，總以為明晨才來攻擊，萬想不到納爾遜竟於當晚率領艦隊，借着一點微光，在淺水中向前猛進，雖然擱淺了一隻，倒反可以做他們前進的南針；此事甚險，納氏的部下，雖加以勸阻，無奈這位不知怕的將軍決計前進，戰事立發；等到法海軍知道，已來不及招回陸上軍隊，匆促備戰，手忙腳亂，經不住納氏分軍艦為兩隊，左右夾攻，在那個夜色迷茫之中，兩軍鏖戰；不久法艦中砲起火，最後連法國旗艦東方（Orient）號，也被燒去，此時曉色尚未透明，兩軍命運亦已大定。這一次是歷史上有名的戰爭，叫『尼羅之戰』或叫『亞保基耳之戰』。

再談拿破崙在埃及亞歷山大黎亞港上陸，雖說海軍失敗，然而陸軍依舊是所向無敵，金字塔一役，竟成了埃及的霸王。此時拿破崙與祖國已失了連絡，因想率性東征，由陸路進窺敘里亞 Syria，同時土耳其也正式對法宣戰，兩軍大戰於阿克（Acre），土耳其得英人的幫助，法軍大敗，退保開義羅（Cairo）在亞保基耳灣附近，復大敗土耳其。然而法軍大砲在海戰時損失去不少，戰鬥力大減，又因天氣不好，兵士多染瘡疫，死者累累。拿破崙到此才悔遠征埃及的失計，然而遲了。正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時候，忽聽到歐羅巴有第二次的大同盟，督政府窮於應付，於是這位野心家遂決計歸國。將軍權交給古勒巴（Kleber），自己同許多將校分乘兩隻小軍艦返國，途中，幾乎給停泊在西西里島的英艦窺見，總算運氣好，一路平安，於一七九九年十月，由佛勒哲斯（Flores）在法國西南端（港）登陸。遺留在

埃及的法軍，尙繼續支持，到一八〇一年，才投降英軍。

三、第二次大同盟與拿破崙執政

拿破崙有一大政敵，其名爲維廉比特 (William Pitt or pitt the younger) 或稱小比特，富於政治天才，當英王喬治第三時，率自由黨組織內閣，標榜正統主義——卽法蘭西者乃波旁家之法蘭西——聯合歐陸各國，專與拿破崙爲難；於是這若大的歐洲，竟成了他們兩雄競爭的場所。當時黨拿破崙的，以自由共和爲號召，黨比特的，以正統爲依歸，於是縱橫捭闔，極盡能事。比特反對拿破崙的理由有二種：

第一英吉利受法蘭西革命影響 自法蘭西大革命爆發，使得歐洲全社會不寧；英吉利也受有同樣的損失，民氣浮躁，蠢蠢欲動，國會也提倡革新說。其間尤以信教不同，種族不同——愛爾蘭是克耳茲 (Celts) 人——的愛爾蘭人，受的影響尤大，時時起暴動，與英人爲難；法蘭西共和一日不滅，英人就一日不安。其罪一。

第二破壞歐陸均勢 法國革命軍，南征北討，戰勝攻取；平定尼達蘭，和蘭，又吞并了意大利，法國土地日漸加多，就是別人家土地日漸減少。破壞歐洲均勢，其罪二。

其實英人唯一的恐慌，是怕法人搗亂地中海，危及它的商業主義及殖民政策；所以始終主張強硬對付，不恤訴之於戰爭。

小比特爲老比特之子，一七五九年生，長拿破崙十歲，從小就聰明伶俐，他的父親就很喜歡他，說他將來很有希望。他二十一歲時畢業於劍橋大學，二十二爲衆院議員，二十三爲財政大臣，二十四爲內閣總理，時當法蘭西革命初起，他就表示反對，等到拿破崙勃興，他反對得更烈。自尼羅河戰後，法蘭西海軍完全覆沒，給英國捕去九艦，其餘的也都受了損傷，拿破崙又被隔斷在埃及，這是老天給比特的一個鎮壓法國革命的大好時機；所以一七九八年末，比特出來，聯合奧地利，俄羅斯，土耳其，拿破里，葡萄牙，及德意志——普魯士除外——諸聯邦，成歐洲第二次抗法大同盟。內中俄皇保爾（Paul）嗣加他隣第二女帝後，維護正統，尤見熱心。一方面迎接法國貴族，加以優待；一方面派海軍幫助土耳其，嚴防法人侵略，派陸軍聯合奧地利軍，幫助意大利恢復原狀，一時軍容甚整。法督政府所派的軍隊，皆先後戰敗，雖曼西那（Messana）軍擊退俄軍，也不過僅能保境，不能發展；一時國內紛亂又起，甲考賓黨餘衆又蠢蠢欲動，國勢危岌，人民總想有一個剛毅堅強的大人物，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迅速地來挽救這種危局；因此對於拿破崙，就好像大旱之望雲霓了。

拿破崙既自埃及歸來，一到了巴黎，大家一致擁戴，高呼『英雄歸來了』，好像法蘭西有了救星一般。可是拿破崙倒反鎮靜起來，暫時家居，謝絕兵事，埃及的失敗，更是諱莫如深，轉誇張亞保基耳打勝的功績，引得巴黎人民，愈加愛戴。督政官亞伯西哀及德孜斯（Ducos）也皆以爲要救法蘭西，非拿破崙再出不可。於是拿破崙再握兵權，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的政變也隨之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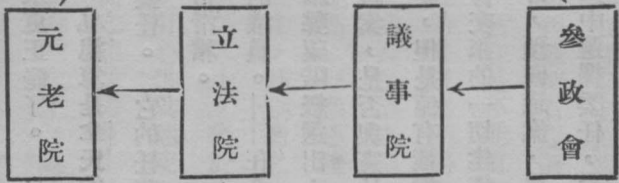
拿破崙陰謀推翻督政府，首先解散五百人的下議院，議員奮激，大聲呼叱，拿破崙幾無法應付，幸其弟琉細安 (Lucien) 率兵入院，用武力解散，放逐反對派議員三十人，就由琉細安充主席，與其餘議員，共同開會，議決組織執政政府，公推執政三人，以拿破崙充首席執政；餘二人為副；西耶斯及德孜斯當選。並由執政官會同元老院及特派委員等，重訂新憲法；自一七九五年來所行之共和憲法，至此告終。新憲法的規定，列表如左：

名稱	人數	任期	每年俸給
第一執政 Consul	一人	十年	五萬佛郎
副執政 Consul	二人	十年	萬五千佛郎
元老院 Senate	八十人	終身	二千佛郎
議事院 Tribunal	百人(每年改選廿人)	五年	千五百佛郎
立法院 Legislativbody	三百人(每年改選六十人)	五年	一千佛郎

此次拿破崙所訂的『神秘憲法』，實為由共和轉回專制的一種過渡憲法，名目上尙未推翻共和，實際上拿破崙大權在握，已無異於專制的帝王；後來拿破崙帝國的產生，在此已露了端倪。此外尙有一參政會，由國內名人組織而成，拿氏又自為會長。現在再將各機關的權能及關係，立表說明：

(第 一 執 政)
拿 破 崙

執 政 官



全 國 聲 望 階 級

各 省 聲 望 階 級

各 城 聲 望 階 級

全 國 人 民

一執政官 爲全國行政的最高領袖，所好的，專制的帝王僅有一人，這却除拿破崙爲第一執政之外，尚有兩個陪襯，其實進退文武百官的大權，全在第一執政之手。現在拿破崙已成了實際上的帝王，不過名義上尙未更正罷了。也有人說他這一次政變，完全是模仿愷凱的「三頭政治」然而亞伯西哀的贊襄匡助，也總算是拿氏的第一忠臣。

二元老院 議員由執政委任。 它的任務：

1. 選舉執政官——這非常滑稽。

2. 選任議事及立法兩院的議員。——在全國聲望階級內選任，全國的聲望階級由各州聲望階級選出；各州聲望階級由各城聲望階級選出；各城聲望階級由各地人民公舉。

3. 審查立法院所通過的議案，是否與憲法相合。

三立法院 表決一切議案，但是僅有議案能行與否的「表決權」，沒有究竟合理與否的「討論權」。

四議事院 討論由參政會交來的一切建議案，但是議而不決，與立法院決而不議，互相爲用。

五參政會 承執政官意旨，預備議案，提交議事會。 類似國務會議，完全在執政指揮之下，會員

由首席執政在國內名人中選擇委任，拿破崙自居會長。

這一次名共和而實專制的憲法，居然製好了，爲慎重起見，經過全國人民表決的手續，畢竟拿破崙手腕高強，人民爲其戰功所震眩，再加以渴望和平，所以這一次國民表決的結果，竟以三百零一萬一千

零七票對一千五百六十二票通過。從此全法的人民，已不自覺地拜倒在拿破崙的鐵蹄下面。

拿破崙實行中央集權的制度，凡各地政權，皆握在中央政府之手，即不啻握在拿破崙之手；各省置省長一，省長下面有區長，區長下面有知事同警長，皆由第一執政官委任；各地區長，拿破崙稱它爲『小第一執政』，這種制度，以後雖稍有變遷，然至今仍爲法國政治組織的根本。有人因此就頌揚拿破崙的政治長才，可是他的野心，實在是不能寬恕。

韋爾斯曾慷慨地說：『此時拿破崙所得之機會，可謂得未曾有；吾人處此地位，儘可自策自勵，鞠躬盡瘁。以爲社會謀安寧，爲人民造幸福。蓋當其時，舊事舊物，或掃蕩已盡，或奄奄待斃；新勢力瀾漫宇內，方求其形式與途徑；羣衆心理，痛定思痛，又莫不喃喃私語，以冀天下大同與永久和平之實現。倘令此人有深遠之眼光，具創造之想像，屏功利之私心，則正可爲人類建遠大之事功，照耀史乘，若日月之光被寰宇。歐美人士，鑒於新時代之初開，對於拿破崙莫不引領而望，此不僅法國爲然也。法國本已在其掌握之中，甘心供其驅使，雖酷愛和平，然有類利劍，亦樂有兵戎之事；當此迴旋大局之際，萬事皆具，獨少崇高之想像力耳！今拿破崙既無此崇高之想像力，於是高踞此絕好機會之山巔，有如牡雞之趾高氣揚雄踞糞堆之上，其遺留於史乘上者，唯見一自大，虛榮，貪婪，狡詐所混成之人物，輕視他人而模擬愷撒，亞歷山大 (Alexander) 及查理曼 (Charlemagne 742-814)，向使無人血滲透其間，則此種模擬，直成笑柄耳。直至後來，如韋爾斯 (Victor Hugo) 所言：「雖上帝亦不堪拿破崙之

擾」。卒至見棄於世人，放逐於大西洋之荒島，以終其天年；猶復一再說明其昔日鑄成之大錯，如何敏慧。孤寄炎熱之荒島，以射獵禽鳥爲事，並與一下流之伴侶，斤斤於敬禮問題而與之衝突，抑何不憚煩至此耶！」

韋氏之言，誠有見地，以爲他有這種好機會，不用來向光明之路上跑，却向黑暗的死路上走去，替他可惜。然而可以不必，因爲他所以要造成這種機會，所以要大權獨攬，完全是爲自私，野心，慾望等所支配，並不是要福國利民；他的心中，只有科西嘉島上的波那帕脫族，並不知有法蘭西的人民，哪裏更有『世界大同』那種遠大的觀念呢？所以拿破崙自做少尉起，甚至於可以說從做陸軍學校的學生起，一直到做執政之前，是革命的，雖有野心，尙未十分暴露；等到一做了執政，野心完全暴露出來，同時也就成了一個反革命的首領。這可憐全法的民衆，顛倒在他的威力武功虛榮之下，受他蹂躪，給他犧牲。

現在已將拿破崙在國內所演的戲法講過，要談第二次大同盟的結果了：當督政府時代，銳意建設共和國於四隣，以增加法國共和的勢力，在一七九九年春，法國軍隊，到處打勝仗，所想的天然疆界，可以說如了心願；像北部得到萊茵河左岸奧領的尼達蘭及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土，南方得到沙浮公國；四隣還有五個共和國——赫爾威狄克 (Helvetic) 巴達維亞，里高利亞 (Liguria) 羅馬及西塞芬 (Cisalpine)——好像是法國的屏藩。這樣很好，不過等到第二次大同盟一來，形勢完全改變，時拿破崙遣征埃及

，督政府所派的軍隊，紛紛爲俄奧聯軍擊敗，萊茵河左岸及意大利北部的地方，又完全失去，俄奧聯軍合力進攻幾奴亞（Gera），法軍固守。

拿破崙既做執政之後，曉得人民厭惡戰爭，於是在一七九九年耶穌誕日，發出兩封講和的信：一給英王喬治第三，一給德帝佛朗西第二（Francis II）說：『文明國間，不應發生戰爭；何必因爲一點虛榮，犧牲了若干生命財產，現在大家所需要的是和平』。英國內閣總理比特回答道：『歐洲大陸的戰爭，法國應負全責；假使法國沒有擔保和平的切實證據，英國是絕不能停止戰事；爲法國設想，最好是請波旁家復辟』。德國的答覆，雖比較來得和緩一點，然而也沒有十分停戰的表示。拿破崙到現在明白了，要和平就非自己退讓不可；要不退讓，就非戰爭不可；所以迅速地募集軍隊，預備來解救幾奴亞的圍困。

軍隊既徵集好了，就分兩路出兵；一路命摩勞率領，沿多腦河進攻維也納，一路由拿破崙自己率領，帶四萬大兵，於一八〇〇年二月，繞道由聖伯納（St. Bernard）嶺南下，乘奧人的不備，雖說這條路是山路崎嶇，進行不易，然而等到奧人發現，已經深入了意大利，奧將墨拉斯（Melas）大驚，以爲飛將軍從天而下，匆促備戰，哪裏是拿破崙的敵手，接連打了幾個敗仗，六月二日，法軍佔領米蘭，恢復西塞芬共和國。

拿破崙雖打勝了，然而還不曉得奧國的主力軍，在什麼地方；於六月十四日在馬連峨（Marengo）

附近，就分成幾路去搜尋，命副將德西 (Desaix) 帶一軍向南，哪知才去了不久，奧國主力軍以全力來攻拿破崙，墨拉斯反守爲攻，將拿破崙包圍起來，這時候法軍已陷入了險境，虧得德西一軍去得不遠，聽到槍聲，知有戰事，頃刻回軍向馬連峨反攻，裏應外合，奧軍不支，可憐德西雖在這一役就陣亡，而法蘭西軍却大獲全勝。這一次是有名的『馬連峨之戰』，奧國祇得與法軍訂約休戰；同時摩勞一軍，也所向無敵，十二月三日，復與奧約翰大公 (Archduke John) 作最後五分鐘的決鬥，大戰於浩罕林登 (Hohenlinden)，奧又大敗，只才低首下心地求和，於一八〇一年二月九日，法奧結留奈維耳 (Luneville) 和約，要點如左：

一、奧國割讓意大利北部於法蘭西。

二、奧國割讓萊茵河左岸於法蘭西。

三、奧國承認巴達維亞，赫爾威狄克，里高利亞，羅馬，及西塞芬諸共和國。

四、威尼斯仍附屬奧地利。

這許多共和國，法國所以特別注重的，並不是注重它們是共和，實在是注重它們的利益；如羅馬共和國，在一七九八年二月十五日成立，法人竭力幫助，弄到六千萬佛郎的酬報，順便還將教皇宮內的美術品，帶去不少。如赫爾威狄克共和國，是在一七九八年三月，法人在瑞士境內建設的，結果弄到八千萬元的好處。如拿破里改建共和國，是在一八九九年一月，法人也得到不少利益。再像此次新約

成立，除令龍巴多附近，供給法軍餉外，西塞芬共和國，要每月繳二百萬佛郎給法國。這許多共和國，無異法國的外府，外面是贊助共和，骨子裏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是凡有野心的國家，對待弱小民族，總是用這套戲法，外面說得好聽，裏面是另有文章。

自馬連峨戰後，全歐震驚，法奧一講和，同盟國大家總存了觀望之心，法國新得萊茵河左岸之地，人口頓加四百萬，氣勢更爲雄壯，俄國也就眼亮，同瑞典，普魯士宣布同守中立，於是歐洲第二次大同盟，已有根本動搖之勢。

當時與法反抗的，尚有一英吉利，法國的強勝，就是英國的不利，大陸上的商業，將要給法國壟斷，地中海的航路，雖有海軍保護，也時時地發生恐慌，所以英國無論如何，總要同法國爲難，這就是比特內閣，始終主戰的原因。同時英人受法國革命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愛爾蘭，愛爾蘭受了法國平等，自由這種新思潮的激盪，於一七九八年，舉兵謀獨立；比特急得沒有法想，只好改良愛爾蘭的待遇，教愛爾蘭選舉貴族三十三人入上院，舉代議士百人入下院。以和緩愛爾蘭人的暴動。後又想改進愛爾蘭舊教徒的待遇，喬治第三不肯，比特辭職，亞丁敦(Addington)代爲總理，雖對法依舊不變前內閣的主戰政策，實際上已較爲鬆懈。英人惟一的狠處，就是利用它的優勢的海軍，橫行海上，封鎖各港灣，檢出入船隻，凡運輸穀類到法國的，一概沒收。自尼羅戰勝後，又佔據了馬耳他島，海上的勢力，格外強勝，雖中立國的軍艦，也往往受它的蹂躪。

各國爲英海軍所苦，於是拿破崙乃聯絡北美合衆國，俄羅斯，丹麥，瑞典，及普魯士等，結『海事中立同盟』，其約大要——

一、敵國貨物，裝載於中立國船舶上，不得掠奪。

二、中立國所護送的船舶，不拘屬於何國，不得搜索。

這種條約，雖訂等於不訂，因爲英國人並不遵守，橫行如故。各中立國無不痛恨，一時俄國就扣留英船，英就以海軍攻擊丹麥。却巧俄帝保爾被弑，新皇亞歷山大第一即位，不願爲法人賣力，退出同盟，丹麥不堪英人之擾，也就退出；海軍中立同盟解體。可是英人因爲獨力抗法，也覺得非常吃力，連年用兵，國債空下三十億之鉅，因而與法結亞米茵（Amiens）和約。時爲一八〇二年三月，其有效期間，不過兩月。到此，所謂歐洲第二次大同盟，真正瓦解。

第十三章 法蘭西革命的傷痕

一、野心家的政績

在拿破崙尚未稱帝之先，對於法國，也有一種相當的整理，可是在他的整理之中，在在可以看出他的野心流露出來的痕跡，他的事業，隨着野心向外發展，他的野心，也隨着事業擴大無窮；始則由執政而變爲終身執政，並不滿足；繼則由終身執政，一躍而爲法蘭西大皇帝，還是不滿足；更想由法蘭西大

皇帝進而爲歐羅巴的都皇帝，總算他的本領不小，也就忙得差不多可以到手，最討厭這海上的頑童英吉利，始終搗亂，不能成人之美；最後滑鐵盧（Waterloo）一戰，這科西嘉野心家的迷夢，也隨着他戰局的不幸，一起流到大西洋的一個荒島上去了。這並不能說是拿破崙的不幸，却是拿破崙在法國革命的嫩芽上，深深地劃了一道傷痕，使得讀法蘭西革命史的，生出無窮的感慨，使得革命的人們，也從此可以認識了凡野心家皆是革命的仇敵。我們本來所要寫的，是法蘭西革命史，想不到寫到此地，要變轉一個方向，來寫這位野心家的野心史了，唉！這不能不說是法蘭西革命的傷痕。

第二次大同盟瓦解以後，法蘭西所受的環境壓迫，當然暫時地沒有了。國內是經過了長久擾亂之後，從大革命發生以來，不知不覺，已有了十載，當中經過了恐怖時代的惡化，督政府時代的腐化；弄得百業凋零，全國奄奄無生氣，雖有從拿破崙戰勝的虛榮底下，得到不少的橫財，究竟救不了這百孔千瘡，工商不振，生產落後的法國。所以拿破崙畢竟是天才出眾，不僅在軍事上建立了不少武功，在政治上，也留下了相當的成績，不過所可惜的，這些武功，政績的基礎，是建築在他的野心上面。

第一。整理財政。拿破崙深知財政是國家的命脈，所以入手第一步就是整理財政；當時財政上的困難，千頭萬緒，着手整理，也不容易，且看他整理的步驟：

I. 整頓稅收。

連年內亂及對外的戰爭，人民流離失所，在一八〇〇年左右，國家的賦稅幾等於零；其根本困難是盜賊橫行，民不安居，所以他就改良警察制度；從前的稅率不當，取財無道，所以

他就改定新稅率，按期徵收，不行那種預借的方法，弄得寅吃卯糧。於是乎稅收方面，慢慢兒旺盛了。

2. 清理紙幣。自革命以來，國家濫發紙幣，紙幣愈多，紛亂愈甚，大家拿到一張空紙，不能兌現，這種紙幣又有什麼用處呢？拿破崙深知要得紙幣值錢，先要政府有信用，紙幣的維持，全靠這一點，怎樣才能教信用昭著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紙幣能兌現；要得紙幣能兌現，就有第三第四的計劃了。

3. 整理國債。在督政府時代，將國家的信用，糟得乾乾淨淨，何以這樣呢？因為它是祇借不還，所以信用喪失了，拿破崙是儲蓄的欸，到期的公債，竭力設法先還，那怕還過之後再借，也就不難。更指定國債的新擔保品，於是政府的信用好了。

4. 創辦銀行。銀行是金融的調節機關，猶之乎人身上的循環器一般，血脈的流通全靠它。他創辦一個大規模的國家銀行，組織完美，做振興商業的基礎。

5. 改善交通。要得商業發達，第一要交通便利，第二要時局平安，他對於維持治安這一層，已將警政改良了；所以又進一步，謀交通的便利，陸路上依照路易十四時所擬定的國道計劃去建築，水路上又仿照英國的辦法去開闢運河。這與商業的繁榮，有密切的關係。

6. 清理教產。在督政府時代，處置教士及貴族的財產，不得其法，結果是怨毒中於人心，國家並未

得到實惠：拿破崙力加清理，收入較豐。

第二編定法典。這是拿破崙一生的大事業，也有人批評他說：『這不過將原有的法律，加以整理而已，並沒有創造的精神』。不錯，是沒有什麼創造的精神，可是這一部破碎釘榫的法典，經過各革命時代的修改增減，拿破崙特組織一委員會加以整理，使他成爲一種有系統的規程，他這個人雖有野心，他這部法典，並沒有專制的色彩。當時不僅法國通行，就是普魯士，巴法利亞，巴敦，荷蘭，比利時，意大利等國的法律，皆是以這部拿破崙法典（*Cod. Napoléon*）爲唯一的標準。此外又編定刑法及商法，法治國的精神，俱然在這野心家統治的時代，已有了相當的成就。

第三籠絡教士。自從國民會議議決教士公法後，教士所受的待遇，極其慘毒。教士當中，對於革命，表示熱忱的很多，祇不過拘於舊習同信仰，一時不能改變，就認爲反革命，未免過於嚴厲。至一七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憲法會議會宣言政府以後不再干涉國內的宗教，同時對於教士的俸給，也不負擔，全國人民，均得享信教自由的幸福。於是全國教士又紛紛地從事於教會事業，可是宣言儘管宣言，虐待依然如故。拿破崙深知督政府的過當，並且爲自己的前途着想，也有聯絡教會的必要，所以就決計來解釋教徒的痛苦；只要教士不反對憲法，拘留的一律釋放，逃亡在外的，也陸續來歸。恢復禮拜日，至國慶紀念日，除七月十四（攻破巴士的獄）及九月廿二（共和紀念）兩個紀念日外，一律廢除。一八〇一年又與羅馬教皇締結宗教條約，其要點如左：

1. 羅馬舊教的一切儀式，可以仍舊遵行。

2. 教皇與法國政府共同規定宗教區域。

3. 各區主教由法國首席執政任命，唯須得教皇的認可。

4. 下級教士，由主教自由選任。

5. 主教及下級教士的薪俸，由政府供給；唯須宣誓遵守共和國的憲法。

6. 教會的財產，已儘售賣的作罷，尙未售賣的，仍交還主教。

7. 教皇的命令，須得法國政府的許可，然後才能公佈。

這種條約締結之後，宗教隱然做了法國政府的附屬品，教皇方面的勝利，就是他們認為唯一不可犧牲的儀式保存；初看起來，似乎與王政時代，有點相仿，實際上如教會領土，什一稅，宗教專制，虐殺異端等特權，早已一掃而光了。所以這一次拿破崙雖然得了教士的歡心，可是並沒有恢復王政時代的宗教制度。

第四。結好貴族。

拿破崙爲本身着想，反對的力量，總是減少一分好一分，因此貴族也有聯絡的必要。第一步先取消逃亡貴族的稽查錄，以表示政府的寬大；第二步發還貴族的財產；第三步恢復貴族親友的公權；第四步，在一八〇二年四月，頒大赦令；因此貴族回國的有四萬多家。

第五。收拾民心。

普通的人民，往往有一種惰性，對於新制，不樂採用；拿破崙就順從這種人民的心

理，加以改正；如最普通的稱呼，大家高興喊『先生』『太太』，不高興喊『公民』或『女公民』；好！就廢除新稱呼。再像不關緊要的道路名稱，也一律復舊。就是貴族的尊稱，也照常通用；就是他自己已在推勒里宮中的生活，也同從前路易十六時一樣了。一時民心稱便，總覺得拿破崙是順理成章，一致愛戴。

第六注重教育。拿破崙也知道教育是很要緊，不過他所注重的是人才教育，並不是平民教育。在一七九二年康多塞（Condorcet）原有全國義務教育的計劃，他現在並不能照此實行，這不能不算失敗。如初等教育，就聽各地方官便宜從事，甚至有拿學費充教育經費的那種吝嗇行爲，此足徵對於教育普及，及提高平民程度兩事，是顯無誠意。他所注重的是高等教育及專門的職業技能教育，希望速成，可以在他的支配之下，來替他做事。至於女子教育，是更談不到，因爲他對於女子的主張，根本背謬，他以爲女子最重大的目的是婚姻，女子最重要的事務是禮節；女子既得了母氏的訓誨，公家不必再來多事了。這恐怕是盧騷思想的餘風流韻。

第七創設榮譽團（Ligion of Honours）這也可以說是拿破崙的一件大事業。凡是真心服從他的，得到他的信任的，他就賞給獎章一枚，據說得到這種獎章，就榮譽非常。因此那些次等野心家，就給這頭牌野心家籠罩住了，不至發生問題。

二、拿破崙稱帝與第三次歐洲大同盟

拿破崙這許多建設，未嘗沒有相當的成績，只可惜這許多的建設，都築在他那沙漠般的野心上面，他的野心的黑暗，竟拿這許多政績的光明吞沒了。他的一寸心中，充滿了帝王的色彩，飽含着封建的尊嚴，凡以前的種種設施，皆是他想戴王冠的一種事前預備，佈置不爲不周，然而波旁家的至死不二的忠臣，就不贊成他這種舉動，辟齊格路將軍想暗殺拿破崙，謀波旁家復辟，那知事機不密，給拿破崙殺去，摩勞將軍也因爲有通謀嫌疑，被逐出境。假使拿破崙能因此驚醒了他的迷夢，到也是好事，無如他執迷不悟，好像吃雅片的，不過一過這皇帝的煙癮，便坐臥不安。

自一七九九年十一月政變以後，法國人民費了若大犧牲所得來的共和，到現在僅剩了一個形式，共和的精神已被拿破崙蹂躪完了。他將全國的政權集於一身，已大有『朕即國家』之概，人民是因爲他勞苦功高，也深信不疑，於一八〇二年，竟選他做終身執政，並且還有選擇後任的權利。拿破崙已有這帝王的實際，然而他對於這帝王的虛名，仍舊不肯放鬆，更藉口王黨陰謀復辟，就做爲他改制稱帝的唯一理由：先示意於元老院，教他們勸進，於一八〇四年五月十八日，算是人民投票，公舉拿破崙爲帝，由元老院上尊號，並許波那帕脫族有世襲權。

十二月二日，在聖母院大禮拜堂，舉行正式加冕禮，教皇皮奧斯第七 (PIUS VII) 特爲從羅馬趕來，參與典禮；拿破崙不待教皇舉手，就自己動手加冕，雖說一時傳爲笑柄，在他確是表示他這種尊榮，並不是由於教皇的賜予。正名爲法皇拿破崙第一。立約瑟芬爲皇后。

皇帝已是經做成功了，進一步就要表示皇帝的尊嚴與新皇的恩典，所以就有以下的設施：



一、恢復封建制度 一七九〇年，貴族制就廢除了，到現在又發生了一種新貴族制，也可以說是貴族制的復活。封他的叔父做大施賑官，任泰利倫 (Talleyrand) 為御前侍從官長，都洛克 (Duroc) 為巡警總監，外又封大元帥十四人；共和黨人至為忿恨，然亦無法。

二、大興土木 這是新皇御極的一種照例文章，他是以推勒里做皇宮，不得不重加修飾，建築古環坊，樹立古圓柱，古香古色，務使其外觀同羅馬的宮殿一樣，以為不如此，顯不出皇帝的威風。

三、注重儀文 拿破崙的虛榮心，再重沒有，以為現在做皇帝了，與做執政官大不相同，特請塞高 (Segur) 同加朋夫人 (Campan) 到

宮裏，指導宮廷內一切儀節，這完全同唱戲一樣，又演路易十四王朝的舊劇。

四、箝制輿論 拿破崙本已專制，自稱帝後，更是認專制爲十二分應該，萬一不專制，恐怕失了帝王的色彩，轉給人家笑話，所以他的淫威，也就一天天地變本加厲了。什麼叫『言論自由』，他是不懂的，一切報紙上的評論，他是深惡痛絕；在他的執政官時，報館被封的已就不少，等他做了皇帝，人民更那有發言的餘地。所有的消息，皆是由警察機關供給，對於皇帝的威嚴，不許有一點觸犯。總而言之拿破崙的心中，除去必不得已要發行的政府公報以外，實不願再有其他的刊物。

自一八〇〇至一八十二年，這十二個年頭，總可算是拿破崙的得意時期，然而在這種極順意的時候，仍有使他不能高枕無憂的，就是國外的風雲，日加緊迫；一八〇四年，英內閣亞丁敦辭職，專與拿破崙作對的小比特復任，不承認法蘭西這種波那帕脫族的帝國，其實英國又何嘗願意與法人啓釁，實在是因爲法國的勢力澎漲一分，英國的商業就多吃虧一點，所以不得不出於一戰。比特最先拉攏奧地利，後又結歡瑞典，再同俄羅斯，拿破崙里連合，結第三次大同盟，與法對抗。這一次大同盟，普魯士與西班牙俱未加入，與拿破崙表示好感。俄奧所以加入的，各有苦衷，先是亞歷山大第一，預備爲英法調解，拿破崙不願，亞歷山大第一大怒，因爲他自信是歐洲的主人，拿破崙俱然敢反抗，實在是目無法紀了，所以他決定聯英抗法；奧國是因爲拿破崙刻刻不放心意大利，一八〇五年五月，且自稱意大利王，並且聽說將要吞併奧領威尼斯，所以也就加入同盟，這三國是這一次同盟中的主力軍。

英法自結亞米茵和約後，不到兩個月，彼此反臉，法國封鎖海岸，不許英船入歐陸的港口。更調集軍隊於保路尼 (Boulogne)，此地與英，僅隔一海峽，朝發夕至，英人大恐，急調海軍防備，加以海峽風浪險惡，法軍不能飛渡，而沿岸海口，倒轉給英人封住。一八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不得已將保路尼駐軍，調向南德意志進攻，期先破奧。

俄皇亞歷山大第一



法海軍大敗 法國海軍齊集於都倫港口，與西班牙艦隊聯合，由威爾紐夫 (Villeneuve) 為海軍總司令，想由保路尼運陸軍攻英，英仍以納爾遜為司令，率艦隊嚴守都倫港外，教法人不能渡過。拿崙破用計，想先誘英海軍離開，然後再來偷渡，那知威爾紐夫出了大西洋，就給納爾遜追迫，直到西印度，才能轉灣，又追回頭，在西班牙加第斯灣 (Cadiz)，兩軍相遇，十月二十五日，在灣西北特拉法加 (Trafalgar) 岬外，法艦為英艦包圍，聯合艦隊，慘遭覆沒。這是歷史有名的海戰，威爾紐夫因戰敗自殺，納爾遜也戰死於維多利 (Victory) 旗艦上面。

法陸軍大勝 拿破崙用誘敵之計，將奧將馬克 (Mack) 軍隊六萬餘人，圍於烏爾姆 (Ulm) 不得已，一起投降。法軍乘勝，長驅直入，於一八〇五年十月卅一日，佔領奧都維也納。奧帝法朗西第二，向北退去，希與俄羅斯軍隊會合後，再圖反攻。十二月二日，俄奧聯軍與法軍相遇於奧斯透立茲

(Austerlitz)，俄皇亞歷山大第一，奧帝法朗西第二，及法皇拿破崙第一，三國君主，親自臨陣，一場惡戰，聯軍大敗。這一天，却巧是拿破崙稱帝的週年紀念，有人以為這是拿破崙家的吉日。這一次戰爭，實在影響不小：敗走了俄皇，急死了比特，——比特本已有病，自得到這個消息，病格外加重，於一八〇六年，一月二十三日，這一位有名的天才政治家，與世長辭了。奧國不得已，與法國結布里斯堡(Presburg)和約。

一、奧國割讓威尼斯及特維爾(Tyrol)兩州於法國。

二、奧國承認拿破崙兄弟約瑟(Joseph)為拿波里王。

三、巴法利亞，威登堡及巴登，得有新領土。(因參戰關係)

四、德帝法朗西第二以神聖羅馬皇帝的地位，進封威敦堡及巴法利亞兩君主為王，與奧普可以分廷

抗禮。

布里斯堡和約成，第三次大同盟毀；從此拿破崙的野心，也愈加發展，他以為以他這種天才，斷不能僅做了一個法蘭西大皇帝而已；所以他說：『歐洲若不統治在一個人下面，是永無和平之望。必定要有一個歐洲大皇帝，各國的君主，好像是他的官吏，如意大利，巴法利亞，瑞士，和蘭諸國，皆須由皇帝派一個人去做王，一切國事，稟承皇帝的意旨辦理。』好大的野心！他竟要做歐洲的大皇帝了。

三、第四次大同盟與大陸制度

自第三次大同盟失敗後，歐洲局勢爲之一變。大陸上僅有法蘭西，海上僅有英吉利；成功海陸兩雄相抗的局面。其間變遷最大的——

1. 神聖羅馬帝國崩潰 神聖羅馬帝國，自紀元九百六十二年創立以來，繼續相傳；直到現在；拿破崙除去自己佔領意大利北部及威尼斯外，命威敦堡，巴法利亞，及巴敦等十四國，組織萊茵同盟，歸法保護。有事時，同盟國出兵七萬餘人，聽拿破崙指揮。自有了這種同盟，神聖羅馬帝國已空有其名，所以德帝法朗西第二，不用從前那種煩複的名稱——從前德意志帝，兼稱奧地利帝，匈牙利，波漢米（Bohemia）克羅的（Croatia）諸地的王，還要兼稱勞蘭，威尼斯等地的公——改稱爲奧地利帝兼匈牙利王。一八〇六年八月六日，神聖羅馬皇帝取消，羅馬帝國也從此成了歷史上的一個名詞了。

2. 拿破崙家天下 拿破崙不知道有歐洲，只知道有科西嘉島，不知道民族主義，只知道家族主義，不知道歐洲上有別的王室，只知道有波那帕脫族；拿破里王，斐蝶南第四，爲拿破崙廢去，並將他的王后加羅林一同趕去，說她有通英的嫌疑：於是教他的老兄約瑟，安做拿破里王兼西西里王，老弟路易拿破崙，做和蘭王。假使波那帕脫族的人，個個總有天才，或者有還一點理由可說，而况乃兄乃弟，均是一個極平常的庸人，一旦王冠高戴，自然躊躇滿志，波那帕脫總算是交了幸運，歐洲的民族却是倒盡窮。

3. 第四次大同盟 第四次同盟，主動的是普魯士，普自一七九五年，與法媾和後，即表示親法，所以第二次及第三次大同盟，普未加入；可是拿破崙對於普魯士，極播弄的能事，先教普佔漢那瓦（Hanover）以激怒英——因漢那瓦是英的領土——等到英普的怨恨已成，他又出來做好人，向英王喬治第三說，『若英與法交歡，法當令普交還漢那瓦。』至此普不能堪，雖以腓力·維廉第三的柔弱，也不能忍受了。於一八〇六年十月八日，與俄聯合，舉兵抗法，這是第四次大同盟。

普軍由老將布倫瑞克公率領，僅有戰事經驗，不知新法，那裏敵得過拿破崙的新軍，十月十四日，兩軍鏖戰於耶拿（Jena），普軍大敗，潰不成軍，廿四日，法軍佔領波的答姆（Potsdam），廿七日進佔柏林。普軍戰鬥力，完全喪失，普王逃入駐紮在東境的俄羅斯軍中。時已入冬，因天氣太冷，法軍不利作戰，所以就沒有深追；一到了明年二月，開始進攻，大戰於哀蘭（Eylau），未分勝負，至六月十四日，費德蘭（Friedland）一戰，聯軍又大敗，不得已，俄普與法結的里西（Tilsit）條約，第四次同盟消滅。條約要點列左：

一、普國將分割波蘭所得到的土地，割讓於法，建立瓦沙（Warsaw）侯國，歸撒遜國王（Saxony）管領。

二、普割萊茵全部於法，建設西法里（Westphalia）王國，歸他的妹婿穆拉將軍（Murat）統治。後又給他的兄弟耶羅美（Jerome）。

三、普俄兩國，承認拿破崙季弟路易爲荷蘭國王。

四、普俄兩國，服從大陸制度。

大陸制度 (Continental System) 與海洋政策 拿破崙在陸上是戰無不克，攻無不取了。可是一看到海水茫茫，就發生了無可奈何的感想；除尼羅河口，曾經目睹法國海軍的慘敗外，前次烏爾姆勝奧之日，又正是法海軍大敗於特拉法加之時，從此要想與英吉利海上爭雄，自己曉得是萬做不到了。不得已採用『大陸制度』，就是封鎖歐陸，不與英吉利交通，以困英人的工商業，這是改有形戰爭爲無形戰爭，改軍事戰爭爲經濟戰爭了。這種制度，因爲是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初估伯林時公布，所以叫做『伯林勅令』，又因爲十二月十七日在米蘭公布，所以又叫做『米蘭勅令』。要點如左：

一、大陸諸國禁與英吉利交通及易質。

二、凡關於英吉利的公私文件及其他用英文書寫的，一律沒收。

三、凡由英吉利或他的殖民地運來的貨物，一概沒收。

四、凡法軍駐屯各國內的英人，皆作爲俘虜。

五、凡英吉利各海口來的船舶，不許入大陸港灣。

拿破崙既取大陸制度，英吉利亦於一八〇七年一月七日，宣布『海洋政策』(Orders of Chamber 或譯爲內閣命令) 以爲對付：要點如下：

一、中立國船舶，不許到拿破崙勢力所及的各港灣去。

二、凡港灣不許英船出入的，英國亦用海軍來封鎖它。

海陸兩雄相抗，弄得中立國痛苦異常，從法則受英海軍的蹂躪，從英則受法陸軍的災殃。如丹麥因黨法，都城被攻，所有的兵艦，——時大陸上有海軍的，僅有丹麥——大小卅六隻，一起給英國捕捉了去，還拖去小船若干艘，大砲二千門，其他器械無算。如葡萄牙因與英交通，拿破崙大怒，令與英宣戰，並沒收英人在葡的財產，葡萄牙僅允宣戰，拿破崙不滿，命將率兵，即佔領葡萄牙，葡王逃走到南美巴西（Basil）。却巧那時西班牙王室有一點紛爭，拿破崙即諷使西班牙王退位，叫他的老兄約瑟去做西班牙王。約瑟原有的拿破崙王，就叫他的妹婿穆拉去做；穆拉原來的西法里王，就叫他的小兄弟耶羅美去做。這是波那帕脫族極盛時代。然而在這種極盛的時候，就伏下了拿氏滅亡的根原，因為他只曉得家族主義，不曉得民族主義，後來西班牙人民，全體起來，與法國的軍隊為難，弄得約瑟不能安於其位，這是拿破崙所萬料不到的。

西班牙有志士名叫巴拉發（Baraff）的，倡義抗法，激動全國人民的愛國心，東一處，西一處，起來作驅法運動，弄得法國軍隊，無可柰何。西班牙人同法軍避去正式的大戰，專用小組鬥爭，加以西班牙境內多山，往往深藏山裏，突出擊狙，巴倫（Baylen）一戰，法軍大敗，被俘至二萬餘人，約瑟不得已去位。

西班牙志士軍，既已敗法，英國又與以極大的幫助，軍費二千萬，小砲二十萬挺，野砲數十門，其他軍用品無數；又命大將摩爾 (Sir John Moore) 同惠爾斯 (Sir Arthur Wellesley) 率領軍隊，從葡萄牙上陸，幫助西班牙抗法。惠爾斯就是後日的惠靈吞公，致拿破崙死命的就是他，現在開始出面了。因此法軍在西班牙格外不能立足，一八〇八年秋，退守厄布羅 (Ebro) 河北岸。其後拿破崙雖率大軍西征，復得比利牛半島，然因東方有事，不能久留，英軍退而復來，那種『小組鬥爭』也使法軍窮於應付，所以約瑟的王位，總是飄搖於風雨之中，這是拿破崙失敗的一個大原因。

當拿破崙西征之際，奧地利想乘他不備，先發制人，於一八〇九年四月，出軍攻法。拿破崙聞信，就匆促地趕回巴黎，率軍應戰，仍舊是法軍大勝，直搗奧京維也納，五月廿一日至廿二日，亞斯伯倫 (Aspern) 之戰，奧竟小勝，然而無濟於事；六月五六兩日，華格蘭 (Wagram) 一戰，遂定了兩軍最後的命運，奧地利乞和，結維也納條約：

一、奧地利割撒爾斯堡 (Salzburg) 於巴法利亞。

二、奧地利割加里細亞 (Galicia) 於俄。

三、奧地利割伊里倫 (Illyrin) 於法。

這一次戰爭，奧地利喪師失地，實在是創鉅痛深，已經到了亡國的地步，然而竟能保存殘喘，沒有滅亡，這其中另有原因。

四、法奧聯姻與征俄失敗

拿破崙一生，全爲虛榮心所播弄，等到他做了皇帝，他就嫌皇后不好，以爲他出身微賤，而况他自己現在又不是從前那個砲兵少尉了。先本想同俄國結親，未能如願，所以改而向奧連姻了，奧帝是堂堂的哈布斯堡家（Hapsburg）後裔，神聖羅馬帝國的嫡系，歐洲大陸上第一等世家；波那帕脫族倘能同她聯姻，自然可以增高闊閥上的地位，也就是科西嘉島的光榮。加以當時奧相梅特涅（Meternich）又是一個極有手腕的人，他看見拿破崙這種威勢，也就主張聯姻的利益，以爲奧國人要得平安，非聯姻不可，於是奧公主瑪利·路伊沙（Maria Louisa），和約瑟芬皇后，在拿破崙的虛榮心和梅特涅的勢利心交流的下面，遂一個成了新人，一個成了棄婦。時爲一八一〇年，四月，一年後，新后生一子，拿破崙大樂，因約瑟芬未曾生子，深怕世襲無人，時常不快，現在是心滿意足，稱其子爲羅馬王，可以作子孫帝王萬世之想了。

自一八〇九至一八一二，這三年可稱爲拿破崙極盛時期：當時拿破崙真差不多等於歐洲大皇帝了，如尼達蘭，萊茵同盟——即德意志西南部——北意大利皆直接隸屬於拿破崙帝；餘如拿破里王穆拉，是他的妹婿；西班牙王約瑟，是他的長兄；荷蘭王路易，是他的季弟；西法里王耶羅美，又是他的小弟弟；再像丹麥所擁立的太子伯那達特（Bernadotte），是他的部將；瓦沙侯國所擁戴的撒遜王，是他的親信；僅有俄普奧三獨立國，奧又是他的新親，普雖竭力圖強，俄雖刻苦自奮，然而在這個時候，已不得不

仰拿破崙破的鼻息。波那帕脫族的勢力，可以說佈滿全歐，僅有比利牛半島上有一小部分，依舊倔強，發揮他們的民族精神，繼續奮鬥，以博得最後的勝利。

歐洲大陸上，除去西南方的半島與法作對外，還有東北角上的俄羅斯，也因種種苦衷，不能維持大陸制度。俄係農業國，所有的天產品，不得不運出，以求與英之工業品交換，倘若依照大陸制度，雖中立國船舶，也不許入港，結果是俄國的社會不安，俄國的人民痛苦，所以亞歷山大第一雖有維持之心，而實在有不能維持之勢；拿破崙是不知原諒的，以為誰破壞大陸制度，他的槍尖就對着誰，果然，一八二二年，他有征俄之舉了。

俄國在歐洲北部，不但地勢遼遠，而且氣候苦寒，實在不是居住南歐那種氣候適宜的法蘭西人所能忍受；然而拿破崙自信是萬能皇帝，不聽廷臣的忠告，一意孤行，竟徵集大軍五十萬，駐屯俄境，當時如奧地利，普魯士，意大利，波蘭，瑞士等，皆出兵助戰；法國因年年打仗傷亡甚多，所以這一次多係法國少年軍，精神勃發，軍容甚壯。六月至德意志東境，渡尼門河（Niemen）直入俄羅斯境。

俄國當時有名將名巴克萊（B Barclay），老謀深算，很有軍略，時做防禦軍總督，決定用『堅壁清野』的策略，對待法軍，使得法軍雖猛，無所施其技。拿破崙作戰，向來是不帶糧草，將敵人一擊敗，馬上就可以享用敵人的所有，這叫做『因糧』——因敵人之糧以為糧——，這次不行了，俄國人早將一切可以充糧食的東西，老早移去，使得他無從因起。俄皇又親赴莫斯科（Moscow），激勵國民，使得大

拿破崙遠征俄羅斯



一四四

家有同仇敵愾之心，一時民族精神大奮，市民組織義勇團，人人皆以死報國。

開頭俄國軍隊，不打自退，讓去法人的銳氣，至九月七日，兩軍正式開火於莫斯科河畔勃羅底諾 (Borodino)

，法軍雖勝，然而死傷得無算；俄軍退守莫斯科，法軍跟踪追擊，時俄軍總司令爲卡的遜 (Kutisow)，令城內人

民，一概避去，市長魯斯多波森 (Rostopshin) 復放出許多獄囚，教他們等法軍進城後，夜半放火，火起

再走。拿破崙不知究竟，直迫入莫斯科城，時爲九月十四日，入城軍隊，約九萬餘人，他以克里摩（Kreml）王宮做行轅，看見城中，空空洞洞，寂寞荒涼，但覺得奇怪，不知道究竟，至十五日夜半，忽然四處火起，一時火乘風威，風助火勢，直燒得莫斯科紅光滿地，煙燄瀰天，到二十才息。固然，這繁盛的莫斯科，頓成焦土，而這百戰的英雄，常勝的將軍，也從此焦頭爛額，一蹶不振了。

法國軍隊既受此鉅創，老天又不幫忙，天氣嚴寒，雨雪交加，法軍縱不燒死，也就要餓死冷死，加以俄國哥撒克騎兵，又大肆襲擊，法軍死傷遍野，尸積如山，拿破崙智窮力竭，方有歸志，殘餘的軍隊，本已無多，又給俄國各地義勇團，沿途狙擊，愈加狼狽不堪。十二月五日，退至西摩高尼（Smolensk）又聽到巴黎民叛，他就把軍隊交給他部下的一個勇將奈將軍（General Ney），他隻身先返。這可憐征俄的五十萬大軍，能好好兒逃歸德意志境的，僅不過二萬多人！

五、民族主義勃興與帝國主義崩潰

拿破崙失敗的原因很複雜，最大的一種要算是歐洲民族主義的勃興了。拿破崙對兵士講，不是爲自由，平等，博愛而戰嗎？可是結果他自己做了皇帝；他改造中歐各國，不是說要解放人民嗎？可是結果，他所加給人民的枷鎖，較他們原有的格外牢固而厲害。他的信用固然喪失乾淨，而各民族的精神，因受了他的蹂躪，倒反格外緊張，格外團結了。西班牙的情形，前面已講過了，現在再講一講

普魯士。

普魯士因爲自己國小力微，所以每每不敢同拿破崙爲難，然而拿破崙對它却是極戲弄之能事，普魯士受激刺愈多，人民的愛國精神，也就愈加奮發，志士斯泰因(Stein)哈丁布(Hardenberg)相繼秉政，銳意革新，普及教育，訓練新軍，成功有名的『斯泰因哈丁布之改造』要點如下：

一、改良社會，廢除貴族特權，許田奴能私有田地。

二、改革行政，設市町村制，爲近代自治的權輿。

三、全國人民，皆有服兵役的義務，當時拿破崙只許普魯士養兵四萬二千人，普魯士就時常招募新兵，令常備兵退爲後備兵，因而不久已得戰士十五萬人。後來歐洲各國皆仿效這個方法。

四、廢止國產稅，專以所得稅，營業稅，鹽稅等充國用。

五、獎勵教育，設師範學校，發展柏林大學，使成爲學術中心。

當時更有一大哲學家名費區特 Fichte 1762-1814，專以激起民族精神爲唯一的要務，耶拿戰敗後，一八〇七年至一八〇八年間，在柏林作公衆的講演，說德意志人種如何優美，德意志文化如何偉大，謂歐洲各民族皆已成爲過去的民族，將來的世界，一定是德意志的世界，養成一種自尊自重的民風。在德意志那種萎靡不振的時候，這的確是一劑良藥，可惜沒有了解民族主義的真義，變成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等到普魯士日漸強大，它自己也做成一個帝國主義者了。

柏林大學創辦於一八一〇年，爲現代世界著名大學之一，第一年的新生，僅四百五十八人，學生中

組織一個『進德同盟』(League of Virtue)，專門提倡愛國仇法，以喚醒全國民衆爲目的，果然不久就有了效驗。

當拿破崙征俄時，普國所供給的軍隊，由約克(York)將軍率領，因未參與戰爭，故能全軍而還，等到拿破崙自莫斯科敗退時，約克馬上反過來幫助俄國，一致攻法。一八一三年二月廿七日俄普結攻守同盟，英國瑞典與奧國也先後加入，是爲歐羅巴第五次大同盟，從此拿破崙的厄運臨頭，不易擺脫了。自四月至十月，中歐天地，幾無一日不在砲火之中，其間最重要的，有兩次戰爭：

一、德意志自由戰爭(War of German Liberation) 四月拿破崙率新軍向來比錫(Leipzig)進攻俄普聯軍，五月二日，大戰於魯先(Lutzen)，二十日又大戰於堡町(Bautzen)，雖說拿破崙兩次獲勝，然而死亡甚衆，聯軍雖敗，戰鬥力猶強。拿破崙乘勝入撤退都城，二十六二十七兩日間，雙方又大戰一次，依舊是聯軍失敗，然而雖說打敗仗，不像從前那種一敗之後，就崩潰無餘了，這是普軍新式訓練後的一種好精神，而況法軍四十萬人，聯軍方面有四十七萬人，所以他們雖敗，他們的勢力，依舊是不可厚侮。加以普魯士軍隊，自知爲自由而戰，爲平等而戰，爲解除奴隸的鐵索而戰，所以愈敗而士氣愈奮，民族精神，到此已勃然煥發。

二、來比錫民族戰爭(Battle of Nations) 法聯兩軍，已漸漸地到了互有勝敗的地位，當時奧國希望拿破崙放棄在一八〇六年後所得到的領土一部分，奧國依舊可以助法，不至加入聯軍方面，拿破崙剛

復自爲，不聽奧國調解的主張，梅特涅大怒，也就加入聯軍方面，合力攻法，聯軍又得了這一枝生力軍，聲勢大振，雖說仍是互有勝負，法軍是日漸減少，聯軍是日漸增多，德勒斯坦 (Dresden) 一役，同盟軍雖說又敗，而細勒西亞 (Silesia) 加的己哈 (Katzbach) 河一帶的法軍防線，給普國老將布里赫爾 (Birncher) 擊破，因此聯軍三十萬大兵，一起進集於來比錫，時拿破崙軍僅有十九萬人，十月十六至十九，鏖戰四日，法軍大敗。此次戰爭，在法國是帝國主義的掠奪行爲，在德意志方面是爲民族的存亡問題而奮鬥，自四月至十月，經過半年的血戰，於是帝國主義崩潰，民族主義成功。

至此拿破崙已成了強弩之末，以後的歷史，是『拿破崙時代』的餘波了。其間重要的事件，略舉如下：

一、聯軍入巴黎 拿破崙敗後，萊茵同盟先叛，荷蘭人也起來驅逐法國駐軍，英吉利就幫助西班牙，將法人驅逐出境，同時同盟軍自各方面進攻：

1. 俄普與聯軍約十六萬，由奧將西瓦敦伯 (Schwarzenberg) 爲司令，越瑞士猶拉 (Iura) 山前進，亞歷山大第一，腓力維廉第三，及法朗西第二皆在軍中。

2. 普老將布里赫爾另率一軍，由萊茵河中流曼亨附近，東下。

3. 瑞典太子另率瑞普與一混合軍，追擊在荷蘭，比利時的法軍，乘勝南下。

4. 英惠靈吞侯既敗法蘇爾特 (Soulé) 軍於西班牙後，復率大軍，越比利牛斯山，北上。

在這個時候，法國真陷於楚歌四面之中，然而拿破崙俱然有本領，在一八一四年一月，用計擊敗同盟軍幾次，不過同盟軍雖敗而不退，並且不是大敗，加以指揮不一，軍事失宜，後由西瓦敦伯下總攻擊令，限即日下巴黎；於是分一軍牽制拿破崙，其餘大軍，悉數挺進，於三月三十日直薄巴黎，卅一日，巴黎陷落。四月一日，同盟國帝王同入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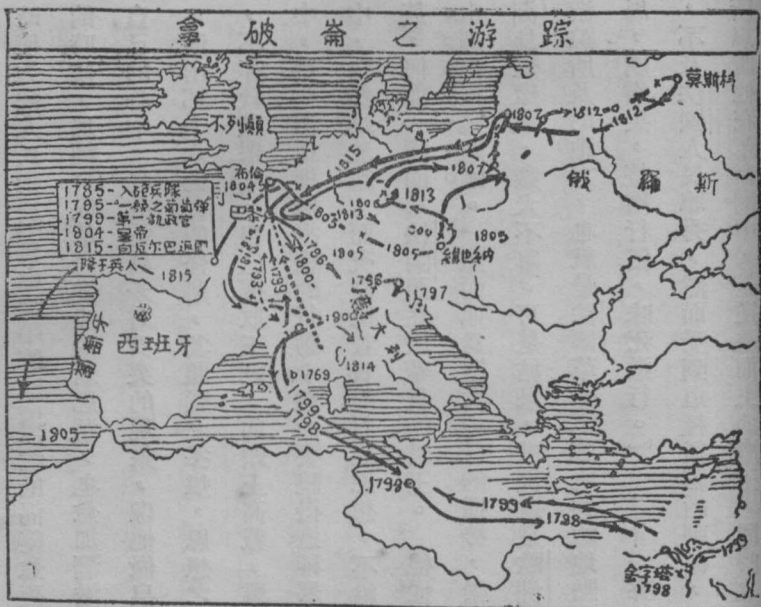
二、處置拿破崙 拿破崙得巴黎陷落消息，就趕快跑到豐坦尼布留 (Fontainebleau)，想募集新軍，再圖恢復。時亞歷山大第一與普奧諸帝會議處置拿破崙方法，令法國元老院，宣布拿破崙僭位，合卽廢立，將他流到地中海一個小島厄爾巴 (Elba) 上面。年俸二百萬法郎，前後歲給一百萬法郎，媽利后及世子均酌給土地以爲食邑，帝后尊號，仍許沿用，不過範圍縮小些罷了。據說這是出於亞歷山大的主張，因爲他一方面厭惡拿破崙的驕橫，一方面也很贊歎他的英武，所以才議出這一種似滑稽，似優待的奇異處置法。五月二十日拿破崙拜別諸將士，乘英艦到厄爾巴島。三十日和議的結果，仍迎波旁家路易十八爲王。同盟諸國，復開會議於維也納，共同商議戰爭的一切善後事宜。

拿破崙的專制，固然使得法人寒心，然而波旁家的復辟，又豈是法人所願。雖說路易十八政尙寬大，六月四日，頒布憲法，無如貴族弄權，慢慢兒又要恢復從前那種老習慣了，這是法人所最不能忍受的。至於維也納會議，因爲大家利害衝突，自一八一四年九月議起，議了一年，總不能得到一點頭緒，俄欲併波蘭，普想吞撒遜，英奧不通過，弄成一個僵局。

三、拿破崙百日帝 拿破崙在厄爾巴，英氣勃勃，雄心未死，靜待時機，希圖再起，等到他聽到法國人民對於路易十八的不滿，以及列國會議的衝突，他以為這是一個再出的好機會，就同志士千二百人，於千八百十五年三月一日，逃歸法國，自千尼（Cannes）登陸，各地紛紛響應，路易十八大驚，命奈將軍迎敵，奈本是拿破崙的舊部，百戰相從，何忍對敵，兩人相見，不勝今昔之感，各自揮淚，復行回兵北上。路易十八逃至比利時，二十日，拿破崙重入巴黎，恢復帝位，與列國携手言和。為期僅百餘日，又被放逐。

四、拿破崙遠放大西洋 列國君主聽說拿破崙又到了巴黎，相驚失色，大家不必鬧意見了，趕快起來對待拿破崙，於是復行命布里赫爾率兵十二萬，惠靈吞率兵十萬（這兩入皆是有名的老將）共入比利時，一個從東北經林尼（Ligny）南進，一個從布魯捨爾經滑鐵盧南進，兩軍挾攻巴黎。拿破崙仍用先發制人之策，當他們兩軍還沒有得到聯絡的時候，他率兵十二萬，於六月十五日，在林尼附近，先將普軍擊破，時英軍在滑鐵盧，不能來援；拿破崙因命部將格魯基（Grouchy）率一軍，追擊普軍，並命其追擊後，從速來援；他自己率一軍來迎敵惠靈吞，惠靈吞軍駐在滑鐵盧，依險扼守，以逸待勞，十八日拿破崙率軍衝鋒四次，不能攻破，而士卒已死傷不少；時布里赫爾用格那塞諾（Grassano）的計策，用一小部分軍隊，牽制住格魯西，以二萬軍援惠靈吞，以七萬軍側擊拿破崙，拿破崙誤以為格魯西來援，毫不防備，哪知道不是援軍，頓時腹背受敵，全軍大潰。這一次滑鐵盧戰爭，已決定了拿破崙最後

成一個逆流而上的魔王，一方面却又鞭笞歐洲，成爲一個喚醒大陸人民迷夢的使者；他對於大陸，蹂躪



上編 第十三章 法蘭西革命的傷痕

的命運，七月七日，聯軍再入巴黎時；拿破崙本已遁至海濱，無如英艦林立，不能飛渡，絕於魯區福特 (Roche Fort) 港爲英艦所捕；列國公議，將他流到大西洋的一個荒島——聖希利納 (St. Helena)——上面，從此這位蓋世的英雄，在那荒島上，度那淒涼的歲月，直至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在那驚濤衝岸，狂風怒吼之中，賚恨而歿；享年五十有四。

六、拿破崙時代的意義

現在我們拋開拿破崙個人的傳略不談，而將他的全時代，在法國革命史中及全歐洲所受的影響來估一估，確有新奇的意義，不可忽視。最有趣味的是當中發現出一種矛盾現相：他一方面是法國革命怒潮中的被支配者，一方面又是全歐洲的新思想的供給者；一方面在法國革命急流直下當中，他做

的本領愈強，他方面就是振起民族精神的力量愈猛；他對於萊茵河畔暨中歐諸小國所加的鐵索愈牢，同時使大陸人民對於『自由』『平等』『博愛』的渴望愈烈；總之拿破崙的雄心愈大，專制愈甚，武力愈加厲害的時候，那種督促革命進步的新思潮，也愈加潛滋暗長，百折不撓，猛烈地向前開展。就是在拿破崙自己的心中，也有這種矛盾衝突的現象，像他做皇帝的那一天，一方面在聖母院大禮拜堂舉行加冕典禮，演出那十六世紀的怪劇，其頭腦之冬烘，思想之封建，至爲可哂；但他同時又不願受教皇的神權支配，不等教皇舉手，自己攫取王冠，向頭上高戴，雖說在當時不免傳爲笑柄，以爲在這種極莊嚴的典禮之中，發生出這種極滑稽的行動；然而要曉得這種舉動，正是那種鼓動革命怒潮的新思想，於不知不覺之中，自然地流露；而況設使昔日的封建思想，不給這自由平等的潮流所打破，此科西嘉荒島上的一個貧族，何能一躍而爲法蘭西莊嚴華貴的君王。他從自由平等的呼聲中所得到的地位，倒轉來對於平等自由加以摧殘蹂躪。然而他爲擴大一己的權勢，崇高個人的威望起見，大兵四出，征騎遍野，攪得全歐洲烏煙瘴氣，雞犬不寧，可是結果，歐洲還是歐洲，拿破崙却做了一個播散革命種子的老農；凡拿破崙游踪所及的地方，也就是法國革命軍威所到的地點，那種熱烈雄壯的馬賽革命戰歌——『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昧死進行。』——一聲聲，送入歐陸人民的耳鼓，無論歐陸人民，如何愚鈍，不及法國人民聰秀，然而受到這種猛烈的刺激，又怎麼能教他們不熱血奔湧，激起同仇敵愾之心呢？所以說他在革命潮中，是逆流而上的魔王，同時也是喚醒歐陸人民迷夢的使者。

拿破崙的時代，我們看不到自由，連那最普通的言論自由，都被剝奪得乾乾淨淨，所以我們只看到些束縛；平等也談不到，在拿破崙的心中，已充滿了『什麼是歐洲，拿破崙就是歐洲』的一種幻想，哪裏還有平等可言，所以只看到些壓制；至於博愛，更是渺茫，驅數十萬的法國青年，與全歐洲作戰，始則尚可說為維持共和，擁護主義，到了後來是完全替波那怕脫族犧牲，征俄一役，尤其慘痛，所以呈現於吾人眼簾者，只有殘忍，沒有其他。照這樣看起來，完全是拿破崙不好了，然而尚有其他原故，當時是在『恐怖時代』之後，那種大慘劇，真是古今少有，無辜的人民，也不知流去多少熱血，無知的婦女，也不知送去了多少性命，甚至還未能說話的嬰兒，也不知多少做了巴黎團和過激黨的槍頭玩物；所以人民是痛定思痛，全國所引領渴望的，就是『和平』二字，再不要什麼自由平等了，因此自由平等，總退藏於各人的心田深處，儘過等到將來一遇機緣，再行蓬蓬勃勃地發榮滋長起來，可是目前大家變成，只要和平，管他路易十六也好，拿破崙第一也好，但求無事，管他共和也好，王政也好。拿破崙却當此時，在初也曾以擁護共和，得到國民的相當信仰，再加以迭奏武功，使法國政府，危而復安，又不僅擄獲金銀珍寶，陳列巴黎博物館中，使國民為之震驚而已；所以全國人民，不知不覺，一齊投入拿破崙的鐵蹄之下，甘聽指揮，而願為之盡力。人人心中，皆以為拿破崙，是一個散佈福音，恢復和平的天使，因而拿破崙才能夠逐漸地伸張他的野心為所欲為，而沒有人民來和他作對。所以說拿破崙自身却是一個受時代潮流的支配者。簡單地說，拿破崙的帝制時代，實由羅伯斯比等所醞釀而成。由此我

們可以知道『恐怖政策』以及一切殺人放火的行爲，不獨引起全民衆的厭惡，而實爲危害自由平等的一種反革命行爲。

再看拿破崙一生，可以分作兩個時期，在他做執政官以前，是一個努力的革命者，等到他既做了執政官以後，就變成了一個革命的叛徒。然而拿破崙猶是拿破崙，何以前後的行爲，竟相差到如此之鉅呢？這其間也不過一點義利之分，公私之別而已！他以前努力擁護共和，督率士兵身臨前敵，都倫一役，指揮砲戰，使得這海上稱雄的英艦，竟不得不退避三舍，在這個時候，他的確是站在革命戰綫上的一員大將；等到他要求督政府，派他去遠征埃及，他的野心慢慢流露，於是他的革命色彩，也就慢慢模糊；等到他埃及逃歸，諱言失敗，解散議會，執政自爲，他已徜徉着向革命的程途去了；以後日漸高昇，由執政而爲終身執政，由終身執政而爲法蘭西大皇帝，並獲得世襲權，從此可以子孫帝王萬世，而拿破崙猶覺得不滿足，更想由法蘭西大皇帝，一躍而爲全歐大皇帝，於是他就終日沉酣在這種虛榮夢幻之中，他的努力的程度愈高，也就是在這革命的程途上奔馳愈遠，執迷不悟，到死方休。

他所以轉向反革命程途的原因，是完全由於他的目光太小，他僅知道有波那帕脫族，充其量也不過曉得一個科西嘉島，不知道有全法蘭西，更不知道有全歐洲的民衆；他將全歐洲的地圖，染上了科西嘉的色彩，他將全歐洲的歷史，變成拿破崙的家傳，他率領着數十萬法蘭西少年軍，南征北討，不知流多少熱血，不知有多少犧牲，換得來的一塊塊新土地，全變成帝國主義式的波那帕脫族殖民地；這是他不

知道『天下爲公』的大道理。

拿破崙對於中歐諸小國，最爲無禮，併吞的併吞，分割的分割，完全拿他們看成同棋子一般，不但朝更夕改，惹起了無限麻煩，並且有時候，舉棋不定，使得各弱小民族，終夜徬徨，不知死所。如漢那瓦一事，使得普國人民，痛心疾首，卽庸懦如維廉第三，也不勝其憤慨；更強迫普王罷斥其改造普國的賢臣斯泰因，使普國處於強權壓迫之下，不敢不忍痛接受此種強暴的命令，然而普國人民因此格外增加仇法的惡感，更深知舍臥薪嘗胆，刻苦自勵，庶有雪恥之望以外無他法；而比利牛半島，處置格外失宜，威逼西王退位，以遂其家天下的野心，無如西班牙志士輩出，竟能於艱難困苦之中，打出一條生路，使得常勝的法蘭西革命軍，棄甲曳兵，俯首乞降西班牙人的『小組鬥爭』之下；其餘如萊茵同盟，荷蘭等國，皆不過爲拿破崙的軍威所逼，暫時鎮脅，並非死心搭地來投降；所以莫斯科敗訊傳來，普國倒戈，萊茵叛變，荷蘭等國，皆紛紛起來，驅逐那種如同加於他們頸項上的鐵練一般的法國駐軍，到此波那帕脫族四處逃奔，茫茫歐陸，幾無一處可以容身，奧相梅特涅，想拿破崙放棄一八〇六年所得的新土地，以作調人出來斡旋和議的餘地，而拿破崙猶不能割愛，抵死不從，使得奧國也就不認親親之道，與歐洲各國携手，一致攻法，縱拿破崙有迴天本領，無如已困在核心；一生仗恃自己天才，無如當時的天才，似又不止他一個，老於他的，就有普國的布里赫爾，與他同年的，就有英國的威靈吞公——海上的常勝將軍納爾遜，雖然在那次特拉法加的榮譽海戰中犧牲了，但是法國的艦隊，也同時被他擄去，我們還

可以不算在內——即此二人，已足致拿破崙的致命，而况拿破崙自登極以後，頤指氣使，腦滿腸肥，已非復當年『飛渡阿爾卑斯山』那種精悍了，所以終至一蹶不振，遠竄荒洋。當他滑鐵盧失機戰敗，逃遁海濱，爲英艦捕獲的時候，以及子居荒島，與三五無聊的伴侶，回首話當年戰績的辰光，在在流露出『此天亡我，非戰之罪』的感想；他還不知道他是完全吃地不了解『民族主義』的大虧。

拿破崙自恃天才，固不必說，可是後來信用自己愈甚，對於別人就不信用愈深，最後連他所最親信的泰利倫同福煦所說的話，也一概置之不理了。率性任情，從心所欲，不但做成一個剛愎自用的暴君，同時也做成一個自私自利的小人，他那種佔有慾的發展，竟如同中了瘋狂一般，他這一對剛愎與自私的利斧，不僅將法蘭西革命斫成無數的傷痕，更使得全歐洲處在他那種斧風下面，呈現出黑暗陰沈的慘象，什麼叫人權，什麼叫自由平等，總給他一掃而光。他明白地宣布階級是根本不能剷除，更懇切地發表，皇帝是爲和平起見，萬不能沒有；他又想藉教會的力量，去宣傳他的威風到國外各地，這是拿破崙一種冠冕堂皇的封建思想。

再談一談他所率的革命軍，在最初的時候，的確經過相當的訓練，大家總知道爲擁護自由平等而戰，爲保障人權而戰，爲解放人民而戰，爲主義而戰，——內多甲致賓黨員——的確是一種富有革命精神的真正革命軍；拿破崙率領着這種軍隊，南征北討，固然是由於他的指揮得法，軍略優良，然而也是因爲有了這種革命軍，所以才能所向無敵，博得一個常勝軍的榮譽。最可惜這種革命軍因爲百戰沙場，

犧牲甚衆，所經過戰爭愈多，時間愈久，其所幸而存留的，也就愈少了。以後逐漸補充，皆是些不明主義的傭兵，盲目地聽從這位野心家指揮，他們只知道有拿破崙，不知道有自由平等，甚至也不知道有法蘭西；不好了！從此法蘭西的革命軍，慢慢兒腐化了，慢慢兒變成爲一種烏合之衆的假革命軍了；可是法蘭西軍隊雖起了腐化，但是從前那種真革命軍的革命精神，高歌馬塞戰歌，已將歐洲人民——凡法國革命軍足跡所到之地——從睡夢中喚醒了，等到醒來一看，蹂躪人權的，並不是他們各國的本來君主，却是法蘭西在他們的頭頸上，已加上了無數鐵圈；他們從民族主義中所湧出的一種新精神，爲法蘭西所喚起的，現在就正好用的來對付它；不過形勢却大不同了，如西班牙的志士軍，普魯士的新軍，倒皆是一種愛國的，有主義的，革命軍隊，用來與法蘭西假以解放人民爲護符的，漸趨腐化的僱傭兵作戰，拿破崙雖有戰略，到底不免於最後的崩潰。

照海茲 (Hayes) 的意思，他以為打倒拿破崙的，既不是英國的海軍，也不是惠靈吞的雄才大略，更不是布里赫爾的老謀深算，却是遠隔大西洋，孤懸海上的英倫三島上的幾架製造機器；這是大陸制度不能維持的根本原因，議論至爲新穎。其實乾脆地講，打倒拿破崙的，仍是他自己的一個漫無限制的野心，咎由自取，還有什麼話說。最可惜他適當那種有爲的時機，不向正途上發展，反向反革命的歧途上狂奔，法蘭西革命不曾辜負了他，他却辜負了法蘭西革命！

卡萊爾的英雄崇拜， (Hero and Hero Warship) 我們既不敢主張；愛謀生 (Emerson) 的代表人物

(Representative man)，我們尚不能同議；雖然如此，可是我們於太息法蘭西革命被創的感慨當中，也不得不贊歎他一聲『偉大』。歐羅巴給他攪醒了，法蘭西的革命是尚未成功。

敘述到此，法國革命史上編，天然得到一個小小的結束；至於新科學的產生，工業大革命的開展，社會主義的勃興，法蘭西第二次共和與第二帝國的起伏，以及第三次共和政府的成立，要知詳細，請讀下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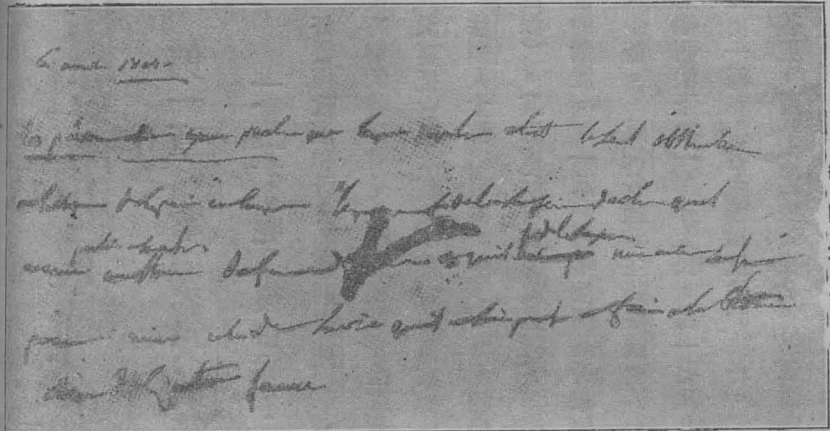
法國革命史下編

第一章 拿破崙失敗後的歐陸形勢

一、革命呢？復古呢？

好幾種政治和社會的原則從法國革命中表現出來，在拿破崙時代隨從軍隊，一起輸入歐洲各國。此後時期的特徵就是全歐各國幾乎全部皆在苦鬥之中，一方面的人們要求完全接受這些原則，而他方面的人又要把它根本剷除，保守着原來的狀況。

法國人士都把自由，平等，博愛認做毫無疑義的事實和權力；凡擁護它們的就是革命者（急進派或自由派），其餘排斥它們的就是復古派或保守派，屬於後者的人，專務保存或回復舊政時代下的政治和社會的制度。一八一四年法國波旁家的解決，差不多有一種調和的性質，使得革命者和復古派的力量恰相平衡。歐洲各國君主除法國而外，差不多盡是復古派，他們毅然地維護十八世紀的理論和習慣，但是他們治下的一部分人民，在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一四年間從法文裏學到民治，人權和愛國的意義，隨又生出一種和復古主義相反抗的決心。因此就成了問題了；就是此後形成歐洲社會和政治的，還是革命主義呢，還是復古主義呢？這個問題充滿了重大的意義直傳到後代，此後過了十五年這個問題纔得



法 國 革 命 史

拿 破 崙 之 遺 體



二

着相當的解決，這十五年（一八一五—一八三〇）自由派和保守派不住地衝突，史家稱為梅特涅時代。

在全盛時代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別，完全基於社會階級和地理分布的差別。那時君主們的權統治發生疑問了；貴族的土地和利益被籍沒或削奪了；僧侶的信仰破壞了，活動

力也減少了；這些舊政時代的柱石完全是保守的。從另一方面講，大多數中等階級——職業階級，商人，貿易家，店主——他們向來厭惡貴族和教士的，加以他們存了操縱政治經濟的野心，對貴族和教士的厭惡格外增加；歐洲大陸方面的大學教授和學生以及各方才智之士常具很深的愛國心，並且常夢想人類的全能；城市裏的工人和田間的小工覺得任何變化，總可使他們生活抬高；這許多人在舊政的下面常感覺到不安，因此常趨向自由主義。農民却佔着歐洲人口的大部，却徘徊於這對立的兩黨之間；他們仍然敬重國家和教會的權力，而對於自由派的口頭禪素抱懷疑的態度。因此他們在某一個時間或某一個地方，可以稱做保守派；但是有一個要點，使得農人們結成團體，和復古派頑強抵抗，就是他們對於革命中社會方面的成就，成立一種默契——他們長久被動地服從於封建制度和農奴制度之下，現在却想自己已有田可耕了。普通講來，愈到西方，同革命的法蘭西越近的地方，自由主義者也就比較來得多；反過來說，越是走到東方，距法蘭西愈遠，保守派的勢力也就愈大。

二、一般人的心理

拿破崙失敗後，不到幾年，全歐的保守派間接地享用到一種潛勢力，比較他們實在的勢力還要強大。就是一部分愛國的志士，對於曾經反抗過拿破崙暴政的領袖——君主，重新生了愛戴之忱，宗教的崇拜也顯著地回復了。而教皇皮奧斯第七也曾反抗過拿破崙的侮慢同侵害，作成了基督教仁慈和果毅的精神的好榜樣，總之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所產生的流血和人民流離失所的結果，顯出普遍的恐怖。

各國各階級的人們，成千累萬的慘遭屠戮，飢饉，疫癘，罪犯，不能形容的病症，種種戰爭的流毒，都在各地發生出來，所以那時的君主，僧侶和平民聯合起來讚頌和平的幸福！連一般自由派的商人也覺悟到要恢復大陸的工商業，非和平不可。所以梅特涅聲言『歐洲人民需要的不是自由，乃是和平。』不無也有幾分真理，防止革命變亂再起，和拿破崙戰爭的發生——簡單地說，就是要保障國內外的和平——變成反動派支配下的歐洲的口號。

一八一五至一八三〇年間政治舞臺上的人物梅特涅要算最出色了。誠然他並不像一七九九到一八一五年拿破崙舉動那樣怪特，可是他的名字仍然配上代表一個時代。

三、梅特涅的苦心

在一八〇九年，梅特涅名義上在奧皇法朗西第二的治下，實際上差不多就是奧地利的政治首領了，這樣延長到四十年之久。這位政治家常感覺到他國裏有改造的必要，於是他就上了幾件改良內政的條陳，他對於從下面發生的革命非常厭惡，因此也不大敢從上面革新。所以他寧願用外交手腕作成奧國的榮譽和威信，而不願變更國內社會和政治的組織。因為總覺得改造是沒有什麼把握的。

梅特涅對於拿破崙恨之刺骨，時時以推倒拿破崙為唯一要圖。自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三年，這三年之間，他的政策，是竭力地挑撥俄皇亞歷山大，使他與拿破崙互相發生惡感，而他却周旋於兩者之間，使能滿意。當俄法之戰將開始的時候——一八一二年——梅特涅一面允許拿破崙出三萬大兵相助，

一面又向俄國聲明奧國絕不袒護任何方面作戰。等到戰爭開始，他却全部動員，保持奧國全部實力，一方面武裝中立，一方面乘機而動，看準了那一方面與奧國的利益多，他就以全力來從事。所以拿破崙一失敗，奧國竟一躍而爲歐洲的盟主；這就是梅特涅『萬全政策』的成功，也可以說是『騎牆政策』的效果。

第二章 維也納會議與法蘭西

一、維也納會議

法國波旁家(House of Bourbon) 恢復以後，歐洲外交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重新改正各國的疆域，歐洲舊日的地圖被拿破崙殘毀了，一般戰勝者怎樣去修補它呢？他們的努力和犧牲究竟要獲得何等土地的報酬才算平允呢？他們對於從前拿破崙的奧國又怎樣責罰呢？一八一四年六月九日開始的維也納會議，就是要回答這許多問題，並且要使得歐洲重行成功均勢的局面，至於開會地點就定在奧京，一方面爲着奧國有決斷的能力，一方爲着梅特涅有發號施令的權能。這次會議最後的條約，在滑鐵廬戰役前幾天方纔批准(一八一五年六月九日)。

維也納會議所解決的原則，就是要使得歐洲各國疆域和皇室竭力回復到法國革命爆發前的情形，泰利倫利用『合法』的原則，使得法國免受疆土上更大的損失，因此法國在歐洲仍然能舉足輕重。梅特涅

也採用它當做奧國復古政策的法寶，依『合法』的原理，不會使法國付出很重的賠款；一八一五年九月簽訂的巴黎條約中保證法國奄有一七八九年時的領土，且責令它歸還拿破崙掠自各國的藝術的珍物，付出賠款七萬萬法郎；並且在五年之內，要准各國在法國的要塞駐兵。拿破崙從前擄掠各地，捆載而歸的，到此一齊吐出，怕還不夠。

二、不會顧到民族主義

在這許多疆土的變更中，僅有一小部分是永久的，大多數總祇有一時的成效：瑞典和那威的結合僅有九十年便告終局；荷蘭比利時聯合王國祇有十五年；意大利和德意志殖民地的回復也祇有五十年；這次會議的致命傷就是不會顧到國家的原則，是要依民族主義來解決才能永久。無論這一班復古派的君主，和那些外交家如何攢斥自由和平等，他們看見新近許多民族主義的運動煽動了法，波，葡，西，意，德諸民族，也覺得無從措手了。可是他們仍然把民族問題丟在一邊，承着十七十八世紀間的國際習慣，仍然把歐洲人民當做象棋子一般，賭他們朝代的尊榮。所以他們讓德意志各邦的君主保着很大的勢力，把意大利諸邦納在奧國疆域的下面，比利時民族同荷蘭民族一齊受奧蘭西家（House of Orange）的治理，並且給瑞典人和那威人一個共主。民族主義的要求在全歐已成不可掩的事實；而維也納會議始終不會滿足那種要求，這是會議中最大的缺陷；所以不久就起了變化。

梅特涅自然希望維也納會議所解決的事件能夠永久保持。自此以後他做了很強固的法律的保障者，維持歐洲的和平；但是他相信歐洲的和平，是不能用歐洲人民組成的中央立法機關來維持的，因為那樣不啻承認了那可恨的民治主義，那就要同奧國的大權發生很利害的衝突了；他的意思，寧可用同盟各國君主的仁心來保障。一八一五年九月廿日巴黎條約是根據蕭孟條約 (Treaty of Chaumont) 來修正的，聯合四角同盟 (Quadruple Alliance) ——奧，俄，普，英——來開外交會議，以維持和平及法國革命前舊況，在梅特涅已可算躊躇滿志了。

四、神聖同盟

但是在俄皇亞歷山大第一 (Alexander I) 的如夢而神秘的思想中，還要更進一步，當他加入四角同盟用外力保障維也納條約時，他想到基督教和平，忍耐，互惠等教義，是經歐洲各國君主默認的，從這裏面可以產出一種重大而神聖的精神的動力，來保持現代的社會以及國土和政府。於是他引誘普魯士王和奧地利皇帝同他聯合結了所謂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一八一五年九月八日起——從這次同盟裏，三國君主嚴重地宣布他們關於管理他們本國和對待其他各國的決議，同盟各君主依據聖教的誠誥——正義，仁愛，和平，——共謀確定律法並以補救它們的缺陷。他們發願『以真實友愛的態度互相結合，彼此有如同國，互相協助；他們對待他們人民和軍隊，如同父母待子女一樣，並且要領導他們使得他們也發生同樣的友愛，共謀保障宗教，和平，及正義。』用意未嘗不善，可惜不能保持長久。

五、神聖同盟的大弱點

十九世紀的自由派把「神聖同盟」當做一種極討厭的狐羣狗黨，因為它的目的是要排去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的正義；但是這樣的估量，是從約文的錯雜裏推求出來，不免有一些過火了。神聖同盟不能改良政治和社會的情形，並不是因為發起人缺乏誠意，也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不正當的目的，祇是他們那些列名的主角，沒有一個能夠在這上面盡力。

從一八一五年以前歐洲形勢裏我們可以看出從拿破崙失敗以後，各國人民因政治同社會的問題，可以分做對峙的兩派，就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維也納所解決的土地問題，是由保守派用「合法」和「補償」為基礎來解決的，一切大致回復到革命前的情形。最後四角同盟成立，同盟各國負了保障條約及維持和平的任務，突然間奧國的地位因梅特涅的崛起而增高了，從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年間梅特涅成了奧國保守主義的愛國大家，同時也是歐洲復古派的怪傑。他利用奧地利的勢力操縱全歐，使得奧國不致顛覆，他處理國內外的事件，總以和平和安定為目標。經此一來，法國革命也受了他很大的打擊。

六、自由派的消長

在梅特涅全盛時代，歐洲的君主從不會危害歐陸的和平，祇是一般自由派常在那裏蠢動，聲稱要對那般復古的君主施行革命手段，或促進被壓迫的民族，一致起來反抗。愛和平的梅特涅的功業，全在不斷地同自由派宣戰，在他得勢的前七年當中，他是完全勝利的。在一八一五到一八二二年間他借四

角同盟做護符，召致各國開了四次會議，並且勸誘歐洲各國的全權大使採用壓迫自由主義的政策，他的野心真可滿足了，連亞歷山大也趨向到復古一派，在另一種的神聖同盟特羅保草約（Protocol of Troppau）上，也就簽了字；『國家因革命而使得政府有變更，結果必然使得他國感受不安，這種國家一定要排出歐洲同盟以外，非到他們有合法及安全的保障，不能加入。倘使因為這樣的變動有危害其他各國的情形時，列強應當聯合起來用和平的手段，或至必要時用武力來改正這樣的國家。』梅特涅不特蹂躪革命，並且干涉到列國的內政了。

在梅特涅時代政治上的幾種理想，可以從歐洲幾個重要的國家內所發生的事件收集得來，每個國家總是由復古派操縱政府，而自由派橫被壓抑，有時也引起反抗；梅特涅雖在那裏和四角同盟協謀壓抑自由派，而自由派的人數繼續在那裏增加，直到一八三〇年他們在西歐得了幾國政柄；四角同盟已經要解體了，梅特涅向來是取攻勢的，也祇好保守了；最後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地位日漸增高，更非梅特涅的夢想所及。

第三章 法蘭西革命中的障礙

一、法國波旁家的復辟

在十八世紀的中葉，法國是舊政的榜樣，到了那世紀的末葉，它又變做革命潮流的中心；在十九世

紀的前半期自由派和保守派——就是舊政和革命——在法國是勢均力敵。

滑鐵盧戰役使保守派確實地握得政權，在戰役後二十天，路易十八就回到他的都城，把殘毀的政府回復起來。那時法國的情形並不會因為拿破崙最後一次的失敗而陷入極不幸的地位，它雖是戰敗，但尚未爆裂粉碎，國內千萬的農業和地產，經過人民的努力，使得經濟情形趨向樂觀的地位。同時路易十八始終向戰勝國力爭賠款，靠着他對於經濟上的先見和天才，法國在一八一五年的國債只抵到英國的六分之一，中等階級利用和平的恢復來擴張他們的貿易。爲着這許多緣故，法蘭西雖則有歲歉，政治不安，和外國駐兵三年等等情事，但仍能在波旁家的治下興盛起來，它的勢力及穩健，在全歐中依舊是不可厚侮。

二、兩派的水火

路易十八既已復辟，却爲兩個互抗的政黨所苦，一邊是自由派，其中不僅是人權論的學者，還有從前解除農奴制度和沒收教堂產業時曾享受過利益的農夫，和類似商人的中流階級，更有一般在三色旗下面光輝地打過仗的老兵士們等等；現在都受了戰敗的打擊，可是他們自由主義仍是百折不撓。另一方面，就是些反動的保守派，如極端尊王派（Ultra-loyalists）貴族和僧侶，還有南方和西方各省的人們，他們追念舊日的政治，對革命運動始終苦鬥，因此也有被抄查家產的，有放出祖國的，更有橫被壓抑祇好忍氣吞聲的；現在時事變遷，這些人們放了回來，無時不在那裏圖謀報仇雪怨。路易十八處在兩黨

的之間，却聯合國內幫助他的人們，轉向折衷一條路。他雖然對於古代專制政體和他家裏的白旗十分契合，可是他們仍然有這樣的常識保留拿破崙律法和政治的改革：拿氏大勳章條例 (Institutionary the Legion of Honor) 以及法蘭西銀行，和教皇訂的契約 (Concordat)，同大學院，一面保留舊日皇室的尊嚴，一面又要履行他尙未回國時所定的條約。

一八一四年的約法準備依照英國的方式，建設立憲的政府，議會是用兩院制，上議院議員由國王委派爵士充任。下院由重納直接稅的法國人民互選。議院不能創製律法，抵可批准或否決皇帝提案，凡未經議會通過的法案不得執行，國王用宰相掌理行政，對議會的關係是偏向於左，在革命時，約法早已規定信教，出版和買賣地產的自由。可算法國從一七九三年以來，已嘗過自由滋味，已是曾經滄海，現在路易十八雖說額外施恩，却想不到行他的主義還要感受苦痛的。

三二 白色恐怖

極端尊王派隨即發生狠厲害的埋怨，他們以爲法王這樣的仁慈不足以防止拿破崙的餘孽；因此要求廢除約法，却逢路易十八一味裝聾作啞，他們就把怨毒移在自由主義者的身上。一八一五年幾個月，發生好多次暴動和流血，這種是狂怒的尊王派鼓動出來的，歷史家稱爲『白色恐怖』。路易十八雖曾經允許祇有經議會宣布是叛黨的方才治罪，而反動派懲他追治拿翁百日帝時代擁護拿氏逃歸的六十個人的罪。寫人名單的人，就是投票處決路易十六死刑的福煦，後來他又做拿破崙的心腹揭出尊王黨的

陰謀，這真是出人意料了。這幾十人中有三十八人被放到國外，有幾個被處決槍斃，著名的奈將軍也在其列。在南法蘭西成自由派被害在反動的暴徒手裏。內姆(Nimes)的新教徒曾經擁護過拿破崙的主見，他們就用十字軍屠殺異教徒的方法來屠殺自由主義者，直到軍隊開到出事地點，纔把秩序回復過來。

新議會的選舉恰在白色恐怖中舉行；自由派不敢列席，結果選出一個保王派的議會來，他們復古的程度比王還要利害，泰利倫和福煦離去大臣的地位。於是在一年之中所謂『偏急的議會』一直秉着他們反動的精神儘量去做，他們通過一種法律，限制出版物，限制幾種階級人不得邀赦典，組織特別法庭審判謀叛的罪犯；並且回復拿破崙法典裏廢除的條文，到一八一六年，路易十八覺得這些兇暴的人勢力倒有些害怕，於是解散這次議會重行選舉。這次選出的大多數是溫和的保王派，他們對於約法和一八一五年的解決都竭誠擁護，同時對王的折衷辦法，很表同情，至於極端的尊王派和自由派祇占少數，在溫和的尊王派的執政期內（一八一六——一八一〇）各方面總有顯著的進步。

四、極端專制

在一八二〇年，王姪被一個狂妄的自由主義者刺殺，自由主義的法制忽然中斷了，極端的尊王派乘着民衆的怒潮攪得政權，於是又回復當初復古的高壓政策。他們屏除約法上人民自由的保障，訂了嚴厲取締出版物的條文，把全部教育專制委給天主教會；並且變更選舉法，成立一種極複雜的制度。改

訂每年納直接稅一千法郎的方纔有選舉權（原來是每年出二百法郎的直接稅就有選舉權），議員的任期延長到七年；種種舉動無非使得他們在議會永久佔着多數。他們組織一個偵察機關，利用軍隊鎮壓反抗，並且清除秘密的革命團體。例如義大利傳入的燒炭黨，他們得了梅特涅和大陸列強允許，就在一八二三年，教王姪帶領法國軍隊到西班牙回復波旁家在西的暴君政府。真是意料不到，法國軍隊不久曾經把自由，平等，博愛貫輸到各國人民的腦海，現在居然地甘做神擁的君主的武器和自由派作對！可是這次西班牙遠征軍的成功，極端的尊王派在法國勢力更見強固，法人這樣愛國的意氣，未免不在情理了。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崩逝的時候，波旁家在法國已是根深蒂固，復古派也長遠統治法國的社會和政治。

從這次復辟以來，極端的尊王黨的領袖一直是奧多斯伯爵，他是前王的兄弟，並且是血族中最近的一個人，於是承嗣大統，是為查理第十王（Charles X）。查理第十王在政治上的惡運和他的長兄路易十八很相近，不過他的意志很強而且果於自用。他在做伯爵時代曾同媽利安多尼同施詭計，破壞革命，他不斷地同些革命者和拿破崙搗亂，當他王室榮歸的時候，鼓勵極端的尊王派來做報復的舉動。可是他私德方面尚不失為一個慈善的人，對宗教極為忠心，他立定主張使得政教合一，恢復舊政時代的政治，社會，宗教和知慧的律法。毒恨革命主義，他曾經說過：『從一七八九年來始終不變主張的，祇有我同拉發易兩人耳！』

查理用隆重儀式行加冕禮，他得議會裏大多數的極端尊王派的幫助，開始完成他所主張的工作，對於言論自由又製出更嚴格的限制，許多特權總還給教會。耶穌教徒也允許回國，瀆神和毀謗的刑法也加重了，更保證用一億萬法郎作爲這般僑民在革命時被籍沒的損害賠償。議會裏面連要破壞人類平等恢復舊政府時代的長子繼承法的議案，也在那裏討論了。總之法國在梅特涅時代，極端的尊王派闊步疾行，趨向於復古主義的實現如他們的首領查理第十所說：『改變社會的組織，回復教會在政治裏的重心，而產生有力的貴族政治了。』

第四章 法國革命的反響

一、波旁家在西班牙的復辟

西班牙復古派當這時候，復古運動同反抗運動總不甚顯著，當斐蝶南七世 (Ferdinand VII) 在一八一四年復國的時候，並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能力，還虧了惠靈頓和他自家英武的民衆的助力，他很堅強地想建一個國家主義的立憲政府。回憶到一七九一年西班牙議會的預備會採用一種成文法，和法國一七九一年的法制差不多，總規定限制君權的條文，並且廢除封建制度下的特權和利益以及階級的分別。這次的議會作成反抗約瑟，波那帕脫的先聲。這次的憲法，大半出於中流階級的商人，學者，理論家和軍官之手，這幾級人，總受着法國革命的影響，反對教會，可是其他階級的人們爲着要聯合對待法國

緣故，暫時忍氣吞聲，但是和平方恢復，國家獨立方纔確定，貴族們和牧師們隨即猛烈地攻擊憲法。斐迪南七世利用他們的攻擊，於是也不顧及大多數的農民，就把一八一二年的憲法廢除了，同時并把國會裁掉。

斐迪南左右的顧問，差不多總是舊政時代的官吏，因此他採用澈底的復古政策，和革命主義調和的政策完全不用。舊日專制的政府和一切不平等不公正的事件同時恢復，貴族和僧侶的特殊權利和豁免國稅也確定了，道院也開了，基督會也允許回國了，天主教審判所也重新組織了。個人自由剝奪殆盡，出版物也受嚴格法規的限制，從前幫助斐迪南七世復辟自由派者，被捕的被捕，放逐的放逐，甚至把他們拘禁起來，這次不會引起重大的流血事件，一部分是請求惠靈頓的効力。

二、復古的高潮

一八一四年西班牙復古中的醜態，可以從王的秉性中推求得來，斐迪南七世爲人多怨而暴虐，少慮而無情，而且沒有調和的能力和先見之明。他不想把國家融成整個機體，却把一切都畸重在復古派的一邊，對自由派的極端行動，更爲梅特涅所不敢爲。他回國之後不想修養生息，却窒礙工商的發展，一面又聚斂自肥。他對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不想法懷柔，等到事不可爲，却想用兵力去征服。從他復國五年中，西班牙成立兩個勢不兩立的黨——保守黨和自由黨；行政方面怨聲載道，軍心渙散；財政破產；美洲殖民地完全喪失。

在這五年當中，自由黨人也急迫地同暴君搗亂，他們的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雖被剝奪，他們仍然能成立秘密會社——如燒炭黨 (Carbonari) 同共濟會 (Freemasons)——他們用種種隱語手勢來宣傳革命主義，一般反對教會的人和軍官當中，這種運動很普遍，這樣下去一直等到內爭再起。

一八一九年西王徵集征討美洲殖民地的軍隊起了譁變，接着第二年春間遠方各地又發生總叛變，斐迪南害怕起來，於是發誓遵守憲法，一場禍亂才告平息。

斐迪南七世的改革，完全因為一時膽小虛作應承，所以在兩年中雖然依新訂律法去做，並用自由派執政，可是他實在並無誠意，他儘管在那裏煽惑反動派同新政府反抗，一面又求助於列強，尤其是法國，來顛覆新政府。他的詭計遂了，自由派起了內訌；貴族和僧侶抵制新律的實行，天主教徒又說新法典毀瀆神明；許多地方不斷地發生反革命的暴動。

三、自由主義的厄運

歐洲列強雖恨斐迪南的非法行爲，却又恐怕自由派得勢，影響全歐，所以一八二三年法，奧，俄，普，四國在維羅那 (Verona) 會議，決定干涉西班牙內爭，由法國帶兵入西班牙。那時反對自由派的人一時蠶起，馬得里也被法軍佔領了，自由派的人在加第斯負嵎，要求王承認組織一個調和的政府，斐迪南也承認了，於是自由黨人釋甲投誠。

斐迪南受法國的卵翼纔告安全，隨即把他允許的事置之腦後，把所有的立憲派一概誅死，一八二四

年西班牙中的復古行動，比較一八一四年還要盲目還要悲苦；不但舊政完全恢復，而革命者和同情於憲法的人，任意處死刑的有幾百人，被放逐或下獄的更多幾倍，當法國軍隊撤歸之後，斐迪南差不多把西班牙的自由派一網打盡。

四、葡萄牙的復古

葡萄牙在梅特涅時期，也感受着同樣的環境。一八〇七年拿破崙帶兵入境，葡國王室逃到屬地巴西，倒是英國爲着它商業上的關係，把法人趕掉了，並且在里斯本立一個省政府。到一八一五年歐洲大局平靜了，英國看着葡國王室在巴西延長下去，却顧全它自己經濟上的利益，不把軍隊撤回，因此葡萄牙差不多成了英國的附庸。一八二〇年許多愛國的復古派和自由派聯合起來，把英國勢力下的政治機關推翻了，那時自由派得了政權，頒布了一種憲法，內容和一八一二年西班牙憲法差不多。第二年約翰六世把巴西托給他的兒子東姆彼得羅 (Dom Pedro)，自己回到葡萄牙發誓遵守憲法。

巴西人民當着約翰六世回國以後，就奉彼得羅獨立成巴西帝國，是爲彼得羅一世（一八二二）。葡萄牙的復古派擁戴約翰六世幼子東姆密該爾 (Dom Miguel) 爲首領，上書反對失掉巴西，從一八二二年起，十二年當中，葡萄牙常受黨爭的禍患。

一八二三年約翰籍口法兵在西班牙，廢除憲法，密該爾的手下人意猶未足，仍然攻擊葡王，直到歐洲列強共同出兵，方纔把王納到葡國。約翰死後（一八二六）巴西的彼得羅一世嗣位是爲彼得羅四世。

他頒布一種法規使葡萄牙成立一種調和的議會政府，一切用法國一八一四年頒布的法規做藍本。他隨即把葡萄牙王位傳給他七歲幼女馬利亞，并叫她嫁給她的叔父密該爾。密該爾答應下來，等到回國以後却又反悔。到一八三四年一般復古派和傳教師幫他即了王位，他情性本來殘暴，加以在奧國住了三年，對梅特涅異常讚歎，即位以後，隨即嚴厲限制自由主義。

王室裏發生這樣的鬥爭，奧，俄，法，普當然和密該爾表同情，而英國却爲它商業的利益，却去鼓勵彼得羅，美國對巴西獨立本來是同意的，英國方面更派兵艦防葡萄牙用兵去征巴西，因此巴西確實成立了一個美洲的獨立國了。

五、英國的兩頭蛇政策——對內保守——對外自由

英國對於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內爭，却幫助自由主義者，這并不是英國愛護平民主義和保障「人權」的表示，實際上它所有舉動，完全是以自己的商業上利益爲標準，或是應付特殊環境。其實就英國的內政說，一般執政的措施，和梅特涅以及法國的查理十世也差不多。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英國的法制同大陸諸國有點兩樣，有時也引起紛亂，在孟德斯鳩或福祿特爾派人看來，英國法制似乎含自由主義，是值得讚美的。但是十九世紀前半期所謂「自由」和現在是兩樣的人。那時英國雖說由英王和議會治理，可是英王的權力已經讓給內閣，議會雖有勢力，然而裏面大多數是貴族，地主及僧侶；平民爲數極少。

當法國革命的末期，英國的政治家如小比克福克司 (Charles James Fox) 提倡改革議會，使得趨向民治的道路。但是大多數的政治家記念着格蘭斯頓往日的偉績，和自然產生的英國憲法以及卜克對法人所謂自由平等的攻擊；加之法國革命戰爭後，又繼之拿破崙的戰爭，他們更相信法人有政治經驗，改革這一件事，因此置之腦後了。

那時有一般徒尙空談的哲學家及窮苦的工人，組織革命的機關，如倫敦通訊社想用來改革議院和社會，但是執政諸人嚴加禁止。議院所定的：如謀叛 (Practices of Treason, 1795)，圖謀不軌的集會 (Seditious Meetings 1795)，通訊社 (Corresponding Societies 1799) 等條例裏，可以看出當時執政者剝奪人民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一班。所好英國的海陸軍連打勝仗，外交方面又獲到勝利，這是當時英國執政常引以自豪的。

這時候英國的法制有兩種作用：一種是偏護貴族，另一種就是壓抑反對貴族的人們。國中一般貴族強佔民產作他們的圍場 (Enclosure)——特關做牧羊用的，加之對外戰爭不息，荒歉頻仍，而議會反通過限制穀類入口的條例。雖然這樣，要反抗這種政治和社會的環境，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然而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間，許多方面也產出許多反抗的勢力，結果英國方面也像大陸諸國一樣，自由主義者和保守派時常立於對抗的狀況。

有許多不同階級的人們，爲着種種不同的緣故，和保守黨政治作對，知識階級的急進派如高得溫

(William Godwin) 培因 (Thomas Paine) 考貝特 (William Cobbitt) 諸人各把他們的學說來鼓動民衆。可是他們不相統屬，而且改革的辦法沒有兩個人互相契合。多數的人祇用民主政治中很粗淺的道理在那裏鼓吹。但是在梅特涅時代，爲政和大多數的愛國的人，總把急進派看做不忠的危險分子，而急進主義，在他們的意思是和反叛一樣。除去一般急進派而外，還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爲着他們切身利益和政府抗爭。

英國執政的人如加斯特婁里 (Ford Castlereagh) 惠靈吞不會因少數急進派和天主教徒的反抗，就改變他們在英國保守的趨勢。可是回頭看看經濟的變遷，保守黨人也要覺到他們的厄運了。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時代中間，工業革命在英國產出第一次大結果；紡織機發明了，新原動力新式工場也進展了，工業品出產也增多了，鄉間居民紛紛遷到市鎮了。在短期間內，工商業代農業而爲英國主要的富源。新商人——實際上就是全中等階級——的數目，財產和野心都增加了。然而把持議院決定國內政策的仍然是些貴族而不是這些中等階級的人。這兩階級的利益是互相鑿枘的，衝突自然不可免了，看這樣一個惡環境，最後的落伍是無可懷疑的。

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二二年保守黨的執政者仍然守着他們制度，勢力也並未減小，政治方面極端復古，貴族地主仍然繼續圈地，並且從穀律裏攫得好多利益。英格蘭具有無上權力，決不想法解除其他教會的怨恨，議院改革好像已經死去，個人的自由也正在垂危。

但是全英國感受經濟上的大不幸了，機械的引用使得許多手工業工人失業。一八一五年國外戰爭，結果英國的壟斷貿易破壞了，因此製造銷路大減，無工可作的工人有幾千名之多，窮苦階級人們，被逼失業，於是搗毀機器以洩怨憤。路戴脫暴動 (Luddite Riot) 從一八一一年起到一八一六年達到極端。社會上的不安和財產的破壞差不多全國各處都會遇到，這些暴動總是經濟的而非政治的。暴動的人都是無知識的貧民。中等階級的人們却和保守派政府聯合起來壓平暴動，并把爲首的處死。保守黨主要的過失，並不是處置暴動過於激烈，而在不知經濟上不幸的真因。

急進派利用經濟上不幸，誘引一般苦工讚助他們的政治的主張，倒也有顯著的成效。一八一六年以後，工人給予急進派以實力援助。一八一七年王子利津脫在議院被刺，急進派的計劃破露，於是執政的人更變本加厲來壓抑平民。

還有一般四等階級，在英倫的中部和北部造成許多工業的都會，而在議院沒有代表權，因此他們也讚助急進派要求改革議會。這些人們自動地在各處開會選舉代議士，不圖一八一九年八月在門徹斯德 (Manchester) 開會的羣衆，竟遭軍隊屠殺，梅特涅和一般大陸保守派的精神，却在此時表見出來了。

事後他們隨又發布六條戒律，嚴防暴動。隨後急進派圖謀舉事又未成功，直到梅特涅時代告終，保守派總未失勢。等到康寧 (George Canning 1770-1827) 執政，方纔改變保守派的政策，以後英國政權漸漸移入中流階級的商人手裏了。

六、自由主義在俄國的試驗和放棄

奇怪得很，俄國對於擁護復古比英國還沒有誠意，因此梅特涅拉攏俄皇亞歷山大一世，本來是一件極難的事。亞歷山大生性酷愛和平並且是個宗教的信徒，在早年的時候他和自由派很相接近，他在八一五年以前頒布憲法，施行了許多新政，關於農奴的解放居然也有幾省實行了。不過受了拿破崙的影響，新政大都不會實現；加以俄國人民程度太低，實行的時候也頗感困難；因此亞歷山大心也灰了大半，他的熱誠漸移到宗教方面去了。忽然奧相梅特涅常常對他說自由主義者不可靠，勸他對他們採用壓抑的政策；恰好俄皇侍衛中，發現革命的秘謀，接作國內外又發生許多自由派暗殺的案件，因此亞歷山大就被梅特涅玩之掌上了。自此以後，他同梅特涅連合一氣做神聖同盟的中堅分子，把自由主義全部放棄。自由主義者到此時大為失望，祇好組織秘密團體暗中活動。亞歷山大崩逝的時候（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遺詔將位給二兄尼古拉第一（Nicolas I.）。那些黨人却擁護他的長兄康司坦丁（Constantine）大公，當時在俄京運動軍營起事，但是康司坦丁賣了他的朋友，尼古拉很順當地復位了。他即位以後，對於自由主義者非常仇視，在他御極三十年中，嚴訂出版法，對俄人出國外人入境限制極嚴，又組織暗探捕黨人，在復古君主尼古拉要算最厲害而亦最有成效的一個了。

七、中歐方面專制的維持

西歐方面諸國中自由主義者和保守派的爭鬥比較激烈而有希望。在東歐方面，保守主義已經確實

勝利，而廣大的地域一任奧國的操縱。

梅特涅的第一件當心的就是利用哈布斯堡 (Habsburgs) 政府，使得國內一切情形不發生變動。他的主張永久不變，并且也決不願採取什麼調和的辦法。因為國內種族複雜，常有分崩的危險，他特地練了許多軍隊到各處駐防。為防止革命思潮，他嚴行取締外國出版物，并監視國內一切出版物。教會教育恢復了，土地大半歸貴族所有，國內稅關遍設，弄得商業異常凋零。

他第二件當心的事就是要由奧國治理意大利及德意志諸邦，消除政治和社會的運動，初因感受法國革命的怒潮，自由主義思想還未衰歇，中等階級要求參政，下等階級要求改造社會，愛國人士希望造成統一的光輝的德意志。因此青年的學生組織秘密會社，如道德聯合會 (Tugendbund) 之類，但是一切活動都被梅涅特破壞了。至於意大利方面，除農人是受教會麻醉的無所表示外，一般受教育的人；商人和小工們，都希望意大利獨立，設立立憲政府。因此有許多秘密會社如燒炭黨暗中在那裏活動，而一八二〇到一八二一兩年中，拿波里及披得蒙 (Piedmont) 兩處自由主義的興起，總被梅特涅壓抑下去。

第五章 七月革命的因果

一、自由主義的復活

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二二年是梅特涅在歐洲方面全盛時代，此後一八二二年到一八三〇年歐西方面復

古主義漸趨失敗，梅特涅的命運也漸漸不濟了。造成他的惡運有三件事，（一）英國對外採取不干涉主義，（二）希臘脫離土耳其獨立，（三）一八三〇年發生革命運動的波折。英國不干涉主義，是從維護他的商業起見，然而已經使得四角同盟去了一角。希臘獨立的原因，是受土耳其壓迫基督教的反動，然而希人對平民政治和他的祖國的愛護，也是一個原因，法國革命也有顯著的影響；結果俄土發生一次戰爭（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希臘確實獨立了。梅特涅的主義的失敗是不用說了，同時又失了俄國這一個好幫手，尤其是他的致命傷。

自由派在法國確實的勝利，東歐西歐諸國政略的分歧，以及梅特涅勢力的衰落，總是一八三〇年的革命運動做成的。

二、查理第十的推翻

在法國方面查理第十的復古政治愈過愈不像了，查理漸漸做成一個名實相符的專制君主，極端尊王派又要求增制有利於貴族和宣教師的法令，因此一般中流階級和工人們，埋怨和憤恨的聲浪更高了。

這些中等階級的人們被很嚴的財產上的資格限住，不得參與政治。一般不信教的中等階級，恨政府把天主教提得太高，還有最主要的，就是有許多有錢的中等階級的人，對於極端尊王派發生了一件刺骨的經濟上的憤恨。回憶到一八二五年議會通過用一億萬法郎補償出亡的貴族在革命時的損失，這樣巨的一筆款項，當然不能由政府逕付給貴族們的，於是他們想着一個法子，就是用低的利率，募集全國

的公債，收集的款項就用年金的形式，付給那些貴族。換句話說，那些中等階級執着政府的募券，覺每年的入款中有三分之一，送給那一羣貴族了。從這種經濟上的事件裏，已伏下神權君主政治覆亡的朕兆。商人和拿破崙的舊部以及自由派的理想家，聯合起來反抗查理第十的政府。

一八二七年的選舉以後，法王減少下院極端尊王派的席次，並且暫時允許指派溫和派的人，但是他決計不肯接受種種的主義，所以在一八二九年議會選舉不中他的意，他隨即用保里格納 (Prince de Polignac) 做首相；這位也是流在外國王子之一，爲人固執無知而又常涉幻想。

以後的事不言可喻了；王同復古派的首相做一邊，中等階級所維持的議會又做一邊，在那裏互爭，政府方面出兵攫取阿爾極爾 (Algiers) 援助希臘獨立，并剪滅海盜，希望借此消弭內爭。但是并不見什麼效力，議院方面堅決地投不信任內閣的票，并接引一八一四年約法裏保證的權限；自由主義的報紙稱許議院，并且明白地攻擊法王。

一八三〇年春間查理第十因爲議會屢次要求罷免保里格納內閣，就把議會解散了，但是復選之後的議會，反對復古更加厲害。法王覺得國中居然有和他相左的意見表現出來，真是氣極了，於是在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六日發布四條法令，這是有名的聖克路勒令 (Ordinance of St. Cloud) ..

(一) 出版權應受嚴重的限制。

(二) 新選出的議會——一次會還不會開——就勒令解散。

(三) 發布新選舉法，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大半是窮苦中等階級——失却選舉權。

(四) 新選舉在九月舉行。

當這道命令發布的那一天，自由黨的印刷家和雜誌家重行爲爭民權來反抗波旁的統治，宣布勒令解散國會爲非法，因此激動巴黎各階級的人們的武裝暴動。巴黎的工人們和些措手不及的少數的衛隊，巷戰了三天，把他們趕到自由黨工場附近，關了起來，獲得全勝。查理第十讓位給他的十歲的孫子——康保爾伯爵 (Count of Chambord)——自己逃往英國。

三、平民國王——路易腓力——即位

一八三一年『七月的日子』帶着輕微的流血，就把法國神權君主斷送了。以後究竟採取那一種政治的制度很費一番討論。那時共和黨恢復了，黨裏加入了許多學生和巴黎的工人，以加瓦格納 (Coudré) 爲首領，他們主張恢復一七九五年的共和國；但是鄉鎮方面和巴黎有希望的人很少讚成他們的主張。還有一派就是自由主義的中等階級，由雜誌家提爾 (Tier) 和大銀行家拉斐特 (Lafitte 1767-1844) 領導，他們願接受君主，不過一定要立憲，使得他們真能治理國家。這種主見很得一般法人的同情，因爲他們的意思『秩序』和『自由』是同樣重要的。兩黨戰爭之禍已近在目前了，虧得年高望重的拉發易將軍重行出來，竭力向共和黨疏通，使他們接受自由的君主黨的主張，這場禍方始避免。於是路易腓力在萬衆歡聲中即位了，他本是奧蘭斯的公爵，也是波旁家的宗派，但是他曾在會場投過處

路易十六死刑的票，和波旁家的政治主張決不相侔。他在一七八九年革命運動裏很盡過力；巴斯的獄的佔領，他也在場；他曾投入甲考賓黨並且在共和國下執掌過軍事機關；他也曾在法爾買和尼達蘭作過戰。他出亡歐美的時候，曾經研究過自立的道理。以後他自己又趨於平民化，把他的兒子送入一個中等階級的學校裏讀書，更篤信福祿特爾和盧梭的意見，所以他即位後，自稱爲『平民國王』。

一八三〇年八月路易腓力接到議會請他爲『法民之王』的通知，共和革命三色旗立刻替代了波旁家的白旗；民權排去做專制君主理論，但是法國七月革命快捷的結果，僅有中等階級獲得勝利，這一個階級又種下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惡因，在一七九四年曾把它的戰敗者從下等階級裏救起來，而在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當中，它自己也很擔過了許多危險。現在還是這個階級，把復古的君主趕掉，平復革命的平民，自己却執穩了政府的權柄。一八一四年曾發生過一個問題，就是法國政治和社會的法制，是否要回復到大革命以前的狀態；但是從一八三〇年的運動裏，却是可以得到一個否定的答案了。

四、七月革命的影響

法國七月革命的勃發，和迅速的成功，立刻使得全歐震動，異常的驚訝；而自由派則喜形於色，比利時，德意志諸邦，波蘭，瑞士都感受震動；梅特涅遇到這樣普遍的不安，也就不得不放棄了統一全歐和干涉法國的念頭了。

那時比利時硬被納在同荷蘭聯合的王國之下，很受了許多不平待遇。這次法國七月革命的消息到

後，比利時布魯捨爾起了騷動，他們其初也只想在共主之下分治，後見荷王維廉一味壓制，於是索性要求獨立了。得了英法兩國幫助，比利時就在一八三九年成功一個獨立的國家。

德意志的各邦，如普，奧方面，並未直接受法國的影響，但是諸小邦中如漢那瓦布倫瑞克薩克遜和海賽加賽（Hesse-Cassel）確受了法比二國變亂的影響，而發生民衆的運動。因此有許多政府頒布溫和的憲法，更有已立憲政府，允許了許多自由黨人的條件。

意大利諸邦自從一八二一年，受奧國干涉後，仍守着沉默。但是中部諸邦的自由主義者，料想到法國是要幫助他們的，於是巴巴爾諸邦中聯合起來推翻奧國統治下的政府，建立民主的政府（一八三二），在巴馬和摩登拿也有同樣的變動。但是這幾處被梅特涅用武力征服了。

德意志的運動雖說沒有許多大的效果；然而因此累得梅特涅手忙腳亂，不能顧到西歐方面，而西歐中等階級自由主義者，却得了一個自由發展的好機會。

第六章 革命潮流的新醞釀

一、工業革命

從一七五〇年到一八三〇年，這八十年當中，新的歐洲已在那裏產生，那新的歐洲用一種猛烈的手段，來處置舊日的傳統思想和一切制度。古代僧侶和貴族地主的特別利益，因着多財多智的中等階級

的興起而喪失了。民治主義和人權把神權君主時代的習慣和誥誡排去了。對王室的忠心漸歸消滅，而各國皆漸漸地自覺了。

最後決定革命派和復古派的鬥爭，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的勝利的，並不是一些微小政治革命的波折，像一八三〇年的一樣；而是偉大的工業革命，這種革命用他們的全力和復古派對抗。所以我們要明白近代民治的呼聲，要先明瞭這工業革命的意義。

神權君主和封建制度的破壞，在法國革命時已經下了種子；而新的政治的平民主義和公民平等的理想，也同時發了萌芽。可是這樣的革命並不會改變日常的生活。人民擔負的課稅是劃一了；一切人們總遵守同樣的法律了；也不像從前那樣畏懼貴族們了；在立法的議會裏也可以雄辯自如了；——然而農人們仍然在木犁的前面，趕着行動蹣跚的耕牛；補鞋匠仍然釘他們鞋子；勤儉主婦們仍然常坐在手搖的紡車旁邊。情形稍為改變了一點的；如法國的人們已經舍去短的緞裙，改穿褲子了，但是農人們吃的，依舊還是那些食品；旅行家乘的，仍然是木質的馬車，和小的帆船，渡大西洋要費幾個月的工夫，這是十九世紀初期的情形。

現在慢慢兒不同了！農人們有了犀利的鋼犁，把舊日的手用的打米器棄掉了；衣服和鞋子總在大工場裏用機器做了；在晚報上忙迫的商人，可以讀到他們的貨物，在中國售賣的情形了。一般巧匠提着飯籃，到喧囂的工場裏去了；旅行家當着火車經過鄉村的時候，斜倚在華麗的椅子上了；而運動家也

能在五天內橫渡大西洋的郵船甲板上打網球了。

一切情形總是由工業上的變遷產生出來的，這種變動既快速而又完全，所以我們稱它做工業革命。它的根本原因是——（一）機器和原動機的發明和應用，使得開礦，製造，農業，和運輸有無限的便利；（二）工廠的建築。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差不多在一七七〇年到一八二五年間，從一八一五年起，這種革命傳布到全歐，並橫渡大西洋一直到了新大陸。到處總產生了許多機器，原動機，工廠，富翁，商業的組合，和貧民窟；昔日蘋果樹生長的地方，現在已經豎起高可接天的煙突了；昔日馬車輪軌縱橫的地方，現在有密如蛛網的鐵道，許多火車日夜不息地在那裏通行。

二、機械的發明

不僅是少數的天才者，還有許多不知名的人，同負着發明的責任，千百條心腸一齊想尋出較容易較便當的方法來做事，自然就要生出許多發明家和發明品來了。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發明品一直增加，直到最近機械方面更是日新月異，少數發明家從衆人中顯耀出來，他們的名字和革命是并垂不朽的了：

如克哀 (Kay)，哈格雷夫 (Hargreaves)，阿克雷脫 (Arkwright)，克龍布登 (Crompton)，卡脫雷脫 (Cattwright)，惠脫乃 (Whitney)，瓦特 (Watt)，傅爾頓 (Fulton)，及斯梯芬孫 (Stevenson) 等皆是。

最前的六個人是紡織機的發明家；瓦特是蒸氣機關改良家。現在人總以瓦特為蒸氣機的發明家，其實不對。蒸氣機的主要部分——如水爐，圓筒，活塞等——早已有人發明，不過僅用以抽水而已。在

一七六三年冬，瓦特才開始研究蒸氣機，他不過是一個機器匠，有人請他修理六十年前鈕康門（Newcomen）所發明的蒸氣模型，他很聰明，他拿蒸氣機模型一改良，就能實用了。瓦特的蒸氣機應用來紡紗，是在一七八五年。以後傅爾頓發明汽船（1807），司梯芬孫又發明火車（1825）；同時蒸氣機關，（1814）又引用於印刷事業，以後電報（1832）電話（1876）無線電報（1895）相繼發明；直到今日，舉凡昔人以爲夢想的飛行機和潛行艇，現在也都變爲尋常的物件了。

法國在一八一五年後，工業革命，始有明顯的跡象可尋。拿破崙雖有提倡工業及保護工業的舉動，然而成績不顯，等到他要失敗的時候，全法國不過僅亞爾撒斯地方棉廠中有一付機器而已。至一八四七年全國蒸氣機有五千具，棉花的消費，三十年間，增至五倍，同時紡紗機有十萬多架，紡錠有三百五十餘萬支。到了一八四八年，工業的大都市，已林立於法國，僅巴黎一城有工人三十四萬二千人，其餘如里昂，馬塞，列里（Lille）等，皆是著名的工業都市。從此以後，工人漸漸地要組織工黨，什麼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等問題，也依次發生了。

三、工業革命對於經濟的影響

機械發明的結果，使得工商膨脹，城市興盛，而財產增加；因爲用了機械來製造，開礦，和耕種，規模可以異常偉大：例如英國一七四〇年，共產鐵一七三五〇噸，到一九一〇年鐵的產額增到一千萬噸，棉織物的價值從一百萬金元（一七〇七年）增加到六萬萬金元（一九一〇年），許多新的工業也漸漸發達

起來。因為交通便利，售物異常容易，所以商業也跟着發達起來，歐美兩洲的貿易額，從一八三〇到一八八〇年增加到八倍之多。工商的發達又引起人口的增加——因為人類得到衣食的來源，比較以前容易，所以十九世紀中，歐洲人口從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增到三九二、〇〇〇、〇〇〇。互相關係的工場，要聚在一處。商業的需要，和生活便利的吸引力，總是城市增加的主因，而大多數的人民，總由鄉間移到城市來了，人口的增加固然很快，而出產的供給比較需要還要超過許多，因此財貨非常充實。然而究竟富的是少數，而大多數人，反因此愈加貧乏了。

四、資本主義和工場制度的罪惡

從以上的幾點看來，工業革命就是手工的工業變成機器的工業，現在我們也可以說工業革命就是從獨立的家庭工業變成了支付工資的工廠工業。工廠制度既實現，於是社會上產生兩種新的階級——資本家和僱工。在舊政時代社會上有什麼貴族，農奴，工頭，日工，店主及伙計的分別。現在社會上，什麼總沒有了，祇有資本家和僱工兩個階級。在最初的時候，工廠的廠主（即資本家）常兼着技師，監工，和售物的職務；後來工廠制度漸趨複雜，資本家祇做一個投資的人，工廠各部的事，皆由僱人去經營。可是他大部分的利益仍然爲他所有，因此他們——一般資本家，愈過愈富，在政治上也很占勢力。資本家是富而有力了，而做工的人却因工廠的興起而陷入依人爲活的苦境。機器工業發達後，出產迅速，貨價低廉，手工業自然地漸趨淘汰，一般手工業者，不能不投身於資本家的工廠裏，做一個

機器人了。

從此社會生出新的問題來了，第一件，資本家常用極廉的工資僱用女工和童工，因此一般成年的男子，反無人僱用；而且『時艱』(Hardtime)是常常遇到的，只要工廠停工幾個月，那些工人就無以為生。第二件，就是一般自耕農夫失去他們的田地而投身到工廠。第三件，最大的問題就是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墮落；工作時間很長，工資很少，而生活又不合衛生。一般礦工們整日地在黑暗而卑溼的礦裏，其餘閒暇的時候皆消耗在酒店裏。青年的孩子也因無人管束變成醉漢，很容易流入匪類。婦女也要忙到工廠裏作工，所以只好將子女拋在家中，無人管理和教誨。等到子女稍稍長成，大約十歲左右，又因為工資的誘惑和生活的壓迫，也一起到工廠裏吃煤煙，哪裏還譚到教育這一回事呢？這總是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所產生的必然罪惡。

一國的工人這樣，他的國家要變成怎樣的情形呢？兒童一齊作工，學校還有什麼用處？選舉的人如果蠢然無知，民治又有什麼用呢？當時一般執政的人，沒有一個計及這樣的問題。他們其初用種種法律限制工廠工業。法國在一七八九年發布八巨秩的法律，規定一切作工的方面，工具，原料及一切製造品的範圍，除此以外如特許的公司的阻礙，原料品的抽稅，總足以限制工商業的發展。當十八世紀的時候，一般學者覺得常此下去，工商業總要破壞了，法國的陶高德及附和他的人狂呼『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英國學者如亞丹·斯密(Adam Smith)著原富(Wealth of Nations)詳論工商業應當

免去種種限制和抽稅。他以為國家的勢力是靠著人民的財富，而人民的財富，非任其自由不足養成，人人能自己致富，國家自然也就富了。還有一般學者以為干涉工商業，不但不智而且違背人權是不道德的。由這等學說養成經濟的個人主義 (Economic Individualism)。還有在十八世紀時，發現了許多自然律，因此一般學者想出許多經濟的定律來，在他們的理想中，以為祇要能使得各人總能充分發展自己的利益，社會自然平靜。因此生物學上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定律，在人類社會上也出現了。

五、社會主義的萌芽

新的個人主義和自由的理論所要求有三件事：(一)政府須廢除限制工商業的法律，政府的作用祇在防止盜賊殺戮和叛亂；(二)廢除一切妨礙自由競爭的條文，如特許公司和專利權等等；(三)嚴禁工人組合。於是一般工人各個向資本家討生活，如工作稍慢或要工價稍高隨即遭他們的屏棄而流於失業。在歐洲方面工商業差不多完全放任；工人們的組合也禁止了，資本家是自由了，而一般工人對於自由有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及，生活方面因而加倍的痛苦。

到了十九世紀，一般新的學者，目擊工人的痛苦，於是提出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利己的資本主義反抗。歐文 (Owen 1771-1858) 首先提倡把社會分做許多公團 (Communities) 每個公團差不多包含一千二百人，這些聯合在一起，住在一個大的建築物裏作他們農業和工場的生活；所得的利益大家均分。這種主張全沒有顧到婚姻問題，而且屢經試驗總沒有成效。在法國方面聖西門 (Saint Simon 1760-1825)

向路易十八請求施用新政，用科學家管理實業。傅利耶 (François mairé Fourier 1772-1837) 也提倡一種集團的組織，每個集團共有一八〇〇人，所得利益以十二分之五歸工人，十二分之四歸資本家，十二分之三歸勞心者；但是這樣制度曾經試驗，也沒有成功。路易布郎 (Louis Blanc 1811-1882) 對工業競爭很抱不滿，他提倡國家裏產生許多『社會的工廠』，每個工廠都獨立的，由工人們公選經理，所得利益大家均分，這種理想也沒有能實現。總之初期的社會學者想組織永久的社會團體沒有成功，然而至少，已經使得人心裏存了社會問題的思想，而反抗『放任』的理論了。

六、工業革命對於政治上所生的影響

工業革命的驕子——中等階級——影響到政治方面是無可避免的了。靠著自己的能力和命運而致出人頭地的人們，自然是非等到爭得政治上的一席之地不休的，除去自然的野心，這些中等階級，尤其是廠主們，更爲着經濟上的動機，去到政治上活動，(一)他們要求妨害工商業的立法，立刻取消，使得工商業自由發展。(二)廠主們要求博得政治上的勢力，防止工人組合團體來要求增加工資。(三)他們要求食品和原料品自由輸入，使得出貨成本減輕，并廢除一切雜稅和內地稅。中等階級的人數和全人口比較起來自然是很少，可是他們有的是錢，儘可賄買投票的人以及許多議員。他們所要求的是代表『工業』，那時國家的勢力自然依賴工業，這些代表工業的人們，當然要參加的。他們意志以爲工業穩定，國家的財源就自然增多，就是工人們的工資也要依工業穩定與否來做標準的。在資本家的口裏總

說，假使工業不平等，工人們就要無工可作了，靠著這樣的論調，資本家纔能得着工人們和店主們的幫助，並且可以消弭革命的運動。

拿破崙戰役以後，工業革命方纔影響到法國，直到一八二五年英國取消出口的禁令，工業革命方漸澈底。還有一層，法國的自耕農比較英國多，他們爲着農業上的利益反對城市裏的工業階級，所以十九世紀已過去大半，多數的法國人，仍然完全恃農爲生。

法國工業雖不及英國工業的重要，然而新起得也很快。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共產煤二十五萬噸，到了一八三〇年增到一百八十萬噸。在一八二二年法國輸到英美二國的絲，共值九千九百萬法郎，到一八四七年增到一萬六千五百萬法郎。在一七八八年出口的毛織物，共值二千四百萬法郎，到一八三八年增到八千萬法郎。從一八一五到一八四〇，二十五年當中，棉織物工業增到三倍。

這種工業的膨漲，就是法國中等階級在政治權力增加的動機和結果。當查理第十即位的時候，中等階級曾受舊時貴族精神恢復的打擊，並且受過經濟上的損害，例如在一八二五年政府的公債祇合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第二年中，羊毛的稅率增到百分之三十，鋼鐵增到百分之百，其他如穀類進口稅仍然很高，製造是逼着要買高價的鐵來造他們的機器，買羊毛來製他們的衣服，買穀類來供他們的食料。

自一八三〇年革命路易即位做君主立憲後，一切總改變了，貴族院差不多成爲中等階級選出的代表院（Chamber of Deputies 由付二百法郎稅人選舉）的附屬品了。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八年法國

就是一個中等階級專制政體。可是法王和中等階級并不十分和洽，一方面中等階級路易腓力和贊成舊政的人同共和黨的工人以及各種社會革命做對；一方面他們又因忌嫉的關係和王發生爭論，就是他們相互之間，也有爭論。

路易即位後的初期，一般中等階級的人，仍然恐怕擁護查理第十的人要推翻路易，並且怕共和黨人唆使巴黎的人暴動，推翻君主。於是禁止報紙登載打擊現代政府的言論，遇到雜誌上登載和正統派以及共和黨同情的文字，就科以罰金。商人們要求是和平同秩序，他們對現在的情況已經很滿意了，於是對於進一步的變更就成了一個『反動派』。當正統派共和黨的危險過去之後，執政者的內部也起了分裂。一部分附和提爾主張內閣對議會負責而不對王負責。『王御極而不干涉政治』，這一派的人要把王當做中等階級為政中的一個名譽董事。提爾在一八四〇年任首相，但是很失人心，因為他乘着拿破崙的遺習，歡喜耀武揚威，幾乎把法國捲入戰爭的漩渦裏。商人們最怕戰爭搗亂工業，於是另一派的首領基佐 (Gизо) 繼提爾任首相，終他的任內（從一八四四到一八四八）總力謀對外的和平及國內的安穩。他把政府的機關，煙草的牌照，以及其他財賄上的特許用來收買選舉人和議員，使得常在內閣裏占多數；遇到報紙責備時，他就控告主筆。有時急進派要求增加有選舉權的人的數目，基佐回答：『趕緊工作致富，你就可以有選舉權了。』

七月革命後的改革，大半是中等階級的改革，和同時英國方面的政治很有些相像。兩國的中等階

級總變成些富翁，並且在立憲君主國之下得着立法上的勢力。在兩國中，中等階級得了權勢，維持中等階級的改革而不容政權落到低階級的手中。在兩國中，下等階級常有不安的現象，而許多工人就走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攪亂者方面去了。

第七章 二月革命的始末

一、民主主義和工業革命

富有階級的位置是升高了，然而假使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就此停止，那麼工人階級到今日一定全部陷入困難的境界；但是工業革命一方面使得大多數的人受着從未見過的損害，而另一方面又懸着未來的光明希望。關於消除工廠制度的弊害，產生了一種政治上的調劑——民主主義——這種調劑在政治上從沒有刻意地試驗過。

政治的民主主義是一種新奇的試驗，而又為現代政府主要的原則，是很值得把它的確實意義弄清楚。民主主義 (Democracy) 原出希臘文，意謂人民的統治 (Rule of People)，然而希臘人所謂民治并不是說所有的人皆有治權，不過祇有自由的公民享受這種權利；還有許多奴隸也佔一部分的人口，可是他們的政權已被剝奪了，他們是不算在『民』之內的。現代所謂民主主義，意義較廣，『民』的觀念中包含一切的人，無論貧富皆是平等，也許連婦人也算在裏面。怎樣使得民意實在表現出來，直到現今二十

世紀還未曾完全發見；但是政治的民主主義却有確定的意義；在政治的事件中，遵從大多數人民的意志，這種意志經過政治的軌道，表現出來。

真正政治的民主主義因為工業革命方纔變為可能，又因為工業革命方始不可避免，從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英，法，比，德，奧，意，匈諸國自受工業革命的影響以後，一直忽緩忽急地暗中摸索民主的政治，這個時期可稱為民主主義孩提時期。從此歐洲的人民，得到了選舉權，如創制，複決，及一切為治的方法，也得了相當的經驗，並且在民主政治裏面同時也現出意想不到的危險。

政治的民主主義有很確定的意義，並且是一種理想的政府，他的進展是可以逐步推求出來的。但是在政治的民主主義的後面，有一種信條存在人性裏面，那就是使得民權實現的精神，也可以說就是深信一切人皆有平等的機會和利益的信條。這種感覺，我們因沒有較好的名稱可用，就稱他做民主精神。當民主主義在理想中的時候，未嘗不好，一到了實現時期，就發生了不少流弊。法國革命供給世界上連環的標語『自由，平等，博愛，』連着經濟上的自由平等的概念，和貴族財產的廢除；雖然，除中等階級而外，沒有人能完全享受這一切的幸福。最後民主運動從工業革命裏產生了經濟上的苦痛，民主主義却受很大的壓迫和艱辛。在礦山，工廠，糖坊裏面的可怕的情形，引起一般慈悲者的憐憫，同時一般工人已淪於絕望了。因此慈悲者和多智的工人通力合作，有時用工廠的法律，有時用徒然流血而無結果的暴動，謀解除大多數人所受經濟上的壓迫。既然中等階級獲得自由，為什麼工人階級不更

進一步要求一切人皆真實自由而平等，像弟兄一樣啊！

假使以前從未曾用過民治主義來改正工業的結果，那麼現在民治主義當然比較容易實現些，封建制度和神權的君主已經過中等階級嚴重地改革，差不多不能作政治的民治主義的障礙了。一般工人階級聚處在城市裏常博得公衆的同情，容易結爲團體。在一個工廠裏面的上百的工人對於他們共同的利益，比較他們各自在家工作時還來得明瞭。況且自從蒸汽印刷機發明以後，報紙印價，至爲低廉，而政治新聞可以很迅速地傳布出來；還有一辨士一本以及無值贈送的小冊子，也廣布到大衆，補演說的不及。最重要就是從十九世紀起，教育漸漸地普及，一般工人纔能從報章上讀到政治的新聞，從急進派學者的小冊子裏，讀到新奇的政治主義，這一類的環境，總於民治主義有利的。我們現在可以將這運動對於法蘭西革命的影響來討論一下。

二、法蘭西一八四八年的民治潮流

從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間，路易腓力做他的『法民之王』，理論上講他的政府是以民治爲基礎的，但是實際上因爲議會選舉權的限制，以及中等階級把持立法和行政的影響，雖民治依舊還是很遠。時候長了，王和他的左右愈加穩健而保守，因此反抗的運動漸多而漸堅決，直到一八一八年，差不多全法國的各階級皆嚴列陣勢，對待這個和中等階級妥協的路易腓力，很多的人決意要建設真正的民治主義的政治。

1 正流派 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八年當中，這一派的人們總被路易腓力疎遠了。起首一般『正統派』就恨他，因為他們仍然心向查理第十（查理死後，他們又奉侍他的孫子康保爾——Chambord——公爵），以為他是合法的法王，古代貴族和宗教的利益的保障者。

2 共和派 那些計劃七月革命的共和派對路易更是深惡而痛絕，因為他因革命而間接地取得王位，起初路易腓力也會向平民立些小忠小信，時間長了，他漸露了本相，變成一個民主的共和主義的仇敵。一八三五年無政府黨，想用炸彈傾覆政府未成，他就發布了一種壓抑的法律，使得出版界受嚴重的監視，和查理第十最壞的時期不相上下。凡是侮辱王的，至少要科一萬法郎的罰金。這一件事，以及對於共和黨變亂者的苛刻懲治，使得『七月革命所產生的君主』生出無限勁敵。

3 愛國派 愛國派希望法蘭西成爲偉大而光輝的國度，也恨路易腓力的卑怯外交政策。和英國通商的那些商人們，勸誘路易對英國用一種謙下的態度，因為英國反對，他隨即不准他的兒子繼承比國的王位。自由主義者，對波蘭人反抗俄國的事件，深表同情，而路易又不願作有力的干預。他對於奧國壓抑意大利的革命，由着他的外相拉斐特宣布奧國干涉意大利，法國不能坐視，但他還是不動聲色。一八四〇年的首相提爾是自由的君主黨，在一八三〇年的革命裏，也狠出過力的，他也主張激烈的外交政策；所以幫助埃及的巴夏（Pasha 這是土耳其對軍政或民政長所加的封號）謨罕默德亞里（Mehemet Ali）來反抗土耳其的蘇丹。那時英，俄，奧，普却幫助土耳其，路易害怕起來，隨即罷免了好爭的提

爾，並且棄置默罕德亞里不問。從一八四〇到一八四八年，八年當中，法國的首相，一直由基佐做下去，他是一個中等階級的新教徒，並且是王的心腹，在他的任中，他決意『隨時隨地保持和平』，並且勸告國人把光輝祖國的熱心，移到和平方面去。基佐又幫路易腓力施行不端的陰謀，想保全波旁家的西班牙王位，中等階級的君主政體，把法國弄卑下了。一般愛國家常常要問：『那裏有我們友邦呢？我們在歐洲居於怎樣一個地位呢？波蘭是在滅亡之中；我們曾破壞過意大利，壓抑過瑞士；俄羅斯威嚇我們，荷蘭是怨恨我們，比利時是輕視我們，德意志遠離我們，葡萄牙不知道我們，西班牙逃避我們，英國操縱我們；而列強以符咒法，又把我們趕出東方了。』

4 民治派

王對國內的政策，也是狠傷人民感情的，其初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正在醞釀中的時候，他曾經暗示過允許普選。他即位後果然把選舉的資格降低，選舉的每年應納二百法郎的稅（從前要納三百法郎），假使選舉人是地方官，律師，醫生，或大學教授祇須一百法郎。但是一般民治主義的信徒，看見除二十萬有資格的以外皆不能得到選舉權，當然仍不能滿意。一切較低的中等階級，店主，麵包業，鉛皮業和民衆一齊來指摘七月革命後的富豪政治。在最後八年當中，因基佐使得賄賂成一種美的藝術，而使得代議院變成惡政客僱用的一個機關，這種辦法，連金錢的貴族的本身也厭惡起來了。其初中等階級本來是無目的地擁護路易腓力，現在自身分裂成兩個對立的團體；就是一部分擁護基佐，一部分擁護提爾。其時路易實做一個商人，實現他『未雨綢繆』的主義，天天竭力地擴充他的私產。

這不但成一個立憲君主國，而實是政治上絕大的笑柄；當時的和平同安定雖是勉強維持了，然而用這樣大的代價，也未免太貴了吧！

5 教會派 舊日波旁家的君主，常常要天主教會來維護，但是路易腓力決不想得到教會恩惠。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教會顯然有復興的情勢，並且有民治的趨勢。宗教方面的民治運動從夏士勃利（Chateaubriand 1768-1848）起首的，他曾使得天主教教義適合人們的浪漫的，藝術的，理想的天性。以後賈司特爾（Joseph de Maistre 1754-1821）又維護教皇的權力；直到後來奧沙納（Antoine Frederic Ozanam 1813-1853）建設聖保羅會社救濟平民；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爲着民治的主見捨去自由的忠君黨，並且著書稱讚一七九二年吉龍大黨。拉門奈（Robert de Lamennais 1782-1854）主張民治主義的真精神，應當從基督教得來，是爲基督教的民治主義。由上面幾個人的努力，使得趨向民治的『天主教』運動非常顯明。天主教會既容民治主義輸入，又深惡基佐腐敗的行爲，虎庚奴（Huguenot）又施惠於反教會的學校，尤足以使他們深恨，再加以決心要保全基督教教育的自由，於是也就排斥現政府了。

6 社會主義派 最後社會主義和別的極端派也提高了聲調在那裏反抗。里昂的絲織工人，每天的工資祇有十一蘇司（Sous）而工作時間要有十五到十六小時，所以他們也就憤極了，他們有一種顯明的標語『與其勞苦生，毋寧奮鬥死』（Live Working or die Fighting）。總之，社會上需要改革，是無可疑

意了。可是法國社會學者的學說如聖西門的主義，如傅利耶的工團制度，如勃郎克的合作會社（*Co-operative Society*），更如蒲魯東（*Proudhon*）的無政府主義，對於社會改革，各具特性，中間尋不出相同的意見來；然而社會上須要改革，也爲他們所公認了。

路易布郎是一個極有魔力的社會學者，著有改造（*The Reform*），曾嘹亮地宣布：『對於少壯的公民，政府固當使他們工作；對於老弱，政府應當加以扶助和保護。可是要得實現，非用民治的權力來不可。民治的權力就是一種權力，以人民統治爲主義，以普選作根源，以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爲最終的目的。』

三、二月革命的經過——一八四八年

在一八四七年，這一切的派別都和政府反對，大多數祇要改革選舉法就可以滿意了。在那一年中立憲君主黨——王朝的左翼，（就是自由派和忠君派的中等階級）——已經開始公宴，促進選舉的改革。

一般共和黨和社會主義者在宴會席上，發表更革命的論調。巴黎一般宴會的人，舉起他們的杯子預祝

『工人階級厄運的改善』，政府在驚惶中禁止預定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廿二日在巴黎開非常大宴會的舉行。

但是已經太遲了，到了指定的那一天，憤怒的工人和不顧利害的學生擠到議會裏，呼噪要求改革。這次事和當晚的發火時並沒有什麼可驚，馬賽的歌也照常歌唱，祇不過不甚熱心罷了。然而到了第二天中等階級的鄉勇也參加高呼『打倒基佐』，於是基佐就辭去內閣的職務。這次變亂本來可以就此完結，不幸來了一隊兵保護基佐的住宅，冒冒失失地鼓噪着向羣衆開槍，可憐頃刻之間二十三個法國公民橫

屍在路上，又有三十人受傷，死傷裏面，還有多少婦人和小孩。其初羣衆也噤住了，於是在憤怒之下，把些血污似鬼的人載在車上，給全巴黎的人看，現在改革不能使他們滿足了。到了二月二十四日的早晨，巴黎的狹街陋巷總用木柵封鎖起來，一般工人在後面狂呼『共和國萬歲』。滿街貼了許多的標語：『路易腓力和查理第十同樣地屠殺我們；讓他去同查理第十一同去吧！』路易腓力也是一個明白人，所以僅僅逗留了一刻，就傳位給他的孫子——巴黎的伯爵——隨即冒稱英人斯密斯，乘一部輪車果然到英倫踪跡查理第十去了。

四、法蘭西第二次共和國（一八四八——一八五二）

巴黎伯爵雖已即位，然而好像已被大家忘記了。在兩處地方同地宣布共和：一處在巴黎西部王宮代表院裏面，一處在東部的市政廳（Hotel de ville），在王宮的是些中等階級的共和黨，他們用的三色旗，他們的目的是政治的民主主義；在市政廳的是些工人階級的共和黨，他們的旗幟是紅的，而他們的目的也是政治和社會的民主主義。在王宮的人們建立一個政府代表中等階級的自由主義；在市政廳方面，推舉出許多人來，這些人總是爲着工人的利益，而主張社會革命的。這兩個政府暫時合併起來；由在王宮的政府起首聯合的，路易布郎在這個混合的政府裏面，曾有過演說。

工人階級問題 這次的臨時政府是由兩個不相調和的質素——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的。其初中等階級對武裝的工人頗有些畏懼，所以對於貧民問題和路易布郎的社會救濟法總還加注意。

在二月二十五日當羣衆在會場上等候的時候，臨時政府就承認路易布郎的條件：『法蘭西共和國承認保障工人的生活，並支配一切公民的工作。政府承認以後，就建立一個國家工廠，使失業的工人進去工作。』路易布郎意中的『國家工廠』——就是合作工業會社——是由國家幫助而由工人自身管理。但是此次政府建立的『國家工廠』，理想方面已屬滑稽，而管理工廠的又是一個反對路易布郎主義的一個閣員，由此可以預料他們一定失敗了。鄉鎮上最下級的人和千百因革命而失業的巧匠，聚攏在一起做掘溝的工作，在五月中做這一類的工作共有十萬人，政府每天付給他們兩個法郎。同時路易布郎和他的學生亞爾伯特 (Albert) 由臨時政府委派組織委員會，到盧森堡 (Luxembourg) 調查工人的痛苦。他們師徒兩個工作頗爲盡力；他們要把巴黎方面的工人工作時間從十一時改到十時，鄉間一律從十二時改到十一時；他們又提出他種的改革；他們召集會議，組織勞工委員會；可是他們沒有權力實行他們的主張，因爲政府中一般中等階級的人只將那些無關緊要的位置，給與社會主義者。

中等階級問題 共和國走到第二期的現象，就是中等階級的現象了，憲法會的普選，定在四月二十三日舉行，預備制定共和國的憲法。路易布郎和他的黨人在這個新的機關，簡直沒有佔勢力的希望；因爲他們的破壞主義，不得教會的信仰，他們對於工人的同情是含有排斥商人和職業界的意味的，吝澀的農人們因爲稅率增加，也覺得路易布郎耗許多國帑在『國家工廠』裏，養着巴黎一般游手好閒的人們。在新議會裏祇有很少數的社會黨，大多數的是中等階級的共和黨，其餘復古派的各黨人也不少。厭惡

的中心——國家工廠的建立——首先遭議會的攻擊，國家工廠廢除了。一般工人，由他們自己的願意，或服兵役，或做國內建築的工作，但是這般工人當權的時期很近，而又中了革命思想的狂熱，狠不容易制服。他們又拆毀支路，在聖安多尼 (Saint Antoine) 的陋巷又重新築起木柵來了。加瓦格納將軍受議會的託付，率領中等階級的鄉勇和強有力的正式軍隊，削平工人階級的變亂。巴黎的大主教想消弭這次流血，却徒然犧牲了他的性命；十三天之久這種殘酷的巷戰方纔停止——可怖的『六月的日子』（一八四八年六月廿四——廿六日），結果政府的軍隊勝了，革命黨有許多中彈而死，其餘有四千人被放到各殖民地。從此『六月的日子』的紀念，常使巴黎工人胸中異常的苦痛，因此深恨中等階級的共和國，而一般農民，又爲着流血的事件常常發生，更加不信服共和政體。

在憲法會裏那些中等階級的人可以爲所欲爲了。他們把『家族制度，財產權，和公家秩序』作爲共和的『基礎』，因此他們擯斥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但是他們同時也頗贊助社會的改革，甚且宣布國家必須『用慈惠的助力維持窮苦的公民的生存，或派他們作工……或有不能作工的也盡力去幫助』。奴隸制度，出版法，和攻擊政治的懲罰條規，經他們宣布和自由，平等，博愛的主義相衝突而廢除了。對於實行初等義務教育，他們也頗熱心地引爲己任，在允許過這幾件改革以後，他們就制定憲法全部以美國憲法爲藍本，也用普選法選出一個總統，任期四年，內閣也由總統任命，不過另外還成立了一所國務院 (Council of State) 由議會推選出來，和美國單獨選舉出來的上院有點兩樣。

總統選舉定期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舉行，在二月革命時互相聯合起來的各黨派，到這時候又互相結陣以待，——這個不相和協的現象是這次民治的共和國唯一的弱點。社會黨的斐得露羅林（Ferd. Fu-Rollin），天主教的拉馬丁，和中等階級的共和黨的加瓦格納互相爭逐；其時第四候選人是一個鼎鼎大名的冒險家，他在民治主義各黨派的紛爭的時候，用國家主義做標榜，結果却被他佔了勝利。這位冒險家——新的波那帕脫——的事業，我們要留到後章去講了。

五、二月革命的影響

從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三個要素——愛國者對於卑怯的外交政策的羞恥心，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經濟的不安，中等階級對於政治的民治主義的熱心——在二月裏聚合起來建立共和國，演成六月裏的慘劇；而又因黨派的紛爭，把一位冒險家舉做總統。在其他歐洲各部都有這三種革命的原素存在，不過自從維也納會議以後，國家的思想破壞了，工業革命把工人生活降低下去，自由階級的人，又受梅特涅復古政策的壓抑，因此這三種原素的程度起伏不定。路易、腓力退位的消息，竟能和權力對抗，而為意、德、奧、匈的革命，開一線的曙光。在幾個月之中，歐洲各國的君主，多半被廢或被逼立憲。革命的呼聲一直穿過英吉利海峽，喚醒了一般憲政黨，鼓動他們的勇氣。我們現在先從意、德、奧，匈諸國把引起革命原素找出來。

意大利人受愛國心的驅使，常常起來驅逐統治他們的奧人，並且渴望意大利半島諸邦的統一，加以

法國「二月革命」的消息傳遍歐洲。登時爲廣播的革命運動，開一線曙光，當法國的消息繼續傳來的時候，巴登大公 (Grand-duke Baden) 首先承認改革，撒丁王亞爾伯 (King Albert of Sardinia) 也登時發布憲法；德國邦聯議會，也討論德意志國家的問題；路易一世也把巴伐里亞各階級的人們召集起來；教皇披烏斯九世也委任自由派的人做宰相。梅特涅到此時也就怕這類的聲浪要成舊日專制政策破裂的預兆了。接着科素 (Louis Kossuth) 在匈加利議會演說，匈加利要求一個單獨負責任的宰相，梅特涅的預料不幸而中了。在三月十二日維也納有兩位大學教授上書奧皇，次日維也納工人學生聚成徒衆和軍隊衝突，以後一天梅特涅召集的民兵不肯壓抑暴動，大隊羣衆直向皇宮附近聚集起來，羣衆的代表要求罷免梅特涅，梅特涅情知末運已臨，於是仍然朝衣朝冠地敬請奧皇准予辭職。在十四那一天，這位大名鼎鼎，聲振全歐的保守派領袖，喬裝英國人逃到倫敦去了。

自從梅特涅離職以後的一月中，柏林和米蘭發生暴動；威尼斯成立共和國；突斯堪尼，撒丁，巴巴諸邦 (Papal States)，奧地利，荷蘭諸國的君主，皆頒布成文憲法；巴登大公和巴伐利亞，撒遜，普魯士，漢那瓦諸國的君主或召集議會，或用自由黨的人執政，或下改革的政令。

意大利三月革命 意大利諸邦中獨立統一的運動，大都有自由主義的屬性，而所求不過是立憲。

惟有龍巴多、威尼提 (Lombardy-Venetia) 方面的革命運動，屬於國家主義，而運動也最劇烈。梅特涅下野之後，米蘭就發革命運動。三月十八日起和奧國的拉戴磁基將軍 (Gen. Radezky) 的部隊，

巷戰五天，二十二日拉戴磁基退到威尼斯，而威尼斯又背叛獨立，建聖馬克 (St. Mark) 共和國。撒丁，突斯堪尼，拿波里，和巴巴諸邦中的軍隊，聯合起來把奧人趕出意境。但因士卒未經訓練，雖有馬志尼 (Mazzini) 加里波的 (Garibaldi) 等人——這是統一意大利的建國三傑之二，還有一個就是加富爾——邦撒丁 王亞爾伯，也無濟於事。不久復為奧軍擊敗，米爾又失守，亞爾伯讓位於其子，他逃到葡萄牙去了。加里波的與馬志尼，還想據險死守，也無效果，逃至英倫。這不過是暫時的失敗，終久意大利統一獨立，還是成功。

德意志的三月革命 一八四八年三月中，差不多全德各邦都感到不安，革命者所要求的無非是有限的君主政治，出版自由，和德意志的統一。巴登方面的極端派甚且要建共和政府却虧巴登大公迅速發布憲法，未成事實。巴伐利亞 王路易甚至於不安於位，傳位給他的兒子馬克西密蘭第二 (Maximilian II) 並誓以至誠遵守憲法。海賽迦賽政府方面承認出版自由及建立立憲政府，撒遜和威登堡 (Wittenberg) 起用自由黨執政，方把革命運動平息下去。南沙公 (Duke of Nassau) 受一個強有力的農人的逼迫，把他的私產讓給公眾。漢那瓦方面羣衆的運動，贏得宰相的撤換及憲法的修正。杜林諸小邦 (Thuringian States) 也因羣衆運動而自動改革。馬克仁堡·希瓦林 (Mecklenburg-Schwerin) 方面，得着出版自由和普選。三個自由市 (Three House Towns) 勃來門 (Bremen) 漢堡 (Hamburg) 魯 (Lubeck) 也起了騷亂，一同要求民治的改革。

普魯士的三月革命 在普魯士方面也起了騷動，柏林市街上也豎起木柵來；普王腓力威廉第四（Friedrich William IV）驚懼之餘，允許召集普魯士聯合議會，並發布全德的憲法。工人們和外國人聽得國王讓步，就成羣結隊的擁到王宮；於是衛隊就向羣衆開鎗，木柵子又築起來，在當晚巷戰中死了二百人以上。但是到了第二天，普王把軍隊撤去，並起用自由黨做相國，實踐他的允諾。

利用公衆傾向德意志統一的心理，臨時議院居然就能令全德意志邦聯議會召集全德各邦選舉的代表。於是著名的佛郎克福議會在一八四八年五月十三日成立了。

奧地利的三月革命 奧國方面自梅特涅去後，奧皇隨即發布政令，承認出版自由，召集國民軍在七月三日又召集奧國各階級的人們開會允許發布憲法。於是新國民軍裏一班學生和二十四個委員，從此變做維也納行政首領了。在四月廿五日，奧皇發布憲法，除去匈牙利和龍巴多威尼提，承認公民平等，信教自由，召集國民軍及組織兩院制的議會，雖說如此，仍不能使革命完全滿意。維也納市上又起了示威運動，奧皇恐懼，就出奔到茵斯勃魯克（Innsbruck）。奧皇去後，奧相解散學生的組織，於是又引起羣衆的暴動，（二月廿）維也納登時變成木柵城，城內事務由革命治安委員會管理。

匈牙利的三月革命 當奧國皇室飄搖在風雨之中的時候，匈牙利人也建立一個單獨的責任內閣，以自由的國家主義黨做領袖，這次馬加人（Magyars）的運動，是屬於自由的；出版是自由了，國民軍組織了，封建制度和尊長廢除了，貴族們也同樣地抽稅了，由貴族和中等階級（有一五〇元的財產）選出的議

會，也定每年在布達配斯 (Budapest) 開會了。

六、民族主義的怒潮

這次的革命本來可以終結了。但是奧匈的種族太複雜，相互間不免有利害衝突，爲着上次奧皇發布的憲法中，是拿匈加利除外，所以要召集一個帝國議會制定較完善的憲法；仍是因爲種族間意見分歧，不能有所成就。斯拉夫族如捷克人，波蘭人，俄羅斯人，沙爾奔人 (Serbians) 在帝國議會之前也開了一次所謂『汎斯拉夫會議』，也沒有什麼成就。南方的斯拉夫族，對奧的感情比較對馬加人 (匈加牙) 來得好；所以愛戴葉拉黑希 (Tellachich) 做克羅次亞 (Croatia) 的總督，擁護哈布斯堡王家，而鎮壓背叛的匈加利。佛郎克福的議會，雖是發布自由的政治原則，主張建立國家的政府，而對於普奧間種族問題，依然是無法解決。

那時瑞士已經成功聯邦的國家，意大利自撒丁王戰勝後，各邦原有做成聯邦的趨勢；不幸奧將拉戴磁反攻過來把聯邦打散了，自此以後，奧將文迭西格來 (Windichgratz) 和葉拉黑希聯合把維也納內亂鎮平了。奧皇斐蝶南第一傳位給他的兒子法朗西約瑟 (Francis no Jseph)，由西瓦成堡執政，因爲匈加利不服，於是派兵進征。其初匈加利頗獲勝利，於是宣布獨立建設共和，接着意大利和德意志方面皆發生共和的運動；但是這一類的共和總是失敗的，意大利復行被奧將海瑙 (Haynau) 征服了，匈加利的共和政府也被奧國推翻，舊日的奧匈現在又恢復了。而德意志各邦的共和黨，也很受當局的壓制。

佛蘭克福議會到此顯然地失敗了。而德意志各邦仍恢復以前的狀態，復古運動又有死灰復燃之勢。

這一次中歐各國的革命運動，雖然失敗，而民治運動的暗潮，依就存在，猶以工人爲最熱心。並且經過這一次革命運動，民族間的平等問題，也時時發生爭執，一直到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才完全暴露出來。巴爾幹號稱最難解決的近東問題，其實就是民族間相互的平等問題罷了。

第八章 路易拿破崙的反覆

一、路易拿破崙的伎倆

路易拿破崙波那帕脫是荷蘭王路易波那帕脫的兒子，於一八〇八年生於巴黎的推勒里宮。那時他的伯父拿破崙大帝，威勢正盛，在他受洗禮時，曾做他的代父，并把他的名字列入宗譜，得享繼承的權利。在一八一六年，他和他的族人一齊被極端尊王派放逐出法蘭西，他就在瑞士，沙浮和南部德意志度過他的少年。他在奧格司堡入體育院肄業，從瑞士名將受了澈底的軍事學，至於他的自由教育的令譽，全由他的母親保哈娜 (Hortense Beauharnais) 作成；他的得意格言也是從他的母親處學來，如：『有虛名必有實際』，『人要曉得博尊君黨和共和黨歡心的法子』，及『祇要時局太平了，任何的政體都好，都合法，都滿足。』

路易拿破崙接受他家族傳統的思想，最初就自認爲自由主義的領袖；自由，平等，博愛的擁護者；

倘若不是路易腓力的商人政府成立得太快，他也要在一八三〇年逕到巴黎設法推翻查理第十，及其他復古派。不過事情既已這樣，他就到意大利和燒灰黨連合，一八三一年謀傾教皇的變亂也有他在內，但是他被與人捉住了，幸虧他的母親泣求，方纔釋放出來。於是他和法國的共和黨以及波蘭的叛黨播弄陰謀，却遇到路易腓力和俄皇沙防備嚴密，而這位波那帕脫的王子，祇好舍刀戰而用筆戰了。

在拿破崙的理想（一八三九出版）中，有許多地方是發抒他的政治理論。他論法蘭西帝國完全是一七八九年主義的實現。它成立在國家主權的基礎上；對於國內的事件它也承認普選制度；對外方面，它也會維持各民族的特性；它也會經崇拜愷撒主義的人來陶冶，領導過，而臻光榮之域的。所謂愷撒主義就是把權力託付給皇帝，他有絕對的權威，所有增進公共的幸福，保持民衆的擁戴，僅靠他一己的能力。依據路易拿破崙的著作，這些就是拿破崙第一的主見，也就是他毅然地想重建法蘭西帝國的主見。

我們現在知道路易拿破崙的著作謬誤地把第一次的帝國弄得理想化了，可是同拿破崙大帝自己在聖希利納島著的拿破崙稗乘却可以相伯仲。那時拿破崙稗乘在法國很博得貧民的信仰心，加以路易腓力時環境太壞，稗乘的地位，更有增高的趨勢，這正中路易拿破崙的野心。七月革命所造成的君主國中，是由中等階級調和的波旁復古派及共和的自由派而成的；而下面幾件事實，是在波那帕脫家爆發的導火線。路易腓力即位以後，把白旗廢除而用三色旗做國徽，和拿破崙帝國時代一樣。又如文多姆宮

柱上的百合花（是法國的國花）換了一位小伍長的鐵像，而這根柱子是用拿破崙從奧國奪得的大砲鑄成的。巴黎凱旋門的完成，使人懷想拿破崙大帝的偉業，恰和路易腓力卑怯的外交相反；而路易腓力又輸誠於波那脫的主義，從聖希利納島把拿破崙的遺骸運回，葬在賽因河畔。

當路易腓力在位的時候，路易拿破崙兩次想利用法國人對波那脫家的心理，重建帝國。第一次在一八三六年，他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標明他的主見；當時就被捕去，他允出亡美國，方被釋放。第二次在一八四〇年，他從保路尼登岸，發表宣言，說皇帝的遺骸祇應葬在『再生的法蘭西帝國』中，因此被判監禁終身。以後六年他就在哈姆（Ham）監獄內過活，在監禁期中，路易拿破崙的政治理論又加入溫和的社會主義。他立刻看到路易腓力只顧中等階級的利益，而法國工人的數目和痛苦，因工業革命而同時增加，變成路易腓力的天然仇敵。他的惻隱心和他『好的政治』的感覺，使得他立刻表同情於工人。他在獄中寫信給社會學者路易布郎和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又著了一部書，消除貧窮法，裏面允許各階級實質上的平安，做他理想中政府的基礎。他說他的責任在開闢工業的新範圍，幫助資本金家；借國家的力獎勵墾殖，嘉惠農民；準備多量的工作，使工人有工可做，並可使得購買力增加。這麼一來失業的工人也可以找到工作，貧窮自然消除了。『基督教的勝利，把農奴制度廢除了；法蘭西革命的勝利，把農奴制度廢除了，民主主義的勝利，就要廢除貧窮』。自然，就法蘭西講，民主主義有如暗謎，祇有路易拿破崙握着它的金鑰。

路易拿破崙幸運的很，在一八四六年，他逃出哈姆監獄，喬裝一個工人，很機巧地逃到英國去了。兩年之後，他在全法蘭西歡迎中，被召回國，一八四八這一年，是他的大冒險中第一次的成功。

當他方聽見二月中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聯合驅逐路易腓力時，路易拿破崙隨即渡海回到巴黎，急進派很歡迎他，但是臨時政府的溫和派又固執教他立刻出國。他遵行訓示，隨即又奔到英倫。這件事對他非常徵幸，因為後來中等階級的共和黨和工人階級的社會相爭的時候，他適不在國中，因此六月的日子發生可怖的流血後，他獨免了工人的咒罵？同時他在英國幫助老年的惠靈頓公爵威壓工人階級運動，因此法人相信他是愛護法律和秩序的人，而他的急進主義是不含危險性的。

因此路易拿破崙的名字，對全法蘭西人民表明是一個和平同安全的保障者，在社會中等階級的急進黨，溫和的共和黨，和教會派的暗潮中——各黨總是標榜的『自由』及『平等』，不過各照自己的心意解釋罷了——路易拿破崙踏步進來帶着引人的字面『博愛』把混爭弄平靜了。——『博愛』是法國國家主義最有榮譽的成功，也是各黨派聯合的唯一的基礎。在一八四八年六月，路易拿破崙被舉入議會，在十二月間他以驚人的最多數被舉為總統。他共得五百四十三萬四千二百二十六票，加瓦格納將軍得一百四十八萬一千〇七票，婁得露維林得三十七萬票，拉馬丁得一萬七千票，一八四八年終他舉行宣誓：『永矢以至誠擁護民治的共和國……若有人用不正當的方法變更國體就認為仇敵』。自此以後，二十二年間，路易拿破崙的歷史，就是法蘭西的歷史。

二、共和的路易拿破崙——第二次共和

路易拿破崙是法國第二次共和國的大總統（一八四八——一八五二），也是歐洲第一個最大的民治的政治家，『政治家』在現今美國人的意思——能影響選舉人並能操縱選舉人——總以為是民治主義的主要副產物，所以有一八四八年革命所成立的普選制度，就有一位『政治家』興起。在開端的行政中，路易拿破崙憑着良心去做，勸國內一切政治和社會黨派『作成他自己』，在美國的說法『和國家團結起來』。

他撫着一般工人，讚美他們，並且施給他們任意的老年保險金（一八五〇）；但是這年金要由國家擔保，他就狡猾地利用中等階級和教會的多數在議會通過這一條立法。一方面商業受着保護和獎勵，國內的秩序也增了威嚴；一方面為教皇皮奧斯第九去年因革命運動被迫去職，於是派遣法國軍隊出征羅馬，把教皇重行擁上去。又在一八五〇年把查理第十時代教會教育兒童的特權，全部恢復。熱心的天主教徒，他們心目中一向痛恨路易腓力反宗教的行爲，到此時却覺得路易拿破崙對他們特別優待，而一班中等階級也覺得他們經濟上的利益，波那帕脫統治下，也受着安全的保障和路易腓力時代差不多。

路易拿破崙和教會派密切的聯合，很足以失去他早年所依賴的急進派和革命派的幫助，恰在這個時候，總統和議會發生爭執，因此給路易拿破崙一個機會，把他對於民治主義的忠誠表現出來。回想起來，總統和議會總是在一八四八年用普選制度選出來的，但是議會裏大多數是中等階級的人們，他們很怕工人階級獲行選舉權，於是在一八五〇年通過一條選舉法，非在一選舉區內居住三年及納稅三年者，

不得選舉權。這條法律制定之後，大市鎮上一般居無定所的工人，失却選舉權。而九百萬有選舉權的男子，減去三百萬了；因此路易拿破崙利用這個機會，不但博得工人的歡心，而且藉此把議會破壞了。他立刻宣言他是全國人公選起來的，在責任上他一定要制止議會削奪法人的選權。在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他正式提議回復男子普選制度，經議會否決之後，他就在十二月中執行武斷政策；這件事和拿破崙第一用來推翻第一次共和政府的武斷政策相比較，竟後先相映，如出一轍。

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正逢奧斯透立茲戰役週年紀念，路易拿破崙就在這時候發表宣言，聲明暫行迪克推多制，解散議會，恢復普選制度，並受公家票決的託付改正憲法。他早料到法國多數人民默認他的行動；更謹慎佈置軍隊威壓少數的人，有幾處騷動被鎮服下去；又用許多親信的密探隨即制止印刷物，及一切活動，防備反抗運動的傳播。反對黨最危險的首領如自由君主黨的提爾，如共和黨的加瓦格納和囂俄（Victor Hugo），皆經逮捕，放出國外。在這些情形之下，法國人民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七百五十萬票對六十四萬票給與路易拿破崙重新起草第二次共和國憲法的全權。

在一八五二年一月間，新憲法發布了，這次的憲法，真是共和政治中的奇文。憲法裏也自然預備成立一個立法機關，由公衆選舉二百五十人充任代議士，可是總統可以隨意重編制選舉區，而所謂立法機關也受了許多的限制：他既不能創制法律，對政府的議案又不能提出修正，既不能操縱內閣，而對行政的方針，又不能過問；既不能制裁它的行動，而連自身監察官員也無權選舉。至於總統方面，他的

任期延長到十年，實際變成一種合法的迪克推多；內閣也不對議會負責，而由總統委派，并由總統任意撤換；國務院也由他選派，負起草議案送交議會的責任；另有一參議院，議員和薪金總由總統支配，它的權限可以修正法律，提出新律並解釋憲法。總統自身統率全國海陸軍；有宣戰或媾和的權限；指派地方行政和司法的官吏；保有赦免的權限；並且嚴重地監視出版物。自一八五一年用武斷政策重佈這次新憲法以後，——仍然用民治主義做招牌，——路易拿破崙就大踏步趨向破壞民治反革命的方面去了。

三、帝制的路易拿破崙——第二次帝制

一八五二年就是法國由共和國變做帝國的過渡時代。路易拿破崙現在名義上是任期十年的總統，把他的像印在錢幣上，並且恢復軍隊中的金鷹章。他想普選爭勝，於是教人組織游行隊，伴着報紙的訪員和金錢收買的鼓噪者，分布在全國各處，遇到有羣衆聽講的時候，他們就立在緊要地方高聲揄揚，有時並高呼『皇帝萬歲』。他甜言蜜語地向着一般農人，工匠，資本家，窮人和富人，不信教的和傾向宗教的人們。於是他辛苦的報酬穩快地完全到手了。在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他以八百萬同意票即法國皇帝位是爲拿破崙第三。帝國憲法也仍沿用一八五二年一月公布的共和國憲法。

這次的政府在拿破崙誇大的宣言中自命革命之花，而皇帝自身是爲社會秩序謀福利的動力。其實在一八五二——一八六〇年當中，拿破崙第三真正維持民衆不稍衰敝，而第二次的帝國政府成爲法蘭西革命以來最穩固的一個政府。

第二次帝國表面上穩定的緣故，是由於各階級的人們都放棄相互間的爭端融合爲一，和政府合作。拿破崙三世常要使他的政府保持中立，隨自己的意思，把民選的議院當做他的附屬品。並且狠苛刻地壓抑明顯的共和黨或急進黨的擾亂，而一方爲穩住自由派的人心計，仍保留男子普選制度，無論實際上怎樣欺人，而名義仍然以這種制度爲政府組織根本的理論。他口中滔滔不絕地講出革命話頭來，並且狠驕傲地自命，說他的帝國是立在全法蘭西的普選上面的。

同時他的朝廷的光榮，常引了些復古派回來。拿破崙三世在室內的時間，比他的叔父真多得了；他在一八五三年和西班牙公主，孟提簫 (Montijo) 伯爵夫人尤景妮 (Eugenie) 結婚，自此得了一位內助；牠的軼麗，嫻雅，和行動方面的嬌媚，把法國宮廷間重新變做歐洲時髦的中心。尤景妮皇后向來以皈依天主教著名，而居心又極仁慈，所以此刻盡力保障宗教方面的政策，而對窮苦的人也頗施恩惠。

拿破崙三世對工人們演說總是歌頌他們，勉勵他們，他乘火車時曾和機師同坐在引擎間裏；他常在散步的地方和工人親密地談論；他又常和泥水匠，木匠，同鉛匠杯酒言歡。他津貼工人的團體，又和皇后捐置公共生活的場所，改良工人的生活，他斷言在他的政府治下，生活費用的低減，公衆事業的擴大和原來的假期保留，完全是爲的工人，因此他博得「工人的皇帝」的尊號。話雖如此，假使有人把他的言行逐一比較，一定會疑或拿破崙三世爲什麼能有這樣的尊號。在他的立法裏面僅有幾條，含着溫和的初步的社會主義，如允許工人組織消費合作社（一八六二）；制定商業結合的法規，並准許工人罷工

息工（一八六四）；擴充政府對工人壽保險和工業意外的保險的保證（一八六八）；然而法國實行社會政治，也許有什麼利用的地方吧。

拿破崙第三對於資本家和商人常常想博他們的援助，所以當着在政治方面限制自由的時候，他在經濟方面，就增加自由。政府管理工業的條例減輕許多，而公司的組織也較以前容易；商船由國家補助；許多儲蓄銀行也建設起來；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也漸漸實行起來；工業和商業又因着許多公共的工作興奮起來。工人是進步了，濕地的水排了，運河開鑿了，道路修整了，不但這樣，第二次的帝國是全部法國鐵路建設的時期。巴黎也在這個時候中由法皇的朋友，豪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指導裝璜起來而成世界上『快樂之城』。許多人在第二次帝國時代興家起業，同時有許多產業的人財產膨脹起來。中等階級所受的利益最多，所以他們忠心擁護拿破崙第三好多年。

幾代下來法國的中等階級和天主教會最立於反對地位，而中等階級的急進派又向來為教會所深恨，而拿破崙巧施他的政治手腕，把兩個不并立的黨派聯合起來為他所利用。一方面他用物質上的利益陷中等階級的人們，一方面又用精神和知慧的補品，餵一班教士。當他用經濟上的福利施給中等階級時，同時使傳教師堅牢地執掌大學和公立學校，把法國軍隊屯留在羅馬保護教皇，把羅馬教奉做萬國的維護者。

一件重要的事件——強烈的殖民地政策的發展——中，拿破崙和傳教師以及商人同樣地可以尋着利

益，商人們希望得到新的市場銷售他們的貨物，適宜的地方給他用過剩的資產投資；教會的人趨向於教會事業，使遠地民族基督教的教化；兩方面總請求政府保護他們的事業。這樣的請求，皇帝自然沒有答應的。在他的指導下亞爾加利亞方面立刻大獲全勝（一八五七）；在亞爾加利亞建設永久的政府（一八五八）；麥馬韓（Macmahon）統帥在北非把法國的勢力鞏固起來（一八六四——一八七〇）。在太平洋中待到許多島嶼，著名的如新加勒多尼亞（New Calédonia 一八五二），在一個短時間的戰爭，在中國又攫到許多適宜的商業割讓地（一八六〇）。因為中國不許傳教，就出兵到交趾支那和安南（一八五八）。並且收康寶底亞（Cambodia）歸法國保護（一八六二）。從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年間，因商業和宗教的關係和墨西哥發生衝突，這件事的結束，雖是不幸，而第二次帝國仍然獎勵移民，因此法國的殖民商人僅次於英國。

恰當拿破崙第三未曾有心帝國以前，他在法國游歷中，曾對法國人民演說，（一八五二年十月九日在波爾多的演詞）從演說詞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偉大的成功的預兆了。他說：『我爲着宗教，道德，和物質享受的緣故，一定要征服許多不知有基督教的人民，和一般住居天壤而不能享受最低限度生活的人。我們還有許多荒地等待開墾，道路等待開闢，海港等待興築，運河等待疏鑿，而全國的鐵道網也要早日完成。……假使帝國能重建起來，我對於這個帝國所知道僅此而已了，這些就是我想象中的戰利品，你們在座的人和我有同心想把我們通國弄好的，你們就是我的武力。』

在這篇演說中，這位遠見的皇帝，又設法解除商人和教士的恐怖。『現在更有一種杞憂必需解釋的，就是有些不信認的人常說帝國的意義是戰爭，我却說帝國的意義乃是和平。現在法國正渴望着和平，假使法國能滿足了希望，世界也許會平靜的。由此光榮可以世襲地傳下去，而永沒有戰爭』，假使拿破崙第三能誠懇地忠實地把他的預言實現起來，同他實現其他事實一樣，日後法國和世界的歷史也許和現在大不相同。

從起頭的時候，這個帝國就不着意在和平，而着意在戰爭。帝國的基礎就是國家主義，愛國主義，和法國戰勝光榮的回憶。拿破崙第三和平的宣告是對外的；至於對內方面他把全國軍備整頓異常完備，無論何時總可派兵鎮平反對的政黨或聯合社會上互爭的階級。這次政府的基礎，建在第一次帝國傳統的思想上面，而不會用少障民口而較難磨滅的自由平等來做基礎，這就是第二次帝國天生的弱點。安靜只得一時，革命暗潮，依然潛伏。

就在他登極的那一年——就是他演說上面引過的演辭的那一年——拿破崙第三積極地預備和俄國戰爭。那時的巴勒司登的天主教僧侶和希臘正教發生爭執，俄皇尼古拉藉口此事要求作奧脫曼帝國全境基督徒的保護者，拿破崙三世也藉口此事想恢復古時法國在來文脫 (Levant) 保護的權利。俄皇對於承認拿破崙的尊號心懷憤恨，而拿破崙則想藉保全土耳其為名和俄國爭競，使得法國宗教和商業方面兩蒙利益；他又想到把俄國打敗可以洗去拿破崙第一在俄戰敗的恥辱，並可回復波那帕脫家和法蘭西蓋世

的威榮。

幸而拿破崙第三得着了幫手。英國政府恐怕俄國保護東方基督徒以後就要和歐洲土耳其合併，那時在君士但丁防守起來，比較土耳其當然要利害得多了，那末英國和印度的交通以及東方地中海的商業，一定大受窒礙，因此英國和拿破崙聯合起來，要求保全蘇丹的主權。撒丁王國也爲自己的緣故，加入同盟。奧國政府一方面怕俄國疆域膨脹，一方面因爲俄國不久（一八四九）會幫助它戡平匈加利頗著親善，因此兩難中守了中立。只有普魯士王真想幫助俄國，不過他的膽太小，不敢明白地幫助罷了。

這次戰爭起首在一八五三由俄土兩國互相宣戰，第二年英法二國正式和土耳其聯合。撒丁在一八五五加入同盟，這次的戰爭，差不多祇在克當米半島一帶，最多祇延長到塞瓦斯特堡（Sevastopol），所以在歷史上稱爲克利米戰役。經同盟國強烈地抵禦，差不多不到一八五六年，俄國就被逼求和了。

這次的損失異常重大；就全交戰國計算起來，有五十多萬人犧牲了性命，金錢上的損失，有一億萬金元。這次的和約祇代奧脫曼帝國延長了幾年的壽命，廢止俄國在模大維（*Modavia*）和瓦特希亞（*Wallachia*）保護權，各國船隻可在多瑙河自由航行，維持黑海中立，禁止戰艦入口，這幾件事的代價未免太貴了一點罷。英國在東方地中海商業上霸權有了保障了，而拿破崙第三費了七萬五千法人的生命及兩億萬法郎的金錢，所得的補償是什麼呢？他很滿意因爲和會是在他的京城裏開的；生還的兵士讚頌他；一般教士和感情用事的人稱許他；但是這些報酬總不是永久的啊。他和俄國結下了不世之怨，還不趕

快休養民力，却又準備干涉意大利半島的事了。

四、第二次法蘭西帝國的衰落（一八六〇——一八七〇）

意大利的統一對於拿破崙三世的事業有重大的關係，直到一八五九拿破崙在意大利獲著可驚的勝利，隨即公告法國全體人民希望他們——無論貧富，自由派或是保守派，宗教的信徒或非宗教信徒——在「一個偉大的國家主義的團體」下，聯合起來，依着他的領導，向着「新國家主義」的光明之路走去。但是這次干涉意大利的事，忽然間衝破他的迷夢，法國的教士們責備他做得太過；法國的自由派責備他做得不及。一八五九之後，這兩個有力派的破裂現象，更形顯著，而皇帝對於維持他們兩派的努力，不幸地失敗了。

在一八六〇年，拿破崙第三想取悅於自由派，於是假意使得他的帝國自由化；他允許他的立法院討論他的政策，並批評他的閣員；把議會內外的限制言論自由的條文免除了幾條；並且允許把議會辯論的全部公布出來。同時他又取悅於教士們，他一再堅決的確定不許意大利政府削奪教皇的民政權，但是這許多讓步離兩方的滿意，還遠著呢？自由派和教士們，從此聯合起來反對皇帝。

在一八六三年一個短期間中，拿破崙狠有機會可以重得教士們和自由派的擁護，從一八四八年起，為歐洲國家主義勃興時期。波蘭的國家主義者在此期間內活動了數年之久，直到一八六三年發生暴動反抗復古的俄國官吏。法國歷代下來總是和波蘭同盟，而波蘭人又狠出力地幫助拿破崙第一戰爭過的

；現在拿破崙第三既是被壓迫的好友，爲什麼不幫助波蘭人民呢？法國的自由派逼着他這樣做，因爲波蘭的暴動是自由派領導的。法國的教士也要他這樣去做，因爲現在同異教奮鬥的波蘭人，對於天主教極具虔誠；他們向拿破崙力爭，但是他充耳不聞。他恐怕幫助了波蘭的革命者就要帶動普，與兩國，他們爲着自己境內的波蘭人民起見，一定會同俄國聯合對待法國，那可就支持不住了。他另等了一個計劃回復兩個黨派在政治上感情，結果法國政府向俄皇提出和緩的抗議；英國也照樣行事；一般波蘭人得不着一點幫助，却仍然在無希望中勇猛地奮鬥，這次的變動顯然沒有一毫成功的希望，結果被敵國殘暴地壓抑下去，波蘭人這次所恢復的一八三一年的自治政府，全歸消滅。當着拿破崙第三袖手旁觀的時候，法國教士和自由派的怨咀，一齊叢集到他的身上來了。

但是法皇把他的偉大而比較容易的計劃表露出來，想重新回復教士和中等階級自由派的感情，這個計劃完全是一種夢想，和拿破崙第一的所保有的同樣地荒幻。他所想的就是要在美洲重建一個法國殖民的帝國，却巧墨西哥共和國政局不安，合衆國又因爲有國內的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不暇顧及，因此給拿破崙第三一個機會。在墨西哥國中，歷史的鬥爭總是貧窮的雜種或印第安農民做一方面，有錢有地的『西班牙墨西哥人』做一方面，鬥爭的原因總是由於政教上種種的問題，地主方面傾向君主和教會主義，而農人則傾向共和，反教會的政治。經長期的爭鬥，共和黨的領袖本尼陀彼亞來（Ben-

ito Juarez 一八〇六——一八七二）在一八六一年推翻守舊的政府，而施行急進的政策，對待墨西哥的天

主教會，禁止僧侶發號施令；教產一律沒收入官了；平民婚嫁制度（不必要教會許可）確立了；墓地也移歸俗人接管了。總之，教會不但完全顛覆，而且狠受了許多壓制，叙亞來的政府對於前政府所借的公債，又一概否認。

於是拿破崙第三世轉過來對待墨西哥了。其初，他祇運用智謀得了西班牙，英國等受叙亞來賴債影響的各國的同意，聯合攫取墨西哥的稅關，聲明非到債務問題滿意解決後；不還給墨西哥政府。在四箇月中經濟上的調節，已經使得英國和西班牙滿意，兩國就同時退兵，而法國軍隊仍然留滯墨境。在一八六二年秋天，拿破崙第三派遣了三萬雄兵到墨西哥，隨後又不時增援，於是在一八六三年六月攻陷墨西哥城，把叙亞來趕到北方關外去了。拿破崙第三並不把墨西哥降做法國的屬地，却願意間接地去操縱它，於是就立奧皇法郎西約瑟的兄弟馬克西密蘭親王（Archduke Maximilian）做墨西哥皇帝（一八六四），籍此可以和解哈布斯堡家對他幫助意大利獨立的怨恨；他又用法國軍隊維護馬克西密蘭，他意中以爲墨西哥皇帝決不會有妨礙法國利益的事情發生了。他料着哈布斯堡家對天主教狠忠心，於是廢除叙亞來反教會的一切政令，籍此取悅於法國的教士；他又想到馬克西密蘭實逼處此，對於法國商人一定要有許多工商業的讓步。這種政策最能取悅法國的中等階級，因爲把他們自由的利益，看得比自由政治還要重要。

不過拿破崙第三自己所謂『他御極中偉大的理想』顯然是不幸的，其初馬克西密蘭在墨西哥的地位

，就不穩當，除敘亞來保留的一部分勢力外，大多數墨西哥人民爲愛國心所驅使也反對外國人的干涉的統治。法國軍隊因各處變動蠢起，已經窮於應付了，其時合衆國內爭終結（一八六五），美政府於是堅決地重申門羅主義（Monro Doctrine），拿破崙看見對方挾有百萬慣戰的士兵，也就不能希望把他微弱的遠征隊送到新大陸來了。於是他掉轉過來，在一八六七年二月間把法國軍隊完全撤回。馬克西密蘭仍然勇敢地留在位上，不久被俘獲鎗殺了，而敘亞來就被公認做總統。

墨西哥的事件實在是拿破崙第三的致命傷，馬克西米密蘭的犧牲使得法，奧間的感情更趨惡化。

敘亞來復國之後，隨時把反對教會的法制加強起來，同時把法國經濟界許多利益一齊革掉。法皇到此時不但不能和解教士和自由派，倒反使他們良心上或是錢袋裏受了創傷；連固有的光榮也不能保持。

自此以後，第二次帝國的反對的勢力，漸漸地顯着出來了。熱心的法國天主教徒，上至於天主教會和貴族，下至於僧侶和農民，和大學的教授，學生勇敢地攻訐法皇，有許多人公然地想波旁家一再復辟。一方面許多商人和職業階級——中等階級——皆生了背叛的心，因此常要送給共和黨領袖人物和物質上的勢力。法國共和黨以前和拿破崙第三奮鬥的時候，幫助他的祇有少數的急進主義者和一班組織不善的工人，現在這麼一來，聲勢自然壯了。波那帕脫的結合分崩以後，隨即一再產生君主及共和兩黨，以階級差別和宗教的傾向爲基礎，一如這個危險未來以前的情況。

帝國裏隱藏着的危險，當着拿破崙顯露出來了，在一八六九年的選舉中，雖有政府的操縱到底選出

五十個自由君主黨和四十個共和黨，法皇要保全他的皇位就不得不讓步了。於是他勉強採用內閣制；准許報紙公開售買；允許廢除任意改變選舉區和維持候補官員的習慣，起用自由君主黨，他又承認改訂憲法，把參政院改做上議院，和選舉出來的議會同享立法的權力；而且此後兩院的權應立在國家基礎上。

• 這許多改革可以調和奧蘭斯派（Oriennits）自由君主黨擁護的巴黎伯爵是奧蘭斯公爵的孫子，就是路易腓力）自由君主黨其他各派。因為他們總是讚美英國的議院政治的；可是它們並不能防止共和黨的發展而且實在也不足以鞏固這次的帝國。共和黨人和社會黨人的宣傳簡直是毫無顧忌，連奧禮維（Olivier）和幾個新的自由派的關員，總逼着要用專斷的方法。他們甚至於壓抑報紙，並且用警察來監視反對黨的行動。

在皇帝的範圍以內，仍然發生許多不安的事實。一八七〇年五月中對於新憲法的票決，並不能完全使得人民滿意，雖然投同意票的有七百萬，然而其中並不是完全贊成帝國的；除此以外有一百五十萬票反對這次的憲法，還有差不多二百萬有投票資格的人不曾加入投票。

還有一個補救帝國破壞方法，還不曾試過，就是聯合國內的黨派對外國的敵人，那麼國內的患難自然就要從戰勝希望中保藏起來了。拿破崙第三自己已經精力衰頹了，但是他對於幼年的皇太子盡力撫育，使他的榮譽心和拿破崙第三的奢望一樣，以便他的兒孫常保法國的帝位。尤景尼皇后又有強固的野心，對軍隊的派遣更覺適意，在一八七〇年法國皇室已經預備作重大的賭博；用武力反對德意志政

治的統一，不料就此一敗而不可收拾了。

第九章 革命聲中的新思想

一、科學的進步

在教皇皮奧斯九世任內，人們對於宗教家干涉政治已經失却信任了。同時在自然科學界裏，生了許多新的產物，予宗教以根本上的打擊，所以基督教義就不能再維持下去。

『科學』和工業革命，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同是十九世紀的新產物。從普通方面觀察，十九世紀的科學，不像十八世紀的科學，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然而從三點上看，十九世紀的科學比較澈底而影響更廣。

第一，實驗科學在十八世紀方始開端，而在全十九世紀中，敏捷的觀察者和耐心的實驗者，日益增多。他們循着實驗科學的路，不斷地增大人們於物質宇宙的知識；化學家和物理學家解釋光熱的傳布，由於微浪在以太內波動，發現電的性質和用途，評論原子理論，藉明物質的構成，並且發明熱力學的原理；天文家和數學家推求日星的性質和歷史完成，牛頓(Sir Isaac Newton)首先發表行星系統的機械學說，除此以外，更加了星雲的假說，解釋行星系統的來源；生物學家想出細胞和原形質的理論，解釋動植物的機官，並且研究出細菌學的理论，察出疾病之原。這些自然科學方面的熱心家和着一班地質

家，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和古生物學家以及新的社會科學家，如方言學家，考古家，人種學家，人性學家，和比較宗教學家，不斷地做觀察，分類，命名和理論的工作，他們實際上是把十八世紀開始的工作發揚光大起來。他們和前人一樣，把他們全副精神用在科學的研究裏面，再沒有虔心宗教的時間。這是因為革命攻破了宗教的防線，人類的思想，得到一種新的開展。

第二，十九世紀的科學的進步和十八世紀不同的就是有大部分的科學家趨向於實用的科學方面，這就是說，他們能利用科學上發現和發明，作種種的實用，籍以增進人類的康健和舒適。在這一世紀中，許多科學的貢獻，祇要詳細地把要目列舉出來，倒要寫上一大章書，現在略舉幾樣爲：電的動力和電光的利用；汽車，飛機，電報，電話，無線電的發明；照相術和電鍍術；幻燈和影戲；水門泥的建築術；麻醉劑，防腐的外科醫術和衛生；安尼林染料和煤膏，同橡皮的產物；水的清潔法和農事改良法。這許多科學和機械的發明，使得大多數人心中以爲科學知識可以無限地利用，而人類將來利用它們制服自然界以及改良種族也是不可限量的。物質的生活提高了，而昔日基督教義所謂犧牲，受罪，痛苦和死亡在『進步的時代』已經公認爲背謬了。身體健康的需要，比較靈魂的救治還要緊。實用的科學家的目的，完全是唯物的；他們的範圍祇在現實的世界，並不涉神的世界，有人甚至於說罪惡和過失可以用外科醫術和科學方法去消除。然而雖則他們的成功愈過愈違反基督教，而這些科學並不至於立在反宗教的地位，實際上他們依着新的職業主義的哲學，單用工作中實際的結果，來斷定宗教和道德的價

值。

但是基督教從十九世紀以來，不但受實驗家和實用的發明家的輕視，而進化論的發現和哲學方面的演繹，給宗教一個更大的打擊。這班進化論的學者，和哲學家直接間接方面都使得聖經的文學，發生疑問，這一類的學者，為數太多，一時也舉不了許多，現在把幾個最出名的人物，略舉幾個，並解釋他們的貢獻的大要。這些學者的成功，大都在教皇披烏斯九世在任的時候。

第一個是韓寶特 (Alexander van Humboldt 1769-1859)，曾遊歷南北美，他在自然地理和氣象學方面的地位很為重要，那時歐洲除拿破崙而外，就要算他最有名了。他在一八四五年發表宇宙觀第一卷後，十三年全部完成。這部書中羅致十八世紀以來科學上的成就，從極複雜的現象，尋出一個至高的單元來。這部書文字生動，頗有詩的韻味。因此得一般知識界的歡迎，而實質方面用半科學半哲學的態度，傳布唯物的思想，全不涉及自然界以外的事實，因此在受教育的中等階級中流傳很廣。

第二個是拉意爾 (Charles Lyell 1777—1875)，是一個地質學的革新家。他在那時細心考察許多地質變遷的事實，如火成岩和水成岩的成功，地震時陵谷的變動，從此他得了一個結論就是地球從成功直到現在在無量數年中一直做這許多工作，方纔有現在這樣。這個結論——就是所謂變遷論——是他的著作的題目；地質學的原理，就是考察現在進行中的動因，解釋古代地面上的變化的嘗試，這篇著作成功於一八三三。最初發行的時候會遭反對，但是忽然價值大增，從一八三〇到一八七二

年間，印了十一版，每次總加許多新材料和更成熟的思想。一八六三拉意爾又發表他有名的著作從地質方面證明人類的古遠，——論人類在地球出現很早，因為從化石裏發現古人的遺骸而照新地質學推算，至少五萬年前就有人類生存。許多有名的地質學家接受這種學說，覺得人類的發現既在十萬年前而地球成立又不知經過若干世紀，那麼聖經上上帝七日造成宇宙的說法，顯然是背謬的了。拉意爾不但相信地球本着慢的進化的方式在那裏變動，而且因此更變而為一切生物的進化論。這種學說，復經瓦來斯 (Alfred Russel wallace 一八二三——一九一三) 和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一八〇九——一八八二) 的研究，更有很顯著的進步。

達爾文幼年攻宗教學並常想做一個自然學者。在二十三歲上，他棄了宗教的行業，隨着許多自然學者經過南海到巴西一帶，從事測量。這次行程費了五年之久，他沿途從事於物種的探討，知道古代的生物直到現在，已有很大的變遷，而各種生物又因環境和需要的不同而有種種不同的狀態。他回到英國之後，很受拉意爾地質學原理的影響，一方面又受馬爾薩斯 (Malthus) 人口論的影響，馬氏的人口論中以爲人口的增加，隨人類生存競爭而變。達爾文把馬氏的原理擴張開來，應用於一切生物方面，於是他在一八四二年著成進化論的底稿，却並不會發表出來。直到十四年後，他的朋友瓦來斯也以馬氏人口論做出發點著成進化論的論文寄給達爾文。那時達氏也不再遲疑了，他就在倫敦一個學會裏，宣讀他的論文，而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此公布於世。

達爾文進化的理想，備載在他的著作物種原始中，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解釋物種的變遷。達爾文主義的中心思想就是一種生物——植物或動物——無論現在的形態怎樣變異，最初總出於同源，經過自然進化而成現在的狀態。進化的方式可以歸結到下面這個樣子：在生存競爭被壓迫之下，某一個物種中的個體，能適應環境而生出變態就比較本種適於生存；這樣的個體，常貶抑它的同輩而生存，並流傳後代；新的後代也具這種變異，並且從此又有些個體又生出更有用的變異，關於生存的機會，比較普通的多，像這樣地漸漸地下去，過了很多的年代以後，這許多變異聚集在本種的後代身上，就成功一個新種了——這就是很微細而不可覺的變異聚集起來的結果。在達爾文和瓦來斯以前，已經有人想到用進化的發展，解釋生物相似的現象，不過達爾文的學說的成功，就在貢獻一個方式的假定，而在此方式中這種發展實際上是在那裏進行的。

最初瓦來斯在他的著作，天擇理論廣義中，對於達爾文的理想盡力擁護，並增進一般科學家對於天擇的了解和正確地信仰。但是達爾文主義在人類活動中如社會，政治，宗教，藝術方面總給與很深的印象。這種廣大的流傳，並不全是科學批評家專門討論的功勞，而是一般熱心家用普通的文字把學說普遍化的效力。關於後一種的學者，有赫胥黎 (Thomas Huxley) 和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在斯賓塞的綜合哲學中，把進化論引用到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和倫理學方面。他的哲學在進化思想方面，自然有很重要的成就。他以為將來是進展的，有生機的，進步的，最適者生存也是從斯

賓塞用起的。

斯賓塞以爲一切生物或無生物，總是很自然從比較簡單而原始的狀態中產生出來的。而生存的定律就是『從純一到混雜』的進展。除去進化的定律，他又承認有一種不測的權力，名之曰『不可知』。所以斯賓塞的哲學直向着唯物主義和神祕主義發展。那麼他的學說，自然給與教會很大的驚怖了。

赫胥黎的學說比斯賓塞還要激烈。他把許多生物學上的知識和各家的思想合併起來，同時又富於討論精神。在他的『人類自然界中的位置』中，他籍思想和科學事實的幫助，說明人類不過是自然進化——從低級達到高級——的歷程。赫氏的工作，除這本書外還有許多著作把他的新思想普通化，在此地是不能多講了。他最大的意義就是向宗教方面作根本的攻擊。他起首假定『懷疑是一個善的魔鬼』，並宣言『神家所說的上帝，是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它的存在』。他說從二世紀起的基督正教，是邪教和猶太教的結合品，中間又摻雜了許多西方人民的風俗習慣。

同時他又排斥基督教的道德——神律和人類意志自由說。他在行爲方面主張用宿命論來代替。這種學說用進化論做基礎，他稱爲加利溫尼學說 (Calvinism)。在赫胥黎的意思中，以爲『我們所認爲罪惡的行動，總是生存競爭中的重要部分』，『道德的意義是很複雜的——一部分人依着快樂和痛苦以及嘉納和不嘉納的融合，一部分是由於天生的道德的美和道德的惡』。

還有一位羅南 (Ernest Renan 一八二三——一八九二)，他的最大的成就在比較宗教學方面。他

的意思以爲基督教的神學是原始的寓言和神話進展——進化——出來的。羅南原是一個文學家，但是他的科學知識也極豐富，所以同時又是一個科學家。

以上是說明革命的背景。有多少人往往拿這些事忽略去，要曉得不說明當時的科學的大進步，我們終不能了解神權何以降落。教會經幾次回復，想藉法王，貴族及王黨的幫助，來重振權威，何以還是歸於失敗？照這樣看來，僧侶的強暴，惹起了人民的厭惡，爲革命之初因，繼續着科學發明，使人知道神權的不可迷信，什麼『世界是上帝造的，』『人也是上帝造的，』這些夢話，一齊給進化論打破，這又是教權根本不能恢復的原故。也就是革命的大流中，新加入的一種威力。

因有科學的發明，又應用到一般工業上面，歐洲工業所以起了很大的變化，就是所謂『工業革命』，前面已經講過。又因爲科學的進步，歐洲工業也就現出一種飛黃騰達之勢；造成了一種工業革命。工業因革命而發展，人民的痛苦，也就繼長增高，因而社會革命的潮流，也就愈演愈烈。從前如聖西門等好像才發了一個嫩芽，到現在如同春花怒放，現出了各樣的奇觀。

從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四當中，有一種特異的現象，是工人階級——包括巧匠，廠工，礦工和日工——的數目，及影響，平穩在那裏增加，從工業革命起已經產生許多靠工資爲生的人們；他們的苦況，從那時一直延到一八七一年以後。這些工人在十九世紀中葉很幫過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忙，可是不曾有一個主義，顯着地來改善他們經濟的狀況。然而到了一八七一年以後，中等階級採用一種新的政策

，也稍代工人階級着想了。他們並不像從前那樣堅持放任政策，反對政府干涉私人商業了。許多製造家倒反想政府方面，稍為採用調節工業的策略。

因此從一八七一年起，各重要的工業總頒布『社會的立法』，規定商業的結合，工廠條例，養老年金，國內保險等件，這件事很足以表現現代國家的巧用。

這種訂立『社會的立法』的趨勢，是很普遍的，不但反宗教的人如俾斯麥 (Bismarck) 和白利安 (Briant) 等人，愛護這種政策，就是教皇利奧第十三 (Leo XIII)，和英吉利教會和大陸方面的新教會，也多加以贊助。似乎中等階級的宗教派和反宗教派，競求工人階級的擁護，在一八七二——一九一四年間，兩方面都有部分的成立。

二、馬克斯和近代的社會主義

當一部分工人被引向宗教方面一部分到反宗教方面的時候，——兩方面總和中等階級的自由主義以及近代的國家的政策和原則相融合——第三派的工人排斥這些政策和主義愈過愈利害，而中等階級的煩惱也愈過愈增加了，——這派工人是引向社會主義方面去的。近代社會主義在一八七一——一九一四年間雖遭教會和國家的擯斥，仍然能在歐洲方面成長起來，大踏步進行起來，以冀他們目的的實現。

把一切工人引到經濟和政治的組織。中等階級的國家感受社會主義的不安，比較教會所感受的還要利害；實地上講，假使社會主義和教會能澈底地互相容納，它們一定可以聯合對待中等階級，而制中等階

級最高權的死亡。

近代社會主義的真正根源，伏在工業革命的下面。在一七九四年，法人巴波夫 (Babeuf) 曾經宣言說：『財產和經濟的機會不能平等，雖講政治和社會的平等也沒什麼用處』。他又說：『我看見許多窮人被僱去做工尚且弄得衣履不周，而少數的人，無所事事而並無所缺，我從此看到政府仍然是少數人壓抑多數人的私黨，不過形式變換了一下罷了』。

在工業革命的初期，也有許多人左袒工人方面，如傅利耶，聖西門，和歐文諸人總稱爲『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的主義和目的和近代社會主義者相差很遠，所以我們稱以前的所謂『社會主義』爲『烏托邦的社會主義 (Utopian Socialism)』。這些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實際就是慈善家——他們在社會上，占的位置比較的高，而同時想爲低級的人們謀福利。他們長用一種集團的形式，使集團的團員在一起生活，工作由各擔負，而所爲的利益也分配給各人。到了現在，這種分配利益的辦法仍然留在某種建設中和合作商店的制度裏面。但是談到要想立刻改造社會，靠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是不成功的，所以這派社會主義，對近代的社會主義不免有愧色了。

不多時之後路易布郎 (Louis Blanc) 主張用國家工廠的辦法改進社會，這種社會制度我們稱爲國有制度。這種制度在一千八百四十多年的時候，在法國很做了一番的事業，工人們從此組織起來，由路易腓力的商人政府反抗，而在一八四八年，又引起革命運動。到了後來多種企業如電報，電話，鐵

道，森林，市政的公用品如自來水，煤氣燈和電燈，電車，圖書館，船塢，浴場等等皆有由國家經營的趨勢，這種現象實在濫觴於路易布郎的社會主義。後來另一派社會主義——馬克斯派——出來，把一切社會主義都蹂躪了；而路易布郎到那時候（一千八百七十多年）也宣言他不復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過是一個『急進派』罷了。

馬克斯的或『新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排去烏托邦和路易布郎兩派舊社會主義而別樹一幟，近代社會主義的各派總直接由此派產生出來，而這種社會主義就因它的創始人——加爾馬克斯（Karl Marx）而得名了。

加爾馬克斯在一八一八年，生於萊茵普魯士的多利爾地方。他的父親是一個猶太的律師，他極好讀書，對於福祿特爾和十八世紀的哲學家 and 科學家，非常信服，對於普魯士愛國心很深，對於路德新教備極信仰，而在服官的時候又具諂媚的態度，實是在那個時候中等階級的代表產物。小馬克斯生在這樣的中等階級的家庭中，自然富於讀書的興趣，尤長希臘文，拉丁文和文學。他十六歲在本鄉的體育院畢業。他在波痕大學肄業了一年，隨就轉學到柏林大學希望多受規則，少染『大學的習氣』，範成他父親理想中的青年。他的父親希望他承繼了自己的行業，做一個皈依宗教的律師，但是這位小馬克斯在此時已經表現出他異常的幻想，他對於法律課程絕少注意，而致力於歷史和哲學方面。在他的父親意思中，加爾的大學教育是失敗的，自此以後，父子間的關係因此疎遠下來。雖是這樣，加爾在歷史

和哲學方面造詣很深，於是在一八四一年，他在耶那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

加爾馬克斯在柏林的時候，受黑格爾 (Hegel) 很深的影響，並曾組織過一個非正式的『少年黑格爾學會』，很熱心地接受黑氏歷史的哲學——世界的歷史就是政治法規的演進，從暴君個人自由時代走到各個人的思想和動作自由的時代。馬克斯有了這種政治進展的理論在胸中，就成功了一個鮮明的自由主義者，對普魯士現政府肆力攻擊，因此公家方面禁阻他的大學教授。到一八四三年他主萊茵報的筆政，對於出版的自由常常據理力爭，又遭公家壓抑。

後來他到了巴黎，他的思想從中等階級自由主義漸漸地移到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從這時候起，他開始考察工場的情狀。他對於舊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尤其是歐文的著作深感興趣。他又和布郎深相結納，頗受了他的影響；又結識蒲魯東和巴古寧 (Bakunin)，這兩位後來也因建立無政府主義學派而享名。他對詩人海南 (Heine) 深表同情，而和恩格爾斯 (Friedrich Engels) 尤結深交，是他終身的朋友和互助者。爲着生活的關係，他在巴黎著了許多謀生的文字，並主急進派的刊物『前進』的筆政。這個刊物是他和流寓法國的德人合辦的，然而到一八四五年路易腓力的首相基佐受德國政府的請求，又禁止前進出版，於是馬克斯就移到不魯拾爾去了。

他在不魯拾爾住了三年，很做了許多可注意的事情，在這時候把中等階級的黑格爾主義棄絕了，他和蒲魯東反覆辯論想救濟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異點。他用搗亂的手段謀政治的民主主義實現。

他又組織工人的會社。

關於工人會社的主義；馬克斯和恩格爾斯聯合起來發表一篇宣言，就是有名的共產黨宣言，這篇文章在一八四八年印行。在這本小冊子所發行的時候，大家正注意一八四八年的政治革命，沒有什麼人注意到這個社會革命，但是許多年之後這本小冊子方得多數人的注意了。

馬氏在比利時正對共產黨宣言有所修改，而普魯士政府已勸告比國當道請馬氏離不魯捨爾了，於是馬克斯重到巴黎，那時法國二月革命已經發生，接着第二次共和國也宣告成立了。忽然間聽到他的本鄉也發生革命的運動，馬氏就趕忙地回到科羅格奈（Cologne）發行急進的社會主義刊物，定名為新萊茵報。但是到了第二年復古運動又興盛起來；保守派盤踞了政治舞台，一般資本家又盤踞了經濟舞台。馬氏到了此時也覺得一籌莫展；他擔了煽動武力抵抗的罪名，被普廷捕去，後來雖被開釋，終不免要離去本國。

這次馬克斯逃到英國，隨就居留下來（一八四九）一直到老死（一八八三），中間不免也受了經濟困難。他生性仁惠而慈和，但終因經濟關係不能得到家庭的樂趣。他參加雜誌方面並供給一些有趣味的材料到紐約論壇裏面，但是在他出亡的三十四年中，他做了兩個偉大的工作。第一件，他在政治的經濟學方面費了偉大的研究著成資本論，後來馬派的學者以為資本論之於馬克斯和原富之於亞丹斯密一樣；第二件，他在一八六四年組織了一個工人方面的國際會社，預備宣傳他的理想。

現在最好從馬克斯的新社會主義裏尋出一些重要的特點來。他的主義備載在資本論中，而共產黨宣言就是他的主義的大綱，是於工人國際會社不過是個執行機關罷了。

依着共產黨宣言的說法，現時資本家和工人的鬥爭不過是社會中各階級長期的經濟鬥爭中的一部。全部的歷史，也祇是階級的鬥爭的紀載，裏面所講的無非是某一階級怎樣博得資財因而得了政權，然後另一階級又怎樣推翻前人，奪去資財和政權。在現在的時候，工廠制度把中等階級——實際上就是『資本階級』——的資財和政治方面的勢力增大了，但是同時又產生許多工人，或是『平民』，他們天生地要給資本主義一個致命的打擊。這些平民勢力逐漸地增加，同時又漸漸地覺察到他們的勢力，加以許多較低的中等階級的人們如藝術家和農民降入平民階級，而平民階級的勢力更覺倍增。宣言預料到以後的趨勢，資本完全操在極少數的幾個人手中，而大多數人因此淪為平民，到那時多數的人可以用政治的方法，剝奪少數人的資產而建立一個共產國家。

馬克斯的研究不為不勤，但不能因其研究之勤，遂肯定其學說。現在迷信馬克斯的固不乏人，而批評馬克斯的，又每嫌不嚴謹。最好我們將它分開來講：

第一馬克斯治學的方法是對的。馬克斯在倫敦專門研究社會主義，凡三十餘年。他想用科學方法來建設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對於已往的歷史，加以很小心地分析與探討。他這種研究的精神與治學的方法，我們不能說他錯。

第二結論的謬誤 馬克斯雖有研究的精神與科學的方法，無如觀察不清，遂至結論謬誤：

I 誤以階級鬥爭爲社會進化的原理 人類是一種生物，所以要求生，因求生就要努力，因不絕地求生，所以就有繼續地努力，因繼續地努力，所以社會就有不停的進化。社會進化的定律是在求生；階級鬥爭是人類求生時所發生的一種不良現象，也是由野蠻到文明必經的階段。所以中山先生講：『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祇○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倘若馬克斯知道階級鬥爭是社會的病態，哪倒又好，可惜他又誤以病態爲社會的當然或必然的生理，明明可以避免而他逼要促成，則是謬誤之尤，不可輕恕。

2. 賸餘價值的判斷又錯了 馬克斯的資本論，是馬克斯一生心力所在，賸餘價值又是馬克斯研究資本的新創獲，可惜他的判斷又錯了。他說資本家要多得到盈餘價值，總逃不了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工作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在七十年前馬克斯那個時候的歐洲，資本要賺錢或者是非此不可，可是現在的事實告訴我們，這是完全不對。如美國的福特汽車廠，第一增加工人的工資，第二縮短工人工作的時間，第三減低出品的價格；而它的盈餘價值，依舊是與日俱增。這可見馬克斯的結論又錯了。

馬克斯的錯誤，我們却不能怪他，因爲他所根據來研究的，是七十年前的事實，現在的社會，經過七十餘年的猛飛突進，既將他論斷所根據的事實，已完全改變，所以他的論斷也就完全推翻，隨着以往

的歷史，一起成爲陳跡。這是自然律的支配，馬克斯當然不能例外。

爲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起見，馬克斯領導着工人們組織「國際工人會社」通常簡稱「國際」。起首在一八六二年英、法、比的工人聯合起來，在倫敦展覽會開了一次非正式的會。到了一八六四年這個會方纔有永久的形式，一切組織全依照馬克斯的教訓。國際由各國自治的「部份」同盟組合起來，而所謂「部份」仍用國家做範圍；幾年之後它開始舉行年會，在一個時間內，它包括有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瑞士和美利堅各部。這次的國際雖經馬克斯十二分的努力，而在一千八百七十多年間接連有幾件事，並在一起，使得國際陷於失敗的地位。它的黨員數目既少而又一例是窮苦的，這就是說財政方面不能支持。以後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法普戰爭期間中，民族主義得了一種新的動力，而國際運動因此暫時鼓動不起來。而且自從一八七一年在巴黎起事後，一般愛法律和秩序的人總把「國際」看做一種卑劣的團體。最後，馬克斯和巴古寧派又起了內鬨，而這個小會社就因此而解體了。最後一次真正的國際會議，一八七三年在日內瓦舉行，而後來有少數忠實的黨員在費拉迭費亞會議決定正式解散。

但是國際雖失敗而迷信馬派社會主義的，依舊在各國活動；與國際的「部份」並沒有關係。這種運動組織的成功實際上並不是馬克斯的功勞而由於拉塞爾 (Ferdinand Lassalle 一八二五——一八六四) 的助力。拉塞爾是一個德籍的猶太人，也是受過教育而好善的中等階級。他享名的緣故，一層因爲他

有趨時和奢華的習性，同時也因為他是一個「窮人的救星」。在一八六三年三月拉塞爾的一封信中，回復路易勃郎克普選和國家工廠的理想，而為德意志一個政黨的起源，這個政黨稱做「社會民主黨」。當他正提倡社會的民治主義時，馬克斯的國際德意志「部份」同時興起，裏面有許多領袖人物，如中等階級的學者里布克奈希 (Liebknicht 1826-1900) 和著名薩克森的車匠培伯爾 (August Bebel 1840-1913)，在一八七五年兩個對立的黨合併起來，成一個單獨的社會民主黨。裏面大部分採用馬克斯的理論，博得工人的同情，從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一四年，馬克斯的社會主義在德國方慢慢地滋生起來。

從此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成為各國馬氏社會主義的國家組織的表率。這種團結，表面有時似乎與國際並不絕緣，而實際上是完全藉民族主義來維持。到一九一四年，差不多一切的文明國家總有社會黨的組織，他們的主義，至少在理論方面，是遵着馬克斯的教訓。爲着要生出相互的同情和砥礪起見，這許多國家的社會黨，復又舉行國際間的年會，不過他的功用不在管理各黨而在相互的勸告和斟酌。在沒有利害衝突時，就聽到國際的呼聲，一到了緊要關頭，國際就銷聲滅跡了。雖然有許多國裏祇有比較少數的工人階級，可以稱做社會主義者，可是有多少國家，全是冒牌的無產階級，利用工人，想攫取政權，弄得民生痛苦，社會不安。不知道全民族團結起來，以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鐵律。

二、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

雖是大多數工人階級的人們，和一般技術的匠人依着他們適宜的環境分配在社會主義，基督教和非

政治的工團下面；而在一八七一——一九一四年間，全階級的工人并不是完全屬在上面三種主義之下。現在還有一種主義——無政府主義——要在這裏討論一下。

近代的無政府主義和近代的社會主義同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兩派主義總是把改進黨的中等階級慈善家一部分的主張加了一番組織的工夫，想免除貧窮和從貧窮產生出來的弊病。兩派總想做成工人的救星，而所決定的目標，也完全相同；他們主張不同的地方，就在實現目標的方法，社會主義者主張應用一個民治的政府；而無政府主義主張不要任何的政府。

高得溫是一個退職的牧師，在法國革命時，住在英國，常被認為無政府主義的鼻祖。但是他的著作——政治的正義及其在平民道德和快樂方面的引導——文字稍深，不能喚起工人們的注意。最有關係的人，而和『無政府主義者』名實相稱的，乃是和馬克斯同時的一個法國人，名叫蒲魯東。

蒲魯東雖生在貧窮之家，而光明有大志，原來在省城印刷店作業，到一八三九年他走到巴黎，過他避世勤學的生活。這時工業的革命，正從英國傳到法國，巴黎方面立刻置起許多機器和工廠來；新的階級——有錢的廠主和變窮的廠工——的界限，也從此漸漸顯明。在這個時候，政治方面反對路易腓力的空氣，頗為濃厚；一班廠主正開始要求多占政府裏的位置。

蒲魯東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做他的工作。在一八四〇年他印行他第一部重要的書，『原財』，他大膽地回答，『財產就是盜竊』，這一點就是他革命事業幻想的開端。他平常作了許多的文字，賣給雜誌

家，維持他的生活，其餘的時間，總用在『原財』方面。在一八四六年，他印行他最大的工作經濟的違言或貧窮的哲學，這部書是無政府主義的法典，曾受馬克斯用社會主義的目光澈底地批評過，貧窮的哲學的名字，就是馬氏起的。在一八四八年，蒲魯東也曾參加革命運動，並曾做過代表院的議員。在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中，他辦過四種不同的報紙，却總因為無政府主義被迫停刊，他曾想試辦一所不支付利息的銀行，却因此被逮，監禁了二年之久。出獄後四年，他印行了他的第三重要的著作革命及教堂中的正義，在裏面他對於當時政治和宗教的規律，肆力攻擊，因此他被迫逃到不魯捨爾。一八六〇年拿破崙三世赦免政治犯，蒲魯東就在這時回到法國，在一八六五年，寂然地卒於巴賽（Passy）。蒲魯東不會留下簡明的文字，說明他的意見，下面所述的是從他各種著作裏搜集得來，從此可以窺見他的無政府主義一班。

第一點，他和馬克斯相同，以為私有的財產和資本是一種權力，利用他人的工作博取工作的利益，而不給相當的報酬。所以他說：『薪水是殘殺寶貴和合理的人格的兇手，而財產是剝奪工人的利益的盜賊』。關於財產的問題，他却不像馬克斯派社會主義者主張財產公有，他仍然承認個人所有權，不過各個人有同等的權力利用財產，並且不能享受他自己工作所得的全部。

第二，——這一點是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根本上相異的地方——蒲魯東反對任何集權政府的存在，他以為社會民主政府和君主政府同專制政府沒有什麼軒輊。他以為一切的黨，只要想爭取權力，

總有專斷的性質，所以非到政府廢除，用信義代替統制權以後，談不到什麼公民的自由，社會的秩序，和工人的結合。他把他的政治主張包括在幾句簡單的語言裏面，『廢除政黨，廢除政權，人們和公民絕對自由』，這所謂理想而已。

第三，從他的建設方面看，蒲魯東是個道德家同時又是一個樂觀者。他相信正義在人心是與生俱來的，黃金的戒律，是個人良心方面不易的定律。他的意思以為正義所要求的就是一種社會的人類的生活，這種生活立在單獨的定律的基礎上，而用合同和定律相稱，這就是蒲魯東所謂無政府主義。在廢除現在的國家和人為的法律以後，人類仍然要同住在社會裏面，不過並不用什麼最高權，而用一種隨意的合同的力，但其間仍有一種合法的接合。『從此政治方面用隨意的合同代替強迫遵守的法律，那麼才可以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真正人民的統治權，和真正的共和國。』蒲魯東自然很注意他所主張的社會的，因此他引了許多友愛的規則，並以為基督教如果脫離國家的關係，頗足以代表他所主張的一班。他很樂觀地抱定主張，以為人類的天性只要脫離國家和法律的束縛，自然地會堅持着無政府主義社會，而反對一切不應做的事。

最後，蒲魯東是一個持完全論者。相信人可以經過無窮次的自己改善，他有了這種信條，所以決不主張用暴動的手段，來推翻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的規律。他常常主張人類可以漸漸地教育到一個程度，自然了解現在制度有怎樣弊病，無政府主義有怎樣的好處，等到那種時候一到，社會

自然地照着自己的意志去變化，在蒲魯東的制度裏，強暴手段是沒有地位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出蒲氏無政府主義的要點，是極端地信賴個人主義的；蒲魯東的主義要避免當時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弊害，和馬克斯是相同的，然而他所用的方法和馬克斯恰恰相反。馬克斯主張把民治國家的權力和功用無限地增加起來，而蒲魯東却想把它們減低到零點，而採用誇大的放任主義。他的無政府主義既天然有個人主義的存在，那麼自然要有什麼中心的組織，使得許多立在一種政策的平面上，去執行蒲魯東的運動了。蒲氏的主義把一切託付給各個人，因此無政府主義的學者，各本他們的說法去演繹這個主義。如尼采 (Nietzsche) 是蒲氏的嫡派；克魯泡德金 (Kropotkin) 和馬拉太斯他 (Malatesta) 是無政府的共產主義者；托爾斯泰 (Golsky) 是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

普通講來，從蒲魯東以後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上面講過四個根本質素中的前三件，總算能夠依附。不過從第四件——用強暴手段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而入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中，無政府主義中分成對立的兩派：一派的人大都是中等階級的急進派，智識階級，和哲學家，他們守着蒲魯東的說法，主張和平宣傳；另一派勢力較著，主張是用恐怖和強暴的手段，這一派裏最早而最有力的擁護者是一個俄國的革命家巴古寧。

巴古寧在俄國生長於貴族門閥之中，在俄皇的軍隊中服務，他曾經在德國留學，因此受了黑格爾的哲學，同時在柏林交結了許多急進派。當他遊歷到巴黎的時候，他結識了蒲魯東和波蘭亡命的首領，

從此他就開始他的革命事業了。在一八四九年他參與特蘭斯登 (Dresden) 的變亂，被當局拘禁起來，解到俄國，由俄國當局把他流到西伯利亞。一八四九年他從西伯利亞逃出，以後就在西歐終他的餘年。

一八六九年他在歐洲南部鄉間，召集許多工人，組織一個工人會社，名叫『社會民主同盟』，同年又和馬克斯的國際工人會社聯絡起來。不多時之後，馬克斯和巴古寧的不能調和的異點就顯露出來；馬克斯主張用政治上的和平的辦法來改進社會；而巴古寧主張不問政府選籍恐怖政策，施行總罷工——直接行動——來改善工人的運命。一八七二年巴古寧因遭馬派社會主義者的排斥而落選。因此這一次『國際』的會議，不但是工人總運動失敗的輔因，而且是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根本不同的表現。

巴古寧死後，各處工人愈益傾向於社會黨，以後二十年中巴古寧派的無政府主義，僅存於秘密亂黨中，用恐怖政策反抗專制政府，例如俄國方面這些黨人常用炸彈的手段和暗殺的行動，對待俄皇的親貴和資本家。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四年，無政府主義者種種暴行的精神所寄託的地方，可以從革命問答中看出來，這本書是巴古寧的信徒著的。它的要點如下：『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要用種種方法和努力來增加禍害和愁苦，使得人民忍無所忍，引他們一致起來叛變。在『個人無政府主義者』的意思中，全民革命並不是依照西方典型的一種運動，因為這種運動常受財產，傳統的社會秩序，和所謂文明同道德種種的牽制，而從來它的效用祇限於變換某種政治的組織而成所謂革命的國家。造福人民唯一的革命運動，首先要廢除一切的國家觀念，並且掃除一切的遺傳，秩序，和階級。持着這樣一端之見（革命的

無政府主義者）絕不想用從上面組織的任何團體欺騙人民，將來的組織一定要從人民的運動和生活中產生出來；但是這個又是後代的事了。我們的事業就是恐怖的，全體的，不妥協的，普遍的破壞。

雖然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共產黨中和一千八百七十幾年西班牙的政變裏，就有無政府黨的工人的踪跡，然而直到一八九〇年後，無政府主義在工人階級方面纔有相當的成效。不過那時不用無政府主義的名義而稱爲工團主義。這種運動起於法蘭西，那時有許多無政府主義的搗亂者，在幾個工團中得了勢力，因此工團主義在工人中很快地傳播起來，尤其非技術工業中，在南歐和中歐，英國，澳洲，美國傳布更廣。在美國方面工團主義的組織稱做『世界的職工』，簡稱爲(I. W. W.)。

工團主義所謂工團，和尋常工團不同的地方，就是要把全部事業的工人組織起來而不顧到手藝的關係；例如鐵道事業裏面雇用的全部人員，甚至於連着運輸事業的人們，一起組織起來，成一個龐大的團體，這種團體纔能支配全事業。工團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的地方就是採取直接行動，這就是說，對雇主加一種即時的壓迫；在這種行動中反對任何的政治行動，就是由政府干涉而得到情形的改善也在反對之列。所謂『直接行動』在工團主義者的意思就是總罷工同搗亂，後面一種包含殘毀原料，阻抑機器，或阻抑工業手續的進行，意思要減少或破壞雇主的利益，工團主義的目的和戰術就是革命的無政府主義的要部。

雖是在一九一四年世界上工團主義的數目比社會主義少，然而它侵陵社會主義者非常厲害，而一般

政治家，宗教家和資本家也從此把工團主義當做仇讎，覺得它們的危險性，比社會主義者不知道高出若干倍了。

第十章 法國革命的相當成就

一、巴黎市政府

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法普之戰，也是歷史上 次有名的戰爭，結果法國大敗，這可不必詳細敘述。但是當拿破崙第三末年，一般政黨如共和黨，自由君主黨，和社會黨對於帝國政府已早不滿，所以當帝國軍隊在師丹 (Sedan) 敗衄之後，這些政團立刻就在巴黎方面宣布（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廢去拿破崙第三和他的皇朝。他們宣佈建立「共和國」代替無信的帝政，因為祇有建立共和國，各派的政黨纔能同時存在而相互間可以有一種彈力。至於共和國的意義，三個政黨各有不同的解釋；多數的共和黨以為要回復一七九二和一八四八年的中等階級甲考賓主張；自由君主黨以為要暫時舉一個傾向民治的波旁王子，依照英國形式來建立法國的政府；社會黨人夢想立刻實行馬克斯的共產制度，使得經濟和政治的民治主義同時實現。

當巴黎被德國人圍困住的時候，這三個政黨很好地聯合着，社會黨人也很活潑助理國防，共和黨領袖甘必大和自由君主黨的提爾是臨時政府中最有名望的柱石：甘必大乘氣球逃出巴黎，用愛國心激勵國

人和德國抵抗——在這個時候，國際既不知躲到何處，所謂階級鬥爭，也自然不響了。因此這次無希望的戰爭又延長到幾個月之久，同時提爾也就職爲外交公使，在各國京城間往來奔走，想待外力的援助。到了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對德國投降，於是戰爭暫停，俾法人建立國家議會，同戰勝國講和。就在這個時候共和黨和君主黨間發生破裂了，君主黨主張不問條件怎樣，總願同德人講和，而共和黨人恐怕共和國起首就要受不幸的外國不平等條約的妨礙，因此傾向繼續戰爭。

在這種情況之下，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選舉的競爭，就在一八七一年二月進行起來，結果用男子普選法，選出七百幾十個代表，內中有五百人是君主黨，祇有二百人是共和黨。這次君主黨的勝利，並不足以證明法國人傾向君主的政府，而實際上是法人大多數人厭倦對德戰爭的表示。

國家議會在波耳多開會，它自然是不肯正式承認共和國的，它舉提爾爲執政，使他在議會監督之下，行使他的職權。各部由他選派充任，因着所謂波耳多結合的結果，暫時成立了法國的政府；而國家議會因君主黨大多數的同意，移到凡爾賽宮。就在那個時候，修正屈服的佛郎克福條約，由條約的結果亞爾薩斯和勞蘭的大部，割讓給新興的德意志帝國。法國承認付出戰費五十萬萬法郎，國家議會第一件工作成功了，而和平也同時恢復了。

但是在和德人磋商條約之前，許多團體從前歡呼『共和國』的，現在又生了破裂；這次的破裂，是發生在巴黎的工人和中等階級的議會之間，因此引起短期而可怖的內爭，就成立所謂市政府。市政府這

個字，在法國本是一個尋常的字，它的意思就是地方政府。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先是巴黎被圍有了五月之久，城裏情形異常惡劣，工人們爲着他們自身的利益，舉出一種非官的『中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曾得社會主義的『國際』的委任，現在又和共和國的衛士所組織的『中央委員會』合併一個聯合的委員會，從此就在市政廳裏建立巴黎市政府執行政府的實權。這個革命的市政府的勢力，更因市政的選舉而加強，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到五月間，簡直就是真正的巴黎政府。

這個市政府不是一個單純的團體，他的人員差不多有一半是中等階級的急進派和一七九三年的差不多。另一半是工人，其中又平均地分爲兩部：一部是國際的社會黨員，——馬克斯的信徒——一部守着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可是公憤把它們聯在一起。在這次戰爭中的巴黎，尤其是城裏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比法國其他任何地方來得利害。巴黎方面民主黨頗占優勢，不信服君主黨的議會，並且對於國都從巴黎移到凡爾賽也深抱不滿。最壞的就是城裏的經濟的困苦。工廠關閉了，公司也被大羣解散下來的兵住滿了，不但如此，凡爾賽政府命令徵收戰時停付的公債和租金，同時阻止巴黎方面每天付一法郎半的工資，給國家衛士，這是全城的工人一線生機。上面的種種從庫空如洗的情形來看，自然是需要很急的，而一般工人們還覺得凡爾賽政府，爲工人們的利益，總不及爲上或中等階級的多。因此巴黎市政府對國家議會起了反抗，宣言巴黎自主，並且此後的法國，應當由許多自治的市政府同盟組成。除去巴黎而外，法國大部總被愛國心所驅使而發狂怒。因此和提爾同國家議會聯合起來

，於是戰爭開始了。實在的軍事行動，四月一日起到五月二十八日止，中間所經過的，也不過是平常圍城攻城的故事；訓練較佳有將統率的武裝圍城軍緩慢的進行；連續的放哨，對聖克路門附近壁壘中攻擊，凡爾賽軍隊的攻入，在木柵後面併力的抵禦，各部落連續的陷落，公共建築物的起火，大主教的被刺，戰勝者對於救火和殲滅叛黨的努力，潰散者的顛狂和戰勝者的勇猛，死人的堆子，殘毀的建築物和方場，全部囚徒的屠殺，充軍和下獄，在一八七一年五月末一個星期，巴黎人遭法國軍隊殺戮至少有一萬五千人，或許還多一倍。巴黎被德人圍困和攻陷時還沒有這許多，接着又有這次殘酷的圍困和陷落，真是大不幸事。然而這也是引起法德戰爭的詭謀和野心的必然結果。真實造成一八七一年巴黎市政府的，並不是工人而是俾斯麥和拿破崙第三。

市政府的剪除以後，結果使得多年中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保持溫和的中等階級的特性，社會黨人和無政府黨人的數目大為減少，而他們的主義在國家方面看起來總是不利的。同時這班存留下來的共產主義者心中茹着極端的痛苦，他們在長時期中，常引一部份法國的工人，趨於極端的急進主義。共產主義向例是弄苦給工人吃的，不過他們的口頭是異常甜蜜。

二、共和政府的成立——第三次共和

一八七一年五月底提爾和國家議會已經和德國講和，法國秩序也恢復了。然而這個議會不願共和黨的攻擊，絕不會作自身事業終了他表示。實際上君主黨的大多數在一八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制定聯

合律 (Rivet Law)，從這個上面議會自身妄僭非分，不但保有制定法國法律的權限，而且保有制定憲法的全權。更和提爾商議改稱『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總統』，從此以後，他必須對議會負責，而議會得大多數票決有撤換總統的權限。從一八七一年八月起，國家議會延長到四年以外，在這四年中，他立下了新時代的基礎很占重要位置的，在四年中的兩年，提爾曾以身作則。

第一層，政府方面把財政重行整理起來，又寬借許多債款，因此在一八七三年內，把五萬萬法郎的戰費賠給德國，而德國軍隊完全退出法境。這筆巨大的債款，大半借自法國人民，有好多是農民付出的，從這一點可以證明國家的富足，而新政府也有穩定的保證。

第二，軍隊的改革，也苦心地經營起來，依照戰勝的普魯士的辦法實行普遍的義務兵役制，服役的期間，定為常備兵役五年，後備兵役七年，祇有傳教師，教師和寡婦之子可免兵役。除此以外又在新法國邊境，築起堅固的砲臺，而巴黎方面的防禦，也格外加強；槍械火藥和其他應用品的存儲，也異常的充分；海軍的建設，也趕快地進行起來。因此法蘭西雖然不久打了一次敗仗，却決意要恢復『強國的地位和威力，而法國許多有關係的人們，已經想到『復仇的戰爭』去恢復亞爾薩斯及勞蘭了。黷武主義是第三次共和國最初的屬性。

第三，國家議會把地方政府下了一番改革，同時計畫一種中央政府的形式，一切情形和舊政時代差不多，中間祇有修改。

關於改革地方政府問題，國家議會的議員不論是君主黨或共和黨差不多總是同意的。地方行政的制度計畫，於大革命中，到拿破崙第一的治下纔盛行起來，以後路易十八，查理第十，路易腓力，二次共和國，和拿破崙第三總用下去；現在巴黎市政府鎮服下去了，主要的變更，並不要費一毫兵力。法國仍然分做八十六州加入貝爾福地方 (Territory of Belfort 亞爾薩斯的殘部) 算來就有八十七州，爲許多緣故，更增加亞爾加利亞三州，每州屬在州長的下面，州長由政府任命。另設一個普通議會，佐理行政，由男子普選產出，任期定爲六年。在第三次共和國的下面，普通議會的權限，竟伸長到稅款的分配，貧民的救濟，和道路及公共學校的管理種種方面。每州分做許多縣，由縣長管理，縣長也由中央政府委派，另有民選的縣議會評議行政。每縣又分做若干市爲地方政府最低的單位，在一九一一年間，法國全境計有三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個市。內中有過半數不滿五百居民，祇有少數市內居民在二萬以上。市的地方行政，託付給市政會和市長，市政會由男子普選產生，每四年重選一次，市長由市政會選出，在縣和市的中間又回復了一種區，這並不是行政的區分，而是公安方面的區畫。

這種地方政府的結構，在法國方面一直實行下去。這種制度全部異常劃一，祇有巴黎的行政屬於例外。巴黎地方政府的行政，分給特別警察長和賽因州的州長——兩方總由中央政府委派——和一種特殊的市政會，由每二十五縣舉出四個代表組織起來；這些縣是從巴黎城區分出來的，各縣又各有一個市長。

在全部結構仍有集權的特性。中央政府有委派州長和縣長的權限，並可以有權否認普通議會或市政會的決案。九十個州長是中央政府的耳目，和臂膊；他們對州內所經過的事件，常常報告中央政府；他們又委派許多屬官；他們監督國家法律的執行，管理地方警察，他們對於所屬州內代表團體的議決有否認權。這種行政上的集權制，世界方面祇有法國推行最力，因此法國方面實際上常能保持忠實而均一的情態。在全境中，執行國家的立法，卽或奉行不力也隨時可以尋出負責的人員。還有一層，人民所選舉的祇有三四個官員，投票期間因而很短，而人民的注意力也可以集中到少數被選舉人的資格方面。但是從另一方面講，雖然行官廳制度嚴密，在理論上又是有保障的公僕，不致於任意撤換，然而這種集權的政府，常常有一種毛病，就是操縱地方政府，謀個人或黨內的企圖，影響全國的選舉和用機關安插親友。

在一八七一年，國家議會的議員一致贊成堅固保留法蘭西地方政府的條例，現在因爲日後中央政府的形式問題，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將來究竟是共和國呢還是君主國呢？當回憶到議員七百人中有五百人是君主黨，似乎可以簡單回答一個字『君主國』。但是最大的困難就在君主黨自身又分做三個不相和協的派別，沒有一派可以操縱投票的權勢。三派中，一派是帝國派是拿破崙第三的私黨，在這次不幸的戰爭發生後已經不足齒數。但是其餘兩派——正統派和奧蘭斯派——數目又多，爭論又極激烈。正統派擁護康保爾伯爵（一八二〇——一八八三年查理第十的孫子）的繼承權，並且想把政府回復

到古代的狀況，奧蘭斯派擁護自由君主政體像英國的樣子，並且希望路易腓力的孫子巴黎伯爵做法國的元首。康保爾伯爵和巴黎伯爵之間互相嫌惡，因為巴黎伯爵的祖父曾經把康保爾伯爵的祖父趕出法國；而在各人的黨派中，他們倆不和的主見更覺生動。國家議會在這樣情形之下，費了許多時，還不會把第三次共和國的憲法草成，共和黨人數太少而君主黨又自相爭辯。

然而在一八七二年，提爾宣布他因為君主黨內部紛爭不已，所以他轉向共和政體，並且說在他的意思中大多數法國人民渴望共和政府。這件事倒把君主黨弄來暫時聯合起來了，在五月間君主黨聯合起來逼着提爾辭職，隨即舉君主黨兼宗教家麥馬韓統帥做總統。在八月左近兩派的意見似乎消除了，似乎他們可以進行宣佈波旁家的君主國了；因為在這個月裏巴黎伯爵旅行到奧地利，跪在他的兄弟康保爾伯爵前面，求他的寬恕和友誼，並且承認康保爾伯爵繼承法蘭西王位稱『亨利第五』，他自己也被認做繼承人。

三、共和政體的決定

但是君主黨間的同意是短命的。一八七三年十月，未來的亨利第五宣布他永久不變的決心，決不放棄他神權君主的主義和波旁家的白旗，於是他的命運頓然蹇滯了。同時君主國也擱淺了。奧蘭斯派此時不肯合作決心擁護自由主義。麥馬韓統帥是個剛毅的軍人，而又是一個熱心的君主派，實際上看到只要獨斷主義的白旗初發現時，『軍隊裏的彈丸就要自己炸裂起來』。全國中的感覺頓時轉變，當舉

行續選補議會空額的時候，共和黨竟占了勝利。法國人民受革命立憲主義的浸濡太久了，那能再願意接受一個極固執的君主，帶着他的舊式的主義和蠹蝕過的旗子跑來登極呢？

奧蘭斯派和其他的自由君主黨，覺得此後祇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同共和黨聯合起來，組織一個臨時政府，等待康保爾伯爵把他的白旗帶下棺材的時候，再把王位開放下來讓給巴黎伯爵。這種方法的第一步就在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實行，當時通過一個議案，奉麥馬韓為大總統，任期七年。兩派政黨天然不能互表同情的，所以聯合組織臨時政府之後，國家議會隨即進行第二步了。在那時候它在票邊上加了一個修正案，選舉後任的總統，這樣不啻就承認這一次的共和國了。然緊接着在二月中發布兩次憲法，在七月中又發表第三次，這些『憲法』是由國家議會輕鬆地起草而分部通過的。國家議會是四年前選出來和德人講和的，而其中君主派又占優勢，似乎這種『憲法』不適用於共和國；然而事實上這種憲法後來竟成為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憲法，中間修正的地方也並不多。

一八七五年的憲法和法國從前政府裏的法制不同，它們大體是能並行的：它們並不載明理論方面的原則，它們所包含的計劃，是保證政府機械的正當動作必需的條件，在許多地方可以明白看出它們借用英國議會政府的制度；在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出共和黨和君主黨制憲者互相調和的地方。他們所制定的組織可以摘要寫在下面：

立法權付與議院，包含兩個民選的議會。凡制定法律必需得兩個議會大多數的通過。當兩個議

會聯合起來開國議會時，有修正憲法的權限和選舉共和國大總統的責任。一所議會稱做衆議院，由直接男子普選產生，每四年重選一次，議員的數目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共有六百零二人；其他一所稱做參議院，包有三百名議員，由間接選舉產出，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執行的權限授給大總統，他是由國家議會選舉出來，任期七年，可以連任。他的權力在理論上很爲廣泛，包含民政軍政民政官員的委任，個人的赦免權，外交和條約的締結（有時候也要兩院的批准），軍隊的動員（但是正式宣戰要得兩院的同意），得參議院的同意可以隨即解散衆議院重行舉行選舉。但是實行方面，沒有一條像那樣的大權由總統獨斷獨行，更需要內閣閣員的副署，方生效力。他們兩者各自聯合對議會負責。

法國的議院，除去制定法律修正憲法的權限外，更保有執行法律的最高權。內閣既然削減了總統的權限并且同樣操着全法蘭西地方政府的總機關，一定要在兩院保持着大多數；不然只要兩院對內閣通過『不信任』票，他們一定要辭職，由大總統另組可得議院同意的內閣。因此法蘭西共和國和北美合衆國不同，不承認政權分立的原則，却把一切政權附屬到民選的議院下面。從這一點看起來，它和英國的議院制是相近的，實際上法國總統已是徒擁虛名，簡直是一個民選的英王；他最重要的義務，祇在社會和禮節方面。

國家議會起草憲法之後，就在一八七五年閉會了。第三次共和國下的第一次正式選舉接着就舉行起來，選舉的結果就是：一所共和黨的衆議院和一所君主黨的參議院，兩派間黨爭的再起。

在這個試驗時期中，究竟是君主還是共和，依舊是一個可疑的問題，而真正君主黨的首領就是麥馬韓總統。他用種種的方法擴大黨裏的宣傳。他很能贏得農人和軍隊贊成舊日的貴冑。爲着同樣的原因，他利用他的愛教心和權力，根據一八〇一年的憲章指派法國的天主教。爲着要顯明法國的基督教，隨着君主政治起伏，他對於法國干涉意大利暫時保全教皇權力的事件，加以道德上的維護。當支付聖心大教堂（在孟特馬特爾 Montmartre 山頂上，一八七一年大羣的共產黨人在此處喪命，教堂也因此被燬）的建築費時，他毅然地說：『這所建築物』是代革命洗贖罪惡的』。在這一時間內，麥馬韓任用勃羅格里公爵（Duke of Broglie 1821-1901）爲首相，他的政策比麥馬韓還要更進一層。

在共和黨方面，最初的首領是甘必大（Gambetta）。他在一八三八年生在南部法蘭西，祖上是日內瓦人，他的父親是一個雜貨商，到甘必大就改業到巴黎充當律師，那時他已經對拿破崙第三作對待的批評了。在一八六八年，雜誌撰述家戴來斯格（Delacourge），因爲代一個反對一八五一年武斷政策的人搜集紀念碑的題材被控，由甘必大代他辯護得了勝訴。一八六九年甘必大被選入衆議院和院中共和黨少數聯合行動。到了第二年投票反對德開戰，當戰爭已起，法軍敗覆的時候，甘必大的愛國心又成爲全國抵抗德國勢力的中心。一八七〇年九月四號宣布共和，多由他贊助；在以後的五個月中他任國防委員會的委員，差不多就是國內的迪克推多。憑着他的能力和機智，訓練新兵和德人抵抗；他抱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在一八七一年二月的選舉的競爭中和割讓亞爾薩斯及勞蘭給德國的時候，他曾拚命地

奮鬥過的。

甘必大雖是不信任提爾，並是反對國家議會裏君主黨的大多數，然而他對絕端的急進派如巴黎市政府諸人，也絕大表同情的，所以當凡爾賽政府鎮平內亂以後，他就很樂意地下野，到西班牙去了。甘必大在第三次共和國許多政治家之中，是最初的一派——他是一個中等階級的急進派，極端愛國，有保障商業安全的決心，真心要保持國內的安全。他的急進主義原來祇有政治和宗教的屬性，並不十分關切到工人階級的幸福。換句話說：甘必大和以後許多的共和黨領袖總是一面維護資本主義，一面給與宗教很重的打擊。因此一般的意見，總稱甘必大做『溫和的共和黨』。

甘必大抱着溫和的主見，和雄辯的天才，在國家議會裏占了一席，先把共和黨團結起來，然後在四年中漸漸設法和自由君主黨逐步和解。在奧蘭斯派的危機發生之後，甘必大就乘此時把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憲法制定了，此處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理想和機智。

現在新政府已在進行了，甘必大領導政爭和麥馬韓總統傾覆共和國的趨勢相反抗，並且邀民衆的助力擁護共和政治。那時天主教在智慧和政治方面的地位，引起一般的厭惡（在教皇皮奧斯第九的末年），甘必大利用這一點隨時提出宗教的問題。他在議會中和全國各地演說，反對君主黨，爲的是他們幫助教會又反對教會，爲的是它和君主黨相互爲用。果然如他所願，反對宗教派的運動愈亦普遍，而共和黨的勢力也漸漸膨脹起來。在五月四日他在議會裏演說有一句激烈的話——『宗教是仇敵』——這

句話實際上就是要試驗甘必大和麥馬韓間勢力的強弱。

君主黨總統麥馬韓和共和黨的議會爭論厭了，同時又相信共和黨反對宗教猖狂的態度，是不免要被國人咀咒的，因此他在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委派一個宗教家，在勃羅克里公爵下面做閣員，並且把衆議院停會一月，然後徵得參議院的同意，把衆議院解散，并公布法蘭西全境重新選舉，這次選舉的競爭，在歷史上是最驚人而又最固執的。兩方總愛他們的國，并且希望把國家弄好，誰都不能不承認的；麥馬韓的忠實地無庸疑惑；可是沒有人能夠抵擋甘必大的雄才。這次的競爭，在歷史上也最果決的，共和黨究竟得了勝利，共和黨議員的數目和前屆議會不相上下，因此得用一個共和黨的閣員代替勃羅克里公爵。到了第二年君主黨和麥馬韓總統仍然強項地和對方爭競，然而到了一八七九年初，參議院部分改選引進許多共和黨員，於是兩院總由共和黨操縱而麥馬韓也曉得他處到沒有希望的地位了；於是在一八七七年一月裏辭去總統職務，由共和黨的格來維（GREY 1813-1891）繼任，到了第二年（一八八〇），政府由凡爾塞遷到巴黎，而七月十四日——巴斯的陷落的紀念日，法蘭西革命最可貴的一天——就定做國慶日，法蘭西共和告成了。

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宣布於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七年共和黨方纔得勢，甘必大經九年的政治奮鬥而得享盛名，却并未存活多久，他做首相不久就遭橫死（一八八二）。共和黨人雖然失掉一位最能幹的首領，而常有分裂的趨勢，但是他們從不曾墜失過政柄。從一八七九到一九一四，共和黨的黨員和勢

力儘着增加，而君主黨不住地衰落，成了一個無足重輕的部分。

四、新建設

第三次共和國從一八七九到一九一四年總在共和黨下面，歷來的執政者和政治家對內對外總有幾種通性：第一，是中等階級的特性；第二，和宗教的衝突；第三，黷武主義的問題。

第三次共和國的歷史裏最引人驚異的就是所有著名的執行者和公衆服務的人中，差不多完全沒有貴族和宗教家的名字；還有一件可異的事就是服官的人，完全沒有自視高出他人的態度；總之議院裏的大多數議員，重要的地方官，內閣閣員和總統以至於中等階級的人們，如律師或教師或商人，天才者也好，受良好教育的也好，普通的人也好，他們在社會和成就方面一例地在一個均一的水平面上。

這樣爲公家服務的人在一起，自然要竭力增進實質上平安了；因此第三次共和國經濟的進展的速度，比較以前任何時代來得快。和路易腓力，拿破崙第三的政策一樣，農工商業總顯著地鼓勵起來。

從一八七九到一九〇四年法國用在和平工作上面的款項和賠付德國戰費的數相等：差不多有二十萬公里完美的新道路建築起來；原有一千公里的運河中，又增加二百公里；公債完全還清了（一八八〇），私有的雜稅也廢除了（一八八九）；新的鐵道又增加了三萬公里；登苛克，第勃（Dieppe），盧恩（Louen）和波爾多的港口濬深了，婁哈佛（Le Havre）和聖那在爾（St. Nazaire）新港也建築起來了。因爲法國地土的腴厚，小地主又歷來勤儉，農人階級在法國占比較重要的位置，所以國家特制定許多便利農民的辦法

：內閣方面特地產生一個農民部（一八八一）；用很大的財政上的實惠，幫助葡萄園藝家（一八七九）；議院裏常常票決用款補助蠶絲，亞麻，苧麻的生產以及馬的繁育，國家方面允許農人組織消費合作社（一八八四）；互惠的銀行和保險公司也組織起來（一八九四）由政府保證幫助農民；農業學校也開辦了；又實行關稅保護的制度，嘉惠農業品的出產，尤其是麥和甜菜的出產，在一八八五年頒行了一條法律在一八九二年關稅法內完成這種制度。因此法國在一九一三年農產品價值達到一百一十幾萬萬法郎，而在一八〇〇年到一八六〇年間每年的價值祇由四十萬萬法郎增加到六十萬萬，由此可見上面政策的功效了。但是同時法國工業的滋長比較農業的進展還要明顯，工廠裏的機器的數目，從三萬座增到九萬座，就馬力方面講，從八十七萬馬力增到八百六十萬馬力，相差有十倍之多。煤的出產當從前兩倍，而生鐵的出產當從前的六倍。雖是法國工業的主要市場就在國內，然而出口貨物也較前增加到百分之廿五。一八九二年加高關稅的政策，不但保護農業，同時也保護工業的出產和銷售。

第三次共和國積極施行殖民政策，掠奪弱小民族的富源，以培植它自己的資本主義。在前我們已經提到過法國殖民地膨脹的情形了，現在祇要叙三件事實：第一，在一九一四年左右法國在非洲，印度，中國和太平洋的亞齊派拉果島（I. Archipelagos）等處，獲得新殖民地，就使除掉美洲和印度殘餘的殖民地外，法國的領土和人口的地位僅次於不列顛帝國；第二，在一八七九——一九一三年間，有相當法國全領土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土地和人民受共和國的保護；第三，法國和殖民地每年間貿易，在這個時代

，從三萬五千萬法郎差不多增到二十萬萬。這許多殖民地不但供給法國資本家許多好市場，銷售他們工廠和田地的出產，而且給他們許多利益優厚的巨大投資的地方。因此法政府常派遣陸軍，及強大的海軍（噸位和武裝僅次於英國）用來維持殖民地的秩序，必要時保護它的資本家，收回投資款項的安全。

作成第三次共和國的殖民政策的動因，自然不僅是商業。宗教也有一部分在裏面，天主教的僧侶向非信徒和異教徒衝突的時候，常仗法國的國旗和軍隊的保護，關於這一點他們和商人是同意的；掉轉來說，這些商人在國內極反對宗教家的，但是在殖民地方面覺得一般教士能使得土人沐西方的文明，到也很有用處，因此他們在殖民地反能容納宗教家了。還有一件更有操縱能力的動因，就是國家主義，因為國家主義在法國非常普遍。法國從十六世紀起，就有很光輝地探險和殖民的歷史，不料在德人手中減少許多國際間的威信而又失掉歐洲兩個富足的省分，結果自然要把野心和能力送過海外，到其他大陸方面去求發展。在國內是屈服了却想在國外尋着安慰；帝國主義的功用最能統一國家。資本家和宗教家引着路，而一切愛國的人民，就跟着他們跑了。第三次的共和國自誇為歐洲政治的民主主義的先進，而用它全部政策驕傲地任意地統治其他方面的『劣等』民族。

用了殖民主義，關稅保護政策，國內農工商業的發展——一切總用軍國主義來維護的——法國的財富在第三次共和國的下面增加得異常之多。法國資本家的投資，不僅限於國內和殖民地方面，在大陸方面他們也是最先的貸金家。

法國受了工業革命的影響，所有增加的資財并不是平均分布的，仍然有許多平民做着長時間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資，終日在城市裏，礦坑裏作苦工，犧牲了畢生的幸福。第三次共和國并不曾減少平民階級的數目，不過制定幾件條件，救濟他們的厄運。現在要走到社會政治方面了，在全時代中，又映入新的氣象，共和黨執政者受了三種動機的感動：第一，許多中等階級的公民存着公民待遇的觀念，有時又屬了一種理想，以為工人階級的健康也是國家的寶藏；第二，他們對於社會主義有一種畏懼心，寧願用一些條件嘉惠工人，省得將來反要被迫完全承受社會主義者條件；第三，他們在政治方面，要求工人們的幫助，反對君主黨和宗教家。當定社會律法的時候，有時為着上面動機中的一種，有時候三種動機都有。

五、共和制下各種法制

第三次共和國的社會律法，從一八七一年起至一九一四年止，大約有下面幾種：(一)一八九二年的大律法(以後在瑣碎的地方修正了幾處)包括女工的僱用；禁止僱用十三歲以下的兒童作工；規定一切工人每天工作至多十小時為限；禁止在星期日繼續工作，有幾種不在此例，但是也需在這個星期裏另定一天作為休息日；又規定精細的條文，限制礦裏的工作。(二)一八九三年律法(在一九〇三改正過一次)適度地規定工業建設中工人的衛生和安全事項。同年另外一條法律中保證工人和他們家族免費醫藥。(三)一九〇〇年的律法，規定店主僱用女子和兒童必須備置坐位，同時伸張許多工廠律直接適用到零售

的店家。(四)一九〇五年的律法，規定礦工每天工作至多九小時；一九〇七年的律法，更減做八小時的組織，對於工人組合的活動，承認全部加以保護和贊助；結果在一九一三年左近，法國的工團的數目有一萬二千，至少有二百萬團員。有許多僱工事務所，圖書館，保險金，甚至於還有職業學校和工業學校。(五)一八九二年的律法制定一種辦法，凡僱主和工人間爭論不已時，由官方隨意地和解處斷。(六)一八九八年的重要律法規定凡工人因工作而受損害，僱主應加補償。(七)一九一一年養老金的制度，在法國方面力行起來，除鐵路上的職員，礦工，水手已有特別規定外，一切工人皆包括在內，並且包括家庭的僕役和田傭；這種制度是強迫的合助的，加入的款項由工人，雇主和國家共同擔負。

第三次共和國能得到成功，並不僅是因為對待工人存了『社會的正義』，同樣也因為它反覆地用條文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自由』是伸張了。一八八一年的法律(二十年後曾修改一次)，規定開會的權利，無庸先得政府的允許，同時規定言論的完全自由。

同時又頒行一條法律確定出版自由，這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出版律；凡出版物有和法律抵觸的情事時，應受陪審員的審理；關於印載不應有的意見的責罰廢除了，在禁律內祇有毀謗，損人名譽，誘人犯罪和幾種不確的新聞。第三次的法律就是有名的一九〇一年的集社法，法中規定結社的自由，祇要通知行政當局，就可以結任何的團體，不遇違反法律和破壞公共秩序和道德的會却在禁例。祇有天主教僧

侶的集會，不適用這條法律。

第三次共和國又順應時代的潮流，採用許多人道主義作律法，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四年間，有五十多條法案，包含重要的刑律的修正；用更科學的理想，處理罰條，而對原告，更持審慎的態度。除此以後，更有一八九九年的重要律法，不但給予受虐待或遭蔑視的兒童一種更周詳的保護，而且更正拿破崙法典，減低父親在家庭中的權力。其他方面如離婚的事件在法典中曾准許過的，在一八一六年受宗教的影響廢除了，到了一八八四年重又恢復起來。

在第三次共和國政治之下，反宗教的進行，比經濟的進行還要明顯，在一八七七年共和黨得了政柄之後，這種趨勢就盛起來，甘必大在此運動中，也居着領導的地位。在那個時候，政治方面，把君主黨和宗教家差不多看做一樣東西。結果全國君主黨的官吏完全罷斥了，宗教家在地方政府中的勢力，也大受打擊，不能再有像以前那樣的地方政府，供他們利用，謀宗教家和君主黨的利益了；從此一切州長和縣長，總成了許多強有力的反宗教運動的中心。

宗教家和共和黨人鬥爭的最初而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教育的問題。天主教會在一九世紀的前半期，仍舊握着卓越的兒童教育權，到拿破崙第三時代，教會的教育權格外增大。現在共和黨人以爲教會學校，是君主黨宣傳的發源地，而民主主義責任，尤應當使得教育方面，不帶任何特殊的宗教的彩色，因此他們決意削奪教會的教育權。換句話說，共和黨人所維護的是一種『超然的』學校，而宗教家又以

爲這樣是不信上帝的，不道德的。大部分經過布易松 (Ferdinand Buisson 1841)——他是一八七九到一八九六年的初等教育的指導——的努力，產生了一種新的教育制度，漸漸實行起來，最重要的律法是一千八百八十幾年，共和國的教育部長斐理 (Jules Ferry 1832-1893) 頒行的。所謂斐理法，在法國建立一種初等教育制度，差不多完全以美國教育制度做基礎；強迫全國兒童到學校裏就學，至於到公立學校或私立(教會)學校就學由家長自行決定；祇有公立學校受國家財政的維持，公立學校中，不能延用教士教授，并不得受宗教的課業。

共和國除改革教育制度外，又回復十八世紀時僧尼不得同居的法律，又訂行庶民 (非宗教的) 結婚和離婚的律法——全是八十幾年訂定的——因此引起宗教家嚴重的反抗，差不多全部的宗教家，都直接做君主黨的工作，來破壞共和國。

在千八百八十多年的後幾年，君主黨的宗教家，差不多已經把共和國包圍起來了，這件事和布郎格爾 (Bonaparte) 的亂子很有關係。原來當共和黨人因爲國防重要，所以擯斥君主黨的官吏時，並不會把握兵權的君主黨除去，結果軍隊方面多由君主黨人主持，這樣從性質和訓練方面講，都是狠能危害共和國的。布郎格爾 (一八三七——一八九一) 本人雖在軍隊裏做將官，其初却假裝一個強烈急進共和黨，於是在一八八六年就被任爲軍事總長。他曾說過對德『復仇戰爭』的話頭，於是在法國很得一般人的同情，於是他漸露出一種野心，要做波那帕脫將軍的模樣了。於是他失却同僚的信任，被排出內閣

(一八八七)而他就任軍隊中以及國中各處聚集奧蘭斯派，帝國的君主黨人，同時保留特別愛國的人民的熱烈表示，就在這時候格萊維的女婿犯了私售大勳章的罪，因此布郎格爾一派的人，都振振有詞地說共和黨政府全部腐敗，而不愛國到毫無希望的田地。雖然議院共和黨的大多數勸格萊維辭職，(格氏剛被他們選出作繼任總統)，雖然另舉沙狄加爾諾(Sadi Carnot 1837-1894)他的祖父就是很有名的加爾諾在大革命中組織國防委員會的)繼任，布郎格爾黨的運動仍然不停歇。一切和議院制的民主反對的分子都聯合了起來，擁護布郎格爾做一個陸軍的迪克推多，澈底修改現行的憲法。這位剛勇的冒險家離去了軍隊，就由幾州選做代表，到了巴黎方面，又得大多數的推選居在首領的地位(一八八九一月)。

布郎格爾將軍的野心，雖和波那帕脫將軍的野心差不多，然而他的能耐和拿破崙相比，真有天淵之隔了。假使他乘着選舉勝利的時候，趕快地用武斷政策解散議會，共和國定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他祇是一個口出大話的說客，並沒有任何建設的計劃。他讓機會錯過了，又當共和黨閣員預備告發他叛國的時候，他又沒有膽量用武力解決，於是為保個人的安全起見，逃到比利時去了。在一八八九年選舉中，布郎格爾的擁護者祇獲得三十五席，而共和黨各派在危險聯合起來倒得了三百六十六席(全數五七六席)占着大多數。一八九一年布郎格爾在不魯捨爾自殺，擁護他的一班人，因為再沒有什麼幻想及利益了，他們自己又互相爭論起來。

布郎格爾的亂子所生的結果，也有可以說的：第一，大家的意見中(不問是法國還是外國)共和國是

再沒有疑問的了；傾覆第一次第二次共和國的武斷政策，在第三次共和國中消滅了。第二，現在有一種趨勢減少侵略主義而在軍隊中也實行共和化了；一八八九年頒布新律縮短常備兵役的年限，從五年減到三年，以前免除的人一定要尋職業服務一年；許多君主黨軍官都罷免，完全用共和黨繼任。第三，君主黨的人因為波旁家和波那帕脫家的人總沒有能為，因此也和解下來。最後宗教家却受極端的痛苦了——甚至於教皇利奧第十三，在一八九二年送給法國教會一封有名的信，教他們對共和國停止攻擊，承順接受這種新式的政府，利用它以便獲得有利益於教會的律法。法國小部分的天主教徒聽了教皇的勸告也加入共和黨，但是大多數的教徒對宗教的熱心，勝過他們的知慧，比較教皇更具一種不屈的態度，他們仍然和君主黨聯合一起，在種種方面和共和黨苦鬥。這些宗教家在政治戰略方面，把階級破壞了，這是後來反宗教運動勝利的大原因。

六、共和制度大穩固

布郎格爾運動過去未久，君主黨宗教家又作一次的努力破壞共和政府。彼時有一位特魯蒙 (Eugène Drumont)，是一位有名的著作家，著有一部很通行的書，名叫猶太的法蘭西。這本書是一種很厲害的反閃族 (Anti Sinitic) 的工作，裏面痛論猶太財政家在第三次共和國政治方面的勢力，他在一八九二年在巴黎創立一種誹謗的報紙，猛烈強向各方面要求成立一種『國家的』聯合，抵抗猶太人。這種報頗得工人們的友視，因為它對他們說真正壓迫工人的，就是那些政治上占勢力的猶太資本家。他自抱

奮勇地擁護天主教，責備共和政府爲猶太人而制非宗教及反教會的法律。他機巧地說，猶太人對於法國陸軍的建立，很有計謀，他們實際上是和他們血統相近的德意志人做好細，想由此激動法國人的愛國心，除去猶太人在軍隊裏的勢力。反閃族的呼聲漸高，君主黨利用時機把種種不同目的的各派拉攏起來，組織一個單獨的國家主義黨，趨向於推翻共和國中的『中等階級和猶太人』。在一八九四年有兩件重要的事，助長這種運動：第一，財政方面因爲開鑿巴拿馬運河，連帶發生一種不名譽的事，有幾個猶太的銀行家，和共和黨的代議士同被株連；第二，當時傳出一種消息，說有一位猶太的礮隊長名叫特來富（Alfred Dreyfus）和軍隊長官很親近，而本人在政治方面又是一個共和黨員，這次由軍法會議斷定有私售軍事秘密給德人的罪，結果他被褫奪公民資格，罰到戴維爾斯島（Devies Id.）作苦終身。在這方面似乎可以看出特魯蒙的話，是確實的了；反閃族運動於是很快的滋長起來。

巴拿馬運河的事件一直沒有法子解釋，但是不多時候特來富事件又有新的發展，在政治方面倒比巴拿馬事更引人注意了。一八九七年警夸爾大佐新任法國陸軍偵察長，也是一個共和黨員，他斷定特來富實在是冤枉，真犯罪的人是愛司台哈齊少佐，是一個有錢的軍人而是一個明白的君主黨。但是長官們囿於法國陸軍的『榮譽』，堅持維持原判，因此有組織的軍隊的勢力傾向反閃族運動方面，結果愛司台哈齊被開釋而警夸爾倒反討了一場沒趣（一八九八）。小說家所拉（Zola）爲特來富訟冤，刊印特來富案中各人破壞的罪狀，揭破反閃族的印刷品和僞造陷人入罪的公文，並責軍隊的長官贊助判決的失當。

所拉隨即被判誣讞的罪，而他的一封公開的信，倒把法國人民對這件案子的意結晶起來。一方面叫做『反特來富派』——君主黨，宗教家，軍官，恨猶太人的人們和許多工人；另一方面叫做『特來富派』——各派的共和黨連着些社會主義者，他們同樣怕民治主義的墜失。

所拉熱心爲『特來富派』勝利的先聲，後來僞造公文的君主黨人中有一人自認隨即自戕，愛司台哈齊又逃出法國，於是這件案子水落石出了（一八九八）。第二年法國最高法院命令特來富受新的軍法會議在倫奈（Rennes）重審，當時受『反特來富派』的影響仍然很深，軍事會議仍然判決他有罪，不過爲的『情有可原』所以他送到總統面前，由總統去曲宥他。反閃族運動很快地崩裂了。特來富受了培（Loubet）總統的寬恕；到一九〇六年最高法院，宣布取消倫奈的判決，并令特來富重到軍隊裏服務。特來富晉級大佐，并獲獎大勳章。譬夸爾也回任了，到一九〇八年做到軍事總長。所拉死在一九〇二年，由國家舉行國葬（在Partheur裏面）。

特來富事件的結果，和布郎歇爾的亂子相同，不過前者更確定一點罷了。第一，君主主義完全破壞而又喪盡信用了。第二，共和黨的各派和社會黨鞏固地聯合起來，他們在議院中永遠占大多數而領導共和國的一切政策。第三，派了許多共和黨人做軍官而軍隊全入共和黨的掌握。一九〇五年又重訂法律，把常服兵役改爲兩年，並且無論何人不得免除兵役。最後那些宗教家參加反特來富派，自然是誠心相信特來富是有罪的，但是到了現在祇有教會是共和的敵人了。然而有名望的和有職業的宗教

徒同君主黨聯合了三十年之久，在失望和厭惡中仍能維持原來的反教會法律，不可說不是幸事了；這也是第三次共和更鞏固而更得民衆信任的原因。

宗教中反抗共和國的主謀的首領總是些『正式教士』——各種教會的僧侶，耶穌會徒，兄弟會徒，法蘭西會徒等等——多掌着許多教育和慈善事業，還有許多——如有名加杜斯 (Carthusian) 的僧侶——往往經營工商業。但是他起首就遭一個打擊，一九〇一年的結會法中，規定法國全境中非得政府的特許，不得設立教會，並且所有僧侶概不得在學校授課。這件法律嚴格執行起來，對一般未經允許的教會，概不容情，所以兩年間成百的教徒在法國立足不牢，逃到西班牙，比利時，英國，美國等處去了，而一萬所教會學校因此閉歇。這件法律虧着反教會的內閣總理科姆 (Emile Combes) 的維護，方纔有這樣的成效。到一九〇四年科姆又頒行一條法律，限令一切教士，不論曾否受國家的允許，概不能享有私家教授的權利，限十年內全部執行。

但是到了此時，維持學校又感困難，師資既感缺乏，而訓練這種人才又需長的時間，而維持的費用又比教會學校所需的多。雖是這樣；公共非宗教的學校一時興起，所以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間，法國兒童在公共學校就學的有四百五十萬，而在教會學校就學的祇有一百萬了。

同時科姆又想議院裏提議廢除規定政教關係的憲章，恰巧有籍口的地方了，一九〇四年新選的教皇皮奧斯第十拒絕法總統和意大利王相會。五月中議院裏的社會黨領袖蕭來 (Jean Jaures 1859-1914) 想

設法報復教皇干預法國的外交。外交總長戴加西 (Ferdinand Drouin 1852-) 主張撤回駐教廷的法國大使。那時少年的社會黨白利安 (Armand Briand 1862-) 已經露頭角，就在議院中提出政教分離案，其時外交方面和教廷已經決裂了，於是經長時間的辯論，到底在一九〇五年年底制定法律，實行政教分離。

在一九〇五年的政教分離律中，一八〇一年的憲章正式廢除了，信教的人總立在普通平面上，可以建立一個俗人會以便公眾的信仰，而國家方面不復擔任支付薪金。在過渡時代，凡教會中人年紀在四十五歲以上服務二十五年以上的，由政府發給養老金。其餘教士由政府每年給以恩俸，從四年到八年。以前教會的一切建築物，經清查之後或永遠給與宗教的會社作公共的禮拜堂，或暫時給與以前的教士居住。自此以後教會方面，儘管自己管理門內的事，國家概不干涉。

但是教皇和許多知名的教士，對於分離律仍然覺得很不滿意。因為在準備中不會得教會當道的同意，又不曾和其他黨派商議選自強斷獨行。律中有使俗人執掌教務的規定，實是違反教規；而沒收教會的產業，尤為不在情理。因為這許多緣故，教皇披烏斯十世不准教士奉行這種法律；而法蘭西方面，通共不會有公共信仰的會所的建立。

法蘭西天主教會就這樣爭執了兩年之久，當時一般極端的反教會派，主張封閉教堂建築物永遠停止宗教的禮拜，而一般忠實的教士又誓死護教；於是白利安的努力，想出調和的辦法，在一九〇七年制定

法律，規定教堂和一切裝修，用具，讓給信徒和教士居住和做禮拜的用處，如有特殊情形，也可以賜給教士，永遠執業。換句話說，教士們雖然不能參與政事，及受公家的幫助，而自己的事可以隨意處理，繼續和教廷相和協。並用教堂作爲禮拜的場所。

法國的天主教徒，在一八一——一九〇七年間，完全失却國家經濟的幫助，結會權和教育權也被剝奪，甚至於不能免兵役和抽稅。他們失敗的原因，不但是由於懷疑派和無神論者的興起，實在也由於他們政策的錯誤。經過長時間的奮鬥，而一般教士處到一個新的地位，逼着遵守民治主義的原則如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結會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這種或許教會裏面革命的預兆，使得將來教會中含比較幸福的民治精神。然而法國天主教會，雖受種種的法律限制而在一九一四年中，他們的勇氣和決心，仍然有增無減。不過在平等的呼聲中，教會的反動權勢，是愈過愈微，共和的精神，就日趨於穩固了。

這就是法蘭西經過無限的犧牲，所得到的一點相當成就。

附錄一

法國憲法變遷的概況

法國政治上的改革，以法國大革命爲樞紐；現在的法國政府，就是大革命的產物。所以討論現在法國政府的組織，應當先看一看革命以前，法國政治的大概情形，以及從革命起到『第三次共和』成立止，這八十餘年間政治上所經過的主要變遷。

革命以前的政治情形——革命以前，法國政治制度的要點，可以分作四層去說明。第一層，那時候的政府是君主專制的；君主獨攬大權，不受限制。從十二世紀的後半期，腓力奧古斯都(Philippe-Auguste)以後，君主權力逐漸膨脹，到了路易十四(Louis XIV.)，王權之大，可以說是登峯造極。在十七世紀的後半期，大僧正鮑雪哀(Bossuet)倡『君權神聖』的學說，很受路易十四的恩寵。1770年，路易十四頒布一道上諭說：『朕是受命於天的；製定法律的權力爲朕所獨有，一切臣民都要受朕所製定的法律的指導和裁制。』王權之大，於此可見。

第二層，各地方的行政長官，都是由中央政府所簡派的。就中最主要的是各省(Generality)的巡按(Intendant)，和各巡按所管轄的委員(Subdelegues)地方行政長官受指揮於中央政府的『大法官』(Chancelier)，度支總監，內務府大臣，外交大臣，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中央政府的『樞密院』(Conseil

du Roi) 就是這六個人和幾個勳貴所組成的。一七八九年時，樞密院議員約共有四十人。樞密院的權力很大，是全國行政的中樞。一切行政官員，都不受人民的節制，對於人民不負責任。當時雖有『地方自治』制度，但是也不過有名無實而已。

第三層，中央政府中又有議會，叫作『三級議會』(Etats-Generaux)，分爲三院：一院代表貴族，一院代表僧侶，一院代表『中級人民』(Bourgeois) 或第三階級 (Tiers-état)。貴族僧侶互相聯絡以抑制平民；一切議案的能否通過，完全由貴族僧侶所主持。議會開會的時期，沒有一定。有時許多年纔召集一次。一六一四年以後總未召集；直到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六因爲中央財政奇窘，打算加稅，這纔又召集了一次。議會毫無實權，僅能向國王呈遞條陳而已。

第四層，那時候的政治制度完全以『不平等』，『擁護貴族的特權』，作原則。政府爲所欲爲；不但可以常變法令，而且同一的法律，對於貴族是這樣的講解，對於平民又另有一個講解。人民的自由是毫無保障，官廳隨便發一張『印文』(Lettre de Cachet)，就把這無辜的良民，捉到獄中，拘禁起來；拘禁之後不能立即被審，直等到審判官覺得方便的時候，纔去審訊他的案情。至於稅賦方面，僧侶僅僅繳納小小的一點『贈禮』，就可以免納全部的賦稅，有時連這小小的贈禮，也不繳納。貴族所應繳納的稅款，也是很少；並且還常常的拖欠不給；所以國家一切的費用，均從平民身上去剝削。貴族享有特權，不但高官貴爵都歸他們專利，並且按照封建時代的習慣，他們還能任意的魚肉鄉民。

政治的自由主義之發生——那時候的政府，這樣的專制腐敗，民不聊生；所以引起人民的反動。有許多的學者，如孟德斯鳩，福祿特爾，盧梭諸人，就著書立說，鼓吹『政治上的自由』，這種書籍，在那時皆叫作『哲學』。這些名人的著作，不但注重在破壞方面，打算推翻當時的政府；並且注重在建設方面，打算用『理性的法則』，按照『正道』去改造社會（政府也在其中）。他們在政治上的主張，彼此是大不相同。福祿特爾和『重農派的學者』以為君主專制仍應繼續存在，不過作君主的應當用他的權力去謀社會上和經濟上應有的改革。孟德斯鳩誤解了英國政府的組織，以為英國政治的優點，在乎立法，行政，司法，三個機關的分立；於是他就作了一部法意，排斥法國的專制政體，主張三權分立；但是他仍以爲像法國疆土那樣的廣大，不可無強有力的君主去統治。盧梭的平民思想較爲發達，他作了一部民約論，他以為在太古的自然狀況中，人是無憂無慮，無所謂『社會的組織』。他用這個概念作根據，就想到政府的起源，是由於人民甘心願意所訂立的契約；於是他的學說是：主權的處所，是在『政治的團體』中，法律是民意的表現；政府是人民所建設，受人民的委託，去施行法律；理想的國家應當由人民直接去辦理政府中一切的事務；假如國家的領土較大，就不得不設有一種代表制度，由人民選出幾個代表，來代辦行政事務，但是這些代表是各個人的代表，不是某團體或某種特殊利益的代表，與英國所行的代表制度不同。

以上種種學說，都足以代表法國當時多數人民的思想，所以在政治史上，很占重要的位置。法國

所以能起革命，這種學說力量居多。

舉凡『限制君權』，『三權分立』，甚而至於『主權在民』，種種的學說，都不是法國哲學家所特創的。從希臘的亞理士多德 (Aristotle) 以後，主張這種學說的人，很是不少。不但如此，且在十八世紀時，法國的『政治哲學』，大部分是從英國輸入的。英國立憲政體，在彼時已竟發達了好幾百年，論立憲政體的書，也出有很多種，彼時法國的學者，因久困於專制政體之下，所以奮起而研究古代及當代各國的政治。有幾個政治改革家，如盧梭，馬伯理 (Mably) 諸人，以為古希臘羅馬各共和國足以效法。但是大多數的法國學者，都採取了英國的政治觀念。孟德斯鳩和福祿特爾曾經旅居英國，熟悉英國的生活和制度。英國著作家中，對於法國十八世紀的思想家，最有影響的，就是洛克約翰 (John Locke)。所有法國人的學說，如『社會契約』，『政府權力應當有限』，『三權分立』，『主權在民』，『人民有拒絕暴君的權利』，以及『人民的自由，生命，財產，都不可侵犯』等等的話，皆是洛克所說過的；不過法國學者並非純用洛克的學說，毫不更改，却是取洛克的學說，又加以引申，遂更覺透澈了。總之，在十八世紀的後半期，英法兩方面的『自由主義』，如同兩條河水，合流以沖擊法國專制政體的垣牆，為日既久，牆力不支，自然傾圮。所以革命起事以後，王室終歸失敗，民治政府代之而興；歷數十年之艱苦，纔造成現在法蘭西共和國。以下即略述這數十年間，法國在政治上主要的變遷。

革命時代的憲法

法國人民，驟然斬斷了政治上的羈絆，遂入於試驗的時代；國內情形，極不穩

固，政治組織也屢屢改變。從革命起事以後；八十四年之間，把憲法改了七次，除去『第三次共和』的憲法以外，其餘的憲法沒有一個實行到二十年之久的。但是每次的憲法，都給法國人民增加些政治上的經驗，所以我們在討論法國現行的憲法以前，應當把這幾種憲法的要點先約略說明。在這七種憲法以前，又有一篇人權及公民權宣言書，這篇宣言書在現代法國的政治上，也很占重要的位置。

人權及公民權宣言書——我們已經說過，路易十六在一七八九年，召集過一次三級議會。這個議會，在開會以後，就和路易起了衝突；自行改組，更名『國民會議』(Assemblée Nationale)，起草憲法。一七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國民會議遂公布一篇人權及公民權宣言書。這篇宣言書在法國的勢力，差不多同大憲章(Magna Charta)在英國一樣。在理論上，有許多學者說這篇宣言書到現在不能有法律上的效力。但是實際上，法國人民卻把這篇宣言書當作立法，行政的根本原則；法國歷次的憲法，以及一切政治上的組織，處處都受他們影響。他的主要條款就是：(一)一切人民，生來就是自由的，並且終身自由；(二)人的權利都是平等的；(三)一切『政治組織』的目的就在於保衛『天然賦有，不可削滅的人權』；所謂人權，就是自由，財產，平安，抵抗壓制；(四)主權在於國民全體，無論何人除受國民直接的付託以外，不能掌有任何的威權；(五)所謂自由，就是可以去作一切不妨害旁人的事；(六)法律是人民公共意思的表現，無論何人，或親身或派代表都有權利去參與立法的事務；(七)法律對於一切人民

，或保護或懲罰必須一律。這篇宣言書不但是法國民治觀念發達史中一個最重要的事實，並且還是現代政治上的根本原則。

一

革命時代三種憲法——革命的初期，有三種憲法先後成立。第一種是一七九一年九月三日由『國民會議』制定，至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革命軍起事時廢止。第二種是一七九三年二月十五日由『憲法會議』(Assemblée Constituante)制定，未見實行。第三種也是憲法會議制定的，自共和三年果月(Fructidor)五日(即一七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起實行，至共和八年霧月(Brumaire)十八日(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崙的『專政制度』(Coup d'état)成立後廢止。第一種憲法是採用君主立憲制度，內中要點是各部大臣可以被彈劾，設立一院制的立法院共有議員七百四十五人，任期二年，由人民間接選舉。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是共和的憲法，且甚趨重於民主主義；其要點是(一)設立一院制的立法院，議員是由成年人間接選舉，任期一年。設立『行政會議』(Conseil Exécutif)共有會員二十四人，先由各州的公民會議(Assemblées Primaires)選定選舉人，再由立法院從各選舉人所指定的候補人中，去選定二十四人為會員。(二)一切擬定的法律，皆須交付『公民會議』去表決，然後纔能實行。這憲法制定後，雖然得人民的批准，但并未實行。一七九五年的憲法也是共和的憲法，把『立法權』付與兩院制的議院；一個叫下院，叫作『五百人會議』一個是上院，叫作『長老會議』。下院有提出議案的權，下院所議決的議案

，送到上院；上院可以贊成，也就可以批駁，但是不能修正。兩院議員皆由人民間接選舉，任期三年，每年改選三分之一。設立執政部 (Directoire) 管理行政事務有『執政官』五人，由下院指定兩倍的人數，由上院選定。執政官任期五年，每年改選一人。這一種憲法與從前那兩種的主要異點，就是設立兩院制的立法院。兩院的制度，傳到如今，仍爲多數政治改革家所反對。

二一

拿破崙時代的憲法——一七九九年的憲法，是拿破崙和西哀斯兩個人所起的草，此外有兩個委員幫助他們；以後又略加修改，就成爲拿破崙當權時代的根本法律。這憲法中所規定的政府計畫，在起草人原來的立意，是否打算借着他去實行專制，我們現在雖然不能斷定；但到後來實行以後，確是變成了這種情形。這憲法廢去從前兩院制的議院，把議院的職權分歸四個機關掌理；一個是『議會會』(Tribunal)，議員一百人，任期五年，討論一切建議案，但是沒有表決權；一個是『立法院』(Corps Legislatif)，議員二百人，任期五年，表決一切的議案，但是沒有討論權；一個是『參議院』(Senat)，議員八十人，終身在職，審查立法院所通過的議案是否與憲法相符，兼管選舉『執政官』(Consul)；還有一個是『參政院』(Conseil d'Etat)，受執政官的意旨，預備議案，提交『議會會』。行政事務歸二個『執政官』所掌管，由參議選舉出來的任期十年，可以連任。按照憲法的規定，『首席執政官』(Premier Consul) 權力最大，其餘二人，不過備位而已。拿破崙被選爲『首席執政官』，遂得有管政務的全權，於是威勢漸漸

增加。至一八零二年，遂選作『終身執政官』；一八零四年改稱皇帝；在位僅及十年，卒至一敗塗地。

四

欽定憲法——一八一四年拿破崙退位。五月三日路易十八(Louis XVIII)復辟。六個星期以後，公布了一種新憲法，這新憲法是由國王的代表三人，參議院議員九人，立法院議員九人，公共組成委員會所制定的。這憲法顯然是受了英國的影響；打算按照英國的模範，造成一個自由的立憲君主國，法國模仿英國的制度，組織內閣，也是從這時候起始的。國王有頒布命令，簡派官員，宣戰講和，締結條約，以及提議一切立法議案的權力；但不得國會的通過，不能徵收賦稅，各部大臣不但可以被彈劾，且須負責，採用兩院制的國會；一個是貴族院，議員是國王簡派的，或是世襲，或是終身在任；一個是代議院，議員是從各州裏選出來的，任期五年，每年改選五分之一。國會沒有創造議案的權力，但是兩院都可以向國王呈遞條陳，請求國王交議某項的議案。憲法中規定代議院議員選舉人的資格，但未規定選舉的方法。所以一八一七年，又制定一種選舉法，彌補這個缺點。按照該選舉法，凡年在三十歲或三十歲以上的男子，每年至少納直接稅二百佛郎(Franc)的人，至選舉時，都要聚於本州的首鎮中，用『全區投票法』(Scrutin de liste)選舉本州在本次所選出的議員。到一八二〇年，又把議員的人數從二百八十五人加到四百二十人，改用『縣』(Ar-rondissement)作選舉區域的單位，每縣選舉議員一人，共選出二百五十八人；其餘一百七十二人，仍在各州的首鎮中，由本州內每年納稅最多的人投票選舉

。於是全國中約有一萬二千人，因財產豐富，每人就有兩個投票權。一八二四年，又把議員任期改為七年，每七年全部改選一次。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結果，查理第十 (Charles X) 退位，國會選派一個委員會修改憲法，以增加人民的自由。新君路易腓力 (Louis-Philippe) 也就承認了這個新改訂的憲法。新憲法的特點就是把憲法『前題』(Preamble) 中，『欽定』的字樣削去；禁止國王用命令停止法律；規定上下兩院都有創造立法議案的權力；貴族開會必須公開；下院任期仍改為每五年全體改選一次。一八三一年，又制定一種法律，禁止國王添設世襲的貴族。後來又把選舉人年歲上的限制從三十歲改為二十五歲，財產上的限制從年納直接稅三百佛郎改為二百佛郎，對於幾種『職業人』改為一百佛郎。於是選舉人的數目增加一倍，也不過占全國人口百五十分之一而已。總之，此時的政府，並不是真正民治的政府，不過是中等社會裏邊擁有財產的人民所組織的政府，以謀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已。

五

第二次共和及第二次帝制——一八四八法國又起了革命，推翻王室，設立臨時政府，宣布共和。用直接成年的選舉法，選舉代表，組織『憲法會議』(Assemblée Constituante)，以便制定新憲法。所選的代表共九百人，就中約有八百人是和平派的共和黨人。憲法會議就於一八四八年四月四日，在巴黎開會，先由委員會起草憲法，——起草委員共十八人，——然後交大會討論，至十一月四日纔把憲

法通過，同意有七百三十九票，不同意的祇三十票。

一八四八年的憲法，規定法國是永久的共和國，主權在人民，並聲明『三權分立』是由政府的第一要件。設立一院制的國會，議員七百五十人，每三年全體改選一次。凡年在二十一歲或二十一歲以上有公民權利的男子，都有選舉權。設總統一人，掌有行政權，總統由全國選舉人用『秘密投票法』直接選舉，須得有全體選舉人的大多數同意票，然後纔能當選。假如沒有人得到全體選舉人的大多數票時，——但投票總數最少也須有二百萬票，——國會就在票數最多的五個人中，選定一人作總統，總統任期四年，任滿後四年以內不得再當選。總統有提議法律的議案，任命文武官員，處置武裝軍隊，得國會的同意可以締結條約等項的大權。彼時各代表的意見以為總統權力雖大，但任期很短，且不許連任，或不致發生什麼危險，但是為時不久，又有很大的變動，發生出來了。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拿破崙第一的姪子路易拿破崙 (Louis Napoléon) 得到大多數的同意票，選作總統。一八四九年五月國會成立，議員中有三分之二是主張君主政體的人。此次所選的總統和大多數的議員既然多是新憲法的仇敵，新憲法又是草創成立，未能深入人心，第二次共和的壽命不能長久，已儘可以斷言了。路易拿破崙宣誓就職後，過了三年，他就效法拿破崙第一的故智，實行『專政制度』

(Coup d' Etat)。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一日，是拿破崙第一即位紀念日，在那一天的早晨，路易拿破崙遽然派兵逮捕許

多軍民兩界的領袖人物，佔領國會的議場；又派軍警看守各印刷局；宣布戒嚴；用擒賊擒王的手段，拘禁了許多反對黨的黨魁。然後徵求國民的意見，詢問國人能否信任他修改憲法。國民於十二月二十日投票，贊成他修改憲法的有七百四十三萬九千二百十六票，反對的祇有六十四萬零七百三十七票。此時第二次共和，名義雖存，但實際上已竟宣布死刑了。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四日公布新憲法。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路易拿破崙頒布了一個『參議院議決書』(Sénatus-consulte)，宣布恢復帝制，同意的有七百八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九票，反對的祇有二十五萬三千一百四十九票。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崙即帝位，改稱拿破崙第三。

拿破崙第三在一九五二年一月所公布的憲法本是共和憲法。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參議院議決書』把這個憲法略加改變，遂成爲帝國憲法。這憲法在實際上和拿破崙第一晚年所行的憲法相差無幾；施行十八年，至一八七〇年，第二帝國失敗後，廢止。按照新憲法。皇帝的行政權是無限的，有統率全國海陸軍，宣戰講和，締結條約，宣布特赦等權力。除皇帝外，無論何人不能提議立法議案，或公布法律。各部大臣對於皇帝負責。議院是兩院制：立法院議員二百五十一人，任期六年，用直接的成年人選舉法投票選舉；參議院是由『樞密大臣』(Cardinal)，海軍大將，旁的官員，以及皇帝欽命的終身參議員所組成的。參議院的性質就是樞密院，和皇帝相接近，所以很占重要的位置，立法院都沒有什麼實權。

那時候的政府，雖不是自由政府，卻也很開明的，所以國勢漸臻富強。但是人民不滿意的舉動也屢屢發現。在一八六〇年以後，拿破崙第三漸知服從輿論，政府的組織也漸趨於自由，取締出版物和限制政治集會的各项法律都不像從前那樣的嚴刻。一八七〇年四月，又頒布了一個『參議院議決書』，規定幾條重要的改革。第一，把參議院改成立法的機關，和立法院共同作事，給兩院以提出立法議案的權利。第二，各部大臣從前是完全附屬於皇帝，現在把憲法中此項的規定取消，這便是實行內閣制的前驅。第三，憲法非得國民同意，不能修改。但是此種改革成立過遲，歷時不久，普法就發生了戰爭，路易拿破崙被普國所虜，第二帝國即於此告終。

六

第三次共和的成立——普法宣戰以後，法國軍隊屢戰屢敗；九月一日，普魯士軍隊在師丹 (Sedan) 地方，大破法軍，拿破崙第三被擒。法國內政無人主持；甘必大 (Gambetta) 法夫耳 (Fovre) 和費理 (Ferry) 三人，乃於九月四日，率領國會裏邊的共和黨議員，到『市政廳』中，宣布恢復共和，組織『國防政府』(Gouvernement de la Defense nationale)，作為臨時的行政機關，竭力抵禦普軍。次年一月，普軍攻下巴黎，兩國暫時休戰；國防政府遂召集『國民會議』(Assemblée nationale)，以便由國民會議決定或繼續戰爭，或即講和。那時候無暇制新選舉法，於是就取一八四九年的選舉法，用成年人選舉制度，選出議員七百五十八人。議會就於二月十三日開成立大會於波爾多。

在這個時候，法國舊日的政治制度，可以說是蕩然無存；皇帝，參議院，立法院，各部大臣，全沒有了。國防政府在國民會議成立後，也自行解散了。所以國民會議就成了『國民主權』的獨一的合法代表，掌有全部的政府權力；主持國政五年之久，直到正式國會成立以後，纔宣告解散。

國民會議成立以後，由該會議舉出提爾作行政首領；然後議決向普魯士講和，派提爾去交涉。國民議會又把行政全權給與提爾，由提爾自行簡派國務員，以襄理政務。

法國此時除去外交事務以外，又有一個緊要的問題，就是：應當怎樣去建設永久的政府；因為彼時的政府，不過是臨時的共和政府。這個問題卻是很難解決。因為當時人民的主張不能一致，大概分成兩黨：一個是勤王黨，一個是共和黨。勤王黨又分為三派：一派是正統派，主張恢復波旁王室，奉一八三〇年所廢棄的查理第十之孫康保爾伯爵作國王。一派是奧蘭斯派 (Orléaniste)，主張恢復奧蘭斯王室，奉一八四八年退位的路易腓力之孫巴黎伯爵作國王。又有一派是波那帕脫派，勢力較小，主張拿破崙第三復辟。共和黨的勢力，在巴黎及法國西南部很是雄厚，他們的目的就在於設法防止勤王黨的進行。但在國民會議中，勤王黨議員的數目，遠過於共和黨，差不多是五與二的比例。這是因為當初召集會議的目的，在於決定向普魯士或戰或和。普通人民都願意講和，勤王黨主和，共和黨主戰；所以選舉的結果勤王黨佔勝利。共和黨人因為本黨在議會中的勢力薄弱，遂極力主張限制該會議的職務，僅能講和，無權去制定憲法。究其實，勤王黨人自相爭執，並不能合力去抵制共和黨。

內閣制度的起源——普法和約簽字之後，召集國民會議的目的算是已經達到。共和黨議員主張解散議會，另選旁的議會，去制定憲法。但是這個主張始終未見實行。在和約簽字以前，議會已經作種種的設備，去恢復國家的元氣；開會地點，已經從波爾多遷移至凡爾賽。他們不但不肯自行解散，並且決意去操攬大權，給全國設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同時又慢慢的担任制定憲法的事業。

在那個時候，提爾和他的國務員，應處在什麼位置，也是一件難解決的問題。科瑞司州（Corrèze）的議員李威（C. Rivet），在一八七一年八月間提出一件議案，主張提爾爲共和國總統，任期三年；假如議會不到三年而即解散，提爾也就隨着去職；各國務員應當直接完全對於議會負責。這個計畫顯然打算把英國的內閣制度，介紹到法國；使總統不負責任，而以各國務員爲負責任的行政長官。國民議會也主張建設內閣制度的政府，於是把李威的建設加以修改，遂於八月三十一日議決，稱提爾爲總統，各國務員對議會負責，總統也對議會負責，總統的權力，算是議會所賦與的。這個議案，普通叫作『李威的法律』。自此以後，總統的稱號已經確定，國務員負責的原則也明白宣布。這就是內閣制成立的起點。

勤王黨計畫的失敗——提爾本主張君主立憲的人，但是到了後來，他看見勤王黨分成三派，互相爭競，深恐法國在國勢衰弱的時候，再開得四分五裂，結果必不堪設想；於是他就改變宗旨，贊成共和。他以爲共和必能得普通人民的贊同；實行共和，或可免分裂的禍患。但是勤王黨大怒，很不滿意提爾

的改變主張。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九日，提爾派『國務員會議』副主席莒福爾（Dufour）向國民議會提出其和國憲法計畫書；勤王黨三派一致否決之，於是提爾被迫，至於辭職。勤王黨人以爲時機已到，乃舉麥馬韓大將作總統，麥馬韓是著名的老將軍，曾忠事查理第十，路易腓力，路易拿破崙三朝，是很贊成恢復君主制度的人。於是他們就作成一種混合式的內閣，以奧蘭斯王族的勃維格理公爲首領。正統派和奧蘭斯派互相聯絡，商議妥協，先立康保爾伯爵作國王，改稱亨利第五；康保爾伯爵無子，故須以巴黎伯爵作承繼人。這個計畫尙未見諸實行，他們兩派又起了爭端；就是，康保爾伯爵主張仍用白色國旗，白色旗是波旁王室歷代相傳的旗幟；奧蘭斯王黨主張用三色國旗。彼此決裂，一切計畫，遂成泡影。第三次共和乃得以保存。

奧蘭斯派和正統派既經決裂，雙方都希望暫延歲月，以待將來的時機。遂於一八七三年九月二十日，由國民會議議決委任麥馬韓作總統七年，並議決選定三十人，組織憲法委員會，起草憲法。此時王黨，都希望在這七年以內，如有機會，就可以實行他們復辟的計畫；但是這種機會始終沒有遇到。王黨也知道這樣的耽延，並不是長久之計，若輕易舉事，又怕難以成功；於是不得不與共和黨攜手。共和黨知道自己勢力薄弱，也情願讓步：於是雙方遷就，造成了一個『守舊式的共和國』。

新憲法的成立——『三十人的委員會』成立以後，即着手討論憲法的起草。用麥馬韓政府所提出的憲法計畫書作主要的根據，對於莒福爾在提爾辭職以前所提出的計畫書，也加以相當的注意。但是

委員會的進行是很遲慢的：廢了好多的時間，纔把草案作成，纔交國民會議。這個草案中所規定的，並不是共和國的永久計畫，不過是麥馬韓七年執政期內的政府組織方法而已。這個計畫擬定設立兩院制的立法院，去替代國民會議；等到麥馬韓七年任滿，然後再由兩院開聯席會議決定以後的辦法。這個草案送到國民會議以後，又耽擱好多時候，直至一八七五年一月，國民會議纔起首去作有統系的討論。

共和黨議員瓦郎 (Wollon) 在正月三十日，提議刪去『七年任滿後再議辦法』種種的話；主張在憲法中定明總統的選舉法，任期，連任，等事。他的用意就是使這個憲法，可以暗中作了共和政體的保障。他費去許多的事，纔得到三百五十三個同意票，不同意的票有三百五十二票，因為同意票多一張，他所提議的修正纔徼倖通過。這個修正案內並未敘述什麼原則，也沒有明定法國政體應當是共和；但是明定總統可以連任，意在言外就說明共和政體是永久的，不是暫時的了。國民會議把草案審查完畢之後，就在二月二十四日通過憲法的第一部分，規定參議院的組織；二月二十五日通過第二部分，規定『公共權力』的組織；七月二十六日通過第三部分，規定公共權力的關係；——這三項法律合起來，就是『第三次共和』的憲法。但是衆議員的選舉方法，以及參議員選舉細則；都沒有載在憲法上面；所以國民會議又廢了好幾個月的工夫，纔制成此項法律。一八七六年一月三十日，舉行參議員的選舉；二月二十日和三月五日，舉行衆議員的選舉；國會隨即成立。三月八日國民會議將一切職權移交新國會，然後自行解散；計共當權五年有餘。第三次共和國到了這個時候，纔完全成立。

附錄一

法國革命之際歐陸諸國年表

年 代	統 系	國 別	法 國	奧 國	德 國 (普)	俄 國	英 國
一七七四		波那帕脫家	路易十六即位	利奧波特第二在位兼德帝		羅馬諾夫 荷斯 丁 額多弗家	漢那瓦家
一七九二			路易十六受刑	弗朗西第二即位兼德帝			
一七九三			恐怖時期公安委員會				
一七九四			第一次共和政府成立				
一七九五							
一七九六						保羅第一即位	
一七九七					腓力維廉第三即位 普		
一七九九年			拿破崙為執政				
一八〇一						亞歷山大第一即位	
一八〇四年			拿破崙稱帝 路易十八即位				

一八一四	拿破崙被放至厄爾巴島						
一八一五	拿破崙被放至聖希利納						
一八二〇							喬治第四即位
一八二五	查理第十即位	斐蝶南第一即位				尼古拉第一即位	
一八三〇	路易腓力即位						維廉第四即位
一八三七							維多利亞女皇即位
一八四〇					腓力維廉第四即位 ——普		
一八四八	第二次共和政體	弗朗西約瑟即位					
一八五二	拿破崙第三即位						
一八五五						亞歷山大第二即位	
一八六一				維廉第一即位 ——德意志帝位			
一八七五	第三次共和						
一八八一						亞歷山大第三即位	
一九〇〇							愛德華第七即位

附錄三

法國革命大事記

年代

月 日

事 實

一七四八

孟德斯鳩的法意出世

一七五〇

福祿特爾的路易十四朝代紀事告成

一七六二

盧梭的民約論出版

一七八九

五月一日

召開全級會議

五月五日

全級會議集會於凡爾塞宮

六月二十日

發表網球場宣言

七月十四日

巴黎市民攻破巴士的獄

八月廿六日

發表『人權宣言』

十月五日

巴黎市民圍攻凡爾塞宮

十月六日

路易十六被逼移駐巴黎

一七九〇

二月四日

路易十六宣誓承認立憲政體

一七九一

四月二日

摩拉巴死

六月廿二日

法王及王后逃走，被追回

八月廿七日

德奧普聯合對法，發表辟爾尼茲宣言

九月

國民會議製訂的憲法完成

十月一日

立法會議成立

一七九二

四月廿二日

法國對奧宣戰

四月廿四日

馬賽革命歌告成

六月廿日

法王否決吉龍大黨的提案

七月十一日

立法會議布告全國人民，一致起來救國

八月十日

攻破推勒里宮，法王及王黨被拘並召集國民公會

九月二十日

法敗聯軍於法爾買

九月廿二日

共和紀念日

十二月十一日

臨時高等法庭開審路易十六宣告死刑

一七九三

一月廿一日

殺路易十六

二月一日

歐洲各國結第一次抗法大同盟，法英宣戰

三月七日

法奧宣戰

三月十日

屠拉文第城

三月十八日

奧軍大敗法軍於尼爾文登

三月廿五日

組織公安委員會

四月四日

都馬利撤退亡至奧地利

七月

恐怖時代開始

七月十二日

奧軍攻陷康狄

七月十三日

馬拉被刺

七月廿五日

奧軍佔領馬因特茲 (Mainz)

七月廿八日

佔領范蘭西尼 (Valenciennes)

八月廿九日

英軍佔領都倫

十月十六日

殺馬利王后

十月卅一日

屠殺吉龍大黨人

十一月十日

崇奉真理教

十二月十九日

奪回都倫

一七九四

三月十五日

赫伯特被捕

三月廿四日

赫伯特派覆沒

四月五日

段登派覆沒

六月八日

崇奉最高主宰

七月廿七日

羅伯斯比派覆沒

七月廿八日

羅伯斯比被殺

十一月十二日

解散甲攷賓俱樂部

一七九五

一月

征服荷蘭

四月五日

法普言和

七月十日

法西言和

九月廿三日

組設督政部

十月五日

人民圍攻國民公會

一七九六

五月十五日

法軍佔米蘭

一七九七

四月

法奧結干波法米阿條約

九月四日

發生政變主戰派獲勝

一七九八

二月十五日

羅馬共和國成立

一八一三

五月十九日

拿破崙遠征埃及

一八一三

六月九日

法軍佔領馬爾他

一八一三

八月一日

英法尼羅之戰，法潰敗

一七九九

十月

拿破崙回法

一八一〇

十一月九日

發生政變，組織執政府，拿破崙為第一執政

一八〇〇

六月十日

法敗奧於馬連峨

一八〇八

十二月三日

法敗奧於浩罕林登

一八〇一

二月九日

法奧結留奈維耳和約

一八〇二

三月

英法結西米茵和約

一八〇二

四月

拿破崙頒大赦令

一八〇四

五月十八日

人民公舉拿破崙為帝

一八〇六

十二月二日

在聖母院大禮拜堂行加冕禮

一八〇五

八月廿七日

法軍攻德

一八〇五

十月廿五日

英敗法海軍於特加法加

十月卅一日

法軍佔領奧都

十二月二日

拿破崙大敗俄奧聯軍

八月六日

取消神聖羅馬帝國

十月十四日

法敗普軍於耶拿

十一月廿日

發表柏林勅令

十二月十七日

發表米蘭勅令

一月七日

英國發表內閣命令

八月廿三日

法軍在西班牙不利

六月五日

法敗奧軍於華格蘭

四月廿五日

廢約瑟芬皇后，娶奧公主瑪利路伊沙爲后

六月

拿破崙征俄

九月十四日

法軍入莫斯科

十二月五日

法軍敗退西摩高尼

二月廿七日

俄普結攻守同盟

五月廿六—廿七

德意志自由戰爭

一八一三

一八一二

一八一〇

一八〇九

一八〇八

一八〇七

一八〇六

一八〇五

一八〇四

一八〇三

一八〇二

一八〇一

一八〇〇

一七九九

一七九八

一七九七

十月十六—十九

來比錫民族戰爭

一八一四

三月卅一日

聯軍陷巴黎

五月二十日

拿破崙被放至尼爾巴

六月九日

開始維也納會議

一八一五

三月一日

拿破崙逃歸法國

六月十八日

惠靈吞大敗法軍於滑鐵盧

七月七日

聯軍再入巴黎，放拿破崙至聖希利納島，波旁家復辟

九月八日

俄奧普結神聖同盟

九月二十日

簽訂巴黎條約賠款七萬萬法郎

十一月

列國贊成惠靈吞之提議減輕法國賠款為二萬六千五百萬

一八二一

列國會議於來哈都哈

一八二三

法奧俄普會議於維羅那

一八二四

西班牙復古派大勝

一八二五

五月五日

拿破崙死於聖希利納島

一八二六

十二月

俄皇亞歷山大逝世

一八二九

保里格納為相

一八三〇

七月廿六日

發表聖克路勒勅令

一八三〇

七月廿九日

人民圍攻聖母院，所謂「七月革命」

一八三三

八月七日

路易腓力即位

一八四八

二月廿三日

巴黎巷戰，是謂「二月革命」

一八四八

五月四日

開新議會

一八四八

六月廿三、廿六

巴黎市民暴動，殺傷萬餘

一八四八

十一月

定新憲法

一八四九

十二月十日

路易拿破崙當選為第二次共和國大總統

一八五〇

五月廿八日

新議會開幕

一八五一

十二月一日

發生政變

一八五三

十一月七日

國民選舉路易拿破崙為帝稱拿破崙第三

一八五三

十二月二日

拿破崙第三即帝位

一八五六

三月三十日

英法土對俄戰事告終，議和於巴黎

一八七〇

七月十四日

法對普宣戰

十月廿九日

普軍陷麥都

一八七一

一月廿八日

普法議和

一八七三

五月廿四日

選舉麥馬韓為大總統

一八七五

一月三十日

第三次共和政府成立

二月廿五日

發布新憲法

二月廿五日

一月三十日

正月廿四日

一月廿八日

愛德華派

第三共和派

監獄

首相

一八三三

一八三三

一八三三